嘉義市文獻

棒球專輯

嘉義棒球發展史

嘉義市垂楊國小棒球史

嘉農棒球隊對台灣棒球發展的意義

「KANO」棒球電影拍攝二三事

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的戲劇風貌

「桃城文學獎」研究及其未來發展

薄命彩雲補情天——羅山詩妓彩雲漢詩絕代風華

竹籬笆內的娘子軍——彩虹女子籃球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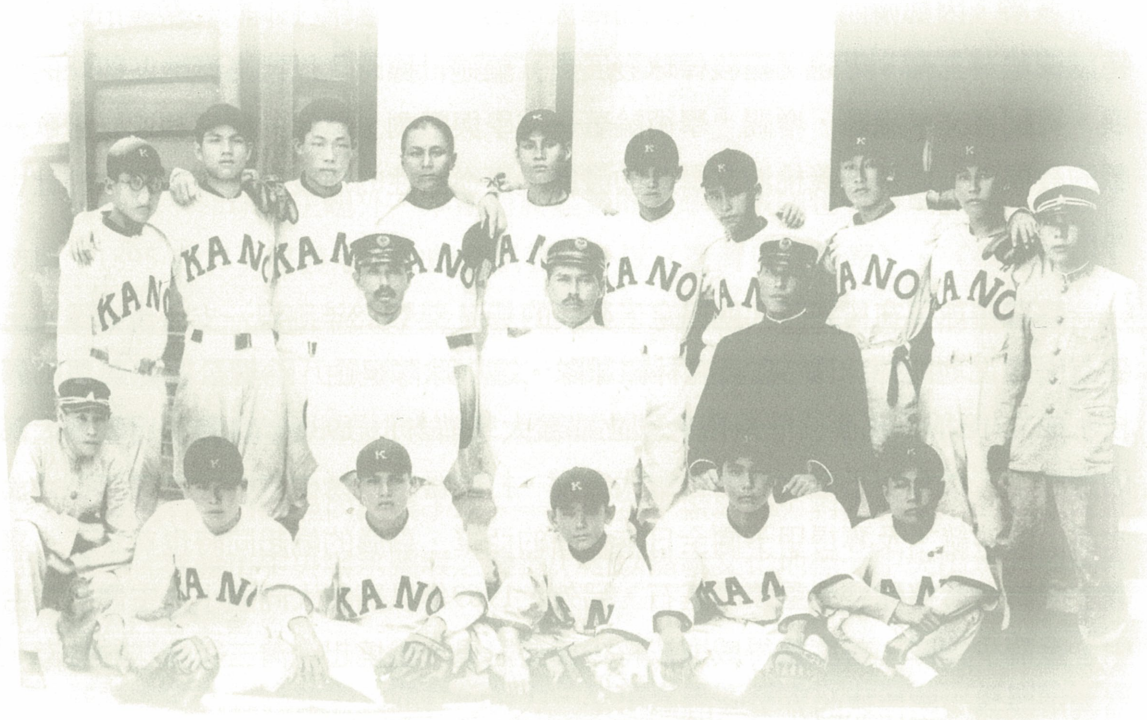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之變遷





嘉義市文獻

棒球專輯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發行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中華民國103年1月

市長序

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再度燃起全臺人民對棒球的熱情，加上魏德聖監製拍攝的《KANO》電影，2014年2月2日將於嘉義首映，不禁讓人想起1931年嘉義農林學校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大賽，他們得勝的決心與永不放棄的精神感動了現場所有觀眾，嘉農締造了臺灣棒球發展的歷史，「英雄戰場，天下嘉農」更是台灣棒壇永遠的榮耀!

城市，因藝術而豐美，因文化而偉大，因運動而活躍，本期《嘉義市文獻》特以棒球為主軸，專題〈嘉義棒球發展史〉論述日據時代以來嘉義地區棒球的發展，更配合文學議題，增闢「學術論著—文學與戲劇」單元，精彩論述臺灣歌仔戲的發展史，以及嘉義桃城文學獎的發展，更從女性的角度探討日據時代的社會風尚。

嘉義棒球早在日據時代就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1928年出現一支台灣棒球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這支球隊是由「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成立(簡稱「嘉農」，為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1931年嘉農在近藤兵太郎的調教下，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打破當時台灣棒壇「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及奪得甲子園全日本大賽的亞軍，嘉農的崛起同時也奠定了「嘉義」成為台灣棒球發展重鎮的基石。另外，1969年以嘉義大同國小為主體的「台中」金龍少棒隊，首度獲得威廉波特少棒賽冠軍，燃燒起台灣三級棒球的熱潮，嘉義市成為一座棒球的光榮城市。

感謝嘉義大學教授廣邀各界菁英賜稿，讓《嘉義市文獻》針對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同時也能致力地方的人文議題，為「嘉義學」奠定雄厚的根基。

嘉義市市長 黃敏惠 謹誌

局長序

嘉義市自康熙年間建城以來，已逾三百年，匯集產業、教育、藝術、音樂、人文等元素，是一座文化底蘊豐富的城市。不僅在文藝創作方面人才輩出，發展出許多文化創意產業，在體育運動方面也是台灣棒球發展的先驅，是一座「動靜皆美」的城市。

本期第22期《嘉義市文獻》，以本市棒球發展做為專輯，從垂楊國小的棒球史、嘉農棒球對臺灣棒球發展的意義，到訪談魏德聖導演，了解其拍攝「KANO」電影的理念和所要傳達的精神，進而一窺嘉義市棒球運動發展的全貌。

另外除了棒球的主題外，本期對於嘉義的文學與戲劇也有三篇論述：〈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的戲劇風貌——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為探析中心〉、〈「桃城文學獎」研究及其未來發展〉、〈薄命彩雲補情天——羅山詩妓彩雲漢詩絕代風華〉等專文，探討嘉義市的文學、戲劇發展歷程及影響，建構出嘉義市的藝術發展輪廓，見證諸羅歷史發展軌跡。

最後還有〈竹籬笆內的娘子軍——彩虹女子籃球隊〉對嘉義女子的籃球隊進行論述；〈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之變遷〉是以嘉義文化地標—中央噴水圓環的研究為主，內容豐富。

感謝本期各專論作者與同仁的努力，累積嘉義豐厚的文史內涵，更期盼經由本文獻的出版，讓這個城市能繼續邁向新的里程碑。

代理局長 房婧如 謹誌



目次

市長序

局長序

嘉義棒球
—論述與訪談

5 嘉義棒球發展史 / 林丁國

39 嘉義市垂楊國小棒球史 / 黃雅瑜

68 嘉農棒球隊對台灣棒球發展的意義 / 蔡武璋

82 「KANO」棒球電影拍攝二三事 / 魏德聖口述、李明仁訪談、黃慧鈴整理

學術論著
—文學與戲劇

89 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的戲劇風貌——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為探析中心 / 林永昌

125 「桃城文學獎」研究及其未來發展 / 林益彰

149 薄命彩雲補情天——羅山詩妓彩雲漢詩絕代風華 / 廖雪惠

活躍諸羅 176 竹籬笆內的娘子軍——彩虹女子籃球隊 / 胡文雄

文化地標 182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之變遷 / 張志源

大事紀


讀賣
IBA-Boys
少年棒式野球世界大会
CHINESE TAIPEI 28
CHINESE TAIPEI 27
CHINESE TAIPEI 30

嘉義棒球

—論述與訪談

嘉義棒球發展史

林丁國*

摘　要

嘉義是一座具有悠久棒球歷史和光榮傳統的城市，早在日治時期即已奠定紮實的發展基礎。1915年嘉義開始有幾支棒球隊組成，在簡便的球場進行簡單的比賽，由於官廳各單位和糖廠紛紛成立球隊、參與比賽，棒球實力逐漸獲得提升。1931年嘉義農林代表臺灣參加日本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亦即俗稱的甲子園大賽——獲得亞軍席位，這不但是日治時期臺灣棒球隊的最佳成績，也是日本帝國各殖民地在甲子園所獲得的最高榮譽，並且贏得「天下嘉農」的美名，一舉將嘉義棒球提升到具有全日本知名度的地位。1937年8月嘉義中學以臺灣冠軍隊之姿進軍甲子園，同年11月再度代表臺灣赴東京參加明治神宮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賽，並晉級準決賽。由於嘉農五度、嘉中三度稱霸全臺，其棒球實力在日治後期皆位居一級強隊的地位，讓僅六萬人口的嘉義市贏得「球都」的稱號。戰後初期，嘉義棒球歷經一段沈寂時期，1968年垂楊少棒崛起，與日本關西少棒聯隊一役成名，重振嘉義棒球的光輝榮耀。1969年臺灣首次奪得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的臺中金龍少棒隊，實際上是以嘉義大同、博愛兩隊為班底。而後再以垂楊為班底組成七虎少棒隊，1970年代表臺灣征戰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大賽，在那個熬夜收看衛星實況轉播的年代，其場上表現牽動臺灣社會的心弦，球隊勝負甚至被上綱到與國家民族的尊嚴和信心劃上等號。1979年朴子少棒隊則以純嘉義隊伍取得遠東區

* 林丁國，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代表權，並再次為臺灣贏得世界少棒冠軍。1992年榮獲巴塞隆納奧運銀牌的中華成棒隊，教練李來發和高英傑皆來自嘉義，國手江泰權、張正憲、蔡明宏、陳威成等都是嘉義人；曾經活躍於職棒界的蔡景峰、蔡榮宗、曾智偵、涂鴻欽、卓琨原、李文傳、洪佩璨、黃杉楹、張協進等人也都是嘉義出身的棒球人材。1990年臺灣棒球進入職業化時代，嘉義由於長期缺乏完善的球場設備，一度成為棒球發展的邊垂地帶。直到九○年代後期，兩個職棒聯盟為擴張市場，先後成立以嘉義為主場的球團，激烈競爭之下再度帶動棒球狂熱，但終究不敵職棒環境的轉變，榮景只是曇花一現。然而，傳承「天下嘉農」、再造「七虎雄風」，恢復昔日嘉義「棒球王國」的企圖心未曾稍減，尤其少棒攸關棒球發展的紮根工作，1998年開始舉辦「諸羅山盃國際少棒賽」，參賽隊伍逐年增加，並成為臺灣棒球史上最具規模的少棒比賽。時至今日，歷經近百年發展的嘉義棒球，無疑在臺灣棒球史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一、前言

棒球素有臺灣「國球」之稱，不但最受國人歡迎喜愛，也是臺灣最具發展歷史和韌性的運動項目之一。關於臺灣棒球運動的起源，可追溯至日本領臺初期，在日本棒球熱潮帶動之下，[1]渡臺人士也將此項運動引進本島，但最初只是簡單的傳、接球和打擊練習，每當球接進手套或球棒擊中球所發出的聲響和感覺，皆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並憶起在故鄉所從事的休閒運動；起初臺灣人對於日本人打棒球則投以異樣眼光看待，再加上棒球運動技術層次頗高，球具設備所費不貲，故臺灣人雖然好奇但有興趣者極為少數。[2]

1904年在總督府中學校(後改名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校長田中敬一熱心提倡之下，成立臺灣第一支棒球隊，並自1905年起，與國語學校師範部展開比賽。1906年總督府中學校畢業生組成「中學會」棒球隊，與南門外的專賣局棒球隊進行比賽。[3]此後政府部門、民間會社及部分學校陸續成立球隊，至1914年臺灣北部已有16支棒球隊，加上日本棒球名將伊勢田剛、加福均三亦於此時先後來臺任職，遂於1915年在總督府土木局長高橋辰次郎倡導之下，成立北部棒球協會。[4]雖然當時的球技仍屬於草創階段，但北部棒球界在此機構領導之下，統一協調各單位球隊舉辦比賽，使棒球運動有更快速的進步。[5]

至於南部棒球的發展，時間較北部稍晚幾年。1910年臺南郵便局組成的南鯤團與駐紮在北門外的山砲中隊，於臺南練兵場進行南部最初的棒球比賽。同年，臺北的中學會棒球隊南下與臺南棒球界人士組成的聯隊進行友誼賽，結果臺北隊以21：3大勝臺南隊。而後，南部棒球界逐漸蓬勃興盛，除郵局之外，臺南州廳、臺南法院、青葉會、鹽水港製糖廠、阿緱製糖廠、打狗實業團、打狗驛團、嫩團等球隊陸續加入戰局，南部棒球水準亦逐漸獲得提升。[6]1914年在臺北新公園舉行首屆臺灣南北棒球對抗賽，更將南北部棒球發展連成一氣，隨著球隊增多和

---

1 日本棒球運動的起源，乃在1876年由赴美國波士頓求學的平岡熙，將在當地習得的棒球技術引進日本，此後各學校及社會各俱樂部陸續成立球隊；1890年代起，「東京一高」與各隊比賽，展現堅強實力，使棒球風氣逐漸盛行。1906年早稻田與慶應義塾大學開始舉行定期對戰，更加帶動全日本的棒球熱潮。見謝仕淵、謝佳芬合著，《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文化，2003年)，頁16-17。

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年)，頁8。

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9。

4 靈峰，〈野球界〉，《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月1日，05版。

5 〈庭球協會創立 競技會は三月二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3月18日，07版。

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175-180。

舉辦比賽，棒球風氣日漸普及於臺灣各地。

1923年臺灣開始派遣該年全島冠軍的棒球隊赴日本參加「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賽」，此即俗稱的甲子園大會。前八年的臺灣代表隊係由北部三所學校──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臺北工業(今臺北科技大學)、臺北商業(今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包辦。直到1931年嘉義農林以異軍突起之姿奪得代表權，一向北強南弱的局面就此改變。綜觀日治時期臺灣棒球的發展，則與日本統治勢力息息相關，大致呈現由北部發軔、南部繼之、再到中部的時間次序。換言之，愈是日本人聚居愈多的地方，其棒球風氣愈興盛，實力亦愈強。然而，嘉義則是例外之地。從1920至1939年的人口比例來看，嘉義人口數約臺北的四分之一；嘉義的日本人數量更不到臺北日本人的八分之一。[7]尤其1930年代以降，嘉農和嘉中兩支棒球強隊的崛起，頗有後來居上的態勢，此則與臺灣棒球勢力版圖由北部逐漸往南轉移，以及臺灣人棒球水準的提升密切相關，同時亦凸顯嘉義此一規模不大的城市在臺灣棒球發展史上的一項特色。

二、嘉義棒球的初期發展

嘉義地區的棒球運動，如同臺灣其他地方一般，同樣是由日本人開始發展。1915年若干喜愛棒球的人士，將西門外的郵局官舍旁及南門路建築會社旁邊的空地整理成簡便球場，雖然場地設備十分簡陋，但已開始進行簡單的比賽。1916年11月嘉義野球協會成立，推舉嘉義廳長相賀照鄉擔任會長，轄下共有嘉義廳團、營林團、城西團、中央團(嘉義郵局與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合組)等四支球隊，並舉辦對抗賽以慶賀嘉義野球協會之成立。[8]1917年元旦，嘉義野球協會所屬各球隊再舉辦「新年試合」以賀新年；稍後則邀請高雄嫩團棒球隊來嘉義友誼賽，結果以12：11一分之差獲勝。1918年1月再邀請高雄實業團和臺中廳團前來嘉義，與中央團及城西團總共四支隊伍進行對抗賽。[9]

---

[7]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上)》(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1930年)，頁79；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1930年)，頁9；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報告．第七次人口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年)，頁24-25、32-33。詳細數據資料可參考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嘉義研究》，第2期，2010年9月，頁274。

[8] 〈野球協會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5日，03版。

[9] 〈嘉義新年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1日，07版；〈野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9日，03版。〈嘉義野球戰〉，《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月7日，02版。此次比賽，嘉義中央團以17：4勝高雄實業團，高雄實業團以6：5打敗嘉義城西團，其餘場次成績不詳。

由於嘉義野球協會成立之後，開始糾集當地球隊舉辦地區性棒球比賽，也經常邀請外地隊伍前來友誼賽，使得棒球風氣日益興盛，而既有的城南球場太過簡陋，1918年10月廳長相賀照鄉遂號召各製糖會社出資，在嘉義神社境內(今嘉義市中山公園)興建一座豪華棒球場，其後東洋製糖和日本製糖會社皆以此地為專用球場。[10]1918年12月日本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與各地球隊進行友誼賽，為慶祝新建嘉義公園球場啟用，嘉義野球協會選派鹽水港製糖廠棒球隊迎戰，比賽連續進行三天，嘉義市民踴躍觀賽，再度掀起嘉義棒球盛況。當時經常參加嘉義地區性比賽的球隊有：東洋製糖、鹽水港製糖、大日本製糖、嘉義廳、嘉義鐵道、臺灣銀行、郵便局、營林所、嘉南大圳、白龍團、北港團、大林團等球隊。[11]

1919年首度組成嘉義棒球代表隊參加南部棒球大賽。1921年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野球部成立，由嘉義稅務出張所所長梅田利邦擔任部長，並將既有的各球隊納入此組織，會員數達300人之多。[12]1922年除嘉義代表隊之外，更加派日本製糖和嘉南大圳團，總共三支嘉義球隊加入南部棒球大賽戰局。1926年由於嘉義棒球發展已日漸成熟，此後更積極舉辦棒球比賽，從中選拔優秀選手組成嘉義體育協會野球部所屬的代表隊，以與全臺各地球隊相較量，使得嘉義的棒球熱潮更臻於興盛，唯此時參加比賽的選手以日本人占絕大多數。[13]直到1928年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成立，才開始有臺灣籍選手躍居主力球員的地位。

1928年嘉農棒球隊成立，並於1931年征戰甲子園榮獲亞軍，報紙開始將嘉義比喻為臺灣的「球都」。[14]由於嘉農是支具有全國(日本)知名度的球隊，不僅臺灣家喻戶曉，經過甲子園一戰成名，即便在日本也名聲響亮，因而博得「天下嘉農」的美名。1930年嘉中亦成立棒球隊，至三〇年代中期已具問鼎全島霸主的實力，嘉農與嘉中棒球勢力的崛起，在人口僅六萬人的嘉義市就出現兩支全國性棒球強隊，更加坐實「球都」此一封號。[15]又由於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張力十足、每戰皆精彩可期，而被比喻為「臺灣的早慶戰」。[16]

---

10 第一屆嘉義棒球大賽始於1917年，至少連續舉辦三屆，皆由中央團奪冠。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202。

11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作者自印發行，1996年)，頁4。此次嘉義代表隊鹽水港製糖廠以1-3、2-11、2-8苦嚐三連敗。而法政大學連賽9場，取得8勝1敗戰績，僅輸給臺北聯隊一場。相關比賽內容參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549-555。

12 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頁17。

1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181、頁229。

14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37。

15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35-237。

16 鈴木明，《ああ 台湾》(東京：講談社，1985年)，頁64。按：「早慶戰」係指日本東京六所大學(早稻田、慶應、法政、立教、明治、東京大學)棒球聯盟之中歷史最悠久、內容最精彩、膾炙人口的早稻田與慶應義塾大學的對戰組合。

三、球都雙雄引領嘉義棒球熱潮：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棒球勢力的崛起

1、全臺霸主——嘉農棒球隊

嘉農成立於1919年4月，正式名稱為「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由於當時嘉義隸屬臺南州管轄，1921年改名為「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創校最初四屆學生以臺灣漢人為主，加上少數幾位原住民學生，是一所全由臺籍學生就讀的學校。1922年起因應內地延長政策、實施「內臺共學」制度，校方開始招收日籍學生，1923年後嘉農成為一所包含三大族群(漢人、原住民、日本人)的學校。此後該校各項運動，因結合多元族群學生之長處，各盡其才而能屢創佳績，成為當時臺灣的運動名校之一。[17]

嘉農設校之時，正值臺灣棒球運動邁向興盛發展的階段，由於棒球風氣蔚為風潮，1928年以臺籍學生占多數的嘉農亦成立棒球隊，最初是由非棒球科班出身的代數老師安藤信哉擔任教練，先發球員中有4名日籍學生、3名高砂族、2名臺灣漢人，亦即臺籍學生超過半數，民族融合成為此球隊的一大特色，日後並形成球隊傳統。該年嘉農首度參加「第六屆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首輪以0：13懸殊比數遭臺中商業淘汰出局。[18]賽後，嘉農校長島內庸明聘請出身日本棒球名校早稻田大學的近藤兵太郎擔任教練，近藤氏學生時期即是早大主力戰將，曾經代表學校赴美國參賽，畢業後擔任甲子園名校松山商校教練。[19]根據近藤一手調教的子弟兵蘇正生回憶：「督軍嚴明、斯巴達式的訓練方式是近藤教練帶兵的最大特色；不論是平常練習的基本動作，或者比賽時的心態，以及攻擊、守備、戰術運用等棒球觀念都極注重。」[20]即由於近藤的帶領，終使嘉農棒球隊的實力脫胎換骨、而有全面性的突破。1929年起，嘉農棒球隊積極參加各項比賽，該年7月參加「第一屆中南部中等學校棒球賽」，首役恰巧遭遇前一年以13：0完封嘉

---

[17] 謝濟全，〈日治期間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108。

[18] 〈嘉義農林たに新參加 初陣の慘敗〉，《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7月15日，07版。按：此役比賽至第七局即因比數相差懸殊而提前結束，由大會裁定臺中商業獲勝，嘉農的首場全島棒球是被對手call game。

[19]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1994年)，頁26。

[20] 潘光哲訪問、紀錄，〈蘇正生先生訪問紀錄〉，《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嘉義農專校友會，1993年)，頁109-124。另據筆者於2003年7月25日對蘇正生訪問得知，近藤教練的棒球觀念與帶隊風格，不僅可運用在球場上，同時也適用於人生觀，嘉農球員們終其一生都感念近藤的調教。

農的臺中商業，此役雙方鏖戰9局以1：1握手言和，雖未能克敵致勝，但無疑大大提升嘉農球員的比賽信心。接著以7A：5打敗臺南一中，再以2：4敗給冠軍隊高雄中學，最後以一勝一負一和戰績在參賽四隊中名列第三。[21]

從1930年9月起，臺灣棒球勢力一向北強南弱的局面開始改觀，首先是嘉農在「第三屆嘉義棒球大賽」奪冠；同年10月在「高雄棒球大賽」封王；隨後又在參賽隊伍多達9隊的「文化三百年記念．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嘉農開始揚眉吐氣，先以9A：4打敗該年度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的傳統強隊臺北一中，再以13A：1擊退北部另一支強隊臺北商業。雖然最後以2：17敗給冠軍隊高雄中學，但嘉農展現實力的堅強陣容，已獲得「健鬪」的封號。[22]而這支以三民族融合為主力的球隊，有別於當時大多數以日籍學生為主的球隊，更因實力堅強締造輝煌戰績而備受矚目。

1931年7月「第九屆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嘉農首戰全是臺籍球員的臺中一中，七局即以15：0大勝而提前結束比賽。此役嘉農旺盛的攻擊火力被報紙形容為如入無人之境。[23]次役以17A：10擊敗臺中二中晉級四強準決賽；再以14A：3打敗臺南一中進入決賽。決賽對手為臺北商業，吸引滿場1萬5千名觀眾進入圓山球場，此役呈現拉鉅戰況，正規賽九局結束，雙方9：9平手進入延長加賽；10局上嘉農攻得2分，10局下北商追回1分，最終嘉農以11：10險勝，現場觀眾為雙方的精彩表現響起如雷掌聲。[2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嘉農在本屆賽會的交戰隊伍，除首輪臺中一中之外，其餘全為日籍球員的球隊，能夠奪下錦標，不僅是參加甲子園大賽的臺灣代表隊首次跨過濁水溪以南，同時也掀起臺灣棒球史上的「嘉義熱」，大大地助長臺灣人參與棒球運動的風氣，同時也象徵「嘉農時代」的來臨。[25]

---

[21]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72-73。值得注意的是，嘉農在三場比賽中累計得失分差為0，亦即被對手得分和從對手得分相等，在南部球隊中已具備與人爭雄的實力。

[22] 〈三民族を打つで一丸をした〉，《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27日，03版。

[23] 〈輝く優勝旗 吳主將に授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20日，03版。吳明捷此役不但完投七局(因提前結束)，而且全場未被擊出任何安打，締造完投完封零安打的佳績。而且吳明捷揮出一支全壘打，集強投強打於一身，可謂技驚四座。至於純為臺灣籍球員的臺中一中，則成為吳明捷寫下輝煌紀錄的「苦主」。

[24] 〈嘉農遂に北商を屠つで 優勝旗を南部に奪ふ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戰終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25日，03版。由於嘉農獲勝即取得臺灣出征甲子園的代表權，報紙評論嘉農奪冠並非僥倖，其投、打、守皆是一時之選，即便相較於內地球隊亦毫不遜色。

[25] 陳顯明、梁友德、杜克和合著，《中國棒球運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頁21。

1931年8月嘉農代表臺灣赴大阪甲子園參加「第17屆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賽」，首戰神奈川商工，吳明捷完投完封九局，只被擊出一支安打，以3：0獲勝。由於此項賽事是由全國各分區的冠軍隊所角逐，各隊皆具相當實力，嘉農的精彩表現引起日本棒球界的密切注意，也逐漸成為高人氣的球隊。26次役再戰北海道代表札幌商業，發揮強大的打擊實力，擊出20支安打外加8次盜壘成功，以19A：7晉級準決賽。27第三戰遭遇冠軍熱門隊伍——北九州代表隊小倉工業，仍以10A：2獲勝晉級決賽。28賽事進行至此，參賽隊伍從日本帝國各地區(含殖民地)所選出的22支代表隊，在單淘汰賽制之下只剩臺灣區代表隊嘉義農林和東海地區代表隊中京商業。

每當嘉農在甲子園出賽就吸引大批民眾湧至臺北放送局收聽收音機播報戰況。即便在日本，來自臺灣的嘉農名號也逐漸打響，成為高知名度的球隊，甚至主力投手吳明捷的球路，也被日本棒球界詳加討論研究，刊載於新聞報紙。[29]然而，接連三場先發的吳明捷，五天內主投27局、面對96個打席，體力已經不勝負荷，加上手指破皮，在決賽中無法精準控球，球威也無從發揮，全場被擊出11支安打，並投出8次四壞球保送，嘉農最後以0：4A落敗，獲得準優勝(亞軍)的名次。[30]

即便爭冠落敗，嘉農仍引起日本棒壇甚至社會各界的密切注意。[31]該年8月底全隊搭乘大和丸返抵基隆，熱情群眾紛至碼頭歡呼迎接；臺灣體協、臺南州廳、嘉義市役所均舉辦盛大歡迎會，熱烈慶祝嘉農載譽返臺；尤其嘉義，全市歡欣若

---

26 〈初舞台の嘉農　敵陣を粉砕す〉，《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16日，03版；〈甲子園觀眾の人氣を集めた嘉農軍〉，《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17日，03版。

27 〈札幌商業を破り 嘉農又大勝〉，《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19日，0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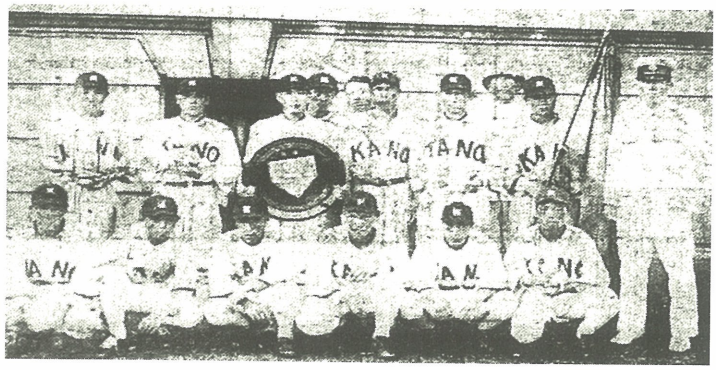
28 〈嘉農果然大勝して あす晴れの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21日，03版。小倉工業落敗後，於該年12月來台進行友誼賽，仍以3：9再度被嘉農打敗。

29 〈勝つても負けても最後まで戰ふ〉，《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21日，03版。按：這是轉載來自大阪朝日新聞的報導。

30 甲子園大賽是當時全日本帝國(包含各殖民地)棒球界年度最大盛事，也是八千萬日本國民矚目的焦點所在，該年共有22個地方的分區預選賽，總參賽隊伍多達631隊，球員達1萬名，進行比賽超過七百場次。臺灣地區即由11隊競爭一個出賽名額；滿洲地區是參賽隊伍最少者，由五隊選一隊；朝鮮地區則由36隊選出一隊參賽。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439。

31 〈愈よ榮冠を前に 嘉農・中京の大決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22日，03版。據蘇正生的回憶，當年首次踏入甲子園，即被廣闊的球場、幾萬名觀眾的氣勢所鎮懾；而冠軍戰更是吸引滿場五萬多名觀眾，當吳明捷在場邊熱身練投，球進入捕手手套、發出巨大聲響，每投一球，場邊觀眾即一陣歡呼叫好之聲，此情此景，令人永生難忘。

狂，儼然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盛事。[32]高舉甲子園亞軍榮耀——這項臺灣棒球發展史無前例的榮耀歸來，每當嘉農出賽，經常吸引滿場的觀眾為其加油助陣，而有「天下の人氣者」的稱號。[33]



圖一 日治時期戰績輝煌的嘉農棒球隊，1931年獲得亞軍席次

1932年吳明捷、蘇正生、真山卯一(拓弘山)、上松耕一(陳耕元)等主力球員畢業離校，嘉農戰力略為下降，於南部預選賽以6：14A敗給高雄中學，未能進軍全島決賽，但其後陸續加入球隊的年輕選手不乏球技出眾者，例如：吳波、今久留主淳、吉川武揚(楊吉川)、高木光夫、東公文(藍德明)、兒玉玄、脇黑丸次男等人的崛起，又迅速提升球隊實力，並成為具有優越戰績的傳統強隊，其中又以速球派的吳波，即日後加盟日本職棒東京巨人隊的吳昌征，集「強肩、駿足、豪打」於一身，被稱為「吳明捷第二」最具代表性。[34]嘉農球員仍舊維持臺灣漢人、高砂族、日本人三族合一的球隊特色。1933年再度取得臺灣代表權赴日本參加甲子園大賽，但在預賽即以1：10A被松山中學淘汰出局。1934年嘉農獲得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亞軍；隨後，1935、1936年再蟬連冠軍，代表臺灣出征甲子園(皆敗於第二輪)。1936年是嘉農最後一次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大賽，1937至1942年嘉農仍然每年爭取臺灣代表權，6年內二度打進決賽，可惜最後都功虧一簣。然而，新一代的臺籍嘉農戰將，例如濱口壯馬(郭壯馬)、吳新亨、陳良臣、洪太山等人的崛起，[35]則象徵球隊的香火傳承後繼有人，並將嘉農棒球精神與球技延續至戰後。換言之，日治時期所播下的棒球種籽，不但早已發芽茁壯，即便日本人離開

[32] 〈全日本に名聲を轟かした 嘉農のナイン歸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日，03版。由於甲子園賽會的優異表現，轟動台、日棒壇，嘉農隊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為人氣指數最高的球隊，報紙以「天下の嘉農」形容之。

[33]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52-155。1932年，嘉農隊在新落成的台南球場出賽，每場都吸引爆滿的3000名觀眾，可謂「票房保證」的球隊。

[34]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51-194，昭和7-8年比賽記錄。

[35] 這二次決賽失利的對手分別是，1938年以2：5敗給臺北一中；1939年以0：4敗給嘉義中學。見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93；436。

之後，棒球已是「根留臺灣」。

2、後起之秀——嘉中棒球隊

嘉義中學創立於1924年，正式校名為「臺南州立嘉義中等學校」。與前述嘉農同樣受到全島棒球風氣興盛的影響，1930年創立已滿六週年的嘉中亦組成棒球隊，但歷屆嘉中棒球隊員全部為日本學生，從來沒有任何一位臺灣學生成為棒球隊員，這是嘉中與嘉農棒球隊極明顯的差異之處。嘉中棒球隊在教練長久保秀夫帶領之下於6月開始參加由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舉辦的「嘉義棒球大賽」，10月再參加「文化三百年記念・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首輪以19：7輕取全由臺籍學生組成的臺中一中，第二輪以0：9敗給高雄中學遭到淘汰，此後即正式加入臺灣中等學校棒球賽戰局。[36]

1931年在「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首戰臺中二中，以4：10落敗。[37]翌年(1932)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首輪對上嘉農，吸引大約3,000名觀眾進場，這是兩支嘉義棒球隊校首度在正式比賽中對戰，結果由嘉農以8：5勝出，報紙形容這是廣受注目而「人氣沸騰」的一場比賽。[38]1933年南部預賽，嘉中先以3：2險勝高雄中學；再以4：7敗給臺南一中，最後以5：9再度遭嘉農淘汰出局、無緣晉級。[39]同年9月，嘉中在「南部中等學校棒球大賽」首輪再度以1分之差力克高雄中學(6：5)而晉級決賽、問鼎寶座。冠軍戰被「隔壁學校」——嘉農以22：2痛宰，此役是嘉中第三度遭嘉農淘汰出局。由於嘉農已是連續2年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的全島強隊，此時戰力正值巔峰，嘉中兩任投手井上靖、藤本矩雄合力送出10次保送，守備又發生11次失誤，加上嘉農擊出20支安打的火力示範，無異給嘉中一場「震撼教育」。1934年4月慶祝嘉中設立屆滿十週年，由前校長渡邊節治設計的棒球場落成啟用，此球場可容納2,000多人，邀請臺北一中、臺中二中、臺南一中、高雄中學、嘉義農林等五校來嘉中校內進行比賽。新球場落成開幕戰由嘉中對臺中二中，結果嘉中以4：10落敗遭淘汰，而此賽事最後則由嘉農以10：5擊敗

---

[36] 1930年6月的嘉義棒球大賽嘉中戰績不詳，僅知由「白龍隊」奪得冠軍。又，同年10月的全島棒球賽參見中島一誠，《嘉義中學校 野球部の歩み》(東京：旭陵會事務局，1998年)，頁2-3；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13-116。

[37] 中島一誠，《嘉義中學校 野球部の歩み》，頁4；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24。按：西脇良朋此處將嘉中誤植為嘉農，經比對戰績與球員名單，應是嘉中才對。

[38] 此役嘉中僅有3安打，加上井上靖投出11次保送則成勝敗關鍵。〈白熱の人氣 嘉農勝つ〉，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55。

[39] 〈嘉中・嘉農を破る〉，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78-182。

臺北一中奪冠。[40]同年7月全島棒球賽，嘉中首輪以5：10遭臺中二中淘汰，戰績依然乏善可陳。[41]1935年7月的全島大賽，再度(成軍以來連續四次)被嘉農以17：0狂電出局。[42]

嘉農自1931年起即稱霸全島中等學校棒球界，六年內五度奪得全島冠軍(1935年兩度)，早已是全島棒球強權，嘉中則長期處於嘉農的巨大身影之下，甚至嘉中成立十週年暨新球場落成的邀請賽桂冠亦被嘉農奪走，彷彿全嘉義市的棒球焦點都集中於嘉農。故在嘉中的棒球戰略中，若想在全島棒球賽與人一爭雄長，唯有先打倒嘉農，才有可能突圍而出，否則若一直在嘉義當老二，永遠只是配角而已。因此，為突破多年受制於嘉農的「封鎖」，嘉中在1935年制訂「稱霸全島五年計畫」，預計在五年內達成奪取全島冠軍的目標，而首要的假想敵即是嘉農。[43]

由於嘉中的棒球實力向來被評為不如嘉農，1935年所制訂的全島稱霸計畫之中，近期目標便是在三年內打敗嘉農，此後即加強練習。1936年6月在「臺南州中等學校棒球賽」以6：1首度擊敗嘉農，此役得償宿願，頗有提升球隊士氣的作用，並宣示將全力在明年(1937)實現稱霸全島、進軍甲子園的夢想。此役顯示嘉中具備戰勝一流強隊的實力，已成一股新興的棒球勢力；報紙則形容這場敗給甲子園以外的球隊，無疑是嘉農隊史上的一個警訊。[44]

1936年7月全島棒球賽南部預賽，嘉中首輪對戰臺中一中，在投手芳賴賀文強力壓制下，投出11次三振、而且只被擊出4支零星安打，終場以7：0完投完封對手。這場比賽在下午3點結束，緊接著由嘉農對戰臺中商業，嘉農不讓嘉中專美於前，兒玉玄與東公文(即藍德明)兩任投手合力祭出8次3振、只被擊出2支安打，以12：0同樣完封對手，嘉農與嘉中雙雙挺進決賽。決賽戰第二局嘉農即得2分，嘉中在第5、7局各追回1分，第七局結束雙方以2：2平手，八局下嘉農再得1分，終場就以3：2險勝奪冠，而嘉中雖屈居亞軍，但在落後中辛苦追趕，發揮永不放棄的精神則被評為「健鬪」的ダークホース(dark horse，黑馬)。

---

40 〈嘉義中學の創立記念野球戰〉，《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15日，03版。〈嘉義中學 球場開き〉，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99。

41 〈中二中 先づ勝つ〉，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12。

42 〈嘉中振るわず 嘉農悠悠勝つ〉，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47。

43 〈打倒嘉農目標に雌伏6年の努力 今年こそは王座を爭う〉，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73-274。

44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70。

[45]同年11月的南部中等學校棒球大賽，嘉中先以10：4勝雄中、再以3：2勝臺南一中；嘉農則先以13：0輕取商業學院、再以22：0大勝南二中，決賽戰「照例」(歷屆南部大賽冠亞軍之爭從無例外)由嘉農與嘉中對決。此役由於嘉中投手調度失當(勝田和夫先發，被攻下6分才換主力投手芳賴賀文)，而嘉農派出兒玉玄加東公文聯手主投則固若金湯，終場以7:0完封嘉中奪冠，嘉農締造連續三場完封對手、零失分、總共得42分的佳績，充分展現強投豪打的霸主球風。[46]

1937年嘉中選手的球技已臻成熟，尤其守備穩定度被評為「全島第一」，教練長久保秀夫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從此年起，未來2-3年內將是嘉中的黃金時代，即便嘉農或臺北強隊也不足畏懼。[47]該年7月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嘉中在首輪先以7：3擊退臺中商業，第二輪再以7：1將常勝軍嘉農淘汰出局，最後以7：6逆轉戰勝臺北商業勇奪冠軍。此役是嘉中棒球隊成軍八年以來首度稱霸臺灣，並取得進軍甲子園的代表權。當冠軍戰進行時，嘉義市街頭出現民眾爭相聽收音機播報即時賽況的景象，當獲知奪冠的一刻，全市呈現一片歡欣鼓舞的慶祝氣氛。媒體報導嘉中長期在嘉農盛名的壓制之下實力受到忽視，經過多年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終於力克強敵、稱霸全島。

當嘉中凱旋回到嘉義，市尹伊藤英三親率官員及民眾與學校師生至火車站前迎接，隨後沿著今中山路遊行市區到嘉義神社參拜，道路兩旁圍觀的群眾則擠得幾乎無法動彈。[48]8月初，嘉中即將前往日本參加甲子園大賽，市役所當局特別邀請官民為球隊舉辦送別會，與會者每人須出贊助金一圓以上，以作為參賽經費，共有一百七十餘人出席，此送別會即在嘉中全體球員「三唱萬歲、意氣衝天」聲中落幕。[49]

1937年8月，在數萬名現場觀眾矚目之下，嘉中高舉臺灣地區冠軍旗進入甲子園球場，全場觀眾報以熱烈掌聲，並高聲呼喊：「嘉義！嘉義！」。[50]此屆甲子園大賽嘉中籤運不差，首輪輪空，未戰即得一勝戰績，第二輪對上滿洲代表隊

---

[45] 〈嘉義中勝つ〉、〈嘉農大勝 中商を一蹴〉、〈嘉義農林優勝 ダークホース嘉中の健闘〉，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292-293。

[46] 〈嘉義農林優勝〉，《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7月日，0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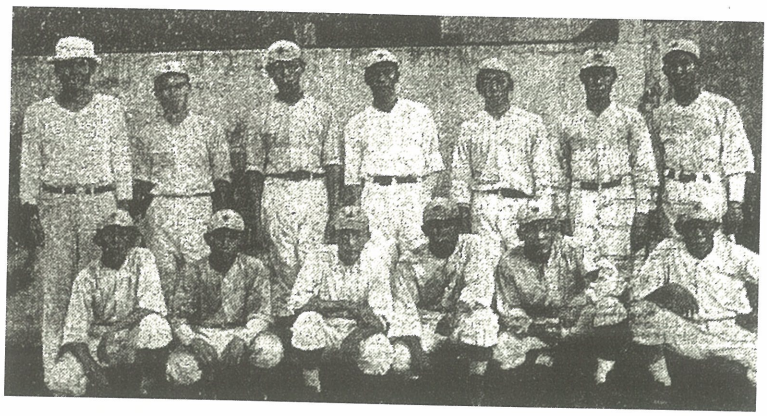
[47] 〈守備は全島一だ 黃金時代現出の嘉中〉，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32-333。

[48] 〈嘉中凱旋す〉，《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27日，08版。

[49] 〈嘉中選手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30日，08版；〈勝つて歸れ 嘉中選手激勵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31日，12版。

[50] 〈颯爽たり嘉中軍 行進は輝くトップ 宣誓は鯵坂主將〉，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51。

青島中學，[51]以12A：0完封大勝對手，可惜第三輪以2：4敗給北海道代表隊瀧川中學。[52]雖然在單淘汰的甲子園賽落敗，嘉中的實力仍獲得日本棒球界極高的評價，臺灣島內報紙亦未見苛責之辭，而以「惜敗」喻之，並盛大報導其返臺消息，期待明年捲土重來。[53]同年11月嘉中再度代表臺灣赴東京參加明治神宮舉辦的中等學校棒球賽，首場對上東京代表隊慶應商工，由於天氣寒冷嘉中投手芳賀賴文控球不穩，頻頻投出四壞球保送對手，九局上半結束仍以四比六落後，此時觀眾大多認為嘉中已無勝算，九局下先是保送加上安打形成滿壘，球數一好一壞時，嘉中選手伴元和擊出再見安打，一舉灌進三分，以7：6逆轉獲勝並晉級準決賽。此刻全場觀眾無不起立鼓掌，深受嘉中選手們所展現的「二枚腰」精神所感動。[54]唯次役嘉中以0：7敗於著名強隊和歌山代表隊海草中學，成績止於四強。[55]



圖二 1937年嘉義中學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棒球賽

1938年1月南部中等學校棒球賽，嘉中再度以1分之差(2：3)敗給宿敵嘉農居亞軍，此役雙方攻防精彩，報紙形容「熱戰中的熱戰」。[56]同年7月全島棒球大賽，先以8：7力克花蓮港中學，準決賽則以1：8敗給嘉農遭到淘汰。[57]同年10月則以3：4擊敗嘉農，稱霸南部中等學校棒球賽。[58]

---

51 山東青島當時是日本占領區，青島中學是日本人所興辦供子弟就讀的學校，棒球屬地畫歸滿洲地區。

52 〈攻防白熱、瀧川中に凱歌 惜しや嘉中の悲運〉，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53。

53 〈富士丸入港 惜敗の嘉中選手歸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1日，夕刊02版。

54 〈滿場總立ち 萬雷の讚賞 見事な嘉中の打棄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2日，08版。

55 〈強豪海草中學と對戰 嘉中力闘玉砕す 神宮中等野球準決勝〉，《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3日，08版。

56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62。

57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86-391。

58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00。

1939年8月嘉中第二度代表臺灣參加日本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首戰遭遇前年在甲子園打敗嘉中的海草中學。由於海草中學主力投手是左投，比賽開打之前嘉中即針對左投特性作特別練習，此役在雙方投手壓制下，前四局形成精彩的投手戰，第五局起海草先攻下2分，6、7、8局再各下一城，而嘉中則受制於對方狀況極佳的強力左投打擊無所發揮，終場以0：5敗陣，顯示對左投手的適應性能力仍然不足。[59]雖然甲子園首戰即敗北，嘉中把握難得前往日本的機會至東京與棒球名校早稻田大學二軍進行友誼，此役雙方以2：2握手言和。返臺後，隊長日永明等11名主力球員同時畢業，加上教練長久保秀夫奉派前往南洋作戰(後於戰場陣亡)，嘉中遂進入戰力重整階段。[60]1940年全島棒球賽先以2：1勝臺北商業、再以1：0勝嘉農，最後在決賽中以1：2飲恨敗給臺北一中獲得亞軍。[61]1941年1月全島中等學校棒球選拔大賽，嘉中以1：0力克嘉農再度稱霸全島。[62]1941年7月全島棒球準決賽，以6：1擊敗嘉農，決賽再以8：0勝北二師奪冠，可惜此年因戰事愈演愈烈停辦全國大賽，使嘉中的甲子園征戰紀錄少了一次。[63]1942年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嘉中首戰遭遇臺北一中，雙方鏖戰14局，嘉中以3：4一分之差飲恨吞敗。[64]1943年1月舉辦日治時期最後一屆的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嘉中仍是首戰即遭淘汰，以2：5敗給臺南一中。[65]此後隨著戰火蔓延，棒球運動也受到嚴重波及，1943年7月起戰事愈演愈烈，為增進糧食生產，嘉中棒球場改闢為全校七百名學生勤勞教育的農場，以提供前線作戰所須的軍糧。這座占地面積二甲多、三度榮獲全島冠軍、二度代表臺灣遠征甲子園、一度在明治神宮棒球場出賽，締造許多光輝戰史的球場從此走入歷史。[66]

---

[59] 〈神宮の復讐戰 みんな好調だ 嘉中長久保監督談〉，《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13日，08版；〈嘉中、海草に敗る〉、〈打棒充實と島の好調 海草堂堂と勝つ 嘉中は左投手への練習不足〉，《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15日，08版。

[60] 〈「お蔭で勝ちました 手強いと思のは北商」優勝の嘉中長久保監督談〉，《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27日，08版；中島一誠，《嘉義中學校 野球部の步み》，頁2-3。

[61]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68-476。

[62]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90。

[63]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08-510。

[64]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22-523。

[65]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0。

[66] 〈野球場よさらば 食糧增產へ五千五百坪 嘉中七百健兒鐵鍬揮ふ〉，《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7月26日，04版。

3、戰績輝煌的嘉農與嘉中棒球隊

1928年嘉農開始參與全島爭霸的行列，嘉中則自1930年加入戰局，若將臺灣幾支有甲子園參賽經驗的球隊之整體戰績加以比較，可看出嘉農與嘉中在臺灣中等學校棒球界的實力展現。

首先，日治時期代表臺灣參加甲子園大會的學校，不出北一中、北商、北工、嘉中、嘉農等五隊；若以參賽次數而論，以臺北一中7次居冠，但其學校成立最早，參加島內預選次數最多(20次)；若從總成績、勝率、最佳成績而論，則皆由嘉農居領先地位，通算整體成績，仍是嘉農最為亮麗。至於嘉中，因球隊成立時間較晚，參加島內選拔次數相對較少，但若以甲子園歷年勝率而論，則僅次於嘉農和臺北一中，排名第三。此外，臺灣地區為選出參加甲子園大會的球隊，特舉辦「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賽」，由該年度的冠軍隊取得代表權。以全島大賽勝率而論，仍是嘉農一枝獨秀，嘉中則以些微差距落後北一中居第三名。[67]

此外，為參加日本「全國選拔中等學校棒球大賽」，[68]臺灣體育協會於1933至1943年間共舉辦十屆「全島中等學校選拔棒球賽」(1938年停辦)，總成績排名依序仍是嘉農、臺北一中、嘉中、臺北商業、臺北工業，可見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的棒球強隊，只分佈在臺北和嘉義兩地，南北對抗的意味頗為濃厚，但臺北人口約為嘉義四倍之多，更顯得嘉義棒球難能可貴。至於其他球隊如高雄中學、臺南一中等，只能偶而在南部地方賽事出鋒頭。即便南部地區，光是嘉義一地，就出現兩雄相爭、包辦冠亞軍的局面。尤其1932至1937年間，「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改以南北分開預選方式、各取兩隊進行交叉複賽，複賽獲勝者晉級決賽爭奪代表權，使得「南北對抗」的意味更形濃厚。在這六年之間，嘉農四度打進決賽、三度奪得冠軍。亦即，南部學校受制於嘉農，若要在南部預選勝出，進而參加「全島制霸」，必須先過嘉農這一關。而包辦前八屆臺灣代表權的北部學校，自嘉農崛起後，壟斷代表權的局面也被打破。嘉中自1937年加入爭冠行列，5年內(1937至1941年)四度打進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決賽、三度獲得冠軍；同一時期，嘉農兩度打進決賽，尤其1938年，嘉農與嘉中同時挺進決賽，由二支嘉

---

[67] 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頁239-292。

[68] 此即「春季甲子園大會」，屬於邀請賽性質，參賽隊伍較少、競技性質較低，且並非每年固定舉行。日治時期，臺灣球隊只有臺北一中(二度)和嘉義農林(一度)曾經參賽。若無特別指明，則一般所稱的甲子園大賽，是指夏季大會，通常在8月間舉行，賽事規模較大、競爭更形激烈，亦是各界注目的焦點。

義球隊爭奪甲子園大賽的臺灣代表權，所掀起的棒球熱潮不僅傳為地方佳話，更使得一向為臺灣中等學校棒球中心的北部球隊光芒受到掩蓋；而嘉農與嘉中的對戰，則成為臺灣棒球界的傳統精彩戲碼。[69]

再從1933至1941年間，南部地方共舉辦7屆賽事的成績來看，南部大賽的冠亞軍對戰組合一定是嘉農與嘉中，其他球隊從未打進決賽，亦即嘉農只曾敗給嘉中，但也只有嘉農足以戰勝嘉中。其他如臺南一中、臺南二中、高雄中學、高雄商業、臺中商業，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嘉義雙雄相抗衡。[70]至於一九三〇年代嘉農與嘉中崛起的意義，一是象徵臺灣中等學校的棒球版圖，已由北部逐漸南移，而以嘉義為棒球重鎮；二則顯示嘉義地區棒球競爭激烈，而且已具備與全島強隊，甚至日本國內球隊一較高下的技術水準；三是代表臺灣人棒球水準有所提升的同時，在臺日本人的技術仍持續進步之中，故可知臺灣整體的棒球發展是不斷地向上提升。

雖然嘉農與嘉中在日治後期競爭激烈，球技也因此日益精進，但終究逃不過戰爭的影響。[71]等到戰爭結束，日本人遭遣送回國，以日本學生為主體的嘉中棒球隊，其實力自然一崛不振。而嘉農，一向是以臺灣人居多數，球員中漢人、原住民、日本人都有，即便失去日本球員，球隊仍維持相當的競爭力。況且，其他實力較強的中等學校也都以日本人為主，戰後同樣遭到遣返的命運。是故，由於實力保持較完整，以致嘉農在戰後初期的臺灣棒球運動，扮演極其重要的傳承角色，可謂適時填補政權轉移造成的棒球空窗期。[72]再進一步而言，日治時期在臺灣就讀中學的日本籍棒球選手，他們年輕時期從事棒球運動的地方是臺灣，對於日本與臺灣的棒球聯結，或多或少也扮演橋樑的角色。由於這種密切關係乃從日治時期即已奠定，正可以解釋戰後長達數十年(甚至直到今日)，臺灣優秀棒球選手紛紛以日本作為提升實力或晉身之道的歷史淵源。

---

69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99；273-275；頁363。當兩隊比賽之時，嘉義市長、嘉中、嘉農校長，以及為數眾多的兩校校友，必定出席觀戰。而在六萬人口的嘉義市，觀眾人數也經常達到二、三千人以上，在當時當地堪稱「熱戰」。

70 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頁239-292。

71 1940年起，由於大東亞戰爭的蔓延、擴大，即便在台灣島內，每當球賽進行之前，總要先播報戰況(真正的戰爭、戰場情況)；球場全體人員三呼萬歲，然後遙拜(日本)京城一分鐘、默禱皇軍武運昌隆，戰爭的氣息瀰漫整個棒球場，甚至影響比賽的舉行。〈第18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試合總評〉，1940年7月25日，引自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68。

72 尤其嘉農陣中的原住民球員大多來自花蓮、臺東地區，例如陳耕元、拓弘山、羅保農、楊吉川、藍德和、藍德明等人，他們畢業後返回家鄉，大多畢生致力於棒球運動的推展，默默訓練臺灣東部的後進選手，對於六〇年代後期起臺灣三級棒球的發展居功厥偉。

四、戰後嘉義棒球的發展

1、南部勁旅——垂楊少棒隊

垂楊少棒隊成立於1965年，歷經數年嚴格訓練之後，球隊實力大幅提升。1968年7月，中華民國棒球委員會邀請美國及菲律賓成棒隊來臺進行三國對抗賽，並安排該年度全國學童杯冠軍臺東紅葉少棒隊與亞軍嘉義垂楊隊進行一場表演賽，作為正式賽程開場暖身。垂楊隊陣容係以蔡炳耀和高國材擔任教練，球員有黃左信、吳中信、關文俊、黃金和、洪振昌、湯振榮、蔡清盛、蔡水錠、陳有彬、林志賢、鄭福壽、陳益和等人，最後紅葉以3：2力克垂楊。即便垂楊少棒落敗，但其實力已獲得高度肯定。[73]同年8月25日的中日少棒友誼賽，仍舊派出紅葉隊及垂楊隊應戰，由於當時臺灣少棒隊從未與國外球隊進行比賽，因此不知彼此實力差距如何，結果垂楊隊以1：0僅一分之差敗給日本隊，而紅葉則以7A：0擊敗日本，給予國人無比的信心，認為臺灣少棒實力已足以問鼎世界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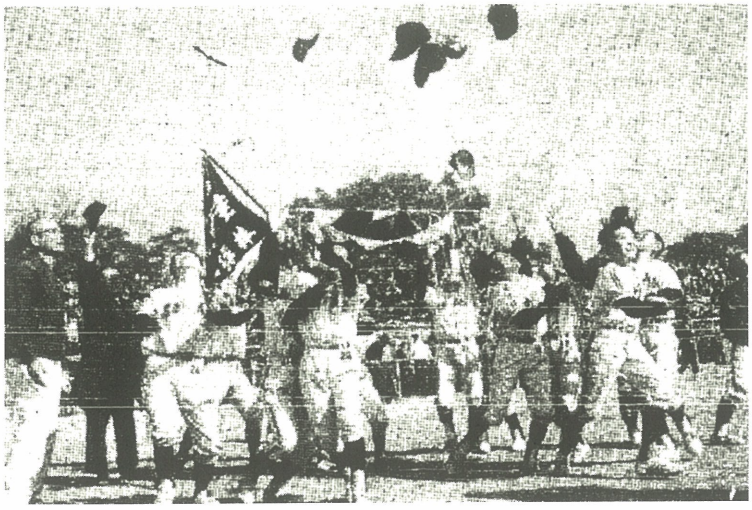
1968年8月，曾於1967年獲得世界少年棒球冠軍的日本少棒隊應邀來臺進行友誼賽，臺灣派出紅葉隊和嘉義少棒聯隊應戰。嘉義聯隊係由崇文、博愛、大同、垂楊、朴子等國民小學球員組成，先發球員有呂清旺、李文祥、吳銘維、蕭金發、黃玉麟、吳弘毅、蔡忠達、曾文財、康建昌等人，最後以1A：0勝紅葉隊，可惜次役以3：5敗於日本隊。[74]1971年1月年全省「七虎杯」少棒賽在嘉義舉行，最後由嘉義垂楊國小以3：2擊敗臺南新民國小榮獲冠軍。[75]同年2月，再獲臺灣區湄州聖母杯少棒賽冠軍，1968至1971年間，垂楊隊已是南部著名的棒球勁旅。

---

73 〈中美菲棒賽明開鑼 紅葉及垂楊在臺北會師〉，《徵信新聞報》，1968年7月26日，5版。

74 〈嘉義棒球聯軍 分兵迎戰勁旅 力擒紅葉 敗於日本〉，《徵信新聞報》，1968年8月30日，3版。按：此次比賽引起若干爭議，除賽制不利客隊之外，場地不合規定也是一大問題，而紅葉及嘉義聯隊皆不乏超齡及冒名頂替之球員亦引起非議之聲。見〈名曰少年隊 個子大來兮 嘉聯隊有人十四歲〉，《徵信新聞報》，1968年8月30日，3版。

75 〈七虎杯少棒賽 垂楊榮獲冠軍〉，《中央日報》，1971年1月8日，5版。



圖三 1971年嘉義市垂楊國小獲得全省「七虎杯」少棒賽冠軍，隊員擲帽歡呼

1971年3月，中華少棒聯盟理事長謝國城邀請日本調布、泉大津兩支少棒隊來臺進行中日少年棒隊友誼賽，我方選派嘉義垂楊少棒隊與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幼獅等隊迎戰，首戰以14A：1大勝對手泉大津隊，次役再以10：1輕取臺北市隊，第三戰以4：0完封調布隊，垂楊隊在本次賽會發揮充沛的攻擊火力，實力受到高度肯定，與臺南幼獅、臺中市隊被評為當時臺灣少棒三足鼎立的球隊。當時垂楊隊著名球員有李文瑞、曾智偵、張永和、李宗源、黃清杰、王清輝、陳木全、張義益、陳燕明、沈元麟等人，尤其主力投手李文瑞和李宗源球路犀利，廣受好評。[76]

1971年4月，垂楊隊以中日棒球賽全勝之姿進軍在澎湖舉行的「南部七縣市少棒選拔賽」第一循，賽前普遍被認為最具奪冠實力的垂楊隊，不料竟連輸三場慘遭淘汰，不僅一勝難求而且一分未得。由於垂楊隊征戰連連，缺乏適度休息，又受盛名所累，成為各隊的頭號假想敵，球員心理壓力頗大，無形中讓球隊處於不利的局面。[77]又由於垂楊隊實力最被看好，不料竟然直落三場敗陣，令很多下注賭垂楊獲勝的嘉義鄉親也跟著慘賠，遂將怒氣轉移到垂楊隊教練陳國禾，甚至揚言對其進行人身攻擊。致使陳國禾在澎湖比賽慘遭滑鐵盧之後，因擔心受到家鄉父老指責，不敢率領球員返回嘉義，而是直接前往臺南準備「南部七縣市少棒

76 〈垂楊氣勢如虹 客隊一蹶不振 十四A比一大勝泉大津〉，《中央日報》，1971年3月28日，3版；〈中日少棒賽戰績 垂楊及幼獅奏捷 勢如破竹〉，《中國時報》，1971年3月30日，3版；〈嘉南地區呈現霸氣 中市垂楊幼獅三足鼎立〉，《中國時報》，1971年4月2日，3版。

77 〈南縣脫穎而出 垂楊三度掛零 信心盡失〉，《中國時報》，1971年4月13日，3版。

拔賽」第二循環的比賽，甚至連食宿旅費都用罄，面臨先向旅社賒帳的窘境。[78]

所幸，垂楊在第二循環的比賽，首戰即以4A：3力挫奪冠呼聲頗高的臺南市巨人隊，此役雙方勢均力敵，滿場觀眾爭相目睹兩支棒球勁旅交戰，來自嘉義的民眾和臺南在地球迷皆對執法裁判的判決發出抗議之聲，比賽為之中斷，賽後起哄，甚至衝進場內欲圍毆裁判，幸經大批憲警維持秩序而未釀成災禍。垂楊隊最終突破巨人隊著名投手許金木的封鎖而以一分險勝，也因擊敗強敵臺南市，令垂楊隊員又重拾信心。當時嘉義垂楊與臺南市巨人、臺南縣南光、高雄縣光陽被認為是四強並立的局面。[79]可惜最後以0：3敗給徐生明、張永昌為主力投手的高雄縣隊，無緣問鼎冠軍。[80]

1972年4月的南部少棒選拔賽在嘉義舉行，垂楊隊捲土重來，首役遭遇宿敵臺南巨人隊，吸引滿場近2萬名觀眾進場。垂楊投手許正宗球路變化莫測，完全封鎖巨人的打擊，終以5：0獲勝。[81]次役對上勁敵高雄市雄獅隊，球場仍是滿場的2萬名觀眾，垂楊隊派出吳明毅、方明章各主投3局，最後以4：１擊敗對手。垂楊隊連敗巨人、雄獅兩支強隊，實力再度獲得肯定，最後以五勝一和成績勇奪冠軍。[82]

2、七虎少棒為國爭光

七虎少棒隊是以嘉義垂楊隊為基本班底所組成的聯隊——1970年第二屆全國少棒錦標賽規定先由各縣市組成代表隊，共分為北、中、南、東四個分區進行選拔賽，再由各分區冠軍邀請同區其他隊伍組成聯隊，參加全國決賽。該年嘉義縣少棒賽由垂楊國小奪冠，並取得組成明星隊的權利，挑選其他南部縣市優秀球員組成南區代表隊，名為中華少棒聯盟「七虎隊」。此隊係由南部七縣市合組的選拔委員會參考各隊球員在打擊、守備與投球的表現票選而出，由吳敏添擔任教練，12名正選球員中嘉義占半數(7人)之多，可見其實力之堅強與備受肯定。[83]該

78 〈棒球打輸了 有家歸不得 嘉縣父老怒火三千丈 垂楊小將不敢回江東 寄居旅社住食都掛賬 百戰雄師如困在烏江〉，《中國時報》，1971年4月19日，3版。

79 〈南區少棒次循環賽首日 垂楊東山再起 力挫臺南市隊〉、〈垂楊士氣如虹 巨人初遭敗績〉，《中央日報》，1971年4月21日，3版。

80 〈一蹶不振 垂楊又繳白卷〉，《中國時報》，1971年4月25日，3版。

81 〈垂楊五比○大敗巨人隊 問鼎冠軍 行情正逐漸看漲〉，《中國時報》，1972年4月6日，5版。

82 〈南區少棒再現高潮 垂楊4比1打敗高市 力雪前恥 觀眾歡呼〉，《中國時報》，1972年4月8日，5版。

83 此七名球員是盧瑞圖、侯德正、黃永祥、許永金、黃志雄、郭俊林、李宗洲等人。見〈南區少棒七虎隊 名單已正式公佈〉，《中國時報》，1970年4月18日，2版。

年全國少棒錦標賽除南區七虎隊之外，另有東區朝陽隊、北區小鷹隊、中區金龍隊。由於各隊實力相當，比賽內容十分精彩，為期六天的賽程再度掀起全省的棒球熱潮，嘉義各界則組成加油團北上為七虎隊助陣，預賽第一循環七虎隊二戰皆勝，充分展現爭冠的實力與氣勢，最後擊敗另一支勁旅臺中金龍隊奪魁，取得參加該年世界少棒聯盟太平洋區比賽代表權。[84]

七虎隊奪冠消息傳到嘉義後，地方父老皆感振奮，紛紛競相走告，甚至有五百多名熱情球迷聚集在七虎主力投手盧瑞圖家門口燃放鞭炮以示慶賀，並大加談論七虎打敗金龍這一場「龍爭虎鬥」的精彩過程。而嘉義市西市場很多是少棒支持者，平常出錢出力，比賽期間約有三分之一的商家暫停營業，因為要赴臺北替七虎隊加油。以嘉義球員為主力的七虎隊取得代表權為國爭光，一舉揚眉吐氣，令他們也感到與有榮焉。[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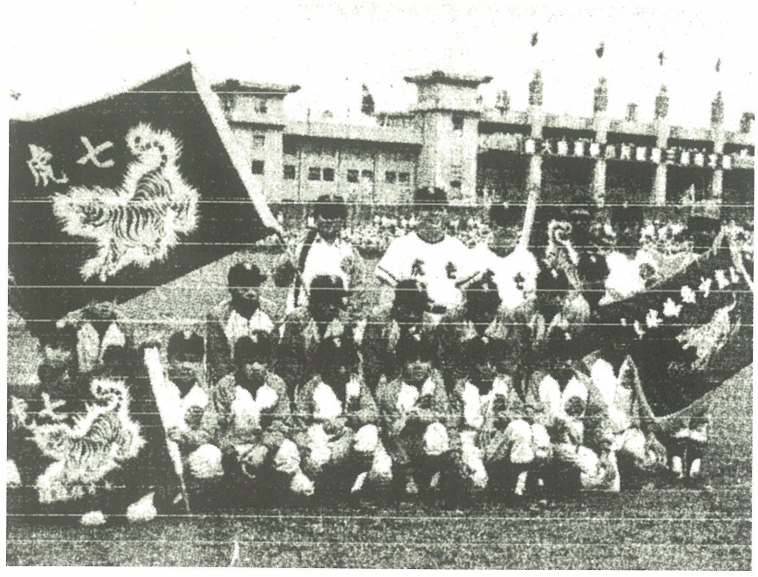
七虎隊搭乘莒光號列車凱歸，嘉義車站內外全被歡迎人潮所淹沒，盛況空前。嘉義各界代表亦前往迎接，同時由嘉義多所學校組成的鼓號樂隊列隊歡迎，並由縣立嘉義國中三十位女生代表向領隊縣長黃老達及教練吳敏添和小國手們獻花致意，再分乘花車在樂隊前導下遊行市區，隊伍所經之處，萬人空巷，鞭炮之聲不絕於耳，莫不受到欣喜若狂的鄉親父老熱烈歡迎。遊行完畢則到已故的嘉義縣體育會理事長曾本墓前獻花致敬，以答謝其生前提倡少棒運動的功勳。[86]

---

84 〈七虎兩戰皆捷 地方父老振奮 嘉各界組隊北來壯威〉，《中國時報》，1970年5月20日，4版；〈七虎榮膺少棒代表 出席太平洋區預賽〉，《中央日報》，1970年5月25日，3版。

85 〈樂煞南部棒迷 生意都不做了 商店關門 看龍虎鬥去也〉，《中國時報》，1970年5月25日，3版。

86 〈嘉各界準備盛大歡迎 七虎今返南區〉，《中央日報》，1970年5月27日，5版；〈嘉義車站冠蓋雲集 熱烈歡迎七虎榮歸〉，《中央日報》，1970年5月28日，5版。



圖四 七虎隊的勝利笑容：
1970年榮獲全國少棒冠軍並代表臺灣參加世界少棒聯盟太平洋區選拔賽

由於1969年金龍少棒隊取得世界少棒冠軍，1970年代表臺灣的七虎隊難免揹負各界期待衛冕王位的壓力，為此，中華少棒聯盟理事長謝國城於七虎集訓前特地各地呼籲各界「不要期望過高，切勿干擾七虎練球，摒棄患得患失心理。」[87]同年8月，七虎隊前往日本參加太平洋區少棒賽，對日本及菲律賓兩戰皆完封對手，順利衛冕冠軍、進軍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七虎隊繼先前的紅葉和金龍少棒隊，同樣擊敗外國球隊、為國爭光，報紙盛讚其事跡，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難免賦予過高的責任與期待，甚至將小球員的球場勝負和整個國家民族的尊嚴和信心劃上等號：

……事實上，他們在球場上輝煌的勝利，對於國民精神的奮發，對於民族自信的加強，可能不亞於軍事上打了一次大勝仗……近百年來，我國由於迭次對外戰爭的失敗，民族的自信幾乎掃地以盡，崇洋媚外，丟盡顏面。想不到我們小朋友的幾棒安打全壘打，打醒了民族久已喪失的自信，我們重新發現了自己優越的天賦。當七虎對日本和歌山隊之戰，大家都先睹為快，為了看電視臺現場的轉播，商店不做生意，街道上沒有行人，亦沒有汽車，在車站候車室的旅客，寧可犧牲車票、誤掉班車，亦要看個水落石出，隔海加油！大家這樣熱切的心情，就是由於潛存在心靈深處的國家和民族的榮譽感自信力，平時大家都不覺得，遇到此情此景，便不由自主的迸發了出來，蔚為無比偉大的國家愛民族愛的熱潮，亦真夠壯觀！[88]

[87] 劉清海，〈向七虎進一言〉，《中國時報》，1970年6月11日，10版。
[88] 君弢，〈紅葉．金龍．七虎〉，《中央日報》，1970年8月19日，9版。

1970年8月26日，七虎隊在世界少棒錦標賽首戰強敵尼加拉瓜，《中國時報》以整個第三版報導比賽相關消息，最後不幸以2：3落敗。這場比賽於臺灣時間凌晨進行，是臺視首次透過人造衛星全程實況轉播，仍有四百萬臺灣人熬夜即時收看越洋轉播。當比賽結束的剎那，球員們似乎還不相信自己已經失敗，他們錯愕的表情，以及壓抑在內心的悲痛，令全場人士莫不寄予同情。賽後七虎隊員被安排與當場僑胞會面時，整齊排列、深深一鞠躬，然後異口同聲向僑胞說：「對不起」。球員打輸球竟然要向人道歉，可見球員們揹負極大的心理壓力和高度的社會期望，甚至與國家榮辱劃上等號。許多當地的美國小孩雖然知道七虎落敗，仍然要求球員簽名留念，反而是七虎球員心有愧疚覺得自己不夠資格簽名。值得探討的是，為何少棒小國手心理負擔如此沈重？為何他們把勝負看得如此重要而神聖？為何輸球要集體向國人道歉？這些顯然不是提倡少棒運動的正途。[89]

至於七虎落敗後與冠軍絕緣，領隊謝國城很中肯而虛心地指出，七虎並非失常落敗，而是對手實力更強。尤其尼加拉瓜左投巴斯完全壓制七虎隊打擊，每項比賽均有勝負，而比賽最重要的意義，是在學習他人之長。[90]亦有輿論認為七虎雖然在球場失敗，但對整個臺灣少棒運動而言，則是一大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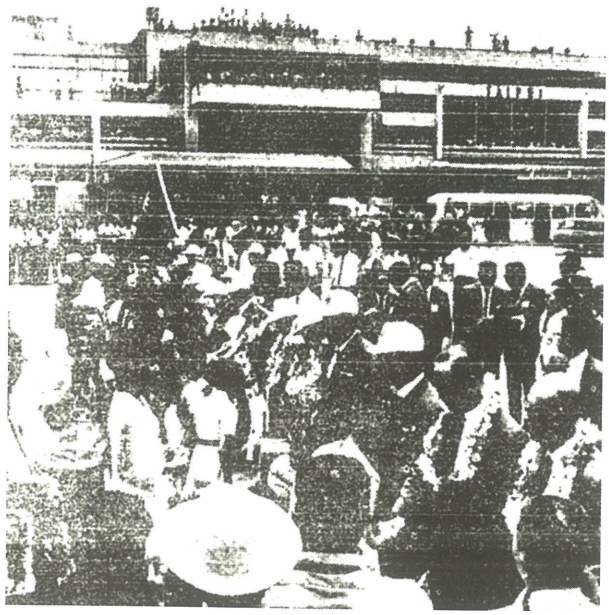
這群孩子無論在日本或美國，無論在球場得勝或失利，都表現出純真與高雅的氣質，已使國際人士對我國少棒產生了一個美好的印象。這是一場勝利。我國少棒隊(無論七虎或金龍)的優異表現，已在海內外中國人之間激起了愛國熱潮。當他們出賽時，國內的人在電視機前和他們一同緊張、一同高興、一同嘆息、一同興奮；球場看臺上還有千千萬萬遠道前往助威的中國人，揮舞著青天白日的國旗為他們加油。這是海內外中華兒女高潔民族感情和摯熱愛國心的流露，也是中華少棒隊的勝利。[91]

89 〈副總統等首長電慰七虎小國手 世棒賽中已盡全力 奮鬥不懈雖敗猶榮〉，《中央日報》，1970年8月27日，3版。

90 戴潮聲，〈謝國城虛心評中尼之戰 七虎並非失常落敗 而係對手實力更強〉，《中央日報》，1970年8月27日，3版。

91 〈七虎沒有失敗〉，《中央日報》，1970年8月27日，3版。

七虎隊在世界少棒賽失利後，全國各界紛紛寄以無限同情與關切，副總統嚴家淦、教育部長鍾皎光、臺灣省主席陳大慶等，均紛紛致電安慰球員不必灰心，並勗勉繼續努力，以待來年。不論球迷或輿論並未對七虎小將有苛責之詞，返回嘉義時亦受到英雄式的場面接待。此後球隊解散，球員各自回歸故里，最後則在政府安排之下，嘉義籍的七名球員集體進入華興中學就讀，以持續鍛練球技。[92]



圖五 1970年8月，七虎隊順利衛冕太平洋區少棒冠軍寶座，返國時在機場受到熱情民眾包圍迎接

3、朴子少棒再造榮光

1970年代後期，嘉義再度出現一支名揚海內外的棒球隊——朴子少棒隊。1976年首次代表嘉義參加全國少棒賽，獲得第六名的成績。此後勤奮苦練、球技日益精進，1979年嘉義朴子少棒隊先以六戰全勝的成績勇奪全國少棒選拔賽冠軍，又以六戰皆捷贏得遠東區代表權，其中首戰以19：0大勝印尼，先發投手蔡明宏創下「完全比賽」(perfect game)的紀錄。第二戰由陳昭安先發主投對香港隊，祭出九次三振的無安打比賽內容，朴子隊輕鬆以10：0獲勝。第三戰戴漢昭主投，僅被對手南韓隊擊出一支安打，三振達13次之多，而以14：0獲得壓倒性勝利。第四戰由蔡明宏先發，演出12次三振，以14：0輕取關島隊。第五戰對菲

92 〈嘉義各界盛大歡迎 七虎隊員榮歸〉，《中央日報》，1970年9月11日，5版；〈七虎七隊員入華興中學〉，《中央日報》，1970年9月13日，3版。

律賓由賴金聲先發主投，單場投出16次三振，而且前三局連續三振九位打者，終場以23：0大勝對手。第六戰是決賽，對手日本隊賽前戰績同樣五戰五勝，媒體預測這將是一場五五波、勢鈞力敵的比賽。該年遠東區代表權係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現場擠進兩萬多名觀眾為朴子隊加油，朴子隊以凌厲的攻勢加上優異的防守，終場以10：0懸殊比數奪得冠軍。[93]

朴子少棒隊取得遠東區代表權前往美國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大賽，首戰以3：0完封對手拉丁美洲代表波多黎各隊，次役再以18：0懸殊比數輕取歐洲代表隊義大利。朴子隊從遠東區代表權爭奪賽到世界大賽前兩戰，完全封鎖對手攻勢而能一分未失，防禦率等於零，這也是一項十分難得的紀錄。第三戰是決賽，遭遇美國西區代表隊，這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比賽，最後朴子隊以2：1獲勝而登上世界少棒冠軍寶座，揚名世界，凱旋歸國。[94]尤其投手陳昭安締造「完全三振」此一至今無人能破的輝煌紀錄——少棒比賽每場打6局，總共18個出局數都是三振即謂之完全三振，18K的比賽亦即完投、完封、無安打、無失誤、無保送，是相當罕見的紀錄。當這支嘉義子弟兵歸國時，轟動社會各界，受到成千上萬鄉親夾道歡迎。[95]



圖六 1979年朴子少棒隊榮獲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軍，返國遊行受到鄉親熱烈歡迎

[93] 謝敏政，〈三十年朴子少棒返嘉 掀起高潮〉，網路資料：http://www.nownews.com/2009/10/02/11478-2514355.htm(2013年5月8日流覽)

[94] 臺灣棒球維基館：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79(2013年5月8日流覽)

[95] 黃怡仁，〈從嘉農棒球隊到朴子少棒隊 嘉義人盼再見棒球旋風〉，《中華日報》，1996年7月1日，10版。1992年榮獲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的中華隊，總教練李來發、高英傑，球員江泰權、張正憲、蔡明宏、陳威成等人都出身嘉義及朴子，這些輝煌成果，都是嘉義人對臺灣棒壇所做卓越貢獻。

1982年朴子少棒隊重整旗鼓，先在全國選拔賽脫穎而出，接著在遠東區比賽以六勝一負取得代表權，再度進軍參加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可惜決賽因緊張而失誤連連，以致0：6敗給美西隊屈居亞軍。雖然衛冕失利，但其奮戰精神仍受到國內外高度肯定，返國後受到熱烈歡迎，朴子鎮民亦感與有榮焉，以盛大儀式熱情迎接球員榮歸故里。教育部亦宣布計劃將朴子國小和東石國中列為棒球發展重點學校，以長期栽培優秀球員。[96]

朴子隊該年的挫敗曾引起國內棒壇檢討之聲，認為臺灣三級棒球隊數量大為減少，競爭已不若先前激烈，球技也因而停滯不前；加上惡性競爭、挖角成風，以致有球隊解散；以及此前13屆遠東區代表權有12次掄魁，在「三冠王」的年代，更經常奪得世界冠軍，使國人對棒球逐漸失去興趣，以致臺灣基層棒球發展已亮起紅燈。[97]

1999年朴子少棒隊重組成軍，但這支曾經勇奪世界冠軍、把嘉義棒球推向高峰的隊伍，球員再度面臨升學問題，因當時東石國中和太保國中並無棒球隊，朴子少棒隊將隨著畢業升學而人才外流，球員將被挖角以致球隊面臨解散的命運。雖然東石高中已成立球隊，但三級棒球出現斷層、無法將少棒、青少棒、青棒緊密銜接也是當時遭遇的重大課題。[98]此外，球員就業輔導的問題也必須正視，以曾經投出「完全三振」的朴子少棒投手陳昭安為例，他一度在臺中以賣肉圓為業。雖然熱愛棒球，但迫於就業現實只打到青棒，當時單靠運動維持生計者畢竟有限，球場上享受到的掌聲並未能在現實生活長久持續。即然運動生命有限，如何讓球員可以無後顧之憂、免為將來的生活出路苦惱，貢獻所長於棒球領域，好讓新生代球員及其家長願意繼續投入棒球訓練，這也是長期以來有賴棒壇人士與政府部門思考解決的課題。

除了朴子少棒隊之外，其隔壁鄉鎮東石高中則於1997年成立青棒隊，由高建文擔任總教練，初期利用課餘時間加以訓練，目標在讓學生養成正當的休閒習慣，以紓解平日緊張的課業壓力，期間雖曾報名各項比賽，但礙於訓練時間短及比賽經驗不足，故未有出色成績。1998年起，為使球隊永續經營並成為棒球重點學校，積極到鄰近學校招收棒球選手，並要求隊員一律住校，加強體能、技術訓

96 〈奮戰不懈 贏得友誼 朴子少棒昨歸來〉，《中央日報》，1982年9月7日，3版。
97 李敬容，〈痛定思痛檢討棒運 徹底改進重振雄風〉，《中央日報》，1982年8月30日，3版。
98 謝敏政，〈朴子少棒隊球員面臨升學問題〉，《中國時報》，1999年4月20日，20版。

練，以及嚴格要求學生遵守團體紀律和服從校規。1998年東石高中青棒隊獲得全縣運動會社男子組棒球賽冠軍，同年於競爭激烈的金龍旗全國高中棒球聯賽晉級第二輪，讓球員對自身球技更具信心。為使球隊永續經營，除地方政府撥款補助之外，亦積極尋求企業長期認養支助，以吸引更多優秀選手加入，進而達成朴子國小少棒、東石國中青少棒、東石高中青棒之三級棒球發展目標。[99]

4、兩個職棒聯盟在嘉義的競爭

1990年，中華職業棒球聯盟開打，這是臺灣棒球史上首度成立的職業聯盟，再度造成新的棒球熱潮。後來由於新球隊加盟相關的金額和認可問題造成另一聯盟的成立——1996年那魯灣公司另組臺灣大聯盟，並形成兩個聯盟對立、甚至惡鬥的情況。由於臺灣一直沒有私人的大型且符合標準的棒球場可供比賽之用，雖然在許多大城市都有棒球場地，但都屬於地方縣市政府所管轄，而職棒經營有其票房考量，經過統計估算後，中華職棒將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地設定為主力場地，嘉義地區因缺乏完善的場地設備，和新竹、屏東同樣被列為有待開發的次級戰區，每年排定的場次並不多。1997年臺灣大聯盟正式開打，為與中華職棒聯盟爭市場、搶票房，開發新戰場便是當務之急，在此情況下，嘉義地區乃成為兩個聯盟的兵家必爭之地。

由於嘉義市立棒球場過於老舊，且缺乏完善的夜間照明設備，不適合舉辦大型比賽，故初期無法獲得職棒聯盟垂青，使球場沒落到只能出借當作集訓的場地。1996年嘉義市闢建占地兩萬五千坪、可容納一萬二千人的新球場，並委託成大教授林憲德規劃「七虎耀諸羅」雕塑置於球場東側廣場水池旁，象徵1970年嘉義七虎隊揚名國際的精神，西側則有描述1930年代嘉農「威震甲子園」事蹟的雕塑，藉以彰顯嘉義棒球發展的歷史文化，以作為嘉義市容公共藝術化及市民休閒、娛樂的景點。但由於缺乏妥善管理，以致水池滿佈青苔和雜物，嘉義市政府遂委由中華職棒聯盟的和信鯨球團認養管理，以維護球場設備和景觀。[100]

---

[99] 劉惠貞，〈東石高中 三級傳承接棒人〉，《中央日報》，2000年2月18日，18版。

[100] 鄧麗貞，〈象徵七虎少棒揚威海外精神 七虎雕像棒球場前展雄風〉，《中華日報》，1997年，12月18日，23版；鄧麗貞，〈水池長滿青苔 七虎雕塑蒙塵〉，《中華日報》，1999年，2月3日，22版。



圖七 嘉義市立棒球場象徵七虎少棒精神的「七虎雕塑」

1996年7月為配合翌年(1997)臺灣區運在嘉義縣舉行，嘉義縣政府特別在太保市規劃一座大型棒球場，落成啟用後舉辦首場職棒球賽，由中華職棒味全龍對統一獅，邀請省長宋楚瑜擔任開球貴賓、嘉義縣長李雅景任捕手、嘉義出身的演藝人員彭恰恰擔任捕手，比賽熱鬧登場，開出一萬多名觀眾的爆滿票房。[101]

1997年和信鯨職棒隊加入中華職棒聯盟，由嘉義出身的李來發擔任總教練，並邀請嘉義籍立委蕭萬長為球隊開球，以「重振嘉義棒球雄風」為號召。[102]同時，臺灣大聯盟標榜採取屬地主義，以勇士隊入籍嘉義、臺南四縣市，名為「嘉南勇士隊」，由棒球名將趙士強出任總教練，期望以職棒作為火車頭，與地方各級球隊相結合，帶動棒球運動的復興。嘉義市長張文英、縣長李雅景分別舉辦盛大歡迎儀式，並以再造七虎雄風、恢復昔日嘉義「棒球王國」為號召。[103]嘉義地區發展文教基金會為重振嘉義棒球雄風，支持在地的嘉南勇士隊，成立「第一勇士家族」，以作為嘉南勇士隊的後援組織，讓民眾在觀賞球賽之餘，也有聯絡情感的機會。[104]

1998年9月，嘉義民眾期待多年的市立棒球場啟用及職棒在嘉義開打終於實現。配合和信鯨主場造勢活動，邀請副總統連戰臨場開球，並由和信鯨董事長辜

101 〈嘉義棒球場 強棒揮出 昨日啟用推出職棒賽 宋楚瑜主持開球〉，《中國時報》，1996年7月15日，15版。

102 鄧麗貞，〈蕭萬長為和信鯨職棒開球 盼重振嘉義棒球雄風〉，《中華日報》，1997年1月17日，10版。

103 鄒清朗，〈勇士報到 再造七虎雄風〉，《中國時報》，1997年2月1日，15版；蔡長庚，〈棒球王國 十年後看我〉，《中國時報》，1997年2月1日，15版。

104 鄧麗貞，〈重振嘉義棒球雄風 第一勇士家族歡迎加入〉，《中華日報》，1998年8月13日，22版。

濂松擔任打擊，比賽由和信鯨出戰兄弟象，報出滿場一萬人的票房紅盤。同時間在嘉義縣立棒球場的臺灣大聯盟勇士對太陽之戰，一萬三千個座位僅開出五千人的票房，兩個聯盟在嘉義地區短兵相接，首戰由中華職棒聯盟取得勝利。當時和信鯨職棒球團已認養嘉義市立棒球場，以嘉義市為大本營，並與嘉義技術學院(原嘉農)棒球隊建教合作，聘請何信宜擔任總教練，下苦心經營，致力成為產學合作的楷模，職棒隊名則由和信鯨改為母企業中國信託之中信鯨隊。[105]1999年嘉義棒球熱潮持續加溫，市立棒球場開打以來觀眾踴躍進場，認養球場的和信鯨職棒球團認為「人氣可用」，遂安排一連串的賽程，從開年以來的「金龍旗」青棒賽到八月間的世界青少棒錦標賽都安排在嘉義市立棒球場舉行，職棒賽則排定52場之多。[106]

然而，在兩個聯盟激烈競爭的同時，臺灣／嘉義棒球看似榮景可期，但隨之而來的是暴力與簽賭介入職棒圈，嚴重傷害職棒甚至整體棒球環境的發展。究竟此時嘉義棒球熱潮是一片榮景抑或一時假象？在滿場票房的背後，其實是職棒球團以免費兌換券的方式吸引民眾入場，球迷多少抱持「看球免錢」的心態。據媒體估計，實際購票進場的觀眾大約只有一千人，再加上職棒太久沒在嘉義舉辦比賽，以及嘉義球場重建後啟用的新鮮感，都讓民眾有所期待而踴躍進場。但拿兌換券看球的方式，只能換來短暫的熱潮，長期而言則會養壞嘉義人的看球習慣，對職棒長期發展並非有利之舉。[107]

至於中信鯨球團在嘉義的經營，2000年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合併，成為臺灣第一所順利合併的國立大學，此即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大學棒球隊於2001年改由前職棒著名投手康明杉擔任總教練，並在該年全國協會杯成棒賽勇奪亞軍，創下成軍以來最佳戰績。2002年先在全國協會杯獲得季軍，再於全國大專聯賽奪取亞軍，教練則改為李坤哲擔任。2003年中國信託基於市場考量而將主場遷移至臺北經營，而終止與嘉義大學的建教合作關係，球隊經費亦改為學校自行負擔，同時改由學校體育教師鍾宇政(1992年奧運銀牌中華隊成員)擔任教練。2005年再與國營事業臺鹽公司簽約建教合作，可惜只維持半年即告終止。[108]

---

[105] 林珣，〈兩聯盟嘉義較勁 中華職棒先馳得點〉，《中國時報》，1998年9月19日，31版。
[106] 黃啟璋，〈球迷熱情 賽程排滿滿 嘉義棒球場 今年不冷場〉，《中國時報》，1999年1月23日，19版。
[107] 林珣，〈嘉義棒球熱是榮景還是假象?〉，《中國時報》，1998年9月19日，31版。
[108] 鍾宇政，〈浴火重生——新生代的嘉義大學棒球隊〉，收於林華韋、林玫君合編，《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5年)，頁144。

嘉義大學棒球隊立志重現當年「天下嘉農」之美名，亦培養不少優秀球員進入職棒圈，其中最著名的是曾在美國職棒大聯盟底特律老虎隊擔任中繼左投的倪福德(外號土地公)，2005年畢業後參加職棒選秀加入建教合作關係的中信鯨隊，2008年中信鯨隊受米迪亞暴龍隊「黑米事件」假球案的牽連而宣告解散，倪福德遂於2009年前往美國職棒發展。

5、諸羅山盃國際少棒邀請賽

1998年10月，新整修完工的嘉義市立棒球場，在兩個職棒球聯盟的角力之下，一度創下連續六場都滿場的光榮紀錄，被視為會「下金蛋」的球場，使嘉義市棒球場的經營管理權成為兩聯盟全力爭奪的目標。嘉義市政府有鑑於球場整建所費不貲，而在經營管理上採取公有民營的方式，當時臺灣大聯盟和中華職棒聯盟的和信鯨都表達高度意願，後來由於和信鯨在嘉義市紮根甚久，順利取得六年經營管理權，並將其作為主場，使嘉義市立棒球場成為臺灣首座公有民營的棒球場。[109]同時，在嘉義市政府主辦、中信集團承辦之下，從1998年開始舉行「諸羅山杯軟式國際少棒邀請賽」。以1999年為例，即有來自臺灣、日本、韓國、香港等地51支隊伍參賽。2000年則有國內58、國外8支隊伍參加，除原有的日本、韓國、香港球隊之外，更有來自中國上海、天津兩支少棒隊，對於臺灣少棒運動的紮根工作發揮莫大助益。[110]2000年垂楊國小少棒隊在諸羅山盃國際少棒賽勇奪亞軍，實為嘉義揚眉吐氣，這是少棒榮景在嘉義睽違26年之後榮耀再現。[111]

2002年垂楊國小軟式棒球隊應邀參加日本國際交流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以零失分完美記錄奪冠，揚威東瀛。垂楊棒球隊連續數年在國際性比賽有出色的成績，實屬不易。[112]

再看諸羅山盃賽事，由於比賽內容精彩可期、受重視程度亦與日俱增，成為每年固定在嘉義舉辦的棒球盛會。至2004年參賽隊伍多達96支，包含11支國外球

---

[109] 何凱彰，〈嘉義棒球場經營權今決定 臺灣大聯盟、和信鯨競爭激烈 可取得六年主導權〉，《中央日報》，1998年10月17日，19版。

[110] 曾國雄，〈諸羅山杯軟式少棒賽 今嘉市登場〉，《中華日報》，1999年12月24日，20版；黃秀仁，〈諸羅山盃 兩岸少棒開打〉，《中央日報》，2000年12月20日，24版。

[111] 鄧麗貞，〈垂楊少棒隊獻銀杯 市府頒獎表揚〉，《中華日報》，2001年1月4日，23版。

[112] 然而，由於出國比賽市府補助經費有限，參加人員需自負部分費用，造成6名球員無法出國比賽，最後只有11名球員成行，為國爭光的精神，值得嘉許。鄧麗貞，〈捧回國際少年軟式棒球金盃 垂揚國小揚威東瀛〉，《中華日報》，2002年8月1日，23版。

隊，已擴大發展成臺灣最有規模的少棒賽。2006年已有103支球隊參賽，2007年超過110支隊伍報名參加，最近一屆則於2012年12月舉辦，共有135支隊伍參賽，並邀請中華職棒球星出場造勢。諸羅山盃不斷改寫臺灣少棒史上最多參賽隊伍的紀錄，儼然成為推動臺灣少棒發展的重要賽事。[113]

另一方面，嘉義市政府為推展棒球運動而積極努力，2002年慶祝嘉義市升格20週年，舉辦棒球之旅系列活動，除邀請棒球明星參加座談會之外，並在嘉義市立棒球場成立「嘉義棒球史蹟資料室」，展出當年金龍少棒隊獲得世界少棒冠軍，以及七虎少棒隊和曾經揚威日本甲子園的嘉農棒球隊珍貴照片，並陳列具有紀念性的棒球、球棒、手套、球衣等珍貴文物，開放供民眾參觀。[114]嘉義市政府致力推展棒球運動，無非希望重振往日雄風，恢復「棒球王國」之美譽，以喚起民眾對嘉義棒球共同的歷史記憶。

五、結論

嘉義人應該為嘉義棒球感到自豪。自1915年在西門外的簡便球場算起，至今已有將近百年歷史。1931年起嘉農與嘉中棒球隊共計八度在全島棒球賽奪冠，更代表臺灣進軍甲子園與日本國內一流球隊相對抗。1960年代後期的金龍少棒、垂楊少棒，1970年七虎少棒，乃至1979年朴子少棒等球隊陸續代表臺灣征戰美國威廉波特，甚至勇奪世界少棒冠軍，這些戰績都在臺灣棒球史寫下光輝的篇章。嘉義人確實擁有一段值得驕傲的棒球史。

嘉義人也應該為嘉義棒球感到惋惜。1980年代以後嘉義棒球陷入低潮，乃因過度錦標取向，冒名頂替、超齡球員、簽賭成風、惡性挖角等現象都曾經發生。而讓少棒球員揹負國族榮辱和過度的社會期待，以致揠苗助長，實非提倡棒球運動的正途。再加上長期缺乏訓練和比賽的標準球場，卒令嘉義淪為棒球的邊垂地帶，乃至兩個職棒聯盟的惡性競爭竟以嘉義作為主戰場。凡此，皆一再斲傷嘉義棒球的成長。再從發展過程來看，嘉義棒球歷經高潮而後衰落，衰落一段時間又再重返榮耀，大致呈現斷裂而不延續的發展，這種現象其實正是臺灣棒球發展的

[113] 廖德修，〈諸羅山盃少棒賽 近悅遠來〉，《中國時報》，2004年12月23日，C7版；中央社，〈諸羅山盃軟棒賽 參賽隊破百〉，《中華日報》，2006年12月22日，C6版；鄧麗貞，〈諸羅山盃軟棒賽 今年將破110隊〉，《中華日報》，2007年9月27日，B4版；〈諸羅山盃少棒賽 週末開打 135隊參賽破紀錄〉，《中華日報》，2012年12月20日，B01a版。

[114] 鄧麗貞，〈嘉義棒球史蹟資料室明開放〉，《中華日報》，2002年6月29日，23版。

縮影，可見嘉義亦不免受到臺灣整體棒球風氣和環境的影響。

嘉義人更應該為嘉義棒球奮起努力，發揮永不放棄的棒球精神，一方面緬懷過去，一方面再造歷史。延續天下嘉農的精神、重振七虎雄風、恢復棒球王國的美名，不該淪為口號，而是應該付諸實踐。棒球，不只是許多嘉義人成長過程的共同記憶，更是這座不平凡城市的歷史寶物和文化資產。而數十年來嘉義所培育出的棒球選手，就像一顆顆棒球種子，散播在臺灣各地，為臺灣棒球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參考書目

一、中日文專書

王誠明編，《國立嘉義大學簡介．校史(第二版)》，嘉義：嘉義大學，2002年。

中島一誠，《嘉義中學校 野球部の歩み》，東京：旭陵會事務局，1998年。

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作者自印發行，1996年。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

有山輝雄，《甲子園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

李明仁編，《國立嘉義大學：蛻變與成長》，嘉義：國立嘉義大學，2007年。

林鴻均編，《嘉中七十年》，嘉義：臺灣省立嘉義高級中學，1994年。

林華韋、林玫君編著，《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1928-2005)》，臺北：行政院體委會，2005年。

林育慶、張景妃編，《嘉義高中創校八十週年校慶特刊》，嘉義：國立嘉義高級中學，2004年。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年。

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8年。

楊初雄(編)，《嘉農口述歷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嘉義市》，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年。

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ニ於ケル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報告．第七次人口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年。

潘光哲訪問、紀錄，《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國立嘉義農專校友會，1993年。

黃金山，〈母校嘉中沿革〉，《嘉中七十年》，嘉義：臺灣省立嘉義高級中學，1994年。

蔡淵絜編，《嘉義市志 卷五．政事志(上)》，嘉義：嘉義市政府，2007年。

謝仕淵、謝嘉芬合著，《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文化，2003年。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臺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

二、期刊論文

竹村豐俊，〈臺灣野球界の沿革〉，收於氏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頁156。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年。。

林丁國，〈從「嘉農」看日治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臺灣史料研究》，第28號，2006年12月，頁67-111。

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嘉義研究》，第二期，2010年9月，頁239-292。

陳鴻圖，〈嘉南大圳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1年。

賴彰能，〈日治嘉中一瞥〉，《嘉義市文獻》第12期，1996年11月，頁1-88。

謝濟全，〈日治期間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97-152。

謝仕淵，〈跨時代的傳承與榮躍——臺灣「貝比魯斯」洪太山〉，收於臺灣身體文化學會編，《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6年，頁233-245。

鍾宇政，〈浴火重生——新生代的嘉義大學棒球隊〉，收於林華韋、林玫君合編，《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5年，頁143-145。

蘇正生口述、曾文誠整理，〈情繫甲子園〉，《職業棒球》108期，1994年8月，頁15-19。

三、報紙雜誌

《臺灣運動界》，臺北：臺灣體育獎勵會，1915年10～11月。

《運動と趣味》，臺北：臺灣體育獎勵會，1916年～1919年。

《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14年～1942年。

《臺灣學校衛生》，臺北：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校衛生會，1938年～1943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年～1944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年～1911年。

《徵信新聞報》，臺北：徵信新聞報社，1968年。

《中華日報》，臺北：中華日報社，1996～2007年。

《中央日報》，臺北：中央日報社，1970～1971年；1998～2000年。

《中國時報》，臺北：中國時報社，1970～1972年；1996～2012年。

嘉義市垂楊國小棒球史

黃雅瑜*

一、前言

嘉義地區在日治時期即有「球都」的美稱，[1]從最早的嘉農棒球隊，遠征日本參加「甲子園球季」，即打開響亮的知名度。戰後的金龍隊、七虎少棒隊、朴子少棒隊更是承接了這股氣勢，曾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少棒賽榮獲佳績，因此研究台灣少棒運動，嘉義是個不能忽視的關鍵。其中嘉義市垂楊國小棒球隊因早期與台東紅葉隊精彩的對峙，不僅享有美譽，對嘉義地區少棒發展具有起頭作用，在台灣少棒發展史上亦有其一席地位。忝為嘉義市垂楊國小之教師，希望以自身貼近的訪問、觀察和研究，將垂楊少棒運動發展的興衰史記錄下來，並對嘉義市地方運動史發展盡一綿薄之力。

垂楊國小棒球隊於民國54年(1965)正式成立，民國62年(1973)時結束球隊經營，因此筆者稱它為「第一代垂楊少棒隊」；爾後於民國87年(1998~)再度成立至今，是為「第二代垂楊少棒隊」。

二、第一代垂楊少棒隊發展(民國54-62年)

（一）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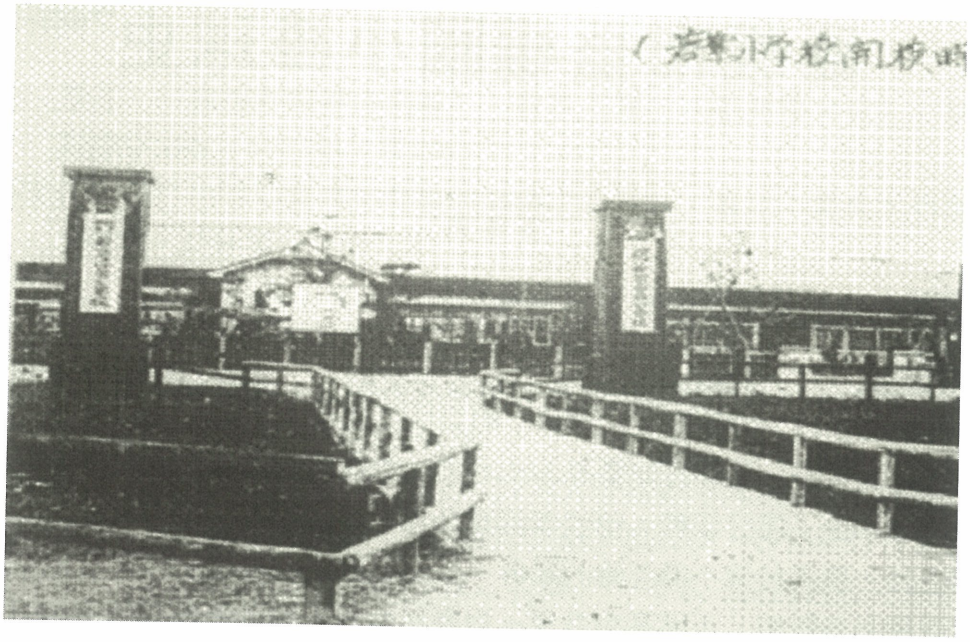
垂楊國小前身—若葉小學校，以招收日本子弟為主。[2] (參見圖1) 筆者曾在民國98年若葉國小日籍校友回母校（今垂楊國小）參訪時，請教這些校友當年棒球運動發展的情形，從訪談中可以知悉當時的棒球運動，並非在正式實施的體育課，只是零星學生的課餘活動，談不上由學校組隊參加對外比賽。

---

* 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教師，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

1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作者自印發行，1996年)，頁237。

2 當時嘉義市的人口不斷增加，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已無法負荷，遂於1935 (昭和10) 年3月31 日在台南州嘉義市白川町1151番地(亦即現在的校址)同意設立嘉義市第二尋常小學校，即若葉小學校，另詳見嘉義市役所編，《嘉義市要覽》(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17。



圖一 若葉小學創校時的校門口
圖片來源：日籍校友有田榮治提供

不過，日治時嘉義初等教育的體育活動棒球運動的教學，以及從昭和5年(1930)開始，第一屆嘉義少年棒球大賽在嘉義公園舉行，使嘉義地區的少棒比賽開始熱絡。最初參加少棒比賽的學校以小學校為主，在昭和6年(1931)嘉義農林學校在甲子園奪得亞軍後，臺灣人參與棒球活動與棒球比賽的風潮日盛。[3]

(二)垂楊少棒隊成立

垂楊少棒隊正式成立，與當時一位民間人士—曾本，有莫大關係。曾本原是一位商人，於民國52年(1963)被推選為嘉義縣體育會理事長，他本身喜歡打網球，對棒球一竅不通，不過，在各項運動中，他認為應該先把少棒推廣到各個小學中，當時嘉義地區各國校棒球運動並不興盛，所以學校也沒有器材。後來他因為戲院業務上的需要到日本考察，特地帶回價值台幣二十萬元的十套少棒用具，分贈縣內的國小。之後舉辦了嘉義縣第一屆體育盃國校兒童棒球錦標賽。[4]垂楊國小就是在接受曾本所提供的球具後於民國54年(1965)9月成立了棒球隊。

當時垂楊國小的校長李章也十分支持，並聘請了校內老師擔任教練，早期以

[3] 黃雅瑜，〈台灣初等教育的體育課程與少棒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嘉義市垂楊國小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47-48。

[4] 整理自張博雅、陳麗貞監修，《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2年)，頁287、288；《聯合報》1969年9月14日，三版；《聯合報》2000年1月1日，三十九版。

高國財和蔡炳耀為主。高國財老師是台南師專普通科畢業，並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憑藉著一股熱誠，四處向人請教，並研讀有關棒球的日文書籍，從摸索中建立了一套訓練方式。[5]垂楊少棒成立之後，在高老師的帶領下經過幾個月密集訓練，隔年參加嘉義市五十五年度市長盃棒球賽就獲得冠軍。高老師提到當時的情況：

> 一開始棒球隊的選手先從躲避球校隊挑選，凡是躲避球隊的殺手全部都加入棒球隊。李章校長很嚴格，凡是被挑入棒球隊的，都不可以說不要，所以當時棒球隊的球員都很優秀……他(李章校長)對棒球很支持，我(高老師)說什麼，他絕對支持，所以學生就放棄打躲避球改練棒球。當時棒球風氣很盛，家長也就不會反對。[6]

後期的教練是何蘊周和邱水旺，前者於民國58年(1969)調任到垂楊國小，之後接替高國財擔任棒球隊教練一職，並商請嘉義縣朴子鎮大同國小的邱水旺來協助指導棒球隊，之後邱老師也順利請調到垂楊國小。[7]

除了校內的老師當教練外，也有些對棒球熱心的人士，主動義務參與指導學生棒球。例如吳祥福(吳祥木之兄)教練，就是嘉電隊的球員。[8] 嘉電隊成立於戰後初期，承繼了日治時期的棒球風氣，當時嘉義有許多社會球隊，如溶劑廠隊、阿里山林場隊、台銀隊等……這些球隊會利用假日時間做不定期的友誼賽。[9]

> 當時有很多外面教練義務進來學校指導學生，……嘉義電力公司也有選手會來教，將經驗傳給學生。訓練地點都在操場，以前操場較大。教練(指陳國禾)剛開始是從外面聘請，由會長施天福引進，他曾經從三個日本人身上學到棒球相關技能，是沒有薪水的，後來才由學校老師自己來教。當時台電選手都是日治時候曾打過棒球，後來進入一些公家機關，就會義務來指導。當時老師不會打棒球，都是義務教練(教授技巧)。[10]

從這段訪談可知嘉電的球員會抽空到嘉義地區的國小觀看學童練球的情形，並將實戰經驗傳承給學生。當時靠著許多義務教練指導垂楊少棒的技能。

---

[5] 2009.07.08訪談高國財先生。
[6] 2009.07.08訪談高國財先生。
[7] 2009.7.16訪談何蘊周先生。
[8] 台電隊是台灣成棒的主要球隊，而嘉電隊和高電隊是其主要支柱。
[9]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年)，頁96-99。
[10] 2009.07.08訪談吳澤彥先生。

另一個推動第一代垂楊少棒重要的推手，就是當時的家長會長─施天福，本身是嘉益汽水公司的老闆，雖然不會打棒球，但是對棒球運動十分熱愛。當時少棒運動並沒有得到政府的補助，所有的球具、比賽交通費，都需要靠球隊自行籌措，這些龐大的開銷往往要靠他自掏腰包來支助。之後施天福號召家長的力量成立了垂楊少棒的後援會，並藉此向嘉義有名望的人士募款，讓垂楊少棒有充足的財源，無後顧之憂。[11]因此對棒球有興趣的家長就成了後援會主要的成員，家長會長通常也身兼後援會會長一職。[12]家長除了在經費上給予支助外，每當球員練球時，都會主動到場觀看，也會下場協助指導球員打球，在行動上給予支持。[13]比賽期間也有熱心人士出錢，讓球員住觀光大飯店，吃大菜。[14]何蘊周先生也提到：

> 我們垂楊隊每次出去外地比賽，什麼什麼盃，一百多隊的參賽隊伍，他們都住在廟裡，我們垂楊隊不可以住在廟裡，後援會會罵，都住在觀光大飯店。後來又換了一個會長，兩個字的……之後會長是黃永欽，(現在嘉義市長黃敏惠的父親)他是家長會會長兼後援會會長，之後就解散。黃永欽擔任後援會會長很慷慨，帶球隊出去自己都還會再出錢。[15]

(三)參賽歷程

1. 初試啼聲

民國55年(1966)報名垂楊少棒參加嘉義市五十五年度市長盃棒球賽，即獲得冠軍，[16]取得代表嘉義市參加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的資格，這也是垂楊少棒隊首次參加全國賽，意義非凡。在民國55年(1966)5月4-10日首次參賽成績並不理想，分別在5月5日，以0：5A敗於宜蘭縣；5月6日，以 0：4 敗於花蓮中正國校。民國56年(1967)4月18-24日第二度代表嘉義市參加第十九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19日第一場碰上花蓮市中正國校，以1：6落敗； 21日以6：1勝高雄市忠孝國校；於22日賽中以2：5 敗於台東B 隊，垂楊國校經過一年的訓練實力進步甚多，已能和

---

[11] 整理自訪談高國財先生、陳麗珠女士、吳澤彥先生。
[12] 2009.7.16訪談何蘊周先生。
[13] 2009.7.10訪談李宗洲先生。
[14] 徐宗懋，《三冠王之夢》(台北市：大地，2004年)，頁178。
[15] 2009.7.16訪談何蘊周先生。
[16] 2009.07.08訪談高國財先生。

國內一流球隊相抗衡。[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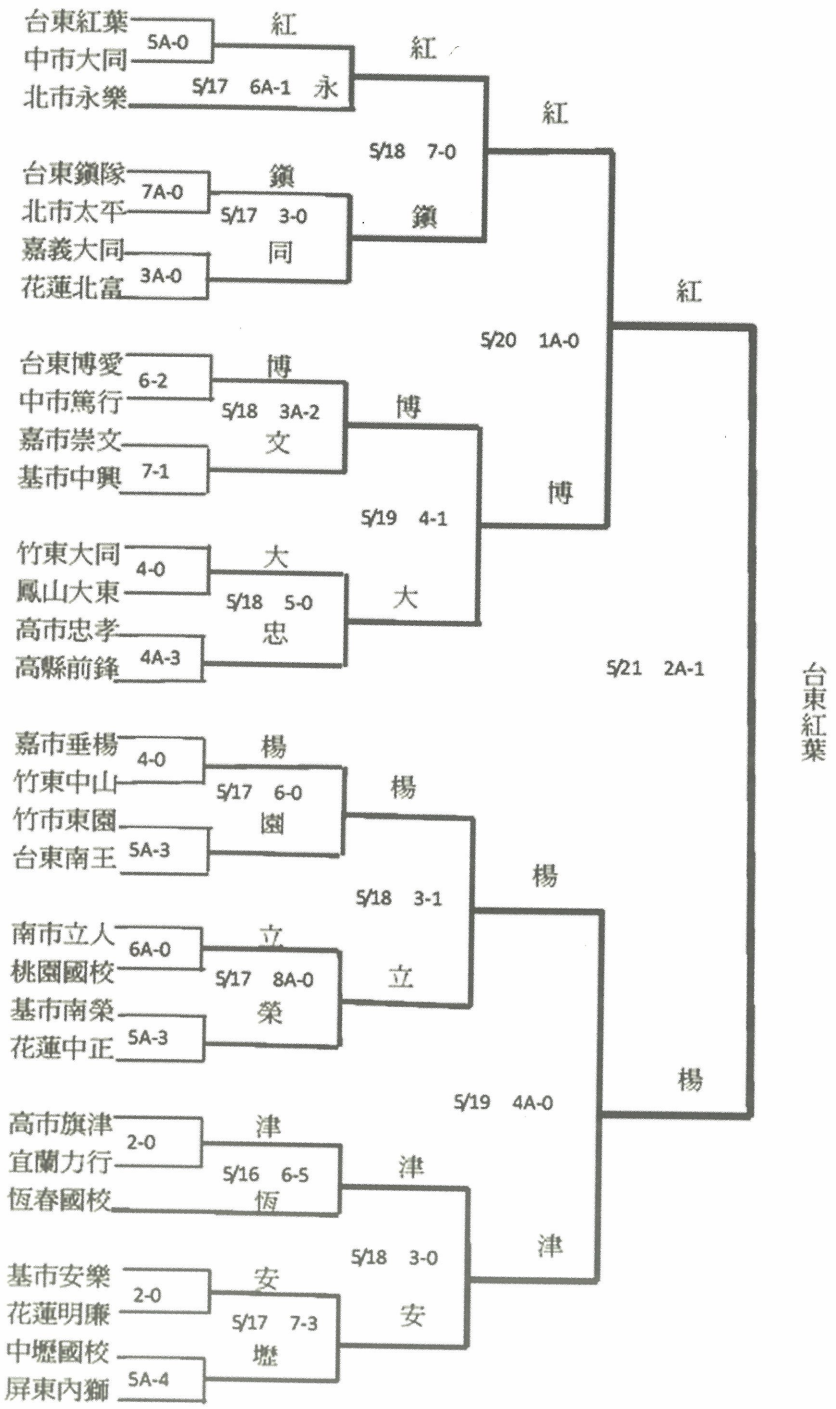
垂楊少棒隊參加第十八、十九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時，都未能有好成績，一直到了第三年再次參加才奪得亞軍，也打開垂楊少棒的名氣。

民國57年(1968) 5月14日-20日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行，由台灣省棒球協會總幹事謝國城主持完開幕典禮後，比賽就開始了。這次的參賽隊伍共有三十隊，創下了歷屆參加隊伍的紀錄。因為參賽隊伍過多，場地有限，所以比賽採單淘汰制。[18]整個賽程內容請參照表1。

[17] 陳嘉謀，〈台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台東師院學報》第十三期（上），(2002年6月)，頁139。

[18] 所謂「單淘汰」就是比賽的過程中，只要輸一場就無法晉級比賽。

表一 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賽程表



資料來源：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頁28。

5月15日第一場比賽遇到竹東中山國校以四比零輕鬆過關，[19] 5月17日對上新竹市東園國校，垂楊在第一局獲得二分，第七局時又獲四分，遂以六比零擊敗東園。[20] 5月18日與台南市立人國校交手，這場比賽因為接任投手黃金河的沉著，有效封鎖住立人的攻勢，再加上七局下半精彩的「三殺」守備，終場以三比一讓垂楊挺進準決賽。[21]5月19日對上高雄市旗津國校，在投手周文俊有效的壓制下，僅打出一支安打，反觀垂楊垂打擊次數二十一次，安打四支，三振六次四壞球二次，犧牲打成功一次，打擊實力發揮，以四比零擊敗了旗津。[22]

與垂楊爭奪冠軍的是來自台東縣延平鄉的紅葉國校，是一個布農族的部落。全校約百人，於民國49年(1960)就成立棒球隊，成軍不久就曾在國內奪得多項冠軍，因此表現也備受矚目。[23]

垂楊和紅葉的冠亞軍之戰在5月21日展開，雙方的選手名單如表2。

表二 垂楊隊和紅葉隊參加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賽冠亞軍賽的球員名單

	投手	捕手	一壘手	二壘手	三壘手	游擊手	右外野手	中外野手	左外野手
垂楊	周文俊	吳中信	黃左信	洪振昌	蔡清益	湯振榮	黃金河	陳益和	蔡水錠
紅葉	胡武漢	胡福隆	古進財	胡勇輝	胡仙洲	王志仁	邱錦忠	余宏開	邱春光

資料來源：《聯合報》，1968年5月22日。

這場比賽是在大雨中進行的，礙於場地的濕滑，雙方球員都沒有打出平時的水準。這場比賽由垂楊先攻，前三局雙方都未得分。到了四局上，垂楊率先奪得分。到了六局下半紅葉擊出一支全壘打，後來居上以二比一領先，終場垂楊就以一分之差敗給紅葉，獲得亞軍。[24]這一場比賽雙方實力十分接近，兩隊打擊次

19 《聯合報》，1968年5月16日，六版。
20 《聯合報》，1968年5月18日，五版。
21 《聯合報》，1968年5月19日，五版。
22 《聯合報》，1968年5月20日，六版。
23 王惠民，《紅葉的故事》(台北市：民生報出版，1994年)，頁21-24。
24 筆者整理自《聯合報》1968-05-22，六版；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7、28。

數均為廿一次，各失誤一次，紅葉被三振八次，垂楊也被三振九次；紅葉得到三支安打，垂楊得到兩支安打。關鍵在於紅葉隊擊出全壘打，才扭轉了整個局勢。紅葉隊平常練習即以打擊為主，防守為輔，教練平時要求隊員要把球棒抓平，以利長打或短打，因此攻擊力強大。[25]垂楊教練高國財也提到：「和紅葉隊比賽多次，我們的實力雖然很堅強，但是每次都輸在他們的全壘打，紅葉的打擊力真的很強。」[26]

比賽結束後由台灣省棒球協會總幹事謝國城頒獎，冠軍是台東紅葉、亞軍是嘉義垂楊，季軍由台東博愛、高雄市旗津獲得。參見圖2。個人獎部份：功勞獎─紅葉國校投手胡武漢，及紅葉國校二壘手胡勇輝；美技獎─垂楊國校投手周文俊；打擊獎─紅葉國校二壘手胡勇輝、垂楊國校右外野手黃金河、垂楊國校一壘手黃左信。[27]

這次垂楊奪得亞軍，是嘉義自戰後參加省賽以來最好的一次成績，更帶動嘉義地區的棒球熱潮，之後才有繼起的金龍隊、七虎隊和朴子隊，因此可以說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而垂楊和紅葉更因為這次省賽打響名聲，自此各種的邀約賽不斷，垂楊守備和紅葉的打擊成了棒球場上最佳賣點，[28]至全台各地巡迴友誼賽的過程中，無形中對台灣少棒運動有促進的作用。



圖二 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亞軍獎盃
圖片來源：嘉義市垂楊國小校史室

[25] 陳嘉謀，〈台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年)〉，頁156。
[26] 2009.07.08訪談高國財先生。
[27]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7、28。
[28] 嘉義市垂楊國小，《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嘉義市：垂楊國小，2007年)，頁5。

2. 1968年台日少棒友誼賽

將垂楊與紅葉聲望推向高峰的是民國57年(1968)與日本關西聯隊的友誼賽。8月24日由垂楊首先應戰，雙方攻守名單如表3。這場比賽垂楊因為一局上因連續失誤，使關西隊先馳得點。後來投手林微波以變化球成功封鎖日本打擊，使對方沒有再得分，整場比賽下來，日本隊23次打擊次數中，林微波就投出了14次三振，表現十分亮眼，可惜最後以一比零輸掉比賽。[29]

表三 垂楊國小與關西聯隊球員名單

	投手	捕手	一壘手	二壘手	三壘手	游擊手	右外野手	中外野手	左外野手
垂楊	7. 林 微 波	4. 吳 中 信	5. 黃 左 信	3. 蔡 光 誠	6. 蔡 清 盛	10. 湯 振 榮	9. 黃 金 河	1. 王 明 海	2. 蔡 水 錠
關西聯隊	9. 神田 剛志	7. 舞壽 元	6. 松岡 茂	5. 肥後 重成	1. 高森 泰一	3. 清次 和政	8. 高山 博文	2. 城谷 寬	4. 杉本 隆

資料來源：《聯合報》，1968-08-25，三版。

8月25日與紅葉交手，以七比零獲勝，獲得現場兩萬名觀眾的喝采。8月27日由紅葉、垂楊、嘉義大同、台南立人組成的中華聯隊，又再度以五比一擊敗日本。8月28日比賽場地由台北移師新竹，紅葉又以五比二再次贏了關西聯隊。8月29日出戰嘉義龍隊，前五局嘉義龍隊以二比零領先，日本在第六、七局時扳回五分，最後反以五比三反敗為勝。日本關西聯隊在台五場比賽戰績共二勝三負，三場敗戰均輸給紅葉(其中一場中華聯隊是以紅葉為班底)，因此紅葉的戰績轟動了全台。[30]不過紅葉也在8月29日的嘉義球場卻意外以零比一敗給嘉義虎隊。原因可能是紅葉隊旅途勞累，連日奔波；嘉義聯隊教練吳敏添，則認為原因在於嘉義大同、宣信、崇文、垂楊等國民小學平時注重少年棒球運動，努力練習的結果，同時證明了有棒球傳統的嘉義，還可在本省棒壇稱雄；[31]而一般傳播媒體卻認為嘉義龍隊輸日本，嘉義虎隊贏紅葉，是「勇於內鬥，怯於外侮」的行徑，無情諷刺

[29]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頁29。《聯合報》，1968年8月25日，三版。
[30]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30、31。
[31] 《聯合報》，1968年8月30日，三版。

嘉義少棒的成果。[32]不過不論以哪個角度來看這場友誼賽，與日本交手五場中，其實有三場是由嘉義子弟兵所參與，可見當時嘉義少棒運動在台灣棒壇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3.邁向巔峰

自參加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獲得亞軍，打響名聲之後，垂楊少棒自此縱橫台灣棒壇近十年。

當時垂楊少棒參加全台各地舉辦的少棒賽，像青商旗、議長盃、獅子盃、七虎盃、湄州媽祖盃、三山國王盃、民防盃等……得到不少佳績，共計約得到兩百多座獎盃。[33]在地方主辦的賽事上，有些具有其獨特性和代表性。以七虎盃為例，它是由擔任嘉義縣棒委會主委的盧福所舉辦的。盧福所經營的新台灣餅鋪位於嘉義市中山路中央噴水池邊，該店所販賣的羊羹和月餅十分馳名，日治時期名叫「日向屋」，戰後由曾擔任店中伙計的盧福接手。他的兒子盧瑞圖曾是七虎隊的隊長，在參加威廉波特少棒錦標賽時七虎隊未能奪冠，所以盧福想藉由舉辦這項比賽，表達感謝全國同胞關懷嘉義七虎的謝意。[34]

民國60年(1971)1月1日至7日，舉辦了第一屆七虎盃。報名的隊伍共達四十二隊，分四組進行單淘汰賽，分組冠軍晉入循環賽決定錦標。最後由垂楊隊留住了冠軍，參見圖3。該隊的李文瑞在比賽過程中，曾打出兩支全壘打而得到打擊首獎，擔任投手獲得全勝又獲頒最佳投手獎，羅啟禎在冠亞軍賽中以一支二壘打為垂楊奪得險勝新民的一分，黃清傑指揮若定表現突出，兩人獲頒功勞獎。教練陳國禾也得到最佳指導獎。[35]另外由朴子名剎配天宮媽祖廟和全國棒球協會所主辦的「聖母盃」也極具特色，將媽祖普渡眾生的志願付與時代的意義，利用祂的名義舉辦各項的活動。這項全國性大型比賽，很多球隊也會以此互探對方虛實，觀測問鼎該屆全國冠軍的機會。[36]垂楊少棒也曾在民國60年(1971)、民國62(1973)年聖母盃時奪得冠軍，參見圖4。黃清傑、陳木全、李文瑞獲頒打擊獎，陳德松獲得美技獎，陳國禾教練得到最佳指導獎。[37]此外「獅子盃」在當時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型比賽，比賽激烈程度不下全國代表選拔賽。1969年11月10日至16日舉辦的

---

32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頁5。
33 嘉義市垂楊國小編，《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頁7。
34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頁61-65。
35 整理自《聯合報》，1970年12月28日，六版、《聯合報》1971年1月8日，六版。
36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頁77。
37 《聯合報》，1971年2月8日，六版。

獅子盃，垂楊少棒展現高度的韌性，從敗部復活賽中打敗了勁旅—嘉義市崇文隊獲得冠軍。



圖三 七虎盃冠軍垂楊隊
圖片來源：垂楊國小棒球資源教室



圖四 聖母盃冠軍獎盃
圖片來源：垂楊國小校史室

除了參加地方主辦的賽事外，也繼續與日本來台的少棒隊做球技上的交流。民國59年(1970) 12月27日至30日關西聯隊再次訪台，12月27日首場友誼賽就在嘉義中山公園棒球場(後來的嘉義市立棒球場)與垂楊隊交手，現場吸引了兩萬名的觀眾，在主投手李文瑞有效壓制和隊員嚴密守備下，最後垂楊以十比零擊敗關西聯隊。之後關西隊又迎戰了「縣長盃」與垂楊同時名列冠軍的朴子隊，朴子隊以二比五輸球。然後又轉戰到台中與篤行國小以二比二打成平手、與竹東大同國小交戰以一比零輸球、之後回到台北與龍山國小做切磋。[38]民國60年(1971)以垂楊為班底所組成的嘉義聯隊，在3月27日十四比一大勝關西泉大津、4月1日又以四比零勝了關東調布隊。[39]民國61年(1972) 8月13日，日本關東上尾市少棒在嘉義舉行二場友誼賽，第一場三比二勝崇文隊，第二場零比七被垂楊隊擊敗。[40]在與日本做球技交流過程中，垂楊表現成績亮眼，在電視螢光幕的大量曝光下，更被視為小小英雄，此外也發現台灣少棒在技術上逐漸提升，可以慢慢與日本抗衡。

38 整理自《聯合報》，1971年12月28日，六版、《聯合報》，1971年12月30日，六版。
39 整理自《聯合報》，197年3月28日，三版、《聯合報》，1971年4月2日，三版。
40 《聯合報》，1972年8月14日，六版。

4.黯然落幕

全國少年棒球錦標賽，為了配合世界少棒聯盟規定體制，將台灣地區劃分為東、南、中、北四區，要先取得地區代表權方能參加全國選拔賽，當時流傳一句話「世界冠軍來自太平洋區，太平洋區冠軍來自台灣，台灣冠軍來自中南部。」[41]因此想取得南區競爭十分激烈，有時候甚至須經過兩次的循環賽，方能取得代表權，這個現象是也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民國39-71年間(1950-1982)嘉義市由省轄市改為縣轄市，隸屬嘉義縣，被譽為全國勁旅的垂楊隊，在這場全國賽事上當然也不會缺席，積極爭取代表權。

民國58年(1969) 2月第一屆全國少年棒球錦標賽，垂楊少棒在參加南區預賽時，先以四比零勝台南市開元國小，遇上嘉義市大同(該屆冠軍隊)不幸以一比二，一分之差在預賽中遭到淘汰。[42]1970(民國59)年雖然在獅子盃中風光封王擊敗對手崇文國小，但是旋即在嘉義縣選拔賽中落敗，最後只有李宗洲入選嘉義聯隊的代表，成了日後七虎隊的球員。參見圖5。由此可見當時嘉義地區少棒已經平均發展，每支隊伍實力都很堅強，沒有一支棒球隊佔有獨霸的地位。



圖五 蔣經國為七虎隊球員接機，圖中為垂楊球員李宗洲
圖片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網站

民國60年(1971)第三屆南區選拔賽之前，三月份有一場台日少棒的友誼賽。垂楊隊風光打敗關西泉大津、關東調布隊，但其戰略、投手陣容球路卻一一在螢光幕前暴露無遺，使敵隊清楚掌握了該隊底細，在競爭激烈的南區選拔賽中埋下

41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頁33。
42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39。

了敗因。第一循環在澎湖馬公縣立運動場比賽展開，以垂楊國小為班底的嘉義聯隊竟然連續三場都敗北，第四場和第六場與高雄市、屏東市打和，只有第五場對上澎湖縣才以七比零獲勝。[43]這樣結果讓許多嘉義的球迷傷透了心，甚至有一位老球迷簡興，因此活活氣死 ，甚至還外傳垂楊球隊的孩子不敢回家。[44]第二循環在台南市立棒球場進行，才略為恢復了水準，最後只獲得第五名。成績表請參照表4。

表四 民國60年(1971)第三屆南區選拔賽垂楊國小成績表

第一循環賽	4月10日	4月11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5日	4月25日
	高縣-嘉縣 4A:0	南市-嘉縣 5A:0	南縣-嘉縣 3A:0	嘉縣-高市 3:3	澎縣-嘉縣 0:7A	屏縣-嘉縣 2:2
第二循環賽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16日
	南市-嘉縣 3:4A	澎縣-嘉縣 2:5	南縣-嘉縣 4:0	嘉縣-高市 0:1A	高縣-嘉縣 3:0	屏縣-嘉縣 0:6

資料來源：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頁93。

隔年，垂楊國小重整旗鼓在第四屆南區選拔賽中以五勝一和的戰績奪得代表權，成績表參照表5。全國賽前大家看好具有奪魁希望的是嘉義垂楊和台中金龍。幾場比賽下來，勁敵金龍輸給了紅葉和台北市，紅葉也栽在垂楊和巨人之手，垂楊以五勝一負暫居領先，前景一片看好，但實力不算太出色的台北市卻大爆冷門，以黑馬之姿挺進了冠軍賽。在冠軍爭奪戰中，垂楊原本以王牌投手郭永宗應戰，後來因為更換投手改以吳明毅上場，遭台北市連下四城，六局後半郭永宗擊出全壘打獲得三分，將比數拉近到只差一分，但為時已晚，最後以四比三輸球，總成績以四勝三負與金龍、紅葉同列第三名。[45]垂楊隊以一分之差敗給台北市，難掩落寞，當時校友提到：

> 我那時在學校看著球隊回來，球員和教練哭成一團，表現傑出的球員領了好幾台家長會提供的瓦斯爐當獎品，卻一點也笑不出來，教練在解散球隊前最後又勉勵了球員一番，盛夏裡氣氛卻淒慘的像深冬。離全國冠軍這麼近，離威廉波特這麼近。然而，一切都得從新開始。[46]

[43]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85、93。
[44] 《聯合報》，1971年4月16日，三版；《聯合報》197年4月20日，六版。
[45] 整理自《聯合報》，1972年6月26日，六版、《聯合報》，1972年6月27日，六版、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119、123。
[46] 陳芳楠，〈我的垂楊少棒〉，《職業棒球》256 期(2003年7月)， 頁78。

表五 民國61年(1972)**第四屆南區選拔賽暨全國錦標賽垂楊國小成績表**

南區選拔賽	5月12日	5月14日	5月15日	5月16日	5月17日	5月18日	
	高縣-嘉縣 0:2	屏縣-嘉縣 0:5A	南市-嘉縣 0:1	嘉縣-高市 0:0	澎縣-嘉縣 0:1A	南縣-嘉縣 0:1	
全國錦標賽	6月17日	6月18日	6月19日	6月21日	6月22日	6月25日	6月26日
	垂楊-巨人 1A:0	垂楊-大鵬 13:0	金龍-垂楊 4:0	垂楊-紅葉 3:1	垂楊-金門 10:1	北市-垂楊 4:3	垂楊-新明 2:3A

說明：北區代表—台北市、桃園新明；中區—台中市金龍、苗栗大鵬；南區—台南市巨人、嘉義縣垂楊；東區—台東紅葉、金門。

資料來源：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頁119、123。

垂楊沒有因此洩氣，準備重整旗鼓，好好展開明年準備工作。首先是選手的挑選，以去年打全國賽的五年級做為主力，接著到雲嘉沿海地區招募學童，找了五、六位身高在一百七十公分左右的孩子，從頭開始訓練。[47]以往只有在縣市或南區選拔賽才集訓住宿，這次卻在一開始練習就集體住校，教練選手每個月才回家一次，後援會也傾注全力給與財務上的支援，無非希望獲得佳績。[48]民國62年(1973)再次以垂楊為班底組成嘉義聯隊。[49]在南區選拔賽時，高雄市的飛獅隊以六戰皆捷拿到了第一個代表權，5月21日由台南市巨人和嘉義垂楊爭第二個代表權。此役雙方掛零至第六局，七局下巨人二人出局，巨人隊黃清輝獲四壞球保送，接著王清欉一記「再見全壘打」，兩分取得了另一個代表權。[50]賽績參照表6。後來這支巨人隊在全國賽擊敗高雄市飛獅和台中金龍，取得台灣代表權，進軍遠東取代表權時以五戰皆勝之姿拿下冠軍，最後順利取得世界冠軍，並締造了多項紀錄，如創下最多得分紀錄(對關島，24比0)、冠軍之爭比數最懸殊(對韓國，19比0)、世界少棒賽時橫掃各隊(對歐洲18比0、對美南27比0、對美西12比0)……[51]被公認為少棒史上空前絕後的隊伍。

---

47 整理自2009.6.15訪談工友陳麗珠；訪談2009.7.16球員李文傳；《聯合報》，1972年9月24日，六版。

48 2009.7.16訪談何蘊周教練。

49 名單如下：投手：陳忠海（垂楊）、許正宗（重楊）、黃炎生（梅山）、盧永義（崇文）；捕手：李文傳（垂楊）、詹金全（垂楊）；內野手：蔡國興（布袋）、黃福麟（垂楊）、林振豐（垂楊）、林進權（梅山）、楊威（崇文）；外野手：楊進福（垂楊）、吳俊賢（朴子大同）、溫丁財（布袋）；候補：江泰權（捕手，梅山）、黃宏賓（內野手，垂楊）。

50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159。

51 徐宗懋，《三冠王之夢》，頁211、212、220。

表六 民國62年(1973)南區選拔賽垂楊國小成績表

南區選拔賽	5月16日	5月17日	5月18日	5月19日	5月20日	5月21日
	南縣-嘉縣 0:4	屏縣-嘉縣 0:2A	高縣-嘉縣 0:1A	高市-嘉縣 2:1	澎縣-嘉縣 0:10	南市-嘉縣 2A:0

資料來源：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頁159。

垂楊的國手之夢再次夢碎，傾全力訓練、投入大筆金錢和時間，結果仍然未獲得佳績，使得後援會和教練對於是否繼續經營棒球隊產生了動搖，之後隨著熱愛棒球的李章校長退休，垂楊少棒隊也因此劃下了句點。總計垂楊少棒自民國54年(1965)成軍以來，至民國62年(1973)解散，這九個年頭，共計有六次代表嘉義市參加全國比賽，分別於民國57年(1968)和民國61年(1972)取得亞軍和季軍的成績，在嘉義市少棒運動發展中居於翹楚的地位，筆者也將歷年垂楊少棒隊的賽績表整理成表，請參見附錄一。

三、第二代垂楊少棒隊發展(民國87～今)

(一)第二代垂楊少棒隊的成立

垂楊與台東紅葉曾經對台灣地區少棒運動起了領頭的作用，之後嘉義市的大同(金龍隊)、崇文(七虎隊)順利取得國手資格代表台灣參加世界棒球錦標賽，更在全國興起一股少棒熱，但是此時期嘉義市少棒表現卻不如預期，常常在預賽就遭到淘汰無法進入全國賽，[52]在成績不佳情況下，許多學校紛紛解散棒球隊，嘉義市少棒發展可說跌入谷底。

民國87年(1998)，當時的嘉義市長張博雅決定推動基礎棒球，於是下令全市各國小組織棒球隊，並給予20萬元作為補助，當時除了志航國小礙於場地不足未組隊外，其他十六所小學都成立球隊，中斷將近二十五年的垂楊少棒又再度成軍。[53]

---

[52] 李維翰，〈嘉義市少棒運動之發展(1968-2005)〉，《南大體育學報》(2006年12月)，頁29。

[53] 李維翰，〈嘉義市少棒運動之發展(1968-2005)〉，頁30；嘉義市政府，《嘉義市綜合發展計畫(五)教育・文化發展》(嘉義市政府，1999年12月)，頁53；〈嘉義市國民中小學體育重點發展四年(98-101)計畫〉，嘉義市政府體育保健科：http://163.27.45.201/?PageSelect=&module=law&Page=2(公告日期：2009-08-27)

垂楊國小前校長潘憲忠聘請吳永靖、王孟傳、吳澤彥、和已退休的高國財(一代垂楊少棒的教練)四位老師擔任教練，並外聘義務教練賴廷欽組成了堅強的教練陣容。[54]後來整個教練團的組成有了變動，吳永靖提到：

> (教練)會以學校老師為主體，是不希望跟過去一代棒球時外聘教練，然後花很多錢，教育的味道就會跑掉，因為外聘教練容易以比賽為主，缺乏教育的意涵.....因此成立二代少棒，我們就希望把球隊經營得比較優質一點，而不是只有技術面。當時教練團聘請一代垂楊少棒的老師高國財老師、吳澤彥老師、我和王夢傳老師。.....後來外聘教練比例偏重，是因為高、吳、王老師陸續退休，教練團只剩下我一個人，所以整個人力和技術面的傳承出現了落差，因此運用2688或是保留員額去聘請外面的教練，以現在校內師資而言人力是不夠的。[55]

隨著吳澤彥、王孟傳老師陸續退休，整個人力和技術層面的傳承出現了落差，在校內師資不足的情況下，逐漸演變成由外聘教練為主導的趨勢。

球隊經費來源有三，第一個是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的補助，包括每一年學校體育發展重點補助款、訓練站經費，如果取得代表權又有另外一筆的集訓和比賽。第二個來源是學校家長費，每年固定約有十萬元，另外家長會長也會自行掏腰包贊助。第三是從外面的捐款或募捐。[56]其中以市政府補助和家長會贊助為最大宗，各佔了40%。[57]

(二)參賽歷程

不同於第一代的少棒隊以準硬式和硬式為主，二代少棒隊發展的是軟式棒球。隨著時代演進，台灣不論是地方性、全國性或者是世界性的比賽也更多元了，以下僅就垂楊隊近年來參加賽事一介紹。

1. 再現風華：

民國87年(1998) 11月再度成軍後，旋即在隔年取得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

[54] 嘉義市垂楊國小編，《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頁9。
[55] 2009.7.6訪談吳永靖先生。
[56] 整理自訪談林育邦先生、吳永靖先生。
[57] 「棒球，好棒」卓越特色課程簡報(2009.12.29)。

市代表權(民國71年7月嘉義市恢復為直轄市)。自民國88年(1999)參賽以來，至民國98年(2009)已參加了 11屆，在嘉義市的預賽中共獲得8次冠軍，其中有五次蟬聯冠軍的紀錄，參加全國賽在民國89年(2000)和民國90年(2001)分別得到第五名和第六名的成績，其中2000年奪得第五名，是嘉義市中斷多年的少棒運動後，最好的一次成績，這對嘉義市少棒運動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2.馳騁棒壇：

為了增加嘉義市少棒隊的比賽經驗，提升球技水準，以爭取國內外各項少棒比賽佳績所舉辦的「桃城盃」，[58]固定在每年三月份舉辦。自民國94年(2005)開始舉辦，起初以嘉義市的少棒隊為主要參賽者，自民國95年(2006)後開始邀請日本船橋隊及其他縣市球隊，以增加選手的實戰經驗。垂楊隊曾在民國95年(2006)獲得冠軍、民國98年(2009)獲得第四名，歷年成績請參見表7。

表七 桃城盃歷年成績表

時間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民國94年	嘉市世賢	嘉市民族	嘉市博愛	嘉市興嘉
民國95年	**嘉市垂楊**	日本船橋	嘉市世賢	嘉市博愛
民國96年	北縣民安	彰化聯興	日本船橋A	嘉市博愛
民國97年	北縣民安	日本船橋白	日本船橋紅	嘉市僑平
民國98年	北縣民安	澎湖講美	日本船橋	**嘉市垂楊**

資料來源：《98年度桃城盃少年軟式棒球邀請賽秩序冊》(嘉義市：出版社不詳，2009年3月)，頁23、24。

如果以比賽規模而言，每年12月底由嘉義市政府主辦[59]的「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不但是地區上年度盛會，也是目前國內國際邀請賽參賽隊伍最多的比賽。諸羅山盃由台日少棒交流的雛形所發展而來，起初日本茨城縣棒球隊在小倉弘文帶領下，於耶誕節前後固定到嘉義市做友誼賽。後來在蔡榮豐(嘉義市議員兼博愛棒球隊後援會前會長)、陳德華(學生棒球聯盟副秘書長)與侯金安(慢壘總幹事)的努力下，獲得嘉義市前市長張博雅的支持與中信鯨職業棒球隊[60]的認養，於民國87年(1998)舉辦了第一屆諸羅山盃。到民國98年(2009)已舉辦了12屆，參加隊數由原先的35隊擴增到120隊，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

58 嘉義市古城形似桃子，因此又稱桃城，改賽會取名桃城盃源自於此。

59 承辦單位有：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嘉義市棒球委員會、嘉義市垂楊國小、嘉義市崇文國小。

60 中信鯨職棒隊原名和信鯨，於1996年2月加入中華職棒聯盟，在2007年爆發出職棒簽賭案，幾名重要球員遭聯盟開除後，球隊也宣布解散。中信鯨在諸羅山盃前六年(1998-2003年)出錢出力，使該項邀請賽得以繼續舉辦。

參賽隊數參見表8。

自民國87年(1998)舉辦以來已有12年的歷史，地主隊進入前三名只有垂楊國小，它們曾經在民國89年(2000)、民國93年(2004)奪得亞軍。而民國89年(2000)冠軍賽與台南市公園國小交手時，更是吸引大批當地的球迷到場觀戰，雖然最後以一比三輸球，[61]卻是嘉義市近三十年來最棒的少棒佳績，也顯示嘉義市少棒運動發展日漸有成。

表八 諸羅山杯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參賽隊數統計與歷年成績

年度/民國	總隊數	嘉義市隊數	國外隊數	成績				備註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87	35	未統計	4					未排名
88	51	未統計	6	東縣新生	南市崇學A隊	日本茨城北部		
89	66	未統計	8	南市公園	**嘉市垂楊**	南市崇學紅隊		
90	56	9	7	南市立人	南市崇學	南市公園		會前賽40隊，選拔23隊，嘉義市和國外球隊不參加會前賽
91	72	8	12	南縣善化	日本IBA本部	北縣民安A隊	日本春日井	
92	84	9	8	日本京都	北市福林	北縣新埔	南市立人	
93	96	9	11	高市中正A隊	**嘉市垂楊**	中市力行A隊	東縣豐年	
94	100	9	10	南市崇學黃隊	高市中正A隊	日本京都	高縣壽天	
95	103	8	10	高市中正A隊	IBA 增穗	中市力行A隊	北縣民安	
96	110	8	12	日本IBA野田	屏縣富田	中市力行	宜縣三星	**嘉市垂楊第七名**
97	110	8	10	日本東京	屏縣復興白隊	中市忠孝A隊	高市中正A	
98	120	8	12	屏縣富田	日本IBA東西	高市屏山黃隊	桃縣中平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諸羅山杯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秩序冊—第十二屆》(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9年12月)，頁63、64。

61 《聯合報》，2000 年12月28日，30版。

3.揚威國際：

而為了讓選手能與世界各方好手有切磋球技的機會，打開學生的國際視野，球隊於每年的12月底1月初，到香港沙田參加國際少棒邀請賽；暑假期間也會到日本茨城參加邀請賽。民國89年(2000)是垂楊棒球隊首次踏出國門，參加日本茨城縣少年軟式少棒國際親善比賽，獲得第三名的殊榮。隔年8月與林森國小組成聯隊參加中國天津市軟式少棒邀請賽，不負眾望榮獲冠軍，促進兩岸棒球的交流。[62]

第一代垂楊少棒九年經營過程中，不斷想取得國手資格，總是緣慳一面，而這個夢想終於在第二代垂楊少棒實現了。民國94年(2005)以垂楊國小為班底，再加上2位世賢國小、4位博愛國小選手所組成的嘉義市聯隊，取得台灣WBF（I.B.A-BOYS）第23屆世界軟式少棒錦標賽代表權，於民國94年(2005)7月到日本江戶川區參加比賽。在預賽中以九比二擊敗日本京都隊，再以八比零打敗新加坡，進入決賽後以十三比一擊敗地主日本江戶川隊，進入四強賽不幸以一比七敗給墨西哥隊，最後以十三比一擊敗澳洲隊，奪得第三名的佳績。[63]這不但是垂楊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榮獲國手資格，也是嘉義市繼金龍隊、七虎隊之後，再一次站上世界棒球的舞台。參見圖6。



圖六 嘉義市聯隊於民國94年(2005)獲得WBF世界錦標賽季軍
圖片來源：翻拍自垂楊國小棒球資源室

62 嘉義市垂楊國小編，《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頁12、15。
63 嘉義市垂楊國小編，《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頁23。

總計民國87-98年(1998-2009)期間，二代垂楊少棒隊的成績在地方性比賽共獲得17次冠軍、7次亞軍、5次季軍；全國性比賽獲得冠、亞軍各1次；國際性比賽獲得2次冠軍、2次亞軍、3次季軍。詳細比賽歷程可參見附錄二。

四、結論

戰後在地方有心人士曾本的推動下，垂楊少棒隊在民國54年(1965)年9月成立。民國57年(1968)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後，在垂楊與紅葉少棒良性競爭下，台灣興起一股棒球熱潮；與關西聯隊的友誼賽，更促使台灣少棒邁向國際化；之後台灣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屢屢奪冠，威廉波特所築起的美國夢，變成許多學童所追逐的目標，學校棒球隊的成立如雨後春筍般，使得台灣少棒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一代垂楊少棒隊成立於民國54年(1965)在台灣少棒運動發展的高峰前成立，在民國54-62年(1965-1973)成立近十年的期間，參與也見證了台灣少棒的發展熱潮，提到少棒運動的發展就不能忽視其存在。

民國87年(1898)後，在地方政府的提倡下，第二代垂楊重新成立，雖然整個大環境已有所更動，出國參加比賽也不如從前那般受到矚目，但垂楊少棒隊仍然持續耕耘，不但圓了第一代垂楊少棒隊無法當上國手的夢想，並再度帶動嘉義市的棒球運動風潮，爲台灣棒球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徵引文獻

王惠民，《紅葉的故事》(台北市：民生報出版，1994年)。

李維翰，〈嘉義市少棒運動之發展(1968-2005)〉，《南大體育學報》(2006年12月)。

徐宗懋，《三冠王》(台北市：大地，2004年)。

陳嘉謀，〈台灣國民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台東師院學報》第十三期（上），(2002年6月)。

陳芳楠，〈我的垂楊少棒〉，《職業棒球》256 期(2003年7月)。

張敬果主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市：張敬果，1983年)。

張博雅、陳麗貞監修，《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2年)。

黃雅瑜，〈台灣初等教育的體育課程與少棒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嘉義市垂楊國小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嘉義市役所編，《嘉義市要覽》(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嘉義市垂楊國小編，《小小棒球導覽員—導覽手冊》(嘉義市：垂楊國小，2007年)。

嘉義市政府，《嘉義市綜合發展計畫(五)教育・文化發展》(嘉義市政府，1999年12月

嘉義市政府，《諸羅山杯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秩序冊—第十二屆》(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9年12月)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年)。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作者自印發行，1996年)。

附錄一 第一代垂楊少棒賽績(1965-1973)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1966年	嘉義市市長盃棒球賽	冠軍	
1966年5/4-10	**代表嘉義縣參加第十八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遭到淘汰	
1967年 4/18-24	**代表嘉義縣參加第十九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遭到淘汰	
1968年 5/14-20	**代表嘉義縣參加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亞軍	1.獲獎名單：(一)功勞獎：紅葉國校投手胡武漢，及紅葉國校二壘手胡勇輝。(二)美技獎：垂楊國校投手周文俊。(三)打擊獎：(1)紅葉國校二壘手胡勇輝，(2)垂楊國校右翼手黃金河，(3)垂楊國校一壘手黃左信。 2.有獎盃
1968年 8/24-29	台日(關西聯隊)友誼賽	一比零輸日本	8/24關西:垂楊=1A:0 8/25關西:紅葉=0:7 8/27關西:中華聯隊=1:5A 8/28關西:紅葉=2:5A 8/29關西:嘉義龍隊=5:3 紅葉:嘉義虎隊=0:1A
1969年	嘉義縣58年度全縣少年棒球錦標賽	季軍	
1969年 2/20-22	春節東南部少年四強硬式棒球賽	季軍	參賽名單：領隊李章、副領隊施天福、教練蔡炳耀、高國材、管理翁博中、黃四能、隊長鄭啟忠(一壘手)、隊員蔡水錠(投手)、陳友彬(中堅)、陳丁郎(二壘手)、黃宏茂(捕手)、洪宗敏(三壘手)、李俊海(外野手)、陳昌宏(右翼)、黃清林(投手)、劉大群(外野手)、朱志能(中堅)、侯文欽(左翼)、蔡永松(游擊手)林志賢(投手)、洪基淵(三壘手)。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1969年2月	**第一屆全國少棒賽南區預賽**	預賽遭到淘汰	嘉市垂楊：南市開元=4:0 嘉市大同：嘉市垂楊=2:1 預賽以各校名義參賽
1969年4/6-7	垂楊與羅東三場友誼賽	皆勝	有獎盃
1969年5月	第四屆青商旗國小棒球錦標賽	冠軍	有獎盃
1969年 11/10-16	嘉義「獅子盃」台灣區少年棒球錦標賽	冠軍	1.獲獎名單：功勞獎：垂楊隊李榮輝。指導獎：高國材、梁添盛、簡健造、陳清河。打擊獎：第一名宣信隊郭俊林，第二名博愛隊賴如立，第三名崇文隊盧瑞圖，第四名民雄隊吳忠茂，第五名垂楊隊張義隆。 2.有獎盃
1970年 2月12日	第一屆太子龍少棒賽	?	
1970 年4月	**第二屆全國少棒賽南區預賽**	未拿到嘉義縣聯隊代表權	預賽以各縣市聯隊為名參賽 只有李宗洲入選嘉義縣聯隊
1970年10月	台灣區第一屆媽祖金像獎少年棒球賽	冠軍	有獎盃
1970年 11/22-27	第一屆「三山國王盃」全國少年硬式棒球賽	?	
1970年 12/27-30	台日(關西聯隊)少棒友誼賽	十比零勝日本	**12/27垂楊：關西=10:0** 嘉縣朴子關西=2:5 12/28台中篤行:關西=2:2 12/29竹東鎮大同:關西=1:0 12/30台北:關西=未查到資料
1971年1/1-7	七虎盃少棒賽	冠軍	有獎盃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1971年2/2-8	第一屆朴子配天宮湄洲聖母盃少棒錦標賽	冠軍(獎盃)	獲獎名單：打擊獎－(1)黃祥泰(朴子大同B)五成、(2)黃清傑(垂楊)五成、(3)許勝雄(朴子大同B)四成七、(4)陳木全(垂楊)四成六、(5)李文瑞(垂楊)四成四。最佳指導獎－陳國禾(垂楊)、蔡順全(永福)。美技獎－塗忠男(永福)、陳德松(垂楊)。
1971年3/27-4/1	台日友誼賽	皆勝	3/27嘉義聯隊：關西泉大津＝14:1 4/1嘉義聯隊：關東調布隊＝4:0
1971年4/10-16	**第三屆全國少棒賽南區預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南區預賽第五名
1972年8/13	台日友誼賽	獲勝	8/13嘉義崇文: 關東上尾市=2:3 **嘉義垂楊:關東上尾市=7:0**
1972年?月	嘉義縣六十一年度縣長盃	冠軍	
1972年5/12-18	第四屆全國少棒賽南區預賽	冠軍	參加名單：領隊劉標、經理何蘊周、秘書黃四能、隊長郭永宗、隊員許正宗、張富謀、邱肇穎、楊文保、鄭志忠、陳俊昭、陳瑞義、何信宜、何明堂、何聰烈、吳明毅、蔡隆仁、鄭孟忠。
1972年6/17-26	**第四屆全國少棒錦標賽**	季軍	
1973年	第三屆朴子配天宮湄洲聖母盃台灣區少棒賽	冠軍	
1975年5/16-21	第五屆全國少棒賽南區預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南區預賽第三名

說明：將垂楊國小校史室僅存的獎盃與《聯合報》作交相比對，本表賽績統計表僅止於筆者所查到的現存資料為主。

資料來源：垂楊國小校史室、《聯合報》。

附錄二—第二代垂楊少棒賽績(1998-2009)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1999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未能晉級)
1999年5月	第一屆和信鯨盃軟式少棒錦標賽	亞軍	地方性
1999年10月	第一屆主委盃少棒組	季軍	地方性
2000年2月	第一屆曾智偵回饋盃少棒組	亞軍	地方性
2000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
2000年5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	第五名	全國性
2000年5月	第二屆和信鯨盃軟式少棒錦標賽	冠軍	地方性
2000年7月	日本茨城縣少年軟式少棒國際交流邀請賽	季軍	國際性
2000年10月	89學年度軟式少棒聯賽	冠軍	地方性
2000年12月	諸羅山和信鯨盃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	亞軍	國際性(1.後來改稱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 2.嘉義市近30年來最佳的少棒佳績。)
2001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
2001年5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	第六名	全國性
2001年8月	天津市軟式少棒邀請賽	冠軍	國際性
2001年12月	運動與休閒推廣中心棒球對抗賽	季軍	地方性
2002年3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只擠進16強)
2002年7月	日本茨城縣少年軟式少棒國際交流邀請賽	冠軍	國際性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2002年10月	市議會議長盃少棒錦標賽	冠軍	地方性
2003年1月	榮豐盃少棒錦標賽	冠軍	地方性
2003年2月	主委盃少棒錦標賽	季軍	地方性
2003年3月	中日軟式少棒邀請賽	亞軍	地方性
2003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只擠進16強)
2003年7月	日本茨城縣少年軟式少棒國際交流邀請賽	第四名	國際性
2004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亞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
2004年8月	社區休閒運動棒球錦標賽	冠軍	地方性
2004年10月	虎威盃少棒邀請賽	冠軍	地方性
2004年11月	彰化縣93年度黃進逸紀念盃全國少年軟式棒球錦標賽	亞軍	全國性
2004年11月	第二屆桃城少棒邀請賽	冠軍	地方性
2004年12月	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	亞軍	國際性
2004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只擠進16強)
2005年6月	WBF(I.B.A—BOYS)第23屆世界軟式少棒錦標賽中華代表隊選拔賽	冠軍	全國性
2005年 7月	WBF(I.B.A—BOYS)第23屆世界軟式少棒錦標賽	季軍	國際性
2006年 2月	彰化市長盃中部五縣市少棒邀請賽	季軍	地方性
2006年 3月	嘉義市桃城盃少年軟式棒球邀請賽	冠軍	地方性
2006年 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分組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只擠進前32強)

時間	賽程名稱	戰績	備註
2006年 5月	台中市城市少棒邀請賽	未排名	地方性
2006年8月	日本長野縣白馬少年硬式野球國際交流邀請賽	未排名	國際性
2006年11月	中部少棒四小龍交流賽	未排名	地方性
2006年12月	台中市2006年金龍盃全國城市少棒錦標賽	亞軍	地方性
2006年12月	香港沙田盃少棒邀請賽	季軍	國際性
2007年1月	彰化市主委盃軟式少棒邀請賽	季軍	地方性
2007年3月	嘉義市桃城盃少年軟式棒球邀請賽	前六強	地方性
2007年3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亞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取得嘉義市代表權，全國賽未晉級)
2007年8月	澎湖縣菊島盃軟式少棒邀請賽	未得名	地方性
2007年12月	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	第七名	國際性
2008年1月	國際獅子會300-C1區第七屆全國中正盃少棒錦標賽軟式組	冠軍	地方性
2008年3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亞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取得嘉義市代表權，全國賽未晉級)
2009年3月	嘉義市桃城盃少年軟式棒球邀請賽	第四名	地方性
2009年4月	全國少棒聯賽軟式組嘉義市預賽	冠軍	全國性地方預賽(全國賽未晉級)
2009年8月	澎湖縣菊島盃軟式少棒邀請賽	未得名	地方性

資料來源：嘉義市垂楊國小體育組

附錄三—嘉義市代表隊參加全國賽成績一覽表

時間	隊名	賽名	成績	備註
1966	嘉義市垂楊	第十八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全國賽遭到淘汰	垂楊隊1965年成立，嘉義自1954-1964年中斷了11年未參賽。
1967	嘉義市垂楊	第十九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全國賽遭到淘汰	
1968	嘉義市垂楊	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棒球錦標賽	亞軍	
1969	金龍隊(嘉義市大同)	第一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	全國明星隊以嘉義市大同為班底
1970	七虎隊(嘉義崇文)	第二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第五名	縣市明星隊以嘉義市崇文為班底
1971	嘉義市垂楊	第三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1972	嘉義市垂楊	第四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全國賽第三名	
1973	嘉義市垂楊	第五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垂楊隊解散
1975	嘉義市崇文	第六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1978	嘉義市崇文	第九屆全國少棒棒球錦標賽	南區預賽遭到淘汰	
1988	嘉義市林森	全國軟式少棒賽	第六名	
1991	嘉義市博愛	79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決賽前八強	
1993	嘉義市博愛	81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決賽前十三強	
1999	嘉義市垂楊	87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未晉級全國賽	1998年11月垂楊隊成立

時間	隊名	賽名	成績	備註
2000	嘉義市垂楊	88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第五名	
2001	嘉義市垂楊	89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第六名	
2002	嘉義市垂楊	90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決賽 前十六強	
2003	嘉義市垂楊	91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決賽 前十六強	
2004	嘉義市博愛	92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第六名	
2005	嘉義市垂楊	93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決賽 前十六強	
2006	嘉義市垂楊	94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未晉級	
2007	嘉義市 僑平、垂楊	95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未晉級	
2008	嘉義市 僑平、垂楊	96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未晉級	
2009	嘉義市垂楊	97學年度全國軟式少棒錦標賽	未晉級	

說明：1982年嘉義市隸屬於嘉義縣，本表僅列出嘉義市取得代表權的學校。
資料來源：垂楊國小校史室、《聯合報》。

嘉農棒球隊對台灣棒球發展的意義

蔡武璋*

一、原本台灣人不敢打棒球

明治30年(1897)臺灣剛「出現」的棒球運動，對台灣人而言，仍是陌生甚至是接近可怕的地步：「當時的台灣人，對於棒球運動仍是十分的陌生，尤其是對於打擊動作與姿勢感到驚奇與不解，這和過去台灣人從未接觸過新式體育運動，從未接觸過棒球有關。」一般的台灣人「不敢」打棒球，這種情況一直到昭和2年(1927)蘇正生就讀嘉義農林學校時仍舊存在，蘇正生回憶：「我最初是網球隊員，棒球碰都沒碰過，為什麼沒碰過？因為不敢。那時候的棒球，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野球』，根本沒有幾個人敢玩！因為聽說棒球很硬，打在身上會把人打死，『會打死人的東西』有誰敢去碰呢？所以只有日本人自己在玩。」

棒球只有日本人在玩，這一點除了經由蘇正生口述證實之外，另一證據是西肋良朋在《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中，對昭和3年(1928)嘉農首次組隊參加球賽，有如下的文字介紹：「這是前所未有的球隊，因為它充滿了『在地味』，球隊當中除了日本人之外，還包括了高山族及漢民族。」注意「前所未有」這四個字，也就是說起碼在正式的史料中，在昭和3年(1928)之前，看不到有臺灣人組隊或參與棒球賽的記錄。

日據時期期臺灣人不打棒球，除了陌生、害怕之外，另一主因是日本人的心態。早期的日本人不肯教本地的臺灣人打棒球。因為：「遠東（極東）運動會奪冠賽（亞運會前身）首度舉行是在大正2年(1913)，棒球從第一屆開始就列入正式比賽的項目。中國在第五屆（在上海舉行）才參加比賽，而且還是召集到夏威夷經商奮鬥的華僑所組的棒球隊伍。僅就棒球而言，基於台灣人是中國人子孫的理由，日本人根本沒有意願教台灣少年打棒球。」

這種日本人不教台灣人打棒球的狀況，一直到嘉農棒球隊出現為止。所以若就歷史的角度來看，嘉義農林這支棒球隊對台灣棒球史的價值，在於嘉農球隊首度將「台灣人」放進了棒球隊員之中；使嘉農球隊發光發熱的關鍵人物，則是近藤兵太郎。

* 嘉義農林野球OB會會長。

二、談台灣棒球史不能遺漏嘉農棒球隊

嘉義農林學校（今日嘉義大學的前身）設校迄今已近百年，擁有悠久的歷史。該校創立於大正8年(1919) 4月，第一任校長是日本人藤黑總左衛門，是一所培育農業人才的專業學校。在學校創立9年後的昭和3年(1928)，嘉農成立了第一支棒球隊，第一任的棒球隊教練，是在學校教代數科目的安藤信哉老師，然而或許因為只是棒球愛好者，而非棒球科班的指導者，所以安藤信哉老師帶領下的棒球隊，在成績方面並不突出。昭和3年(1928)7月14日，嘉農棒球隊在台北圓山棒球場首戰台中商業學校，結果以4：7敗北。隔年嘉農棒球隊再度北征，7月24日全台夏季甲子園地區預賽中，首戰台北一中，這年雖然對手不同，但最後比賽結果仍是一樣，嘉農以2：8的差距，才一戰就打道回府（該年最後台北一中奪得代表權）。昭和5年(1930)嘉農第三度出現在台北圓山棒球場，這一次以2：10輸了比賽，連續三年嘉農都是在第一場比賽後就打包回家。

讓嘉農不再成為常敗軍的教練，是一位名叫近藤兵太郎的老師：「近藤兵太郎，明治21年(1888)生，松山市人，曾擔任松山商、嘉義農林、新田、愛媛大學棒球隊教練，是位指導球隊經驗豐富的教練，名人堂選手藤本定義、森茂雄都曾受過他的指導。大正8年(1919)近藤以教師資格渡海到台灣，昭和3年(1928)就任嘉義農林野球部的教練，獲得極佳的成績。」從以上這段文字可以明顯看出，在擔任嘉農棒球隊之前，近藤曾經是甲子園名校松山商的教練，也因為有這麼一位具有多年教球經驗的老師到嘉農，球隊經過近藤重整後，就讓嘉農棒球隊脫胎換骨了。

大正8年(1919)近藤以教師的資格渡海到臺灣，就任嘉義農林野球部的教練後，在鈴木明所著《令人驚訝的台灣棒球》一書中，描述近藤到臺灣後的夢想是：「將無人理睬的臺灣棒球隊伍帶到甲子園，讓日本人驚訝一下。」此書中也提到：「近藤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帶臺灣球隊進甲子園），他的腦海裡全然不在乎（球隊）是日本人、台灣人或是阿美族，近藤用他的雙腳繞行走遍台灣全島，只要是有潛力的少年，就帶回自己的學校。」

沒有足夠的史料足以證明近藤「用他的雙腳繞行走遍台灣全島，只要是潛力的少年，就帶回自己的學校」，但有一點卻是不用懷疑的，那就在近藤的眼中，球員並沒有「種族」的區別，只要是會打球、能運動的，不論是本地人、原住民或是日本人，都可以成為他手下棒球隊的一員。近藤就在嘉農本校中，發掘、網

羅了不少具有運動天份的好手，「具有運動天份的好手」，這一點似乎真的近藤在挑選球員上的重要條件，或許在他的認知中，只要接觸過運動，再來學棒球也就不難。中間手蘇正生就說，他的入隊是因為：「在練網球時，棒球隊的近藤教練發現他的速度、臂力，非常符合棒球『快腿、強肩』的要求，所以被網羅進入棒球隊」。同樣是網球隊而被挖來的還有劉蒼麟及第二代原本是馬拉松選手的楊吉川（吉川武揚）等，都是因為在不同的運動領域中表現特殊的運動才能，而被近藤網羅進入棒球隊。

然而近藤能將嘉農帶出留名青史的好成績，不僅在於他的選才，更重要的是他的訓練方式。大塚英雄在他所著的《台灣棒球秘史》中，有如下一段關於近藤操練嘉農棒球隊的話：「近藤以別出心裁的斯巴達方式，帶領嘉農棒球熬出一片藍天，練成固若金湯的堅強隊伍。」這不僅是文學手法的描述用語，用「斯巴達式的訓練」似乎是所有被近藤帶過的球員，對這位教練所留下共同記憶。蘇正生曾這麼形容當時近藤手下球隊練習的狀況：「棒球隊選手在校中，和其他同學一樣，校方都一視同仁，不因為參加校隊為校爭光而有什麼特別的優待。所以每天早上上完課，下午一點半仍得參加實習，到了三點半再到嘉義棒球場練習，一直練到天色全黑的時候才結束，夏天天黑的時間比較晚，總是要到晚上八點才回到宿舍休息。週六下午和週日也都沒有休息，即使是下午有比賽，早上還是得練球。」

目前在中華職棒擔任裁判工作的楊英二，曾聽過他父親楊吉川生前回憶的一段往事，更能體會出近藤督軍的嚴厲。他說有一回在棒球隊訓練前，聽說近藤教練生病無法到球場，大夥正歡天喜地準備迎接一天「假期」的到來時，突然遠處有兩個人抬著一個擔架緩緩地走來，擔架上頭的正近藤教練，他就是那種即便是生病，也不肯休息的嚴厲教練。而二次大戰前，最後一代的嘉農棒球隊員洪太山在受訪時也表示，在近藤的監督下，只有一種情況下球隊才能休息，那就是下大雨，所以每晚睡前的「祈雨」就是同學必做之事。

然而並不是光嚴厲就能帶出好球隊，打出好成績，近藤還是有一套屬於他自己的棒球理論，從而實踐在他的訓練中。而從這些訓練過程中，我們多少也能觀察出日治時期的棒球思想還有訓練法。蘇正生回憶中，近藤教練訓練法是：「對於球員的缺點總是能以各種方式來糾正，例如有位選手只喜歡打外角高球，近藤教練認為這樣不對，身為一名棒球選手一定要能適應各種球路，不能專挑自己喜

歡的球路，否則對方一旦知道你打擊習性，一會針對缺點而攻擊……所以打擊練習時，會叫投手投其他球路，就是不投外角高球，而且要求練習的打者，一定要將球打擊出去。」「在打擊方面，近藤教練重視的是選球的重要性，要能確實地擊中球。近藤教練也會視戰況的變化，放心讓我們打『大支的』，不過想打出漂亮的長打，也一樣要確實的選球，否則就容易變成外野的飛球。推打的技巧也是近藤教練所教，他一直要我們反覆的練習如何把外角球，順應球的來勢，把球推打到內野與外野之間，才能造成安打。」「另外，近藤教練非常重視打第二棒的選手，他對第二棒的選手要求很高，要求要能打短打，以便護送上壘的第一棒往前推進，自己又要速度快，以便能在採用觸擊後，也能形成內野安打而上壘，在壘上又能盜壘，形成對守備上的壓力。」

至於防守方面，蘇正生回憶近藤教練最強調的守備技巧爲：「在防守時，近藤教練特別重視內野手的判斷力，他認爲一名優秀野手的條件，是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判定球的飛行方向、速度及可能的落點。所以球一被擊出，不論是滾地球或是高飛球，只要被擊出二到四公尺的距離，野手就必須能判斷球的方向與落點，迅速移動，順利將球接殺或刺殺」。從蘇正生的回憶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近藤的棒球學養，重要的是從中了解，當時的棒球經驗：「打擊習性的改變」、「擊球落點的判斷」、「選球的確實」、「推打的技巧」、「重視二棒打者」顯示日治時期的棒球理論，其實已經相當進步。

嚴厲的近藤兵太郎，他的高標準要求不僅出現在球場上的訓練及比賽，出了球場，蘇正生說：「近藤教練督軍很嚴，爲了保護我們選手的視力，而且爲了提振我們作戰的意志與精神，他規定我們不准看電影，因爲看電影很費眼力，又容易讓人著迷，他告訴我們說：『我們是來打球、作戰的，不是來玩的，所以要放棄娛樂，全心全意打球』」。

以今天來看，近百年前嘉農棒球隊的訓練、管理法式，雖然不近人情，然而反應在成績上的表現，卻是很驚人，因爲採斯巴達式教育的近藤，第一年當總教練，就將嘉農棒球隊打進甲子園大賽的決賽圈。從嘉農參加甲子園比賽的過程中，除了與賽的隊伍外，一般球迷觀眾對此一比賽的反應多少也可看出當時棒球運動在台灣所形成的風潮。

三、讓人永難忘懷的隊伍

昭和6年(1931)「近藤的嘉農隊」第一次出現在球迷面前，就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已舉辦12年的臺灣地區甲子園代表權比賽，冠軍一向都由北部學校包辦，嘉農首度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那年嘉農棒球隊第一次遠征日本甲子園球場所在地大阪。當年嘉農棒球隊先發的中外野手蘇正生口述那段歷史說：「我們從基隆港出發，經過四天五夜的航行後，到達神戶港。那一年到甲子園比賽的學校，全日本（包括台灣及滿州國，朝鮮）共取23校，用抽籤來決定比賽場次及對手，結果我們抽到初賽的最後一場比賽，對手是神奈川商工」。

進入甲子園比賽場，蘇正生的感受是：「甲子園球場是座能容納五萬五千名觀眾的大球場，台灣到目前還沒有這麼大的球場，更何況當年？所以我們一進球場，覺得這個球場真的很大，不過等輪到自己下場開始練習，認為也不過如此。」進場時，這一群來自臺灣，由日本人、高山族及臺灣人組成的球隊，一開始就吸引了觀眾的注意，蘇正生說：「入場時，聽見全場觀眾的吶喊聲，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喊甚麼。參加開幕儀式時，我們是最後一隊入場的球隊，一進球場就聽到觀眾席上的觀眾叫得更大聲，因而引起我們的好奇，後來才知道他們因為看見嘉農棒球隊的選手個個又高又壯，皮膚也因不間斷的練習而呈現黑金色，而且是來自台灣，由日本人、高山族及台灣人三個民族組成的聯軍，實為前所未見，所以讓日本球迷覺得很新鮮，對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嘉農的球隊一開始是以「選手個個又高又壯，皮膚也因不間斷的練習而呈現黑金色，而且來自台灣，由日本人、高山族及台灣人三個民族組成的聯軍，實為前所未見。」這種新鮮感受到球迷的歡迎，而後，嘉農球員奮戰的精神，深深擄獲球場觀眾的心，蘇正生說：「我們的表現很受日本觀眾的欣賞。因為嘉農隊的選手個個奮戰精神旺盛，鬥志高昂，即使是打到內野前的必死球，我們也絕對拼命衝刺跑到一壘，充分地顯示我們的奮戰精神，屢屢令場上觀眾喝采不已。」

高超的球技和完美的守備，更是一再引起在場觀眾的歡呼，蘇正生說：「我們的守備能力實在是高強，更因此深獲日本人的欣賞。像是在賽前的守備練習時，有一球打到中外野來，我接到球後快速直傳本壘，球飛行的過程中完全不必中繼，而且到捕手手套前呈直線飛行，沒有反彈到地上，讓捕手舉起手套就接到

了，又快又準的傳球使我身後的觀眾一陣歡呼如雷貫耳，而吳明捷高壓式投法，球速又快又急，每投出一球觀眾都是一陣歡呼。」

原本日本觀眾並未看好首度參賽甲子園的嘉農，隨著嘉農球隊的表現，在場觀眾在喝采、歡呼聲中，臺灣來的棒球隊以3：0的勝績，使日本觀眾刮目相看。那一年的三壘手、第六棒的阿美族原住民拓弘山，對那一場比賽也有精彩的描述：「8月15日第一場比賽，就遇到上強敵神岡地區的代表神奈川商業，日本球迷並未看好第一次來甲子園的嘉農，但嘉農卻以3：0旗開得勝晉級，我在第四局擊出個人在甲子園的第一支安打，從此日本觀眾才真正開始重視嘉農棒球隊。」

第二場比賽19A：7的懸殊比數，以及第三場冠亞軍準決賽10：2的比數，驚動全日本。。蘇正生說：「8月18日第二場比賽，遭遇到的是另一組晉級隊伍，是來自北海道的札幌商業。我們以19A：7大勝，這比分的懸殊差距，驚動了全日本。我在第9局擊出一支三壘安打，幫助陳耕元及吳明捷回本壘連得兩分，我也盜壘成功奪得一分。8月20日準決賽的對手，是北九州地區來的強隊小倉工業，我們竟又以10：2大勝，而進入冠亞軍總決賽。這是以往台灣地區代表隊不曾有過的戰績，我在第八局擊出一支安打，並盜二壘成功。」

冠亞軍賽嘉農雖敗猶榮，而獲得「天下嘉農」的美譽：「8月21日是甲子園中等學校，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有台灣地區代表隊爭奪的冠軍戰，嘉義農林球員所展露出來旺盛的鬥志，耐戰的韌性與飛快的好腳程都讓全場球迷留下美好的稱讚。但經過長途跋涉，連續三場硬戰，大家都已疲倦不堪，而投手吳明捷連投四場，手指都已破皮，最後以0：4敗給了中京商業，只獲得準優勝（亞軍），但我隊已博得「天下嘉農」之美譽，並創造了台灣野球有史以來最輝煌的紀錄。」

四、嘉農五度進軍甲子園

日本甲子園大賽於大正4年(1915)由「朝日新聞社」主辦，台灣是從大正12年(1923)的第九屆大會時，才開始派代表參加。大正12年(1923)全台共有台北一中、台南一中、台北商業、台北工業等四隊參賽，此一賽會一直舉行到了昭和17年(1942)才因第二次大戰戰況緊急而停止，但最後一年的賽會，仍有五隊的棒球隊與會。從大正12年到昭和17年(1923-1942)，平均每一年都有近五隊的隊伍為了爭奪代表權而努力，其實在甲子園大賽選拔台灣代表權之前四年，台灣每一年都舉辦中等學校野球大賽，而各地區也固定舉行校際的對抗賽，例如1928年即有「中

等學校野球大會台北大會（台北一中、台北工業、台北商業三所學校）」、「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部大會（台中商業等四校）」。參與的球員幾乎都是日本人。

昭和3年(1928)嘉農首次成軍，參加在台北圓山棒球場所舉行的「第六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甲子園台灣代表權）比賽可以看出，當年各縣市參加那次大會的球隊，總共包括有台北第一中學、台北商業學校、台北工業學校、台中商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台南第一中等學校、高雄中等學校等7支球隊之多。從參賽的隊伍可看到台灣棒球風氣漸興。從歷史得到代表權的冠軍隊伍中，其實也不難觀察出棒球在台灣發展的路線，及實力的分配。

從大正12年到昭和17年(1923-1942)，20年間產生23支甲子園台灣代表權的冠軍隊（含3次春季冠軍），其中，台北一中得到6次、台北商業及台北工業各4次、台北中學1次、嘉義農林5次、嘉義中學3次。也就是說除了嘉義所屬的兩所學校之外，所有的冠軍都被台北的學校拿走了，甚至在昭和6年(1931)嘉農首次奪冠之前，冠軍旗是「從不過濁水溪」。不僅如此，臺灣的球隊在日本甲子園的比賽，也多半乏善可陳。

嘉農於昭和6年(1931)首度獲得臺灣代表隊的權利參與甲子園賽外，昭和8年(1933)、昭和10年(1935)、昭和11年(1936)嘉農也都是代表隊。因為昭和11年(1936)年，嘉農是春、夏兩季的代表隊，所以嘉農棒球隊前後總共有五次打進甲子園。五次到日本比賽的成績，分別是昭和6年(1931)共打了4場，分別是3：0勝神奈川高工、19A：7勝札幌商業、10：2勝小倉工業、0：4敗給中京商業；昭和8年(1933)首戰便0：10敗給松山中學；昭和10年(1935)打了兩場：4：3勝平安中學、4：5敗給松山商業；昭和11年(1936)春季賽，7：12敗給浦和中學；同年夏季賽，4：3贏小倉工業、5：7敗給育英商業。

嘉農五度進軍日本甲子園，第一次的成果最令人振奮。嘉農球員包括漢民族、高山族及大和民族「三族共和」，而球員所表現出的訓練有素及高超的球技在在都讓當地的球迷激賞不已。昭和6年(1931)嘉農雖然在冠亞軍爭奪戰中失利，但各界仍給予極高的評價。球評家飛田穗州在隔天的報紙上發表評價，在他眼中對嘉農棒球隊印象是：「嘉義農林軍並未受到特別的眷顧，以慘敗來點綴這令人心酸的最後時刻，對已打入冠亞軍爭奪戰的最後時刻，對已打入冠亞軍爭奪戰的他們來說，真是再悲傷不過了，然而異軍突起於台灣某個角落的嘉義農林，在一

群不容忽視的敵人當中，盡情地展現出如獅子般的奮勇精神，其無視於其他作戰經驗豐富隊伍的鬥志，真是令人讚不絕口……而當在夕陽餘暉下的甲子園球場，目送參賽少年勇士們離去時，嘉農選手們在球場上奮戰的畫面，如平野羅保農的跑壘、蘇（正生）的強力臂膀及川原（信男）的堅固防守，都將會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

昭和6年(1931)那支來自台灣嘉義的棒球隊，當時所造成的轟動，在日本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是難以抹滅。二次大戰期，日軍從基隆港上岸，整裝搭火車到高雄，準備往南洋遠征時，火車上的日本兵都會互相提醒，到嘉義別忘了多看一眼；日本兵爲什麼獨鍾情於嘉義？因爲他們想看看什麼樣的地方，能培育出嘉農這樣的隊伍。

嘉農棒球對日本人的影響很深遠：「日本全國人口中，高齡以上的棒球迷，雖歲月倏忽已過八十多年，一談到嘉義農林印象猶新，娓娓道來樂不可支，一切宛如昨日」、「高齡的棒球迷，對於台灣棒球印象，都說：『昭和初期有個嘉義農林堅強棒球隊伍，常常來到甲子園比賽，其中有位名叫吳波的選手，打著赤腳在壘上奔跑的人，他的打球技術我最欣賞…。』」名作家菊池寬則在報紙上如此寫到：「我完完全全變成嘉義農林的袒護者了，他們那種雖爲不同人種，卻爲共同目標奮戰的英姿，令我感動得落淚。」



圖一 嘉義農林學校榮獲1931年甲子園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會準優勝紀念碑

民國87年(1998)12月31日，日本朝日新聞社董事永山義高特別從日本前來台灣，永山此行只有一個目的，也就是完成其好友、著名的作家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一書的作者）生前的心願：「再到嘉農棒球場跑一圈」這些事都足以說明，嘉農雖是來自於日本島外的棒球隊伍，但對日本而言，絕不是單純只是一支「棒球隊」而已，那是一種精神的象徵，而對本土的台灣人呢？嘉農代表的又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五、全島棒球風氣開始盛行

昭和6年(1931)嘉農首次揮軍前往日本，出乎所有人預料之外，嘉農一路挺進到準決賽。8月20日準決賽那場比賽，嘉農的對手是甲子園的傳統強隊小倉工業，嘉農仍以強投猛打之勢擊敗對手，隔天21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了斗大的新聞標題：「嘉義全市充滿了喜悅，準備慶祝大會」新聞內容生動地描寫：「二十日嘉義農林對小倉工業的比賽，嘉義全市六萬市民對此戰充滿百分之百的信心，因此都湧到市內有收音機的店頭，當午後兩點半收音機新聞傳來一字一句嘉義農林勝利的消息時，整個嘉義市都沈浸在歡樂的喜悅中，有些球迷開著車或騎著腳踏車繞著嘉義市，將這份喜悅傳給其他嘉義市民……」

全嘉義市，甚至全島關心嘉農戰績，當然不止昭和6年(1931)。昭和10年(1935) 8月19日，嘉農在第二十一回甲子園大會第二場，出戰近藤教練的母校松山商業，在延長賽第十局時，嘉農因被判投手犯規，丟掉寶貴一分，最後敗北。隔天的報紙這麼形容：「這場比賽一直到延長賽的最後一刻，全嘉義市民都擠到收音機前，集中精神聽棒球比賽，市民之中，將嘉農游擊手吉川武揚（楊吉川）視為義子的三陽堂書店的老板，在大會比賽期間甚至停止營業，和所有嘉義市民投入關注這場令人狂喜、興奮和遺憾的甲子園比賽。嘉義農林每得一分，他就在店頭外張貼海報，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比賽關心及狂熱的態度。」



圖二　嘉義大學嘉義農林甲子園野球準優勝80周年紀年

昭和11年(1936)8月16日，第二十二回甲子園大會，嘉農棒球隊在對育英商業之戰的第二天，《台灣日日新報》圖文並茂地以照片配合圖片，精彩地敘述當時球迷關心的程度：「大會第四天，全台灣島球迷在朝日新聞社（甲子園主辦單位）台北分社前擠得水洩不通」「嘉義全市市民在告示板（記錄比賽得分過程）前憂喜交雜地關心比賽。」

六、嘉農棒球隊薪火相傳

民國34年（1945）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嘉義農林（KANO）野球教練近藤兵太郎與監督濱田次箕退休返回日本。出身嘉農的選手，除了日本籍選手返回日本外，部分台灣人選手吳明捷、吳波、吳新亨等，加入日本大學野球隊或加入日本職業野球生涯。大部分臺灣籍選手如：李詩計、蘇正生、劉蒼麟、鄭登臨、楊元雄、陳良臣、薛永順、洪太山、劉正雄、林煥洲、蔡炳昌、葉立旺、邱德雄、丁公輝、張萬居、廖登燕、蔡炳蘭、蔡崇文、蔡溪松、黃長興、吳國柱、卓榮祥、楊溪祥、陳裕雄、蔡清輝、施金章、李謀金、蔡汝庚、莊秋懷、林泰岳、黃俊卿、陳俊彥、蔡金塗、林淇祥、謝振芳、黃燈燦、陳占秋、王錦竹、許忠德、蕭繼燈、蕭馨旺、吳新燃、黃水田、賴木川、黃水盛、吳輝煌、洪啟南、許金松、林永田等等嘉農名將，分散居台灣各地，繼續在各地推動棒球運動。指導台灣中南部金龍少棒、七虎少棒部分即是嘉農棒球校友。

當年嘉農棒球隊是一支具有三族共和特色的隊伍，100多位選手中除了台灣漢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之外，還有台灣原住民（當年稱為高砂族），如：上松來一（陳耕元）、真山卯一（拓弘山）、平野保郎（羅保農）、東公文（藍德明）、南信彥、吉川武揚（楊吉川）、東和一（藍德和）、濱口光也（郭光也）、濱口壯馬（郭壯馬）、馬越蘭一（柳盛遠）、林清嵐、方慶祥、武年昌、汪豐富、陳家光、高武漢、武野仁、汪有義、汪光輝、安振乾、楊年勝、安初生……等，共同耕耘台灣東部棒球運動，後來諸多東部棒球好選手的出現與紅葉少棒的故事，都與嘉農棒球隊原住民籍選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筆者是嘉農校友總會創會理事長，也是嘉農野球OB會會長。在民國52年(1963)就讀嘉農時代，雖然當時學校棒球隊已經解散，但由於同樣具有運動天分，是學校的田徑選手（100米紀錄為10秒8），以及排球、足球代表隊主將，對這段嘉農野球輝煌紀錄非常重視，進而發動校友會出錢出力，由民國83年（1994

年）起開始舉辦『嘉農盃』棒球賽，分別在台東（二屆），嘉義市（四屆），嘉義縣（一屆），天津（二屆），廣州（2屆）等地舉行。一直到今年(2013年)已舉辦11屆，這項比賽主要的目的是「發揚嘉農精神」，「恢弘棒運佳績」，繼續培育新一代選手的歷史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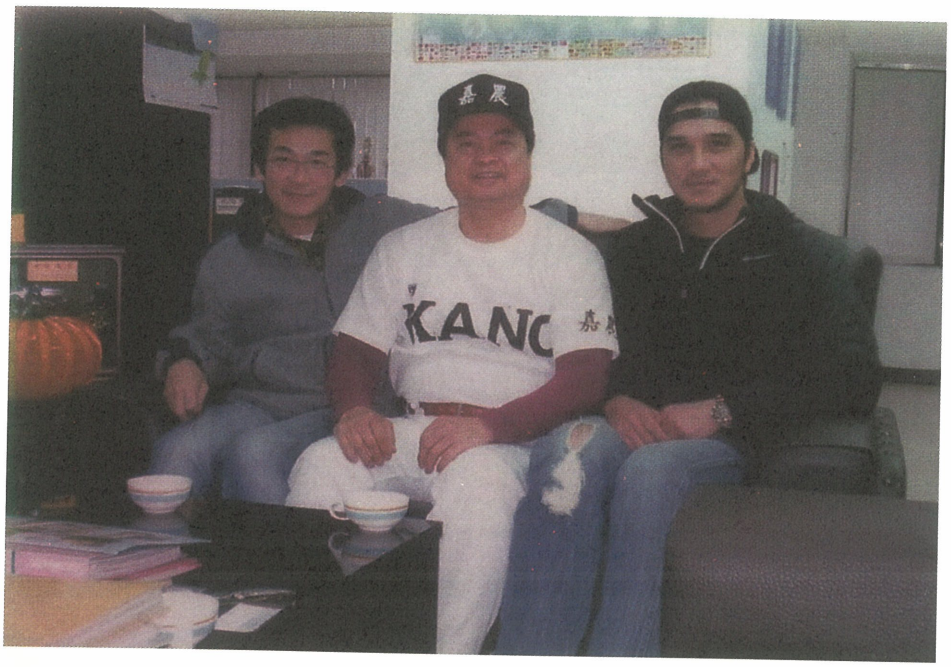
圖三 2011年筆者主持第10屆「嘉農盃」棒球賽

嘉義為台灣棒球史最重要的發祥地，目前每年在嘉義市舉辦「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無論是『嘉農盃』或是『諸羅山盃』都是關心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都具有薪火相傳的意義。

要探索嘉義農林棒球隊對台灣棒球的影響，如果我們只注重嘉農曾五度打進甲子園大賽，並且首度在昭和6年(1931)奪下第二名的榮譽，如果只以勝負立場這樣的角度來看嘉農棒球隊的話，那麼嘉農和其他臺灣棒球史上曾出現的棒球隊，其實差別不大。

嘉農棒球隊在台灣棒球歷史上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嘉農是臺灣棒球發展的源頭」，臺灣棒球發展的源頭，絕不只是源自民國57年(1968)8月25日，台北市立棒球場上台東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世界冠軍的和歌山少棒，棒球源頭的歷史，應往前推約40年。

每年到了夏天，就想起嘉義農林學校，想到嘉義農林、甲子園比賽，嘉義人就很興奮。這是日本至今仍然無法理解的驚奇。期望嘉農的後輩—嘉義大學的健兒，能秉承前輩汗水所創下的輝煌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再一次震撼體壇。更由於果子電影公司魏德聖名導演，根據此段光榮歷史文化，已開拍「KANO」影片，希望能讓全球觀眾了解嘉農的精神、也是台灣棒球的精神。



圖四 2011. 12. 26，筆者與魏德聖及馬志翔導演共論「黃金甲子園：KANO之電影情節」



圖五 1997. 6. 30嘉農棒球再度成軍，筆者替新球員戴上球帽，象徵薪火相傳



2013年8月8日嘉義大學邱義源 (左9) 與嘉農KANO野球部OB會蔡武璋會長 (左8) 應邀出席



1931年嘉農野球OB家屬應邀出席



2013年8月8日嘉義農林KANO野球部OB會榮獲日本高等學校聯盟致贈『天下之嘉農台灣之光榮』紀念球

「KANO」棒球電影拍攝二三事

魏德聖口述　李明仁訪談　黃慧鈴整理
採訪地點：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
採訪時間：　2013年6月25日A.M.10：00

本期《嘉義市文獻》很榮幸地訪談到魏德聖導演。首先，關於電影「KANO」的拍攝緣起與思考，魏德聖導演表示在蒐集賽德克巴萊電影的資料時，無意間看到蔡武璋先生總策劃《典藏台灣棒球史：嘉農棒球1928-2005》[1]一書，因而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並且認為「KANO」是一部很好的電影題材。起初將這個構思放置一旁許久，但是對於這個構想則是越思考越感到精彩，於是，便透過朋友拜訪嘉義大學蔡武璋榮譽理事長，又在蔡理事長的介紹下拜訪當時正在住院的蘇正生先生，蘇正生先生即是當時嘉義農林棒球隊的第一代隊員之一，是當時代表嘉農打進甲子園的耆老之一，儘管當時蘇正生先生身體不佳，但提起嘉農棒球時他的精神變的非常好，而且氣勢也非常的飽滿，只是耳朵稍微聽不清楚，在與其聊天的過程中，偶而會有東問西答的情況，然而卻在無意之間給予「KANO」電影之開拍有意想不到的啟發，拓展我們更多的拍攝空間與故事。事實上，嘉農棒球的背景在書中就可以得知一二，但是經蘇正生先生的提點之下，卻形塑成了電影中的細微片段，因此，他的回憶可以滿足電影的想像空間，並且累積成為電影中感動人心的因素。

在拜訪蘇正生先生的過程中，發現到其對於自己年輕的輝煌歲月是感到非常地驕傲與榮耀，他說：「只要讓我踩到一壘，我就一定能到達二壘，只要我到達二壘，我就能夠抵達三壘，……。」，述說之時，就好像他自己又再次地回到了當時的光景，可見這些回憶，對他而言是多麼的重要！

然而，儘管電影的構想已經有了，但是在寫劇本的過程仍是很辛苦的，因為蒐集到的資料太過複雜與多樣，於是該如何從這些片段中做出選擇，進而形成一部串連在一起的電影便顯得重要，這就好比在一個材料非常多，且相當豐富的廚房中，該如何挑選食材，進而烹調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是同樣的意思。除了選擇自己所要的資料與片段外，劇本中還需要再增加部分想像的故事，如同

[1] 蔡武璋總策劃，林華韋、林玫君編著，《典藏台灣棒球史：嘉農棒球1928-2005》，（臺北：行政院體委會，2005年）。

烹調料理的過程中還需要有各式的香料等調味物品，這些有邏輯的想像與虛構的片段，便可以讓「KANO」的棒球故事更飽和、更具體且更有延展性及可看性。此外，對於這部電影演員的挑選也是要很謹慎的，大部分的演員都是棒球選手，即使現在不是棒球員，至少也都曾經打過少棒或者是打過棒球的人，這樣對於電影的拍攝，便可以更加順利，譬如演出教練近藤兵太郎的永瀨正敏曾經是少棒的球員，因此在拍攝時，他的姿勢和投球技巧都很好，可以讓電影呈現出更完美效果。



圖一 近藤兵太郎教練（永瀨正敏飾）劇照 果子電影提供

事實上，魏德聖導演想要以「KANO」的年代背景拍攝電影的思考，也是被激勵出來的。魏導演認為西元1930年至1935年是臺灣歷史最黃金的時代，而1930年至1931年前後，則是嘉義最美的歲月。當時的嘉義地區嘉南大圳剛開發，而嘉義的中央噴水池在此時也是商業最繁榮的地區，更是辦理活動的集散地，[2]正巧此

[2] 今日嘉義中央噴水池周邊原稱「桃仔尾」，清領時期位於諸羅城外，道光13（1833）年9月嘉義城城垣整修時，其位置在西北角礮臺。明治39（1906）年，因嘉義地區發生規模介於6級至7級的地震而造成相當大的災情，於是加速了臺灣總督府對嘉義廳的市區改正計畫，中央噴水池圓環也在此時納入規劃之中。之後在明治42（1909）年時，中央噴水池的圓環已有了雛形，但無噴水的設置。其有噴水設置是在大正2（1913）年，嘉義水道成立後，配合嘉義水道工程，於是在此地點鑿噴水池。但是，開始供水則是在嘉義水道工程竣工之後的大正3（1914）年左右。隨著嘉義地區商業的多元化，中央噴水池周邊逐漸成為商業地帶，也有許多活動在此地舉辦，譬如昭和6（1931）年便在此舉行嘉義神社秋季大祭。民國59（1970）年，七彩噴水池完工，成為今日所見中央噴水池之模樣。參見：本期《嘉義市文獻》，頁182-197。

時嘉農棒球又打進日本甲子園，於是「KANO」電影試圖將這三個事件串連在一起，也將當時的農業景致盡量與運動互相結合，用電影的細節部分即是將這種概念表現出來，用故事將它更加真實的結合在一起。因此，將這三個事件結合起來的電影題材是有深度的，「KANO」不單純的只是呈現棒球比賽，更進一步的想要呈現的是球員為了什麼而打棒球，將人和土地連結在一起，於是棒球和土地的結合就更能夠符合嘉農精神。


祝
祝
祝

自己」，如同嘉農的精神是要有根以及立足在土地上，因此期望自己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根本，就像蘇正生先生一樣，可以有一天很驕傲的描述自己的故事。接下來想要拍攝的西拉雅電影，背景就發生在魏導演的故鄉─臺南永康，而故事主角郭懷一就是在永康一帶承租土地開墾的先行者，因此魏導演很高興終於碰觸到一塊與自己故鄉有關的故事，一段和自己故鄉土地的根源有關的歷史。當然，也期望自己所拍攝的電影能夠發展成一個具有價值，而且這種價值可以長達10年、20年，甚至千千萬萬年，是一個可以讓觀眾不斷回憶以及玩味的電影。

魏導演說其實每一部電影都有它呈現的時空，因為拍攝一部電影會面臨到許多的考驗，一部電影的拍攝也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她就像打棒球一樣，不是只有投手、捕手就可以的，她還需要有一些精湛的野手，共同來打一場好球，因此拍攝電影是需要一群人共同努力的。而且電影故事要述說的精彩，還要整個大環境給予機會，以及讓觀眾能夠接受，所以電影的拍攝與規劃並不簡單，也就是說每部電影都有它的時間性。譬如魏導演在拍攝海角七號之前就已經構思了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但是當時一直沒有機會，於是，才會先拍攝海角七號。倘若當初先拍賽德克巴萊的話，則有可能面臨資源不夠，知名度不足的問題，那麼之後想要拍攝其他的作品，更是無稽之談了。又好比在拍攝「KANO」時，正好是臺灣棒球氣勢最低迷的時候，但是在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之後，臺灣人又重新對棒球燃起一股熱潮，於是整個大背景又剛好適合棒球的拍攝。因此可說在電影的拍攝規劃上，皆非刻意的安排，並不需要強求電影的拍攝時間。

在「KANO」的拍攝過程中，當然也會有其必須面臨的困難，這部電影的主題是棒球賽，棒球的拍攝不同於籃球、橄欖球等，棒球球員的距離遠，場地又大，因此拍攝起來非常困難。然而，電影又並非只是呈現一場球賽而已，而是要講出一段故事，要呈現的是許多場的棒球比賽，或許球員投出一顆球的時間僅僅是一秒鐘，但是拍攝一個畫面卻需要幾小時的功夫，「KANO」電影中球賽的部分就佔了一半，因此該如何將其張力呈現給觀眾的技巧，就是一道難題了！此外，拍攝電影還要有合適的天氣當背景，要好天氣但是又不能都是大太陽，所幸拍攝的時間是冬天，天氣相較穩定，這是幸運的地方。另外，電影拍攝完成後還有可能會被挑剔的地方，其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性等等。魏導演認為電影要呈現的是一段故事，符合歷史的大背景並且不要脫離這個大背景是當然的，但是不能執著於支微末節，因為歷史的真相是片段的，無法組織成一連串的故事，要將歷

史的真相連接起來就需要想像的空間，把歷史與文化、美學、生活等結合，這便是一部電影，要呈現出來的歷史之精神面與價值面的部分。



圖四 馬志翔導演於現場指導演員 果子電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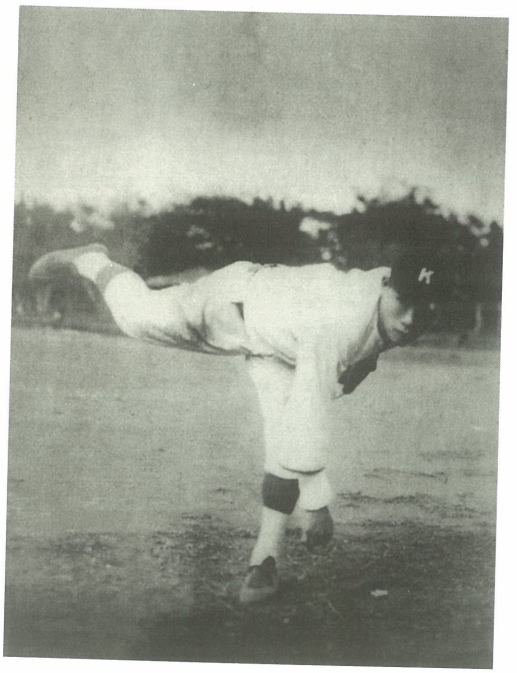


圖五 臺南大圳溝拍攝場景 果子電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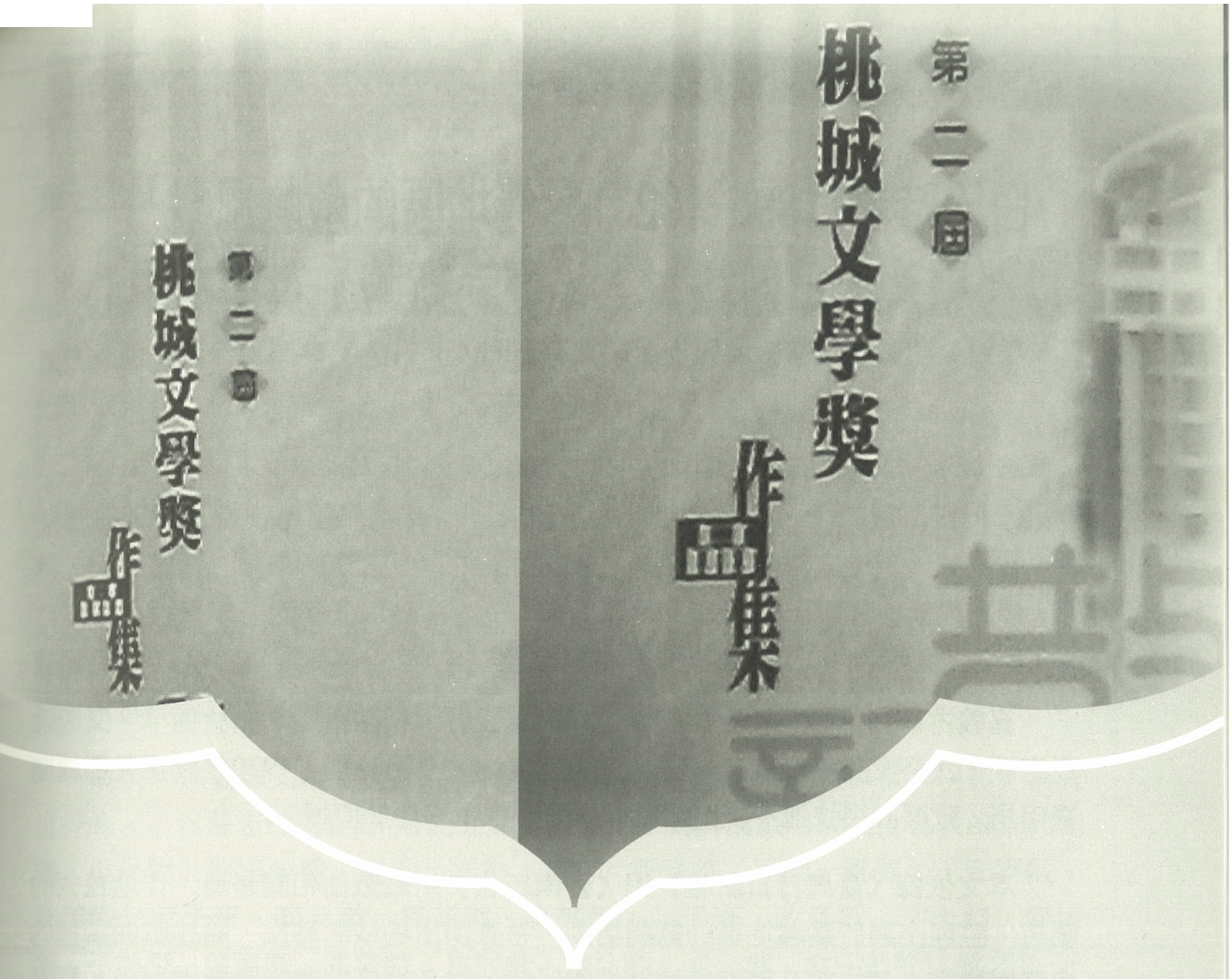


圖六 臺南大圳溝拍攝日記 果子電影提供

另外魏導演認為棒球與噴水池都是嘉義人的精神象徵，若是能將嘉農出征日本甲子園投手吳明捷的特殊投球方式，雕塑在嘉義噴水池旁邊，更可以引發嘉義人的認同感。



圖七 吳明捷投球姿勢照
資料來源：嘉農校友會會長蔡武璋提供



學術論著

—文學與戲劇

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的戲劇風貌——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為探析中心*

林永昌**

摘　要

嘉義古稱諸羅山，於康熙23年（1684）設縣，稱諸羅縣，開發極早。又因臨近府城，民俗文化多受薰染，亦人文薈萃之地。日治時期，1920年設嘉義郡隸屬臺南州，政經發展快速，戲劇活動頻繁而多樣，不亞於府城。

本文依據《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所載戲曲相關報導，作地毯式的耙梳，整理出屬於嘉義地區的戲劇活動，考查演出場域的轉換，論述戲曲劇種的發展與變遷。其目的在於進行地區性的研究，從各地區的戲劇發展過程中，探其變遷之因，究其差異之貌，進而建構臺灣歌仔戲發展史。

關鍵字：嘉義地區、日治時期、白字戲、歌仔戲

* 本文為筆者嘉義地區歌仔戲發展與變遷研究的一章。「歌仔戲」成為一個劇種名稱，始自1919年1月14日《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一篇題為〈崇文社課題，淫戲淫書禁革議〉的徵文得獎作品。但奇怪的是，之後該報對演戲的報導，一直未使用這個劇種名稱，反而是「白字戲」最為常見，然而「白字戲」只是各劇種以在地語言演唱的方式而已，許多劇種如布袋戲、七子（小梨園）、泉州戲、潮州戲等也都曾被稱為「白字戲」。1924年之後，掛名「白字戲」，實際演出歌仔戲的情形普遍增加（此種情形需經辨析方能確定，請參閱筆者《觀眾視野下的臺灣歌仔戲發展史》（臺中：天空數位圖書，2011年）第一章：臺灣白字戲初探—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為探討場域）；1925年之後，「歌仔戲」作為新興劇種的名稱，廣為報社記者使用，而「白字戲」一詞，逐漸間消失於報端。因此本文將日治時期1895-1923年之間，作為一個斷代，先討論嘉義地區在歌仔戲出現之前的戲劇面貌；再以1924-1945年為下一個斷代，專論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以充分呈現嘉義地區民眾對於歌仔戲的喜好，並凸顯嘉義戲劇文化水準的高度。另外，日治時期發行的報紙，與戲曲有關的大約有：《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台灣民報》、《台灣藝術新報》、《臺灣新報》、《台灣新民報》、《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南方》等10種。後四種的重點為藝妲戲（含藝妲與文人的酬唱等），前餘則發行時間不長，發行最長且報導戲曲消息最多的為前兩種，因此本文主要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為取材與探析中心。

**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壹、前言

嘉義古稱諸羅山，明鄭時期為「北路地方」的屯田區域。入清之後，康熙23年（1684）劃臺灣為一府三縣，諸羅為三縣之一，稱諸羅縣。初期縣署雖暫駐府城佳里興，但於康熙45年（1706）即已奉文歸治。因此，嘉義地區開發極早，又因臨近府城，影響頗深，人文薈萃，略遜而已。

康熙56年（1717）周鍾瑄撰《諸羅縣志》，其中〈卷八 風俗志 漢俗 雜俗〉記載嘉義地區歲時演戲風俗為：「神誕，必演戲慶祝」、「二月二日、八月中秋，設醮賽神，醮畢演戲」、「中元盂蘭會，事畢亦以戲繼之」、「家有喜，鄉有期會、有公禁，無不先以戲者」、「召巫設壇，名曰「王醮」。三歲一舉，以送瘟王。醮畢，盛席演戲」等等。[1]可見這一時期嘉義地區的演戲時機與演出劇種，大抵都與府城相似。[2]

戰後，嘉義縣文獻委員會張李德和與賴子清等人，於民國64年（1975）纂成付梓的《嘉義縣志•學藝志》可能囿於史料不足，對於演戲時機並沒有說得十分完整，但是對於演出劇種，則頗為詳盡。計有：正音戲（平劇、亂彈）、四平戲、九甲戲、童子班、藝旦戲、採茶戲、車鼓戲、七子班、改良戲、文士劇、廣播劇、子弟戲、傀儡戲、布袋戲、皮猴戲、畫片戲、司公戲、歌仔戲等18種之多。[3]

上述所列的18種戲劇，其中改良戲、文士劇、廣播劇、歌仔戲等出現的時間較晚，大抵尚未出現於本文所作歷史斷限期內。「改良戲」是歌仔戲飽受批評時，社會上的建議與戲班團主對演出內容與形式的修正，並非一個劇種；「文士劇」也非一個正式的劇種，它基本上是文人知識份子所排演的戲，但後來變成一個貶抑之詞；「廣播劇」出現的時間也許更晚，因為必須播音與收音設備都普及之後，才會出現的表演傳送方式；歌仔戲雖是臺灣土生土長的劇種，但普及演出的時間，亦未於本文所探討的年限內，因此不做申論。至於其餘的劇種，是當時報端時常出現的「臺灣戲」。

---

1 整理自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28-238。
2 見林永昌，《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南：臺南市圖，2006），頁13-40。
3 張李德和、賴子清纂修，《嘉義縣志•卷六學藝志》（嘉義：嘉義縣文獻委員會），1975，頁40-41。又，該志稱：「日據時代，日人不准臺人多知祖國國情風俗，曾被禁演，或加干涉取締，幾乎匿跡銷聲。」（頁40）之說，有商榷與討論的空間。

臺灣歌仔戲雖興起於20世紀初期，但是在南臺灣，則大約要等到1924年才開始有歌仔戲演出的報導。不過，自明治31年（1898）《臺灣日日新報》創刊時，[4]嘉義地區就有演戲的相關訊息見諸報端，如該報當年（1898）一篇題為〈餘樂園記〉的報導：「……至若優徘藝妓。幾臺演唱。簫鼓嗷嘈。笙歌嘹喨。北里胭脂。南部佳麗。扮裝演劇。曲唱古今。是以各鄉民人聞知。紅男綠女來觀者。肩趾相錯。游人如織。絡繹不絕……」。[5]此後，戲劇活動熱絡，而且屢有興建戲園之議，顯見嘉義地區的戲劇文化水準頗高，值得為文論述之。

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的戲劇活動頻繁，本文據《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耙梳所有的演戲時機與劇種，發現除了神明聖誕、婚慶演戲之外；還有官紳相聚的堂會、糖業株式會社製糖期的終業、警察支廳的落成，以及神社的祭典等等場合，都曾聘請戲班劇團演戲，或表慶賀、或作餘興。至於戲園演戲，視戲班的演出技藝，亦曾有無日無之的演出者。因此，本文探究日治前期嘉義地區的戲劇環境，將從非商業劇場（指神明聖誕或其他不用買票即可觀賞的演戲場合）、商業劇場（指必須買票才能進入特定場所觀賞演出的場合），以及戲班劇團的演出概況等三方面作論述。

論述之前，得特別提出說明的是，為方便與後續的研究場域相銜接，排除非今日嘉義行政區的地區，如北港鎮於日治時期屬嘉義廳轄區，今屬雲林縣，即不列入本文的討論場域等。又，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演戲的時機與演出劇種，當然不是只有報紙所載而已，但是沒有明確的文獻記錄，就容易流於眾說紛云而莫衷一是，這是研究戲劇史的難以跳脫的侷限。

貳、非商業劇場

本文所指非商業劇場的演出時機，除了有神明聖誕、建醮、中元普度、廟宇落成等的廟口戲之外；日治時期的嘉義地區還有警廨落成、公會堂落成、果物市場祭、神社祭典，以及運動會優勝等等場合，都曾經聘來戲班演戲助興。以下分廟口演戲與其它時機演戲等兩方面論述之。

---

4 「《臺灣日日新報》為日治時期台灣發行量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創辦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由日人首屋善兵衛，在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協助下，併購《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而成。」見徐亞湘，《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戲曲資料選編》（臺北：宇宙，2001），頁5。

5 〈娛樂園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2日第1版。該報導無斷句，為閱讀方便，仿該報後來的斷句方式，略作調整。

一、廟口演戲

從臺灣戲劇發展史來看，最早演出戲劇的地方是廟口的廣場。如清康熙36年（1697）郁永河來臺採硫磺，將沿途所見所聞寫下《稗海紀遊》的第11首竹枝詞：「肩批鬢髮耳垂璫，粉面朱唇似女郎，媽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6]詩中所描述的就是，七仔（小梨園）戲班在媽祖廟廟埕演戲的情形。嘉義地區的戲劇演出，也是從廟埕展開。而將廟口演戲的時機再作細分，又有慶讚中元、神明聖誕、落成建醮等，其中以神明聖誕的賽會最常見。依見載時間先後分述如下：

（一）慶讚中元演戲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最早見報的廟口戲是，農曆七月的中元節演戲。舉明治34年（1901）8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為證：

> 月之八日。內教場街停車場。推車苦力鳩集巨金。公建盂蘭勝會。薦度幽魂。設壇演劇。鬧熱非常。該處地面寬潤。觀者人山人海。為近曰慶讚中元之冠……[7]

據報導所載，這一場中元普度演戲，是由「推車苦力」，也就是搬運工人集資發起，演出劇種不明，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不需買票即可觀賞的非商業演出。至於內教場的地理位置，大約在今中山路與共和路交叉地帶。[8]

（二）寺廟落成建醮演戲

寺廟的興建或重修落成，都是民間信仰文化中相當重要的大事，除了開廟門的儀式之外，通常還會有謝土儀式，更慎重的會同時設壇建醮，而以上這些祭典活動，都會有演戲助興。

1. 樸仔腳街配天宮落成建醮演戲

樸仔腳奉祀媽祖的配天宮興建年代久遠，至明治41年（1908）地方人式提議

---

6 郁永河，《稗海紀遊》，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臺北：大通，未署出版年月），頁15。

7 〈諸羅來鴻〉，《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8月28日第4版。該報導原文無斷句，為閱讀方便，仿該報之報導格式略加句讀。

8 依據吳育臻撰述《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十 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1所繪「清末及日治初期嘉義市市區行政區劃圖」與現今嘉義市街圖對照推測。下同。

整修；歷經3年的時間，到明治44年（1911）才募集足夠的經費，開始進行修葺工程。又經過了6、7年的時間，到大正4年（1915）才告完工落成。舉當年12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說明如下：

> 嘉義廳下樸仔腳街配天宮崇奉聖母。自數年來。該街疫癘頻仍。香火日替。迨明治四十一年。諸有志始提倡重新廟貌。以冀神靈救災。多方募化。四十四年。鳩工庀材。重加補葺渲染。近已輪奐一新。原擬十四日落成。因備設未周。乃延翌日午後一時舉式。是日津田明府。亦往蒞祭。官紳善信。前往列式者。無慮數百名。式畢。肆筵數十席。一同擎杯祝賀。建設五朝大醮。大演嘉義餘樂園女優及小羅天梨園。街中設有五壇。臚列古董珍寶。競尚豪華。猪羊祭品。相屬于道。參拜者擁擠不開。香霧空濛。聞四十年來。該街未曾設醮。故此番如斯竭誠也。[9]

根據記者報導，樸仔腳配天宮這一次的五朝大醮，說是40年來的第一次。因此，祭典當天，除了當地的日本長官親臨祭拜，地方上的士紳更是群集而來，主祭與列席的約有數百人，平安宴席開數十桌，可見場面極為盛大。請來的戲班有兩團，一團是嘉義山仔頂區長林玉崑所組的「餘樂園」，[10]另一團是臺南的「小羅天」，這兩個戲班都是京劇班。

2. 福德祠落成建醮演戲

大正8年（1919）水涵口的福德祠落成，舉行祈安建醮，境內到處張燈結綵。因為是日治以來未曾有的盛事，所以除了本地的民眾之外，從中南部來的信徒非常多。當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有如下的報導：

> 月初八日。水涵口福德祠落成。西安境祈安建醮。為領臺以來未曾有盛況。中南部人士來嘉觀祭者頗眾。是日境內各戶。結綵燃燈。向晚宏開甘露法食。普施雲廚香饌。義興軒子弟班。在三山國王廟。設壇致祭。廟前

9 〈落成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2月19日第6版。

10 林玉崑於1915年7月出任嘉義山仔頂區長（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25日第6版的報導、於1916年出任嘉義廳參事（見《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月12日第6版的報導）。另，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年）載：林玉坤為「楊名聲之子，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街長、參事、區長、州協等公職，亦是公學校教師、煙草批發商，是嘉義地區的實業家。」（整理自該書頁156）；「餘樂園」成立的經過，於本文第四節：「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商業劇場戲班與演出」中詳述。

結綠門。大書祈求平安四大字。酒池肉林。備呈偉觀。義和軒梨園子弟亦來助祭。境眾以金牌繡旗等相貺。兩班裝飾戲檯華麗無倫。各炫其技。檯前幾無立錐。掌中班四處雜演。踵事增華。所費不貲。閣境所費不下萬金。觀光士女。稱道熱鬧不置云。[11]

這一次的建醮，有北管子弟班「義興軒」與「義和軒」在三山國王廟前設壇致祭，同時各炫其技。因為是相互拼戲，所以無不使出看家本領，爭奇鬥豔；以致戲檯前，人山人海，擠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此外，還有幾檯掌中戲演出，把這一次的建醮活動，妝點得熱鬧滾滾。

（三）神明賽會演戲

神明聖誕演戲是廟口戲最為固定，也是最常演出的非商劇場。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曾經見報的迎神賽會如下：

1. 城隍賽會演戲

日治時期嘉義城隍賽會演戲的報導始自大正5年（1916），摘錄當年的活動報導如下：

嘉義城隍賽會……於客月晦日。及本月朔兩天舉行。午前八時。各廟神輿。齊集內教場。爆竹三發。神輿。彩閣。獅陣。八管。福州團。魚貫進行。巡繞市街透迤相望。鉦鼓喧天。旌旗耀日。扮裝彼都故事。鳳鳴鸑。鶴翔音。叶歡伏等。最引觀客視線。詩意閣亦花樣翻新。塑福建省城隍爺代理高巡按使一像。別有臺南福州音樂團。十三音外另添五音。抑揚清脆。行列所過。人山人海。擁擠不開。第一日值天長令節。四方來觀者如歸市。第二日彩閣故事。爭鮮鬬艷。宵分獅陣、八管、福州團。更盡一夜之長。梨園雜演。與會淋漓。洵盛況也。[12]

這一則報導詳細紀錄了當年城隍廟迎神會的活動情形，先是各廟神轎集聚在內教場，時辰一到，放炮三次，然後「神輿。彩閣。獅陣。八管。福州團」依序出發，繞境遊行，所到之處，「人山人海。擁擠不開」。第二天是各陣頭的

11 〈諸羅特訊 建醮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03月12日第6版。
12 〈城隍賽會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03日第6版。

表演，大家「爭鮮鬪艷」，互不相讓。此外，當然會有戲劇演出，只是記者只寫「梨園雜演」，[13]而無劇種與劇團名稱。

嘉義城隍於「光緒元年（1875），皇帝敕封嘉義城隍神封號曰「綏靖」，……是台灣各縣級城隍，唯一加尊號的神祇。」[14]加封的理由，據大正7年（1918）《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追述報導如下：

> 清例城隍封號。縣稱顯佑伯。府稱綏靖侯。省稱威靈公。嘉義城隍使司。例封顯佑伯。光緒中葉。諸羅重犯四人被逸。獄吏搜尋月餘不得。羅知縣建祥。齋沐禱祝。夢神指示。卒果獲囚。得免上責。乃奏請晉封為綏靖侯。[15]

嘉義城隍因助官擒囚，於1875年加封。1918年透過報紙報導，這中間相隔約43年，對於這一段歷史，地方耆老應知之甚詳，廟宇之間也應極為熟稔。所以當年南北二路的神祇到北港參拜聖母之後，大都會順道而來，或演戲以資慶賀、或贈匾以表崇敬、或獻大鐘以彰神威等等。舉大正7年（1918）《臺灣日日新報》同一則報導證明如下：

> 〔綏靖侯〕保障一方。南北善信。瓣香而來。去歲至今。稻津平樂社。艋津協義軒。長義軒。竹塹同樂軒。赤崁小羅天子弟班。前來參拜北港聖母。順到城隍廟。演唱酬神者。各有幾次。彼等一來。動費千金。毫不靳惜。日前新竹同樂軒。捲土重來。大振旗鼓。專捧大匾一方。刻威靈遠

---

13 「梨園」的涵義甚廣，有劇場、劇團、劇種等意涵。梨園原本是唐朝皇帝遊樂的地方（《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李適》記載：「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舉行的活動包括拔河、打球等。（《舊唐書》卷7《中宗》記載：「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並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球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景龍文館記》：「唐中宗(李顯)景龍四年(710)清明節，帝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之戲，以大麻垣(粗索)兩頭系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為輸。」《通鑒》景雲元年「（二月）庚戌，上御梨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絰踣地，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唐玄宗自作新曲名曰「道調法曲」（《舊唐書·音樂志三》記載：「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丘瓊蓀《燕樂探微》指出，法曲中並無道調宮。），曾選伶人三百人在禁院梨園中歌舞，「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歐陽修：《新唐書·禮樂志》），《霓裳羽衣曲》在梨園亦有表演。後遂稱戲班為梨園，稱戲曲演員為「梨園子弟」。有時也稱京劇為梨園。維基百科網路資料：（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A8%E5%9B%AD查閱日期2012.12.24）

14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cabcy.gov.tw/local_01_01.asp（查閱時間2012.05.08）

15 〈諸羅特訊 威靈遐方〉，《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04日第6版。

震四大字。敬懸神前。月二十九日。又有艋舺長義軒。自南而來。謝戲兩天。特製正直是與四字金額。四邊雕龍刻鳳。費百餘金。敬献神廟。聞另有某社。亦擬來献一大鐘云。[16]

報導上說，當年（1918）有臺北的平樂社、艋舺的協義軒與長義軒、新竹的同樂軒等北管戲（樂）團，以及臺南的小羅天京劇團等曾多次來演。在之前的前幾天，新竹同樂軒又來演唱，同時捧來一個「威靈遠震」大匾；5月29日，艋舺長義軒北管戲團來謝戲兩天，也送來「正直是與」大匾，不但燙金，而且四邊雕龍刻鳳，十分華麗。此外，聽說又有某一個北管戲（樂）團準備要送來一口大鐘等等。[17]真是神威赫赫，名聞遐邇。

大正8年（1919）10月，嘉義城隍又舉行賽會活動，阿里山木材商蘇友讓等人組藝閣參加，妍麗無比，榮獲優勝，請來「鳳舞社」女優班演戲助興。[18]這時的鳳舞社表演形態不明。

大正11年（1922）的城隍祭典，於9月月21日舉行，繞境隊伍中出現車鼓戲。晚上則請來剛好在嘉義南座結束演出的「醒鐘安京班」，不但「觀客滿座」，而且「異常熱鬧」。[19]

2. 王爺進香演戲

嘉義南門鎮門宮奉祀五府千歲，大正5年（1916）重修落成之後，香火頗盛，執事者決議到臺南的南鯤鯓廟進香。隔年（1917）2月9日是王爺聖誕日（農曆1月18日），迎神隊伍先在嘉義市遶境，同時聘請臺南的「小羅天京班」演出，十分熱鬧。[20]

3. 樸仔腳配天宮媽祖繞境演戲

大正8年（1919）樸仔腳街配天宮天上聖母聖誕，訂在4月23、24兩天舉行祭典，有各地的神輿前來交陪遶境。據報紙報導：「四方參觀。紅男綠女。并肩接踵。大約數萬人。街路擁擠。幾無立足之地。……夜間演唱正音戲。及本島梨

16 同前注。
17 「軒」與「社」都是當年北管戲（樂）團的班名。
18 〈諸羅特訊 慶賀優勝〉，《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10月20日第4版。
19 〈諸羅特訊 祭典誌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9月26日第6版。
20 〈王爺進香〉，《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02月08日第6版。

園。」[21]正音戲是北管（亂彈）戲，本島梨園則是前文所述《嘉義縣志•學藝志》所載10餘種戲劇中的一種或數種「臺灣戲」。

大正12年（1923）5月，朴子街配天宮媽祖「經擇定舊歷三月二十二日。如例舉行祭典。」有「北港錦樂社優等子弟班。亦於祭典當日。特來開演。以謝神恩。」[22]「錦樂社優等子弟班」是北管子弟戲團。

4. 民雄大士爺祭典演戲

民雄庄大士爺廟的中殿，於大正12年（1923）9月建築完成，雖然前後殿還在建築中，但是信徒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決定，要在農曆7月21日起到23日的三日間舉行祭典。消息一出，「該地人士十分勇躍。全街鋪戶裝飾。炫耀奪人耳目。兼之祭典日。演唱梨園。」[23]

5. 三山國王廟重修落成演戲

嘉義三山國王廟於大正11年（1922）重修，至隔年（1923）9月底接近完成，「前後兩殿。左右二室。更煥一新。」配合祭典，聘演梨園。[24]

6. 西門街迎媽祖演戲

大正12年（1923）10月，「嘉義西門街人士。自重陽日起。迎諸南北港溪北彰化溫陵五媽祖到嘉。祀于關廂境福德祠。舉行臨時大祭七天。聘臺南金寶興班。日夜扮演。」[25]此時的「臺南金寶興班」是個能演小梨園（七子）戲與京劇的戲班。[26]

二、其它演戲時機

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民眾不必花錢買票，即可觀賞戲劇演出的非商業劇場，除了神明聖誕的例行演戲之外，大約還有：報社周年慶、糖廠終業、衙舍落成、神社祭典與中秋節等演戲時機。

---

21 〈樸腳迎神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04月29日第6版。
22 〈朴子通信 媽祖祭典〉，《臺南新報》，1923年05月02日第5版。
23 〈朴子通信 大士祭典〉，《臺南新報》，1923年09月01日第5版。
24 〈萬殊一本〉，《臺南新報》，1923年09月22日第5版。
25 〈祭典延期〉，《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6日第6版。
26 林永昌，《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南：臺南市圖，2006），頁92。

（一）報社周年慶演戲

大正7年（1918）是《臺灣日日新報》創刊廿年，為了答謝閱報人士長久以來的支持愛顧，由嘉義戲園向日本內地聘來歌舞戲演出。本島「諸紳學商界」，亦發起籌辦慶祝會，假三山國王廟的廟埕，「歌臺隆起。霓裳部隊。樂奏均天」，熱鬧非凡，戲檯前幾乎無立足之地。[27]

（二）糖廠終業演戲

嘉義縣六腳鄉的蒜頭糖場，日治時期稱為樸仔腳街明治製糖會社蒜頭分工場，大正6年（1917）的製糖期自11月5日開工，到隔年（1918）4月23日為止，搾糖業績超過預期。因此，聘了阿緱（屏東）的「常盤團女優」與「桃園女優」兩團戲班，在社員俱樂部演唱，慶祝搾糖工作圓滿結束。[28]

（三）衙舍落成演戲

大正7年（1918）竹頭崎支廳舍由於使用日久，建築體逐漸腐蝕，擇地於西市場對面，重新起建。二月動土，六月完工，廿三日舉行簡單隆重的落成典禮，「有梨園獅陣為餘興」。[29]

大正12年（1923）3月15日，嘉義東門區警察官吏派出所落成，「開演梨園慶祝。」[30]

（四）神社祭典演戲

神社是日治時期日本人供奉天皇與諸神的地方，類似臺灣的寺廟。每年都有例行的祭典活動，活動項目也有神轎遶境；餘興節目除了演日本戲之外，大致上也都會有臺灣戲的演出，表現出內地與本島官民同樂的氣氛。在日治前期，經報端披露的約有三次。

1.大正7年（1918）10月嘉義神社照例舉行祭典，「演藝係長陳際唐氏」（陳氏負責演藝事項），[31]他聘了日本戲班在嘉義座演出，也聘了子弟戲，廿七日晚

---

27 〈諸羅特訊 本社光榮〉，《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05月04日第6版。
28 〈諸羅特訊 蒜糖終業〉，《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05月11日第6版。
29 〈諸羅特訊 支廳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06月23日第6版。
30 〈諸羅特訊 警廨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03月18日第6版。
31 〈諸羅特訊 社祭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0月21日第4版。「陳際唐，嘉義西門外人。父陳草，五六十年前，即經營泉利商行，販海產日用食品及官製烟草批發商，陳草沒後，際唐尤善繼述，專販砂糖、麵粉其他大宗商品之批售。設立羅山信用組合，推為組合長，即現在嘉義第一信用合作社前身。又創嘉義福圓郊，將縣下山野秋間所出福殼、福肉輸出華南華中，數量頗巨，振興產業不少。」見張李德和、賴子清纂修，《嘉義縣志•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文獻委員會，1975），頁124。

上在西噴水池、廿八日上午在公園等地演出。[32]

2.大正10年（1921）10月神社例祭，於27日下午一時開始神輿遶境，「本島人演藝係之鼓亭。獅陣。北管。十三音……聚集助興。」會後餘興節目多樣，計在布街有「梨園子弟二檯」、各料理店有「藝妓彈唱」（俗稱「藝妲戲」）、公園內也有「梨園」演出。[33]

3.大正11年（1922）的神社祭典，神輿於10月27日上午10時出發，「由法院前。轉過東門。大街。嘉南大圳事務所。紅毛井。西門街。遊廓。停車場前。至郡役所少憩。再由調停出張所前巡遶作業所。北門。伊佐美。醫院邊。直到噴水解散。」[34]餘興節目的戲劇演出由林玉崑負責籌劃，預計要請「番社碧雲軒。南門外共樂社兩子弟班。於神社前演唱」。[35]不過，當天有「義興軒北管」來逗熱鬧，也有「碧雲軒梨園子弟」班以及「各青樓藝師藝妓」在宜春樓前演唱，報社的記者寫著：「此番光景。多勝昔年也。」[36]

（五）中秋節演戲

臺灣習俗，在春節、端午、中秋等三大節日聘戲演出是極平常的事，本來不足為奇。但是大正11年（1922）的中秋節演戲，卻被記者大肆報導，其理由應在於「梨園競演。滿市熱鬧」。[37]這一年有北嶽殿和三角窗的聖母廟各聘戲團來演，好事者促其「車拼」，因此大有看頭。

（六）運動會優勝演戲祝賀

日治時期民間有「壯丁團」的組織，性質類似光復後的「民防團」與今天的義消、義警之類，是協助維持社會秩序的非官方組織。大正12年（1923）12月，嘉義諸羅郡舉行「壯丁團聯合運動會」，嘉義北門的聯合壯丁團獲得優勝。地方人士覺得很光榮，不但開慶賀會，而且請來子弟班演戲助興。[38]

以上是非商業劇場的演戲情形，除了與神明有關的時機，如神明聖誕、建廟落成、整（重）修落成的例行演戲之外；民間也會利用各種不同的節慶，聘戲來

32 〈祭典餘興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0月26日第6版。
33 〈諸羅特訊 祭典誌盛〉，《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1月01日第4版。
34 〈諸羅特訊 豫祭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0月29日第4版。
35 〈諸羅特訊 祭神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0月25日第6版。
36 〈諸羅特訊 豫祭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0月29日第4版。
37 〈諸羅特訊 中秋夜景〉，《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0月08日第6版。
38 〈嘉義通信 諸羅郡下〉，《臺南新報》，1923年12月21日第5版。

演，如週年慶、官衙落成、神社祭典，甚至運動會優勝也要演戲慶賀等等。在演出戲劇劇種方面，除了上述諸班之外，還有未刊載演出場合的戲班，如：「嘉義廳柳仔林庄土豪某甲所掌之亂彈班」等。[39]這樣的社會現象，除了顯示官民都喜歡看戲之外，也呈現出嘉義地區經濟繁榮、人心安樂的昇平景象。

參、商業劇場

當一個地區的社會日趨安定，經濟發展到達某個程度，而有錢有閒的人口逐漸增加以後，休閒娛樂的需求便會自然出現。據盛清沂等人所著《臺灣史》書中所載：「各種開發迅速，近代化快捷……一九O四年臺灣總督府財政已無需中央補助」、「一九O八年基隆開港」、「一九O九年西部縱貫鐵路開通」、「日本經濟膨脹，臺灣經濟亦附帶呈現空前之好景氣……至宣統二年即一九一O年，其景氣已達巔峰狀態。」[40]等種種政績來看，雖然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重稅苛政的成果，但是臺灣民間的經濟能量相對提升，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形也可以《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一則題為「諸羅特訊 戲界好況」的報導為證。該報導說：「當此百物昂貴。而觀者若是之多。推其原故。蓋以米穀農產騰價。業戶農民。多得贏餘。一班商工業。受其影響。反綽有餘裕。」[41]因此，一年固定幾次的廟會演戲，已經不能滿足庶民大眾的需要，而逐漸有了建造固定場所、定期演出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商業劇場形態的戲園乃應運而出。

嘉義地區商業劇場的發展過程，從現有文獻觀察，大致上有酒樓旗亭，露天臨時戲園、茶園與固定戲園等四種演戲場所，大約都在同一時間出現，分別論述其發展情形如下：

一、酒樓旗亭

明治41年（1908）11月，《臺灣日日新報》披露了一則地方商紳聘請戲班到酒樓演戲的消息：

> 市內貳參好事者。近謀聘請女優。到地開演。每株按貳十金。計共貳參千圓。以為基本。現經聘定壹班。戲園定於總爺街樂仙亭酒樓上。擬月之十七日開演云。（以上十七日發）[42]

---

39 〈楓葉狄花〉，《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1月18日第4版。
40 整理自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臺灣史》（臺北：眾文，1996），頁497-498。
41 〈諸羅特訊 戲界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30日第6版。
42 〈嘉義通信 女優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1月20日第4版。

這一則報導所說的，嘉義市內幾個愛看戲的人，揪團籌錢聘戲班來演，事實上是由總爺街的「樂仙亭」亭主陳壽春出面。[43]他醵集了兩三千圓，到艋舺聘了一個20餘人的戲班，預計11月17日在酒樓上開演。這樣的聘演模式雖然不是正式買票進場，但是旗亭的經營在於將本求利，以獲盈餘；所以酒樓經營者將「戲資」加在「酒資」之上，應該也是人之常情；再說旗亭並不是一個任何人可以進出的場所，而戲臺應不至於搭在旗亭門口，供一般民眾「無料」（不需付錢）觀賞才對。因此，本文把它歸為商業劇場。此外，新聞的附註：「以上十七日發」，是說這個消息雖然20日才見報，但是記者在17日就寫好寄出了。當時的報紙常見這樣的附註，可能因為傳送設備還不是很發達，無法及時上版；也可能為了釐清彼此的責任。至於總爺街的地理位置，約在今天公明路以北，吳鳳北路以西的交叉地帶，[44]惟旗亭今已不復存在。

二、臨時戲園

酒樓旗亭作為演戲場所，基本上有諸多限制，如空間不夠大、觀眾不能普及，以及能否賣票演出等等。因此，腦筋動得快的生意人，就想到在寬敞的廟埕與市場空地經營戲園的點子；因為這些戲園都是臨時搭設，所以又稱為臨時戲園。分別論述如下：

（一）廟口臨時戲園

廟口除了演出免費觀賞的神明戲之外，也有人向廟方租借，然後圈地圍場，賣票演戲成為商業劇場。依見報時間先後論述如下：

1. 媽祖宮

嘉義地區第一場廟口的商業劇場演出，時間應該是明治34年（1901）6月，地點在媽祖宮，舉《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為證：

> 水堀頭街黃某。新集一班官音梨園子弟。生旦淨丑諸腳色。均是十五六歲幼伶。色藝頗佳。為嘉屬諸班之冠。近因嘉義城內禁止鼓樂。不得入城開演。以博官紳賞賜。即於本街媽祖宮前。掛彩開檯。城內紳商。往觀者不

[43] 〈有關風化〉，《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1月09日第5版。

[44] 依據吳育臻撰述《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十 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1所繪「清末及日治初期嘉義市市區行政區劃圖」推測。

乏其人。是日邀賞銀錢品物。較之往常。獲利倍蓰云。[45]

這一則報導中雖然沒有提到觀眾需買票才能進場，但是它既不是神明聖誕的演出，也不是前一小節所論述的其它演戲時機；再者，往觀的紳商對於「邀賞」，需給付「銀錢品物」；而這一場演出「較之往常。獲利倍蓰」。既有「獲利」的事實，筆者乃將其歸為商業演出。至於報導中所說這是一團「官音梨園子弟」班，既是「官音」，則為北管（亂彈）戲班的可能性最高。

2. 城隍廟

前述「樂仙亭」亭主陳壽春聘來的艋舺戲班，在酒樓旗亭演出的情況不是很理想，所以在隔年（1909）1月，就移往城隍廟廣場搭台演出。

某女優前在酒樓開演。為閱者稀微。暫行中止。今又新添數名名角。乘此新春佳景。特設于本邑城隍廟內。開演壹星期。自元旦至七日。每夜七點起迄十壹點止。觀覽金壹等壹圓。貳等六角。參等參角。兒童各半價。[46]

這個戲班移往廟口演出，雖然「又新添數名名角」，但是演員的「步驟未整。兼之齣目無多。觀者頗易生厭志也」[47]所以票房成績依然沒有提升。

3. 三山國王廟演潮洲戲

嘉義市三山國王廟的位置，據「清末及日治初期嘉義市市區行政區劃圖」的記載，約在今天吳鳳北路與中正路交叉的地方。[48]

大正7年（1918）11月，潮洲戲「玉梨香班」在臺南市開演，因為演得相當好，所以嘉義的士紳籌集了一千五百圓，特地到臺南去邀聘，預定一個星期以後，到三山國王廟來演，期間是15天。[49]

（二）市場臨時戲園

市場是人潮聚集的地方，生意人秉持「人潮就是錢潮」的理念，聘戲班，

45 〈諸羅雜件 梨園試演〉，《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16日第6版。該報導文字無斷句，為求方便閱讀，筆者仿其後來報導的句讀方式，試作斷句處理。
46 〈嘉義通信 小觀裳戲〉，《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1月05日第4版。
47 〈嘉義戲園〉，《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2月20日第5版。
48 吳育臻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1。
49 〈諸羅特訊 籌聘名優〉，《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5日第6版。

在市場旁邊搭起戲檯，圍成圈場，賣票演出。據報紙所載，有如下兩則：

1.明治42年（1909）4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大吉陞優伶。因在臺南座撤演。特于月之參日　乘參番汽車到嘉。該戲檯設於市場北畔。訂六日開演云。」[50]

2.明治43年（1910）4月，嘉義座落成一年，演戲收益良好。有一幫人也想藉戲班賺錢，就去跟班主商量，請他們留下來繼續演出。條件談妥後，這幫人就在戲園附近的市場租了空地，略加整理，準備在5月上旬開演。[51]結果有無獲利，記者未作追蹤報導。

（三）茶園

徐亞湘在《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書中說：「新式劇場出現之前，『茶園』一直是清末上海主要的戲曲演出場所……」[52]到茶園聽戲看戲的風雅活動，何時引進臺灣，於今不易查考。但是清末的臺灣文人既曾往來海峽兩岸，想必曾經受邀至茶園聽戲，而將這種娛樂方式引進臺灣，只是囿於無披露管道，因此文獻上鮮少著錄。日治之後，發行全臺的《臺灣日日新報》，在各地的新聞報導中，屢見「茶園」聘戲演戲的報導，嘉義地區亦不例外。依其成立先後，論述如下：

1. 嘉賓茶園

目前所知，嘉義地區最早出現於報端的茶園是，明治42年（1909）年林寬敏等富商所發起的「嘉賓茶園」。舉當年（1909）報紙的報導為證：

> ……文人韻士。每於風晨月夕之下。互相評論諸羅地廣人繁。商業日盛。人文日進　為南北部之樞紐。山林殖產品物。每日汽車運載。絡繹不絕。即客商乘載。亦不下千有餘人。如斯繁昌之地。竟無一可供閒暇之娛目。良可慨也。於是本地紳商林寬敏蘇育奇林玉崑[53]諸氏。毅然以為已任。部

50 〈嘉義短札 優伶抵嘉〉，《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4月09日第4版。
51 〈嘉義短札（五日發）戲園復設〉，《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4月09日第4版。
52 徐亞湘，《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宜蘭：傳藝中心，2006），頁64。
53 林玉崑於1915年7月出任嘉義山仔頂區長。（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25日第6版的報導：「嘉義山仔頂區長林玉崑」）

署一切。名為嘉賓茶園。[54]

嘉賓茶園佈置好了之後，擇定清明節開張，特地到臺南聘請檔期剛好結束的「福州大吉陞班」作開臺首演。報紙上說：

聘請福州官音大吉陞班來嘉開演。其齣目之新鮮。技藝之超群。久博江湖諸士膾炙。而茶園美麗宏壯。客座寬廣。諸般設備。皆仿新式。擇定清明佳節。始行開演。是日嘉義廳長臨觀。頗蒙賞鑒。給賞多金。自是客座常滿。殆無虛位。洵足為梨園中生色也。[55]

從報導中所描述的「美麗宏壯」、「客座寬廣」、「諸般設備。皆仿新式」來看，當年嘉賓茶園的成立，顯然是地方上一樁大事。尤其開幕時請來嘉義廳長蒞臨觀賞，更顯現出業主林玉崑等人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可惜報紙上未載錄茶園成立的地點。

嘉賓茶園的演戲紀錄終止於大正元年（1911）年底，演完「支那官音新福連班」，接著演二十天的「山本演劇場」[56]之後，消失於報端。嘉義市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記載：林寬敏是嘉義的大商人，曾於大正11年（1922）捐建城隍廟戲臺。[57]將這兩條史料放在一起來看，不由得令人興起「林寬敏是不是結束嘉賓茶園的經營之後，把戲臺捐給了城隍廟」的聯想，只是文獻不足，空留猜測。

2. 大觀茶園

大觀茶園由何人成立，設定的地點在哪裡，報紙上都沒有相關的報導。目前所知在明治43年（1910）4月中旬，已經有演戲的紀錄：「嘉義大觀茶園所演上陞班。自去四月十二日來嘉。已逾一月」。[58]但大觀茶園演戲消息的見報約僅此一筆，之後未見後續報導。

54 〈梨園生色〉，《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4月13日第4版。
55 同前注。
56 〈天南雁音（十二日發）菊部往蘭〉，《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1月15日第3版。
57 整理自嘉義市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http://www.cabcy.gov.tw/cy_heritage/heritage_content.aspx?heritage_type_id=2&heritage_id=41（查閱日期：2012.05.19）
58 〈嘉義通信（十六日發）戲園罷演〉，《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5月19日第4版。

3. 餘樂茶園

「餘樂園」的名稱最早出現於明治31年（1898）5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諸羅縣…衙署宏敞…內有花廳一座。顏其堂曰餘樂園」[59]餘樂園用來招待「各衙官長。連合城內外紳耆俊秀。飲酒敲詩。」有時候也請來「優俳藝妓。幾臺演唱。簫鼓嗷嘈。笙歌嘹喨……扮裝演劇。曲唱古今。」[60]

大正4年（1915）7月，時任山仔頂區長的林玉崑籌組了一個女子戲班；[61]同年（1915）10月下旬，報紙報導這個女子戲班「合上海鴻福班。及臺南小羅天三班。於東市場後。餘樂茶園。開幕混演。」[62]既能與京班混演，則這個戲班應該是京劇班。[63]

在這一則報導中將戲班與茶園的名稱混用，如戲班稱「餘樂園女優」，演戲的地點稱「餘樂茶園」；如大正年（1915）11月的報導：「嘉義娛樂園女優。鴻福班正音。及小羅天三班混演戲。自上月廿八日。于東市場後餘樂茶園開幕……」[64]這種情形到底是林玉崑的本意，或者是報社記者取縣衙內的花廳名稱借用，報紙上並未作說明。餘樂茶園的相關報導，止於大正5年（1916）1月12日，該班女優被遣歸北部。[65]

4. 嘉潮茶園

嘉潮茶園設立人不明，之前也未見相關報導，依據大正9年（1920）3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推測，成立時間應是當年的春節，地點在紅毛井街。報紙登載的全文如下：

> 舊曆元旦。由艋舺來嘉。假紅毛井街嘉潮茶園開演之潮州老源正興班。較之上年來嘉演唱之潮州班。花旦略輸一籌。然服飾新麗。工架說白。力超上乘。開檯以來。座客常滿云。[66]

---

59 〈餘樂園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05月12日第1版。
60 整理自前注。
61 〈女優將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07月25日第6版。
62 〈女優分幕〉，《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21日第6版。
63 徐亞湘，《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臺北：南天，2006），頁158。
64 〈女優瑣聞〉，《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29日第4版。
65 〈女優雲散〉，《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01月.12日第6版。
66 〈諸羅特訓 潮班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03月01日第4版。

當年的紅毛井街應該就是今天的蘭井街一帶，茶園首先聘演的戲班是潮州戲老源正興班。該班花旦的演技比之前來演的潮州玉梨香班[67]略遜一籌。不過，這一團的服裝新穎，而且念白與身段均是上乘，所以開演以來，常常客滿。嘉潮茶園演戲消息的見報亦約僅此一筆，之後無接續報導。

5. 樂成茶園

嘉義樂成茶園是臺南人蔡祥[68]於大正9年（1920）成立，地點在「嘉義水涵口」。首演劇種與戲班為「潮州白話戲源正興班」，由於「所演俱係嶄新戲齣」，所以「每日夜觀客皆為滿座」。[69]雖然樂成茶園後續聘的幾檔戲收入都非常好，如：「開演上海天升班……未演已告滿座」、[70]「聘福省鳳凰社男女班……每日夜各等皆見滿座」、「上海鴻福班……假座嘉義樂成茶園開幕……座無立錐。」[71]等等好評好況，但畢竟是臨時戲園，場地與設備都無法與新式固定戲院相比；所以在嘉義南座落成啟用之後，[72]於大正10年（1921）2月4日議拆：「嘉義水涵口草創之樂成茶園。已欲拆去。」[73]

茶園開始是演戲的場所，但是後來報紙的記者也把它當作戲班的代稱。如大觀茶園曾聘「上陞班」來演，檔期結束後，戲班過位到北部，記者就曾這麼寫著：「大觀茶園赴北部開演後。當地有戲癖者。遂集股轉聘在南開演上海女菊部。」[74]此處的大觀茶園指的是戲班上陞班。另外，茶園是固定戲園創立前的過渡演戲場所，當專業的戲園出現後，茶園就逐漸消失了。

（四）固定戲園的興建

廟口與市場的露天戲園本來就很簡陋，所以很快地就不能滿足看戲者的要求了；茶園的設備雖然好很多，但也總比不上寬敞舒適的固定戲園。因此，當日

---

67 潮州玉梨香班來嘉義演出的最早紀錄是，1918年11月下旬在西門三山國王廟開演。見〈諸羅特訊 籌聘名優〉，《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5日第6版。

68 蔡祥（?-?），1923年任職臺南大舞臺戲院園丁（經理人），1925年創「丹桂社」劇團，是能演歌仔戲、白話歌劇與京劇的混合戲班。見林永昌，《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南：臺南市圖，2006），頁112-121。

69 〈諸羅特訓 潮班開檯〉，《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10日第6版。

70 〈諸羅特訊 扮演新劇〉，《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29日第4版。

71 〈諸羅特訊 鴻福重來〉，《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19日第6版。

72 「籌建劇場南座于紅毛井街。現經落成。開演潮州白話戲源正興班。日夜觀客滿座。」〈諸羅特訊 劇場披露〉，《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25日第6版。

73 〈諸羅特訊 又有戲園〉，《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2月04日第6版。

74 〈嘉義通信 戲園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6月30日第6版。

本人興建專演日本戲的戲園出現之後，臺灣人要興建屬於自己的戲園的訴求就不停地出現。以下根據當年的報紙所披露的消息，說明嘉義座與嘉義南座興建的過程。

1. 嘉義座的議建

嘉義地區最早籌建的固定戲園是，位於羅山公園內的嘉義座，它的位置依據「清末及日治初期嘉義市市區行政區域圖」來推測，大約在今文化路以西、國華街以東、中山路以北的地方。[75]於明治41年（1908）動工，當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如下：

> 公園內此次建築樓閣。形頗壯觀。聞將為戲園用也。出資者為立松氏。而建築之包辦者。為吉高氏。建築計費萬二千圓。來年端月諒能完竣云。[76]

報導上說明嘉義座是由日人立松先生出資，吉高先生負責興建，總經費是一萬兩千元。雖然披露日期是當年的12月25日，但是從「形頗壯觀」來推測，顯然結構體已接近完成，所以撰稿記者預期來年的農曆一月[77]應可完工。

嘉義座果真如期於隔年（1909）農曆正月落成啟用，舉《臺灣日日新報》於明治42年（1909）3月的報導證明如下：

> 嘉義公園內。建築戲園壹座。近經落成。遂于去念七日。舉行落成式。招待觀覽客數百名。殷勸款接。式終開宴。備極豐盛。且有種種餘興。可以娛目聘懷云。[78]

這一則報導的日期雖然是1909年的3月3日，但是文中說明「于去念七日。舉行落成式」指明了戲院在2月27日落成。當天免費招待數百名觀眾進場，除了吃飯還有餘興節目。不過，因為是日本人蓋的戲院，所以可能只演「內地戲」——日本戲，而不演臺灣戲。

---

75 吳育臻撰述，吳連賞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1。

76 〈嘉義通信（念一日發）建築戲園〉，《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25日第4版。

77 農曆一到十二月的文雅名稱為：端月、杏月、桐月、梅月、槐月、榴月、伏月、荔月、菊月、陽月、臘月。

78 〈嘉義通信 嘉義座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3月3日第4版。

2. 嘉義南座的興建

嘉義南座的議建也相當早，明治42年（1909）日本人興建的嘉義座落成啟用之後，隔年（1910）12月，報紙就曾報導，有位林姓富豪計畫興建一座專供臺灣人看戲的戲園：

> 內地式戲園曰嘉義座。已創建築於原羅山公園內。壯麗雅觀。獨是本島人之催演梨園。位置係臨時之創設。究竟未得達其目的耳。今番有富豪林某。運籌握算。謀建宏壯戲園。該場所擬於外教場陸軍敷用地之賣下處。與買主周某交涉。若獲賸就。便當著手行事。然後聘請扮演云。[79]

這一則消息除了報導嘉義南座的籌建消息外，也替我們證明了嘉義座是「內地式戲園」，專演日本戲，不演本島人所聘演的梨園，而本島戲園都是臨時性質。所以，富豪林某相中陸軍外教場附近一塊地，目前正積極向地主周某交涉，對方如果肯割愛，就要著手建設一座「宏壯戲園」。

不過，之後數年，都不曾再見到有關興建嘉義南座的消息。一直到大正9年（1920）12月，當報紙上又出現相關消息時，已經是完工待驗收了：

> 嘉義街未有戲園。市人無可消遣。深以為憾。日前同地人士。雖倡議欲建戲園于城隍廟前。以為祭神餘興。兼平時營利之需。奈因工費頗巨。猝難措手。今夏五月。黃添進施泉外數人。乃募二萬金。新建宏敞劇場于南門內南薈芳料理店對面。名曰南座。可容二千人。待官衙檢畢。即欲聘請名優開檯。以廣招徠云。[80]

從上述的報導中我們大約可以了解，10年前那位林姓富豪放棄了興建戲園的計畫，而之後也沒有人再提起。一直到1920年，地方紳商才又有較積極的動作。起初是規畫建在城隍廟前，平常賣門票作商業劇場，遇神明聖誕則作非商業劇場演出。不過，這樣的計畫，後來卡在經費問題，也就不了了之。5月份的時候，事情出現轉機，有黃添進和施泉等數人籌足了兩萬圓，在「南門內南薈芳料理店對面」選了塊地，建構了一間「可容二千人」的「宏敞劇場」，已經完工，只等

79 〈嘉義通信（上月廿七日發）築構戲園〉，《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03日第3版。
80 〈諸羅特訊 南座告成〉，《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5日第6版。

官方驗收合格，就可以開檯演出了。

嘉義南座的位置，後續的報導中說是在當年的「紅毛井街」，應該是今天的蘭井街一帶；戲院落成開檯首演的劇種戲班是「潮州白話戲源正興班」。[81]不過，這一則報導稱籌建戲園的人是「楊添進、薛俊金、施慶全、李財、邱策五諸人」，就給了我們極大的疑惑。因為，前一則所報導的籌建人：「黃添進施泉外數人」，是黃添進施泉等數人的意思，在這裡不但黃添進變成楊添進，施泉也變成施慶全，簡直成了一樁公案。

肆、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商業劇場戲班與演出

前文曾述民國64年（1975）出版的《嘉義縣志•卷六學藝志》所載嘉義地區的戲劇劇種計有：正音戲（平劇、亂彈）、四平戲、歌仔戲等18種，都是日治時期曾經流行的劇種，證明了嘉義地區戲劇活動的熱絡與多樣化。不過，這樣的記述由於沒有分出年代，所以顯得疏陋；因為有幾個劇種，如七子班、正音戲、四平戲等，在1924年歌仔戲盛行之後，逐漸式微，甚至消失。此外，這製書中漏列了當時經常見報的潮洲戲。

本小節討論這個時期嘉義地區商業劇場戲班與演出，乃依據當年報紙所記載的實況。這種性質的演出，由於是商業行為，戲班演員的演技與舞臺排場設計都必須相當用心，才能博得觀眾「物超所值」的心靈感受，締造票房佳績，進而到處受歡迎。另一方面，不管是報社記者或民間的一些所謂「戲癖者」，因為具備戲劇素養，所以對於演出有較高的期許；看完戲後，或直接品評於報端，或兩三好友交換意見而藉報端披露，無論褒貶，在在都對戲班形成壓力。這些演戲者與觀戲者之間互動而留下來的文字，成了今日極重要的歷史戲曲文獻；因為有這些報載資料，我們得以就明確的證據論述當年的戲劇風華，而免於猜測臆論。

至於上述非商業劇場的演出，在演者與觀者之間並無相對等價的要求，所以當年的戲劇評論者，基本上不作評論，也就沒有留下可供論述的史料。因此，僅能就當時報紙資料所載的商業演出作探討。以下依出現於報端時間的先後，整理出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曾演的劇種與戲班，論述其演出情況。

一、艋舺女優班

明治41年（1908）總爺街樂仙亭酒樓陳壽春等人醵資「貳參千圓」，到臺北

[81] 〈諸羅特訊 劇場披露〉，《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25日第6版。

艋舺聘了一班女子戲班二十餘人，在酒樓上賣票演出。[82]票價壹等座位壹圓，貳等六角，參等座位參角，兒童票是座位等級半價優待。[83]

這些相關的報導中，記者沒有說明這個戲班演出什麼劇種。但是從演出年代以及報導文字如：「彼之鴒母曲師。亦隨之來」、「聞彼雖名為演劇。實則專以伴客為目的。」[84]等蛛絲馬跡來推測，比較像「藝妲戲」。因為藝妲才有專屬的樂曲師，一般劇團用的是整團文武場樂師；此外，藝妲的表演場域在酒樓，既是賺取生活所資，難免因盛情難卻，應客人要求而有陪酒的權宜行事。

這個戲班由於「腳色不整。且齣目無多」，所以演出情況不佳。後來移師到城隍廟賣票演出，雖然「諸腳色較前稍優。入場觀覽者。幾乎坐位俱備。可惜齣目有數。無甚新奇。以廣眼界。奈何。」[85]

二、泉郡七子班

有了上述藝妲戲班演出不如人意的經驗，嘉義地區一些「雅具戲癖者」於是興起到對岸中國聘請戲班來演的念頭。這個提議一出，馬上獲得迴響，「擬聘泉郡七子班。到地演唱。現經協定股株。不日將赴對岸聘請。諒到時必能面目壹新也。」[86]七子班即小梨園戲，屬於南管戲的一種，林鶴宜《臺灣戲劇史》：「南管戲的行當承襲南戲的『生、旦、淨、末、丑、貼、外』七個角色。」[87]

不過，後續的報導卻說到漳州聘了一團「十壹子班」，[88]這就令人不知其所云了，因為經查閱《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亦未發現「十壹子班」是何劇種。[89]

三、福州大吉陞班

明治42年（1909）3月，嘉義紳商林寬敏到臺南接洽正在南座上演的大吉陞班，提議到嘉義上演一個月，戲金一千五百圓。[90]

---

82 整理自〈嘉義通信 女優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1月20日第4版與〈嘉義通信 小寬裳戲〉，《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1月05日第4版。
83 同前注。
84 〈有關風化〉，《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1月09日第5版。
85 此段所引文字，俱見〈嘉義通信 女優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2月14日第6版。
86 〈嘉義通信〉，《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2月24日第4版。
87 林鶴宜，《臺灣戲劇史》（蘆洲：國立空中大學，2003），頁63。
88 〈嘉義通信 聘戲後聞〉，《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3月10日第4版。
89 張成濂、張建森，《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90 〈鯤南春信 戲將往嘉〉，《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3月19日第6版。

後來議定的價碼是「千二百金。另供給火車往來運搬費」[91]擬在嘉義座開演。不過，嘉義座正上演日本戲，還得等十幾天才結束，可謂好事多磨。

同年（1909）4月3日戲班終於成行，報紙上說：「大吉陞優伶。因在臺南座撤演。特于月之參日。乘參番汽車到嘉。」[92]

大吉陞班在嘉義的演出地點，並不是當初預計的嘉義座，而是另外在市場北邊搭了一個臨時戲園，叫嘉賓茶園。開演當天「客座常滿。殆無虛位。」[93]但是，之後的票房卻起起落落。演完一個月之後，本來就要回臺南；不過，當中出了一些小爭執，所以先轉赴樸仔腳庄演出五天，然後才離開嘉義地區。[94]

明治43年（1910）8月，嘉義人士又聘這個戲班來嘉義演出。預計農曆7月15日開演，若有獲利，「將供為討蕃隊慰問金」[95]義演情況如何，報紙沒有後續報導。又，大吉陞班是福州徽戲。[96]

四、福州祥陞班

明治43年（1910）4月，嘉義地區的「戲癖者」又於月之12日，聘來一班福州徽戲班——「福州祥陞班」在大觀茶園演出。但是這一班「腳色不佳」、「服色不鮮」，[97]比之上一班還不如，報紙上說：

> 福州菊部。現在嘉開演已經數日。觀覽客。仍寥若晨星。壹等位勿論。貳等位不上參十人。參等亦僅數十人。其原因蓋由開演齣目。多不甚佳。而步驟音調。亦較客歲差若天壤。所演時間。又甚短縮。有戲癖者皆裹足不前。[98]

福州祥陞班的演出一直未見起色，而似乎班主亦無能為力，以致負面的報導：如「腳色音調。粗浮不妙」之類的批評一再出現。[99]勉強演滿一個之後，離嘉赴北。[100]

---

91 〈赤崁春信 戲園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3月25日第4版。
92 〈嘉義短札 優伶抵嘉〉，《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4月09日第4版。
93 〈梨園生色〉，《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4月13日第4版。
94 〈崁城片帆（三日發）請戲延期〉，《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05月15日第4版。
95 〈戲園義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8月19日第5版。
96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臺北：南天，2000），頁241。
97 〈嘉義短札（五日發）菊部失色〉，《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4月17日第6版。
98 〈嘉義通信（十九日發）菊部不振〉，《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4月22日第4版。
99 〈嘉義通信（廿七日發）菊部衰頹〉，《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4月29日第4版。
100 〈嘉義通信（十六日發）戲園罷演〉，《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5月19日第4版。

五、上海天仙班

嘉義人先後聘了兩團福州戲班來演，情況都不能令人滿意，遂有「程高飛。蔡德淵。陳炳榮三人出而為發起。擬瞷鷺江天仙茶園女班。渡臺開演。」[101]初演的日期是明治43年（1910）的7月1日，但演出情況不甚樂觀，記者分析了原因：

> 天仙茶園。經去一日開演。觀者寥若晨星。蓋因入場料比大觀茶園。略為高些。此後欲圖觀客輻輳。必稍為減價。並演大齣目。而後有望也。[102]

記者的建議，天仙班的管事者從善如流，不但「重加設法整頓。排列古玩物器。」而且「大減觀覽資」，果然「附近觀客。倍覺幅輳。座位幾滿云。」[103]上海天仙班是京戲班。[104]

六、老德勝京班→鴻福京班

明治43年（1910）9月嘉義市民合股，聘請「老德勝班」到演，演出過程頗不順利，與聘主之間「屢次較鬧。囂囂不已。現當事者因欲結算清楚。諸股東各執一見。相與抗議。現已投訴公廷。」[105]事後，戲班改組易名。[106]於大正10年（1921）1月再度來嘉義樂成茶園演出，盛況空前，一掃10年前之陰鬱不快。記者如是讚許：

> 此次更聘特等女花旦鳳英。女武旦宋鳳雲。女小生小桂雲。及有名男女角。由臺中來嘉自十五日起。假座嘉義樂成茶園開幕。善演武戲。就中宋武旦能于臺上作旋風舞。服飾多蘇杭時粧。鮮麗奪目。擬演十七日間。十五六兩日夜。座無立錐。觀者皆評為戲班中之超超元箸者云。[107]

這個戲班間隔10年再度來演，這10年當中，寫戲評的記者們看過多少好班好戲，在品戲品味與鑑賞能力都提高許多；雖然武戲是上海京班的特色，但是肯用「為戲班中之超超元箸者」這樣驚豔的文字來形容該班的演出，實在相當難得，

101 〈嘉義通信 鳩收股株〉，《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6月30日第6版。
102 〈嘉義通信（一日及二日發）戲園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7月07日第4版。
103 〈嘉義通信（五六七日發）戲園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7月15日第3版。
104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頁242。
105 〈嘉義通信（四日發）戲園糾紛〉，《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09月07日第4版。
106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頁242。
107 〈諸羅特訊 鴻福再來〉，《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19日第6版。

當然也突顯了戲班叫好又叫座的盛況。這個檔期演到當年（1921）1月28日期滿，29日起三天是無聘主，由戲班自租場地的演出。[108]

七、臺灣正劇

明治43年（1910）10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了一則嘉義廳同仁開演臺灣正劇的消息。地點在在嘉義座，日期從10月2日到15日共4天，票價「特等八十錢。一等六十錢。二等四十錢。三等二十錢。軍人小兒減半。」不算很便宜，但是「男女往觀者座為之滿云」。[109]另，臺灣正劇的劇種歸屬不明。

八、新福連陞班

嘉賓茶園於大正元年（1911）9月聘請「新福連陞班」開演，戲金貳千參百五十圓，演期一個月。[110]開演後「不博好評。觀客寥寥」。[111]劇團加聘新角，但仍然因「亦非出色。以致觀者失興而返」，而未能振衰起敝。記者提出衷心警告：「若非再聘頭等名角。其虧本不卜可知矣。」[112]茶園管事者聽進去了，連忙向上海福州等處調來數位名角，總算把場子給撐了起來：

> 園主不得已乃由上海福州等處。聘來女角五名。女老生金蘭春。女三花賽上飛女花旦粉桃花。女生筱月蕉。同草上霜五名。中惟金蘭春及粉桃花色藝雙佳。為最好腳色。能演聊齋之齣。以博觀者之贊賞。去十日演畫皮一齣。觀者滿園。一等席不敷所用。竟有站立而觀者數十人。[113]

曾永義等人所著《臺灣傳統戲曲之美》一書，對於演員的重要，提出如下的主張：「一齣戲是否成功，和演員的藝術造詣有密切的關係。演員必須深切體會曲詞的意義情境，透過肢體語言和音樂旋律的詮釋與襯托，才能淋漓盡致的把思想情感表現出來。」[114]確乎的論。同樣的劇團從「虧本不卜可知」，到「觀者滿園」，甚至有數十人願意「站立而觀」，其原因無他，在於演員「色藝雙佳」而已。

---

108 〈諸羅特訊 劇界近音〉，《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29日第6版。
109 〈羅山近信（十一日發）臺灣正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0月10日第6版。
110 〈嘉義通信（十六日發）聘戲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09月29日第3版。
111 〈嘉義通信（三日發）戲齣不實〉，《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06日第3版。
112 〈嘉義通信（八日發）梨園品評〉，《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1日第3版。
113 〈嘉義通信（八日發）新到名角〉，《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6日第3版。
114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臺灣傳統戲曲之美》（臺北：晨星，2003），頁37。

新福連陞班於大正3年（1914）7月再度來演，不但盛況空前，甚至發生因為觀眾超載壓垮戲臺的意外。報紙報導意外情形如下：

> 月之四夜。嘉義西市場內。支那福連陞班戲檯。若素之顧客寥寥無幾。因是夜演作糧山打雷。過火箍。落油鼎種種變化。一時觀者已達千人以上。洵未曾有之好況也。詎料該場北廊二等席之處。霹靂一聲。男婦老幼顛覆哀聲如雷。幸得警官救護。雖顛覆亦負輕傷而已。警官因危險追退顧客歸家。而顧客亦要返討戲錢。遲延時久。勢不兩立。乃不得已則令其再演云云。[115]

這一則報導說，7月4日那天晚上福連陞班照常演出，本來顧客寥寥無幾；後來因為演出《糧山打雷》，[116]劇中有跳火圈、落油鼎等特技表演。消息一出，馬上湧進上千觀眾，推擠之間，忽然聽到北邊貳等座位霹靂一聲，男女老幼跌成一團，全場一片哀嚎聲。幸好只是座椅斷裂，雖然跌倒在地，也都只是輕傷，並無大礙。警察怕再次發生意外，強令觀眾回家；但是因為戲沒看完，所以觀眾全擠到售票處要求退錢。戲班方面當然不肯，雙方就這樣僵在戲院門口，眼看著就要爆發比跌傷更嚴重的意外。警方無奈，只好讓戲班繼續演，觀眾繼續看。從這一個事件來看，可以得知嘉義人愛看戲到了甚麼程度！

九、餘樂園[117]女班

餘樂園女優班，是嘉義山仔頂區長林玉崑於大正4年（1915）7月發起籌組的戲班；當時籌募資金一千五百圓，分作30股，到北部招募了10幾位10歲左右的女孩子組成，聘請當地宜春樓酒家的音樂師等數人，每天在林區長的東門舊宅教唱。[118]

練習了約兩個月，9月18日這一天，南門保甲民眾宴請警官後援隊，邀請這個戲班前往演出。報紙上說：「嘉人士聞知。爭先快睹。人山人海。棚前地無立錐。夜八下鐘起鼓。演奏二齣。……步武輕勻。歌聲嘹喨。大博好評云。」[119]

---

115 〈戲檯偶崩〉，《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07月16日第6版。

116 此劇內容不明，經查陶君起，《平劇劇目初探》（臺北：明文，1982）亦未見著錄。

117 「餘樂園」，徐亞湘於其所著《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中稱為「娛樂園」（頁158），筆者亦認為「娛樂園」較合理。不過，因《臺灣日日新報》的諸多相關報導皆植為「餘樂園」，本文為尊重文獻紀錄，仍以「餘樂園」為書寫依據。

118 〈女優將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07月25日第6版。

119 同前注。

同年（1915）10月28日起，與「上海鴻福班」、「臺南小羅天班」在東市場後面三班合演。因為「女伶大都幼稚。關目歌曲。尚未十分嫻熟。各班所演齣目。多不相稱。且觀資太貴。一般多裹足不前。蝕本不少。」[120]上鴻福班與小臺南羅天班都是京班，餘樂園女優班能與京班一起演出，所以本文判斷此班為餘樂園女子京班。

同年（1915）11月14日，應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聘請，往演五天；接著「往斗六開幕數日。演畢擬到樸仔腳演五日。次應水堀頭區長黃靖卿二日間開演之聘。乃擬到南部各地開檯。」[121]

翌年（1916）這個戲班的演員已經擴展到20餘人，雖然曾如上述到附近的村莊公演；但是「究屬幼稚。未能博觀客之歡」，[122]所以準備到南部巡迴演出的計畫，就擱了下來。而既然無法打開戲路，就意味著沒有收入，出資籌班的股東們不堪虧損，決定解散戲班，將演員全部遣返北部。報紙上記載：「無奈用度孔繁。得不償失。日前已遣歸北。」[123]總計劇團從成立到結束，僅約半年時間而已。

十、潮州玉梨香班

大正7年（1918）11月，潮州玉梨香班在臺南開演，頗受好評。嘉義地區「鴻合商行吳鴻泉氏等」[124]招集募股，共分15股，每股100圓，醵金一千五百圓；一方面派人到臺南找戲班接洽，一方面在三山國王廟搭建戲檯，準備於一星期後開演，演期預定15天。[125]

嘉義人士聘請玉梨香班來演的過程相當順利，戲班如期到演；同年（1918）11月底，報社以「戲界好況」報導戲班的盛場：

> 此次潮州玉梨香班。來嘉開演。日夜觀客紛至沓來。當此百物昂貴。而觀者若是之多。推原其故。蓋以米穀農產騰價。業戶農民。多得贏餘。一班商工業。受其影響。反綽有餘裕。加以該班戲齣。能別開生面。服飾麗

120 〈女優分幕〉，《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21日第6版。
121 〈女優瑣聞〉，《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29日第4版。
122 〈女優雲散〉，《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01月12日第6版。
123 同前注。
124 〈諸羅特訊 潮班罷演〉，《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19日第6版。
125 〈諸羅特訊 籌聘名優〉，《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5日第6版。

都。管絃清脆。關目詼諧。大有颯颯移人之致也。[126]

這一則報導除了說明看戲人潮「日夜觀客紛至沓來」之外，也說明了背後的原因，在於雖然當時物價上漲，但是「業戶農民。多得贏餘。一班商工業。受其影響。反綽有餘裕。」而能招徠觀眾的主要原因，則在於該班的戲齣內容「能別開生面」、前場演員演來「關目詼諧」與後場樂師的「管絃清脆」等因素的配合無間所致。

玉梨香班這一檔演出，不但贏得嘉義在地觀眾的熱愛，「遠自中南部來觀者頗眾。日夜觀客滿座。」[127]11月27日晚上演出《負義報》，因為劇情「迷離撲朔。觀者咸神其技」，大呼過癮之下，有「臺南陳某。贈以二十金。嘉義北門外翁某。贈以十二金。」[128]觀眾因看戲滿意打賞戲班，這是嘉義地區的頭一遭。甚至，當演期屆滿兩週，因為實在演得太好，「大為顧曲家所稱許。愛看者大有其人。乃再加演一週間。」[129]總計戲班自當年（1918）11月22日到演，預定演15天，期限到12月6日該滿；加演一週，到13日告罷。因為「諸角認真扮演。顧曲家大為歡迎」，所以以陳際唐為首的地方紳商等12人，賞給劇團「二百四十金」，[130]除了突顯這個戲班的演技確有獨到之處之外，也展現了嘉義人士愛看好戲，而且不吝給賞鼓勵的大方與盛情。

十一、臺北鳳舞社女班

大正8年（1919）9月，臺北鳳舞社女班在新竹、鹿港一帶巡迴演出，嘉義人士前往議聘，預計9月20日到嘉義座演出一星期。[131]

之後，未見在嘉義地區的後續報導。不過，同年（1919）10月，嘉義城隍賽會時，曾見此團演戲助興的報導。[132]徐亞湘在《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書中考辨此班為京班，[133]本文因此定此班為臺北鳳舞社女子京班。

十二、潮州老源正興班

126 〈諸羅特訊 戲界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30日第6版。
127 〈諸羅特訊 梨園受賞〉，《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02日第4版。
128 同前注。
129 〈諸羅特訊 梨園展期〉，《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08日第6版。
130 〈諸羅特訊 梨園罷演〉，《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08日第6版。
131 〈諸羅特訊 女優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09月21日第6版。
132 〈諸羅特訊 慶賀優勝〉，《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10月20日第4版。
133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頁159。

從現有文獻推測，潮州老源正興班（亦稱「潮州源正興班」）大約於大正8年（1919）5月，自臺南上岸，[134]然後北上在臺北演出，[135]7月底或8月初過位到淡水，[136]12月在新竹、臺北一帶。[137]隔年（1920）1月在艋舺，[138]嘉義人士就到艋舺去邀聘，訂2月20日（農曆春節）到嘉義，在紅毛井街的嘉潮茶園演出。報紙上報導，雖然「較之上年來嘉演唱之潮州班。花旦略輸一籌。然服飾新麗。工架說白。力超上乘。開檯以來。座客常滿云。」[139]

當年（1920）12月，臺南人蔡祥再聘來嘉義，「假座嘉義水涵口樂成茶園開演」，因為演出前特地「由蘇杭上海新到服飾名角」，加上「所演俱係嶄新戲齣」，所以「每日夜觀客皆為滿座」。[140]

源正興班在嘉義地區的演出情況相當好，12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以「潮班盛況」為題稱許：「潮州源正興班。現假西門內樂成茶園開幕。服飾鮮麗奪目。善演傳神詼諧齣目。有徘徊玩俗之概。日夜觀客。皆見滿座云。」[141]此班於12月20日演完後，過位到臺南。隔年（1921）1月，受聘為嘉義南座落成開檯首演，特地從上海聘來名角數名，因此「觀者甚眾云」、[142]「日夜觀客滿座」。[143]演滿三個星期，於1月24日，離開嘉義往臺中而去。[144]

十三、上海天升京班

大正9年（1920）12月20日，潮州戲源正興班才剛離開嘉義，緊接著21日，嘉義仕紳又聘到「上海天升班」來演，地點仍然在水涵口的樂成茶園。「該班久在滬上演唱。甚博好評。此番更聘坤角水上飄金美紅而來。有戲癖者。爭欲先睹為快。初日開演。園內幾無立錐云。」[145]

上海京班以武戲見長，天升班的演員技藝高超，看得出是經過長時間的苦練，記者說「諸伶中於斯道三折肱者。頗不乏人」。加上服裝都是當時上海流

134 〈潮州戲又來矣〉，《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06月30日第4版。
135 同前注。
136 〈老源正興班藝題〉，《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07月30日第6版。
137 〈潮州班又來〉，《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12月22日第5版。
138 〈艋舺戲園齣目〉，《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01月25日第6版。
139 〈諸羅特訊 潮班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03月01日第4版。
140 本段所引文字，皆出自〈諸羅特訊 潮班開檯〉，《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10日第6版。
141 〈諸羅特訊 潮班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20日第5版。
142 〈諸羅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11日第5版。
143 〈諸羅特訊 劇場披露臉〉，《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25日第6版。
144 〈諸羅特訊 劇界近音〉，《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11日第5版。
145 〈諸羅特訊 正音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23日第6版。

行的飾樣，予人有罕見與新鮮的視覺美感。12月24日晚上演出新戲齣《天女散花》，「嘉城士女。咸以一睹為快。未演已告滿座。」[146]

十四、福省鳳凰社男女班

大正10年（1921）1月，嘉義人士聘來「福省鳳凰社男女班」，5日起在樂成茶園演出。「該班係童稚男女。善演跳舞詼諧之齣。服飾又新。每日夜各等皆見滿座。五六兩日。有觀客數名。賞以六十金。」[147]嘉義地區的「戲癖者」觀劇品味一向不低，這個童子班能演到有人肯大方出手打賞，可見的確不錯。這班此次檔期只演一星期，12日離開嘉義，往斗六而去。只是記者對於這班的演出與劇種未作詳述；因此，這班的劇種不明。[148]

十五、復勝京班

農曆過年是早年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節日，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或走親戚、或訪友，當然也是戲園最佳的賺錢時機。大正10年（1921）2月，甫落成的嘉義南座特地聘來「上海著名男女正音班福〔復〕勝班」，於「舊曆元旦」（陽曆2月8日）開演。記者以「該班有坤角四五名。色藝俱佳。戲服俱為京滬時樣者。嘉人士咸拭目以待之也」[149]等語期待盛況演出。同時，於2月15、16、18、20、21、25等日刊出日夜間的演出戲碼，[150]這種情形是嘉義地區商業劇場的頭一遭，顯見報社對嘉義地區戲劇演出的重視。

十六、醒鐘安京班

「醒鐘安京班」是「復勝復興之合班」，[151]大正10年（1921）12嘉義紳商陳際唐從臺中聘來，準備於隔年（1922）的元旦在南座開演。記者曾說：「多有好腳色。時值新春佳景。開檯之日。定有一番人氣也。」[152]只是未見後續報導，而且，時間是年底，卻以「新春開檯」為新聞標題，頗令人不解。

再次見到劇團的消息是，隔年（1922）5月底，報紙上說：「聞醒鍾安京

146 同前注。
147 〈諸羅特訊 童劇好評〉，《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1月11日第5版。
148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頁243。
149 〈諸羅特訊 元旦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02月08日第6版。
150 〈諸羅南座之劇目〉1921年02月15日第5版、1921年02月16日第6版、1921年02月18日第6版、1921年02月20日第5版、1921年02月21日第4版、1921年02月25日第5版。
151 〈諸羅特訊 新春開檯〉，《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2月27日第6版。
152 同前注。

班。此次添聘名角。決定於六月一日捲土重來也。」[153]這一次來嘉義演出，極為盛況，來看報紙的報導：

> 醒鐘安京班。假南座開幕以來。將及旬日。而日夜仍是滿園。較之天勝班。觀客倍蓰。推原其故。該班花旦崔金花。老生薛德瑞。做唱俱工。觀客每歎觀止……聞來二十日。演期已滿。將再繼演二星期云。[154]

從這一則報導中，我們終於了解醒鐘安京班較他班「觀客倍蓰」的原因在於，「花旦崔金花。老生薛德瑞。做唱俱工。觀客每歎觀止。」尤其是崔金花的演技，頗令當年的「戲癖者」為之傾倒。舉1921年5月《臺南新報》所載，署名「孟公」所寫「贈崔金花」詩四首：

> 舞罷霓裳度曲時。千金揀出好花枝。生增多病多愁種。一顧銷魂卻是誰。
> 玉簫檀板按梁州。疑是當年菊部頭。一種傾城傾國貌。春來紅豆總生愁。
> 人影衣香絕代誇。鬥粧何必重鉛華。浣紗女伴休相妒。碧玉原來是小家。
> 年來我亦患情多。趙李鈿車昔昔過。蠟淚蠶絲仍綺恨。英雄無奈女兒何。[155]

從這四首詩中，試拈數句，闡釋這個看戲人的多情。如「多病多愁」，病的不是身體而是心靈，因為崔金花粧扮起來儼然菊部頭領，在舞臺上舉手投足顧盼生姿，讓人頓覺「傾城傾國」，而「一顧銷魂」。最後一首的「蠟淚蠶絲」，化用李商隱「無題」詩中：「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的名句，可以想見這個痴情人種有得罪受了，因為儘管滿紙「情」、「愁」不盡，也只能徒呼「奈何」。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出，崔金花的扮相與演技一定堪稱絕世風華。因為，日治時期有這麼多的戲班的演出，能讓文人騷士情不自禁，賦詩表衷情，又如此纏綿悱惻的，也只有崔金花一人。

醒鐘安京班這個檔期演到6月20日就滿了，可是觀眾欲罷不能，只好繼續演下去。到了同年（1922）7月4日才見報紙刊出：「醒鐘安京班。自上月初到嘉演唱。一延再延。期限已滿。定至七月三日畢演。翌日將向臺南去也」[156]的消息。

153 〈諸羅特訊 菊部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5月31日第6版。
154 〈諸羅特訊 京班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6月18日第6版。
155 〈贈崔金花〉，《臺南新報》，1921年05月15日第6版。
156 〈諸羅特訊 京班去矣〉，《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7月04日第6版。

戲班是暫時離開了，可是嘉義地區「戲痴們」的心，似乎被崔金花帶走了。他們一直不能忘懷這樣一個精彩絕倫的戲班，只要得知戲班有空檔，就會去聘請。同年（1922）9月10日起，嘉義地區舉行「衛生展覽會」，黃堂坤去找臺南的蔡祥合股，從臺南把戲班聘到嘉義，配合展覽會，開演15天。[157]「且大減價。每日觀客。甚形擁擠云。」[158]這期間剛好碰上嘉義城隍祭典，「南北人士蒞嘉觀光者。不下十萬人」，[159]醒鐘安京班又獲得「觀客滿座」的盛況。[160]

十七、桃園天樂社女子京班

大正11年（1922）10月，「桃園天樂社之女優班……於朴子街市場內開演。大博好評。因接臺北市人士之聘。故於昨二十日停演。收拾往北。有戲癖者。大呼掃興云。」[161]好戲才開演，就被別地搶聘了去，難免掃興。這個戲班據徐亞湘考辨為本土京班。[162]

十八、泉郡錦上花班

九甲戲也稱高甲戲，是以南管為後場音樂曲調，而唱唸都用臺灣白話的南管戲，戲班自稱「南管白字戲」，俗稱「九甲戲」。大正12年（1923）7月，「泉郡錦上花班」受聘來嘉義南座開演，報紙上記載：「自開幕以來。日夜坐無立錐。況冠服麗艷。技藝尤佳。且唱念俱屬白話。故男婦老幼聽之盡解又觀料廉。故戲癖者爭先樂觀。以為快矣。」[163]此班徐亞湘考辨為九甲戲班。[164]

十九、北投清樂園與小錦雲班

大正12年（1923）8月，嘉義南座主人聘請「北投清樂園」與「小錦雲」到嘉義演出，《臺南新報》的記載如下：

> 北投清樂園小錦雲兩班曾在中北部地方開演。甚博好評。者番由嘉義南座主人所聘。定月之八日。即舊曆六月二十六日。將在嘉義南座開演。聞該班角色齊整。衣服麗都。唱念俱屬白話。婦孺能聽。屆時定見好況。

157 〈諸羅特訊 京劇重來〉，《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9月15日第6版。
158 〈嘉義通信 京劇好況〉，《臺南新報》，1922年09月16日第5版。
159 〈諸羅特訊 祭典誌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9月26日第6版。
160 同前注。
161 〈朴子通信 女優往北〉，《臺南新報》，1922年10月26日第5版。
162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頁160。
163 〈萬殊一本〉，《臺南新報》，1923年07月12日第5版。
164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頁160。

「小錦雲」原來是七子（小梨園）班，這個時候與九甲班「北投清樂園」[165]合演，而且「唱念俱屬白話」，所以已轉型為九甲戲班。只是我們不清楚嘉義南座這次所聘的是兩班中的那一班，或者兩班皆聘，繼續合作演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演出內容「婦孺能聽」，所以「定見好況」。

二十、新竹永樂園白字戲班

「新竹永樂園」白字戲[166]班於大正12年（1923）12月到嘉義南座演出，因遇上景氣不佳，而且「該班無甚腳色」，所以記者對於戲班的收入以及能演幾天，不表樂觀。[167]這個劇團，經徐亞湘考辨為客家戲班。[168]

以上是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商業劇場的演出情形，依據《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所見載的戲班剛好20團。聘自對岸中國的有12班，主要為京劇與潮洲戲；本土戲班有8班，除了「臺灣正劇」劇種不明之外，其他主要為京班，就是本土戲班學習中國來臺的京劇班的演出，效果不是很好，除「桃園天樂社女子京班」能獲「大博好評」的稱讚之外，其他的戲班表現平平。倒是從南管戲系統轉變而來的「九甲戲」班，逐漸增多，而且演出精采，如「泉郡錦上花九甲戲班」的演出「日夜坐無立錐」；「北投清樂園與小錦雲九甲戲班」的演出，亦有「甚博好評」的盛況等等。

當然，從上面的論述當中，我們也發現當年這些「戲癖者」留下了許多表演藝術方面的證據資料，頗值得耙梳整理，進一步依據戲劇理論作探討。只是本文囿於篇幅與行文整體性的考量，只能暫時擱置，期待來日另文討論。

伍、結論

本文依據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所記載的戲曲文獻，從非商業劇場、商業劇場以及戲班劇團演出概況等三方面，探討日治時期（1895-1923）嘉義地區戲劇的活動風貌，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在非商業劇場方面，除了寺廟神明聖誕迎神賽會、興建與修繕落成、建醮等例行性的演出之外；其它的演戲時機還有：報社周年慶、糖場的年度終業、

165 徐亞湘於《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考辨「北投清樂園」是九甲戲班（頁160）。

166 白字戲的定義頗為紛雜，請參見林永昌，《觀眾視野下的臺灣歌仔戲發展史》（臺中：天空數位圖書，2011）第二章〈臺灣白字戲初探〉。

167 整理自〈諸羅通信 白字戲來〉，《臺南新報》，1923年12月01日第5版。

168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頁172。

官廳衙舍落成、神社祭典，甚至連運動會獲得優勝也會請戲來慶賀等等。可見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經濟情況不錯，社會安定祥和，遇有家慶喜事都會演戲助興。而從娛樂文化層面來看，這也突顯了嘉義地區民眾戲劇欣賞的水準與偏好。

二、在商業劇場方面，嘉義地區在日治後的第6年—1901年，就有地方紳商聘請戲班在媽祖宮演出；這一場演出雖然沒有正式賣票，但是看戲的人卻有打賞「銀錢品物」的義務；因此，本文歸類為商業演出。之後，賣票的演戲地點，有城隍廟、三山國王廟以及市場，以及茶園等場所，都是屬於臨時戲園的性質。1908年興建，隔年（1909）元月落成的嘉義座，是嘉義地區第一座固定戲園。不過，因為是日本人出資興建，所以演出劇種以日本戲為主，臺灣或中國戲為其次。之後，一直要到1920年底，屬於臺灣人的嘉義南座才見完工。

三、在戲班劇團演出方面，一般迎神賽會的非商業演出劇種，除了「演唱梨園」、「梨園雜演」等報導無法確知之外，還有「義興軒」、「義和軒」、「北港錦樂社」、「碧雲軒」等北管子弟班；「正音戲」的北管（亂彈）戲；「餘樂園」、「臺南小羅天」等京班，以及「藝妲戲」等等在地戲班為主。商業劇場的演出劇種，則以聘中國的京班如與潮班為主，其中又以「醒鐘安京班」最為膾炙人口，頗令嘉義地區的「戲癖者」欲罷不能，伺機偵其空檔，即邀聘來嘉演出。

此外，在戲劇的發展與變遷趨勢方面，以南管曲唱念的「南管戲」逐漸轉加入在地白話，而成為「九甲戲」。而以「女（優）班」、「白字戲班」為名的劇團，如「臺北鳳舞社女班」、「桃園天樂社女優班」、「新竹永樂園白字戲班」等在地戲班，逐漸登上商業劇場的戲園內臺，已經預告出本土劇種的崛起。雖然此時的報紙記者還不敢抱以太大的樂觀，但是這些以「在地語言」演唱的戲班，仗著「婦孺皆曉」的優勢，將逐漸成為主流劇種，進而轉型發展成為土生土長的本土劇種——歌仔戲，則已略見端倪了。

引用書目

一、論著（依姓名筆畫續）：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年。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十 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年。
林鶴宜，《臺灣戲劇史》，蘆洲：國立空中大學，2003年。
林良哲，〈從行歌互唱到落地掃：台灣歌仔戲的濫觴〉，《從日治時期唱片看台灣歌仔戲》，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7年。
林永昌，《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南：臺南市圖，2006年。
———，《觀眾視野下的臺灣歌仔戲發展史》，臺中：天空數位圖書，2011年。
郁永河，《稗海紀遊》，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臺北：大通，未署出版年月。
張成濂、張建森，《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
張李德和、賴子清纂修，《嘉義縣志•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文獻委員會，1975年。
徐亞湘，《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戲曲資料選編》，臺北：宇宙，2001年。
———，《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宜蘭：傳藝中心，2006年。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臺北：南天，2006年。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臺北：南天，2000年。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臺灣史》，臺北：眾文，1996年。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臺灣傳統戲曲之美》，臺北：晨星，2003年。

二、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923年。
《臺南新報》1922年--1923年。

三、網路資料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cabcy.gov.tw/local_01_01.asp（2012.05.08）
嘉義市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http://www.cabcy.gov.tw/cy_heritage/heritage_content.aspx?heritage_type_id=2&heritage_id=41（2012.05.19）

「桃城文學獎」研究及其未來發展

林益彰*

摘　要

桃城文學獎爲嘉義最爲重要的文學獎，不僅帶動嘉義地區藝文環境的活動能量能夠向上攀升，藉由文學獎來培植許多的文學人才，透過諸多創作作者的用心關懷與得獎作品的闡發，爲嘉義這個地區的人文、風土、民情與地景留下與紀錄最燦爛的文字煙火。職是，筆者以嘉義舉辦的桃城文學獎作爲研究對象，發現到舉辦的年度並非年年開展，從中發現到箇中的演變、文學獎的議題探討、嘉義書寫場域的集中與形塑以及在結論中提出未來可以進展的模式，讓桃城文學獎化身爲不再受侷限的形式甚至發展成最獨特的生產機器。

*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閉起眼睛懷想
有細雨自梅山飄來
你張開手掌，掌心就是平原
彷彿有作響的牛鈴
被雨，或者我的鍵盤敲醒
而牧者盡皆老去[1]

一、前言

由文化中的各種內涵來閱讀嘉義這塊地區闡述如何的空間樣貌，透過辦理文學獎的模式達到全民書寫的狀態，為此留下作品的里程碑與時空下的紀錄，職是，筆者藉由嘉義市文化局主辦的桃城文學獎的收錄與需求來作為研究對象，以書寫的媒介拉近與對象的距離，擴大加深培養或習得書寫後的地方感精神，筆者細緻地研究各種文類中關於描繪嘉義地區的書寫方法，利用歸納整理排列出集中的內文與詮釋，希冀於此結論爬疏辦理文學獎的建議方法與宗旨上的清晰深入，配置到桃城文學獎的應能夠闡釋更多方面的組合。

舉辦文學獎的用途與目的，從日治時期辦理的空間便可以開始作出思考與了解端倪：

> 一九八九年，兒玉源太郎就任台灣第四任總督，即熱心推動各項政策，籠絡地方人士。漢詩既是中日兩國傳統共有的淵源，自然成為方便的媒介。在兒玉總督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倡導下，出現了「饗老典」、「揚文會」等活動。這些活動或以敬老尊賢為前提，或以拔擢人才為目標，無不企圖藉以詩文唱和，比興風雅的方式，達到懷柔的目的。……台灣文人參與殖民總督詩會，有可能出自不得已的環境考量，也有可能僅止於附庸風雅，但藉機彙緣求進者，恐怕也不乏人。古今文人在改朝換代之際所作的選擇，從來就是高下參差。或進或退的動機，唯存乎一心而已—在中原如是，在台灣亦如是。[2]

[1] 嚴忠政，〈夏日在嘉義平原〉，《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頁259。
[2] 王德威，《臺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9），頁82。

文學獎的產生主要是幫助交流與展現認同和肯定，台灣從戰後台灣本土最具代表色彩與明確的文學獎有「兩大報的文學獎、官方的中國文藝文學獎、本土派的吳濁流文學獎、政府機構或文藝協會、基金會辦的全國文學獎、各個區域政府辦的文學獎」[3]……等等。從原本以「中央」為首要選擇的文學獎，從原本以數量極少的文學獎，在經過時代的演進、制度的解套與資訊規則的更迭，「文學獎」的定義與使用度慢慢被擴張更多功能的價值，原本的機制與人才方面也受到範圍遍布的掀開，朦朧的階梯與層級不再曖昧，越來越多人懂得如何使用「文學獎」與進入「文學獎」。

在須文蔚主編的《文學台灣》裡頭的一篇文章〈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〇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中提及台灣戰後的文學獎現象，須文蔚提到的各種區域文學的類型與方式與「由政府機構或文藝協會、基金會辦的全國文學獎或由大眾傳播媒體與報紙的文學獎」[4]的敘述策略和書寫意義有層次上的差別，在撰寫區域文學的內容為：

> 後現代與後殖民主導文化下的多元、去中心，一方面使文學受到某種程度擠壓，另一方面也刺激更多文學獎成立。……各種區域文學獎或類型文學的設立，如「台灣省文學獎」、「臺灣文學獎」、「寶島小說獎」、「台北文學獎」、「台北縣文學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夢花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南投縣文學獎」、「南瀛文學獎」、「屏東縣文學獎」、「府城文學獎」、「新竹市竹塹文學獎」、「台中市大墩文學獎」、「菊島文學獎」、「基隆市海洋文學獎」、「高雄市打狗文學獎」、「嘉義市桃城文學獎」等……回應近年來本土意識的抬頭，立足鄉土的地方文學的意涵，故有凸顯次文類，特定美學主張，特定社會意識或是商業宣傳等特色。也同時藉由文學獎所彰顯的地方文化或特定觀念主張 型構新的文學論述 建立新評論體系 重構文學版圖[5]

---

3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4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5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從中央的舉辦模式或少數當時的較有權力的媒體報紙舉辦的文學獎，以壟斷的方式在規劃人才與設定文學的模式，經過時代的淘洗，台灣制度的穩固與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在地認同」的比較之下，而後以文學獎書寫的區域文學獎[6]中，表現出來的意義是環繞在如何描繪出本土意識、本土意涵、本土美學、本土的商業宣傳[7]，從區域文學的徵文簡章中的作品訴求與資格選擇，便可以了解區域文學獎強調的是本土文化與精神的培植，最大的差別在於中央與各區域的宗旨與吸納最為不同，撇開純度與質感而言，對於培養文學「素人」的提倡，以各地方政府來實施各種文學獎模式，最能尋索到強而有力的人才與彰顯各地方的象徵特色。也惟有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更多喜好文學，熱愛創作的文學素人能得到更多的發展舞台與揮灑空間。

由文訊雜誌社編纂收錄的《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與《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主要是針對台灣各地區縣市的文學環境與文化質量作一系列的觀察與論述。在《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的內文中區分為屏東、台東、彰化、南投、雲林、澎湖、嘉義、台南、花蓮、新竹、苗栗、桃園、宜蘭、高雄、台中與基隆的分門別類，從敘述當地的地理風景與風土人情，繼續衍伸至調查的鏡頭，聚焦於文化與文學的融匯狀況，再針對萃取出的影像做出改革或是期望的轉變與傳承，總之，對各區的藝文環境做的調查，就是希望各城市的藝文環境能夠充分發揮其完整性與獨特性；而另外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的內文歸納整理中，主要外在形式是以「論文」、「座談」與「活動」來比擬各區域內的文學代表與文化象徵的概括化，內文分成花東地區、高屏澎地區、雲嘉南地區、中彰投地區、桃竹苗地區與北基宜地區。單純從這兩本專著與其他研究地方文學或地方文學獎的標題與研究動機而言，「地方或區域」的名稱儼然已成為各縣市文學史的代表象徵與粗略概括，從當中我們可以思考地方文學史或區域文學史的生成與獨立，其架構的完整性與獨特性是需要時間的累積，如以各種年代做為收錄與形成脈絡，或是透過人為的方式，建立某種場域或是獨特的具體而形塑的史料，達到縣市、地方或區域各自享有的歷史與藝文環境。

大體而言，《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中的嘉義：諸

6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7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羅風情的篇目中收錄作者江春標的〈感懷．珍惜．期許—閒話嘉義藝文環境發展〉、李清子〈嘉義藝文活動概況〉、李國俊〈嘉義地區藝文環境之展望〉與高惠琳〈說一尺不如做一吋—「嘉義藝文環境的發展」座談會〉。[8]以及《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中的雲嘉南地區以嘉義為研究對象與題材的論文與座談有作者賴萬鎮〈傳承諸羅文風，創造嘉義新文化〉、蔡尚志〈文化沙漠的再出發〉與渡也〈談嘉義文學資料之蒐集研究〉，[9]其內容與價值意義便是希望透過整理與詮釋來演繹或是傳承嘉義本身的文化軟實力或是傳遞交流嘉義土生土長的藝文知識。藉由本身的民俗特產與歷史特色、地區傳統詩社的辦理與流傳、各種藝文方式與狀況的形塑架構成特殊的場域與系統，並且期待嘉義地區的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展望與資助未來以文化為角色的基金會或是場所，讓更多有志之士或是以藝文為前提的工作者能有更多的發展與揮灑的空間，甚者，也能幫助嘉義這塊古色古香的城市，蘊放更多發展的面向。

桃城文學獎為嘉義最為重要的文學獎，不僅帶動嘉義地區藝文環境的活動能量能夠向上攀升，藉由文學獎來培植許多的文學人才，透過諸多創作作者的用心關懷與得獎作品的闡發，為嘉義這個地區的人文、風土、民情與地景留下與紀錄最燦爛的文字煙火。職是，筆者以嘉義舉辦的桃城文學獎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到舉辦的年度並非年年開展，從中發現到箇中的演變、文學獎的議題探討、嘉義書寫場域的的集中與形塑以及在結論中提出未來可以進展的模式，讓「桃城文學獎」化身為不再受侷限的形式甚至發展成最獨特的生產機器。嘉義文學環境的歷史是擁有可以發展的結構，不單是回顧傳統的創新或是培養建立新的藝文環境均有其創造與傳承的潛力，而舉辦的文學獎更是可以打破以往只有比賽的規則，待比賽結束，收納成作品集之後，便束之高閣，本著這樣的問題意識來深論文學獎與書寫的狀況，並且拉出文學獎之後的活動路線，是筆者欲要談論的核心價值。

總而言之，本篇論文的進行方式便是分為四大主軸，依序針對桃城文學獎的發展沿革作出歸納與整理，再來對文學獎本身的性質先作初探與論述，以及書寫性質的闡發與系統體制化，最後整合出桃城文學獎與嘉義地區的藝文環境的期待效果與桃城文學獎內部徵文模式的擴增。

8 《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台北：文訊，1994），頁261-291。
9 《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1994），頁261-291。

二、桃城文學獎及其定調

西元1998年的第一屆桃城文學獎，由當時的市長張博雅為嘉義地區重大的文學獎模式首開序言與發聲，藉由文學的潛移默化的本質、淨化人心的功效與清流的用途為嘉義地區本身的文化帶來更具體與心靈省思的情感創作，透過文學作品的產生與出版，倡導耕耘書香社會環境的重要，體現地方人文思想與深刻描寫地方環境的內容，目的便是希望能做好文學史料的整理工作，貫徹地方文化紮根，繼而提升我們的心靈，讓文學的清流像活水注入每個人的內心。[10]

以下表一與圖一為第一屆桃城文學獎的作品內容與作品專輯，表格中的敘述方式主要分為學生組與社會組，依序前為名次與作品名稱，後為作者名稱與參與組別：

表一　第一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一覽表

新　詩	散　文	短篇小說
第一名：二二八紀念碑在桃城/張月女（社會組）	第一名：父親的一輛腳踏車/楊見章（社會組）	第一名：金枝水葉/周宏昌（社會組）
第二名：山城之戀/劉艾崙（社會組）	第二名：心肝寶貝/林慶昭（社會組）	第三名：耶誕夜裡發生的事/林澄瑤（社會組）
第三名：入境詩學的版圖/周宏昌（社會組）	佳　作：桃城點滴/賴宥任（社會組）	佳　作：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吳惠晶（社會組）
佳　作：母親的畫像/李茂坤（社會組）	佳　作：2和7的神話/謝欣倩（社會組）	佳　作：結婚進行曲/林慶昭（社會組）
佳　作：桃城風光/賴宥任（社會組）	佳　作：沃野彌望/周宏昌（社會組）	佳　作：僭愛/葉淑嬿（社會組）
佳　作：拾荒老人/張雅慧（社會組）	第一名：最好的禮物/陳新立（學生組）	第二名：桃城學思/賴虹伶（學生組）
第一名：變天/賴虹伶（學生組）	第二名：天空/陳宛琪（學生組）	第三名：遠方/李俊偉（學生組）
第二名：野薑花/王詩雅（學生組）	佳　作：與樹的對話/賴冠良（學生組）	
佳　作：人/閻瑞珍(學生組)	佳　作：看山看水看豐年/賴虹伶（學生組）	
佳　作：秋景/黃菀瑜(學生組)		
佳　作：流浪/何彥儒(學生組)		

[10] 《第一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1997），頁9。



圖一　第一屆桃城文學獎

西元2002年，第二屆桃城文學獎開設了兩種文類與三種組別，文類分爲散文與新詩，組別分爲國中組、高中組和大專及社會組。第二屆桃城文學獎舉辦的年度與當時的市長陳麗貞認爲說：

> 文學是人類以語言抒發情感的創作，它可以潛移默化、淨化人心，在現代社會，文學宛如一股清流　，為生命帶來新的契機，人人都需要它的滋養，以激發生命的衝勁。……為倡導嘉義市文學欣賞風氣，獎勵文學創作，市府文化局接續舉辦「第二屆桃城文學獎」，希望將文學的花粉輕輕吹入市民的心田，在桃城開滿文學的花朵……「第二屆桃城文學獎」涵蓋國中、高中、大專與社會組，文體包括散文及新詩二類，……得獎作品中有述及身處都會的現代人，魂牽夢繫仍是鄉野生活的情景，或是藉著回憶省思時代遞變新舊價值之間的衝突，或賦寫秋思，清暢動人，從篇篇佳作可看出嘉義人的創作活力。[11]

[11]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01），頁5。

但是，就筆者觀點而言，第二屆將徵文的文類縮小（只徵選收錄散文與新詩），對年齡的限制設立分級夠為嚴謹與細緻，其思考的層面為，一來利用文學的適用對象讓更多人來進入殿堂磨練，二來將文學模式設限較無妥當乃是限制更多人才的根植，就像第二屆文學獎的評審江寶釵說到：

> 是不是有文學獎，才能推動文學的風氣，我不敢說。不過，像嘉義這樣一個城市，設一個文學獎，再適當不過。……但這樣的文學的傳統或聲音，如此地被過於稀疏的人口分布，過於恐懼的歷史事件（如二二八），過於貧乏的資源分配壓抑下來，所以近數十年來，在文學的地圖上尋找這個城，竟是無太多的什麼可說。為了打破這樣繭封的狀態，需要有一個文學獎。一股非常人為的努力，把這個潛在的動力引導出來，會有戲劇的廣場、小說的花園，散文的步道，詩歌的數枒。[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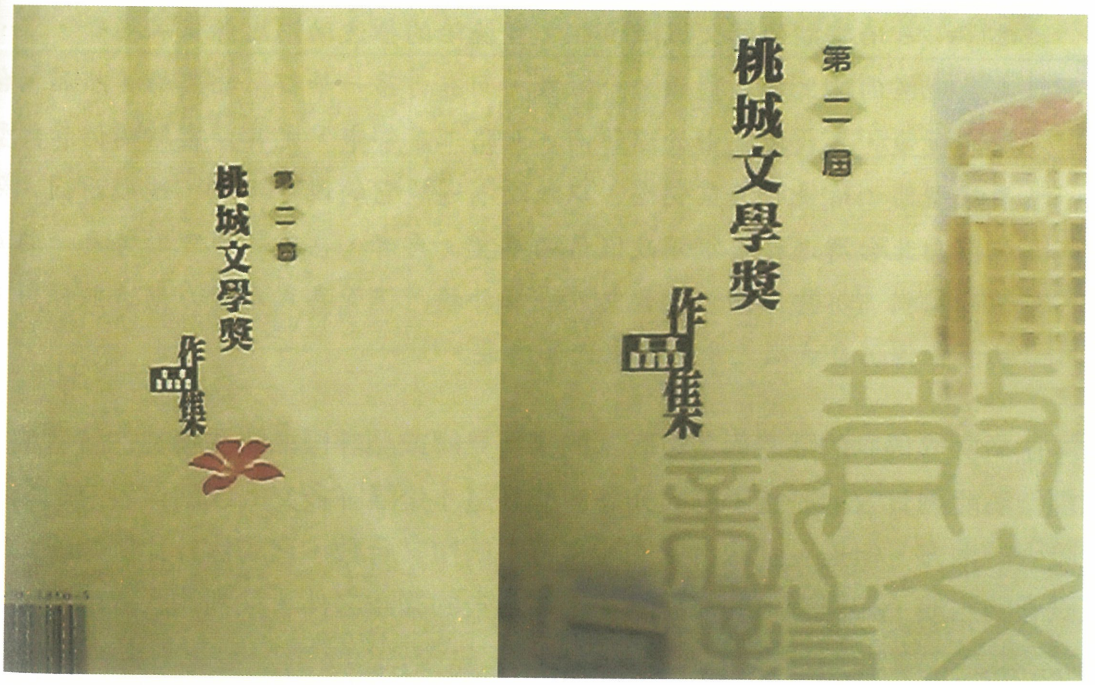
如果將「文學獎」視之為一種資本或是可敘述與撰寫的空間向度，利用其本身的性質、功能與意義，使「它」進行出更完善的機制與充滿「未來性」的具體表達方式，透過實踐價值來與每一個地方或區域達成關係的製造與生產，讓「桃城文學獎」不管在設立前或設立後，能規劃出一條紮實和實用性的文學體系。以下表二與圖二為第二屆桃城文學獎的作品內容與作品專輯，表格中的敘述方式主要分為國中組、高中祖與大專及社會組，依序前為名次與作品名稱，後為作者名稱與參與組別：

表二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一覽表

新　詩	散　文
第一名：長河/吳柏澍（國中組）	第一名：一個夏天的午後/張元豪(國中組)
第二名：菊/游偉弘（國中組）	第二名：水泥塊的回憶/陳泱竹(國中組)
第二名：夢之語/王聖方（國中組）	佳　作：於是，我醒了/吳玫君（國中組）
佳　作：煙火/蔡冬姿（國中組）	佳　作：奶奶與癌症/王聖安(國中組)
佳　作：失業的夢想家/楊韻儒(國中組)	佳　作：生命的掌聲/徐碩甫(國中組)
第一名：古山城/李昀真（高中組）	第一名：秋的悸動/田怡婷（高中組）
第二名：藍色記事/李雅婷（高中組）	第二名：矛與盾/施俊光（高中組）
佳　作：老人垂釣/丁憶如（高中組）	佳　作：桃城的秋/蔡禎恩（高中組）

[12]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01），頁7。

新　詩	散　文
佳　作：回憶/羅惠瓊（高中組）	佳　作：布袋的千萬風情/羅文筆(高中組)
佳　作：蘋果/蕭宇琁（高中組）	佳　作：天、海、星砂—屏東記遊/李佳錚（高中組）
佳　作：想念/林柏秀（高中組）	佳　作：諸羅城之美—蘭潭/郭書岑(高中組)
佳　作：失落的大地/陳英婷（高中組）	佳　作：風之國度/呂紹暄（高中組）
第一名：逃行—記一個理想曾經燃燒過的70年代/辛金順（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協同，再見/徐敏思（高中組）
第二名：小孩/陳國偉(大專及社會組)	第一名：野孩子/余雪恩(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西海岸的一方—素描布袋/王凱（大專及社會組）	第二名：螞蟻/陳國偉（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他是/陳雋弘（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麥當勞隨筆/徐志平（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這城市/林巧鄉(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冬日/江江明（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後來，我們的全壘打飛向何方/解昆樺（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瑋靈/單贏田（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奧運、詩想起/賴虹伶（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圍牆外等待的女人/柳雅梅（大專及社會組）
	佳　作：生命街圖/張璨方(大專及社會組)



圖二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

經過十年寒暑的等待，西元2012年，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在一片期待的聲音與動作中卓然成形，第三屆的黃敏惠市長提到：

> 睽違十年的桃城文學獎將於五月舉行頒獎典禮，文壇中喜事連連，當真是嘉有喜事。而嘉義市便是一個充滿書寫、繪畫能量的城市。擁有連玉詩鐘會、春萌畫會；培育過像文心、李德和、賴惠川、林玉山、陳澄波等等無數的文學家、書畫家，秉持著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精神，嘉義市政府責無旁貸將投入更多的努力。辦理「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就是為了讓嘉義市在文學方面的文化創意，增強無限能量。[13]

嘉義市的文學就是需創作者與土地上的風華歲月連接作出感受與紀錄，如第三屆桃城文學獎的評審委員江寶釵指出：

> 嘉義地區的文學活動曾有過極輝煌的表現（過去極其輝煌），由於嘉義居全島之中央，交通要樞與木材集散中的經濟地位，使得它的產業發產迅速，形成特殊的產業景觀。……文化是拌隨者產業而興盛的：清領時期，書院、義學、社學、民學廣泛設立，詩社、文社所在多有，又加上嘉義市為縣學所在地，科舉選甲人士冠於全國，文風鼎盛之程度，號稱「台灣鄒魯」。日治時期的藝文風潮，在文官統治的推波助瀾之餘更入巔峰。……嘉義地區的藝文發展獨領全台風騷，而有「第一華都」之美譽。然而，台灣光復後，嘉義地區由於遠離南、北路工業都市，尤其產業結構仍屬典型農業型態，落後於工業變遷，以致逐漸遲緩它的競爭步伐，造成商圈、祭祀圈向北台灣遷移，市鎮政沒落的事實。再者，嘉義的地理形勢為一開放性的結構，不夠封閉，當代文人幾皆外移，儘管嘉義人努力創造並保留傳統，但傳仍在式微之中，尤以文學為最。[14]

由於評審機制的隱密與各位評審的獨特見解或品評標準無法讓其它讀者或目標創作者能夠有效地完整了解與知悉，或許這才是讓許多文人或創作者為之瘋狂與吸引的地方。但是，就像台灣的國文科中的作文分數，它的佔分比例始終是國文試卷的六成，如何有效的掌握除了下足功夫的閱讀之外，裁判的底線或多或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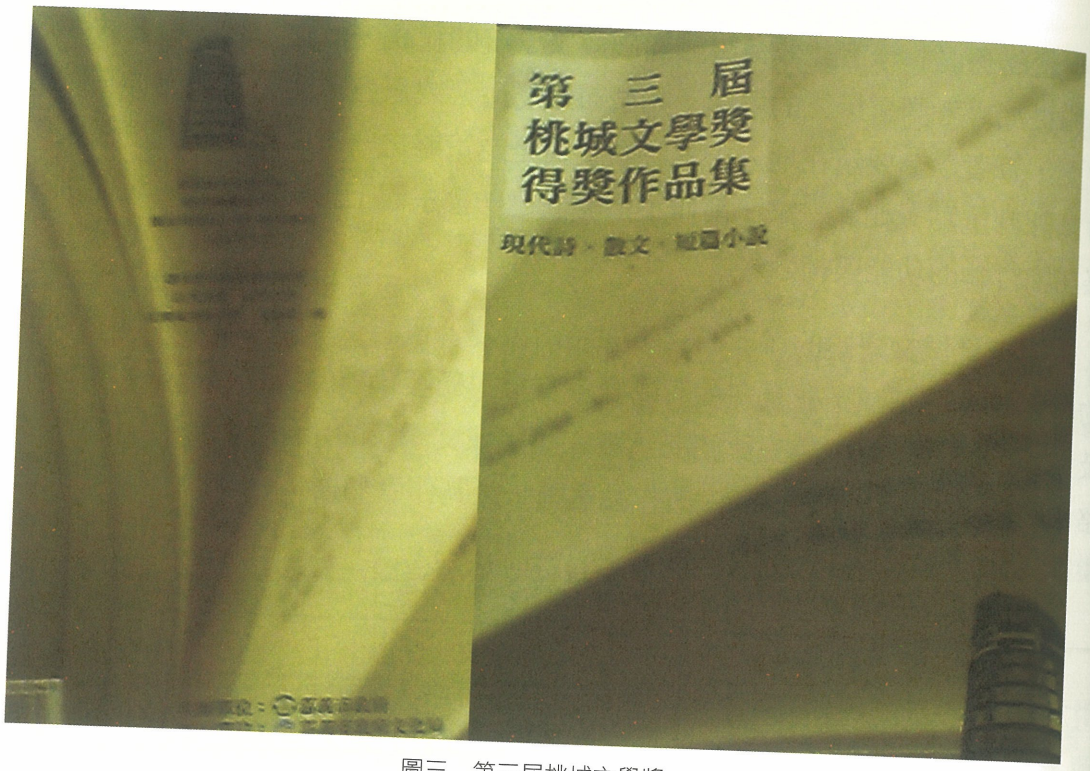
[13]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12），頁1。
[14]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12），頁4。

也是值得探討，筆者並非傳導如何破解文學獎的秘訣，而是希望評審在評判之前能夠更加思考語言以外的內涵，如城市中的生活或是各種產業的表面，在某些程度上，筆者以為要請在地人士當評審委員是為策略之一或以書寫嘉義更深入的地方為評判重點，如此一來，創作不但能表達一種主觀上的美學呈現，更能加深紀錄在地行腳的功能與指南。

第三桃城文學獎的辦理模式不同於前兩屆，取消了國中、高中與大專社會組的組別的分門別類，並且在執行的徵選文類與頒發獎項的型式上更趨向於固定以及完備的模式。以下表三與圖三為第三屆桃城文學獎的作品內容與作品專輯，表格中的敘述方式依序前為名次與作品名稱，後為作者名稱：

表三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一覽表

新　詩	散　文	短篇小說
第一名：回溫的畫布—記修復陳澄波畫作/游書珣	第一名：岸線遺書/陳柏言	第一名：潮落珠/呂政達
第二名：憶中正大學/楊宥翔	第二名：寫真人生/林育靖	第二名：記得當時年紀小/葛愛華
第三名：一個博物學家的金婚/蔡翠華	第三名：母親的味道/何惠晶	第三名：火雞肉飯情緣/段佩妤
佳　作：妳的旅程—致許世賢女士/陳亮文	佳　作：思鄉偶書/吳嘉芬	佳　作：異味諜影1958/賴瑞卿
佳　作：永遠的春之佐保姬—致高一生/謝予騰	佳　作：（不）流行/陳文和	佳　作：天長地久/簡瑋君
佳　作：將生活寫在水上—寫給居住多年的家鄉/林餘佐	佳　作：北門之聲/楊杏秀	佳　作：風水/戴天亮



圖三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

從第一屆到第三屆的市長序文與評審的序文中，可以了解到桃城文學獎並非年年接續傳承的舉辦，而且在分組與徵選文類中也維持著不斷更改的狀態，以求讓文學獎能夠進入更完美的體制。就如同筆者所言，第三屆的桃城文學獎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管是徵選簡章、題旨、文類與分組與其它地方政府舉辦的模式比較趨近完整，接續在第三屆之後的第四屆桃城文學獎也已經開始舉辦，也顯示出嘉義市政府對於嘉義的文學與藝文環境慢慢有加溫且越加重視與開闊的畫面顯示出來。

文學獎的辦理與推出在某些層面是為「肯定大老文學成就、獎勵新秀創作及鼓舞創作風氣」，文學獎本身的架構與體制在各種書寫之中，其所發揮的狀況與畫面也有所分別。筆者引借碩士論文〈高雄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中首先論述「文學獎的基本運作」與地方政府與文學獎的結合主要在謀求對於地方性的栽培與主體建構，對於「文學獎的基本運作」，論文中作者分析的主題圍繞於「意識型態」、「文化霸權」與「知識權力」，大體上的基本述說模式為文學獎如何發揮本身的影響力去辦理「人」的進出，由「人」的進出來匯聚與紀錄地方書寫的知識、文化與意識狀況。[15]

[15] 劉文放，〈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頁127-152。

但是「人」並非單純以客體存在的本質，存於單一空間中的各種「人」的性質為多面向的主體，也就是說，由「人」操控的文學獎而形塑的樣貌端靠某幾種影響。在作者焦桐（葉振富）的《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一書中的〈文學獎〉的文章中，敘述文學獎本身的性質、用途與功能。主要分為四個要件，「書寫文學史」、「主編性格/文學獎性格」、「權力文化網路」與「文學傳播英雄消失的年代」。文學獎的辦理模式與機制背後代表的往往是一系列的思想架構與意識形態，抱持文學獎的型態與操弄者來幫助區域中文學史成為具有特色與編寫的場域，另一方面藉由《中國時報文學獎》與《聯合文學獎》的例子與統計數字來映照文學獎中的生態表現與獎項性質的辦理概念，不管性質的轉變或是時代的演進，獎項的主辦單位及評審的位階還是左右著作品與作家的風向，以及透過各時代或區域的辦理與提倡的文學獎模式與「文學史」作為連接與整理的必要或倚靠性。而在「權力文化網路」的文章當中，內容主要講述作家、評審與閱讀者的關係以及獎項的增設，如設立「推薦獎」或是「特別獎」，在各種世代的潮流演變，「作家、評審與閱讀者」的結構關係勢必會受到衝擊與改變，最重要的是扣在評審的機制，即使閱讀者的權力創造了作家的行為，少了評審的手段介入與班底的權力操作，新人才的才氣終究只是歷史中的一道曙光。

> 文學獎是一種權力遊戲，參加者根據它設定的規則在遊戲裡爭奪權力。許多作家對條例誘人的文學獎採取欲迎還拒的態度，一方面接受擔任評審，另一方面卻又拒絕參賽，表面上拒絕參與遊戲，其實在遊戲裡只願意扮演一種角色，有權者的角色。
>
> 在文學獎的遊戲規則裡，只有主編、評審和得獎者才具有權力；可惜獲獎有點像擲骰子，得靠幾分運氣。台灣這些文學獎的存在，尤其是影響力最廣泛深遠的兩大報文學獎，具現為一種權力位階的生產，評審被世俗化為德高望重者，參賽者被世俗化為有待提攜的後進，只有獲獎者才能靠那名聲晉升位階，甚至轉而擔任評審，獲獎者的名聲不是孤立的榮譽或金錢利益，它通過媒體的權力操作，取得某一合法性的位階。這種尊卑關係在每一次的文學獎活動中重複生產出來。[16]

[16] 焦桐，〈文學獎〉，《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文化，1998），頁240-249。

文學獎其實可以不被世俗化約成單一性質的場域或空間，如果能廣收或融匯各式各樣的物件或是多角化面向的合作，讓原本單純只有得獎者才能參與得獎後面的舞台之外，參賽者的功效也是主辦單位與評審可以去思考的點子。權力不一定應用在負面的觀感或實體物件的狀況底下，它也可以代表成某一種精神象徵或是形塑成某種特殊的能力或價值，整合進入到所謂的系統與架構後，得以讓後來的人或是諸多讀者更了解與集中關於這類的機制問題與內涵。以筆者觀察而言，「桃城文學獎」的模式與定位，是要讓更多人透過舉辦的場所來更親近這塊土地與城市，經過各路作家或參賽者來涉入這樣的權力網路，生產與紀錄桃城底下的「三千世界」是為何；只是，各種區域或地方辦理文學獎，疑似都會進入一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效果，等待作品集出版供奉之後，便是等待下一屆的參賽簡章，其實，以筆者而言，文學獎的辦理之後，應有其更多面向可以參考，如與其它領域的活動互相配合，或是以此作為所謂的「觀光導覽書」...等各種模式的合作，更需要參賽者、得獎者與主辦單位來共同集思廣益。

釐定文學獎的外在體制與輪廓之後，關於桃城文學獎的收錄集結作品中，在這三屆的脈絡變遷中，筆者發現到作品的內涵有較為趨向以「地景地誌」作為靠攏的態度。針對此篇論文的核心價值為觀看這86篇的作品中的嘉義書寫。將嘉義視為一種「場域」的匯集以及「書寫題材」的層面上，筆者舉用在《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書中的一篇文章〈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作者須文蔚主要以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的傳播現象作一考察與研究，指出「文學刊物與出版鬆綁與去中心化、文學社群不斷重組與文學獎現象」[17]藉由此類的現象了解到台灣80年代以後的文學生態環境隨著解嚴之後，各種的書寫模式因應而生：

> 80年代文學圈展現多元主題發展的熱潮，舉凡寫實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都會文學、區域文學、自然書寫、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旅遊文學、飲食文學等各種新興主題方興未艾。影響台灣文學發展至深的「台灣文學正名運動」，在90年代湧現，在一片追求主體性的呼聲中，台灣文學有了嶄新的面貌。

[17]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

80年代以後，書寫名稱呈現多元面向，抱持以冠名的方式或招牌收集有關的取材與作品而形塑有架構、系統與體制的標準收集程序。關於「書寫場域」的內容，筆者舉借《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中的〈原音交響—簡析原住民詩從山海文化至文學選集的呈現〉[18]，作者高維宏主要敘述「原住民詩」的場域建構的模式與可行性。以及《東華漢學》中的〈重省5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19]，作者江寶釵主要核心是期望現今閱讀台灣文學史的讀者或是評論者能夠重新思索與質疑50年代的創作風氣與文學特色，透過資料的選擇與安排來佐論思索與質疑的「改制性」。

書寫場域的形構與設成，首先筆者引借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中的〈原音交響–簡析原住民詩從山海文化至文學選集的呈現〉：

> 場域界定了文化與社會呈現的背景結構，讀者的接受與閱讀習慣，就是在這種背景結構之下運作的。布爾迪厄把場域定義為位置之間客觀關係的網路或圖示。這些位置的存在，它們加諸于其占據者、行動者以及機構之上的決定作用，都是通過其在各種權力的分布結構中的現在的與潛在的情境客觀地界定的，也是通過其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而得到界定的。場域不是一個客觀的實體存在，而是一個群體之間共同的想像領域。[20]

以及東華漢學期刊中〈重省五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

> 場域形塑著習性（habitas），習性成了某種場域.....另一方面，這又是種知識關係，或者說是認知建構的關係。習性有助於把場域建構成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一個被賦予了感覺和價值，值得你去投入、去盡力的世界。[21]

---

[18] 高維宏，〈原音交響—簡析原住民詩從山海文化至文學選集的呈現〉，《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7期（2010）。

[19] 江寶釵，〈重省5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3期（2005）。

[20] 高維宏，〈原音交響—簡析原住民詩從山海文化至文學選集的呈現〉，《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7期（2010）。

[21] 江寶釵，〈重省5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3期（2005）。

筆者首先會舉用這篇文章作爲書寫場域定名的原因有三：一爲端靠筆者目前搜尋的具體資料，二爲這兩篇文章同時取用布爾迪厄的場域觀點作爲研究方法，目的便是透過權宜與策略的敘述方法來再思考原本的從屬關係與被定義的知識架構或從之再建構它種的閱讀價值與書寫模式成爲更具效果與話題的容器。舉例而言，本次的主題以嘉義書寫爲主題，將嘉義本身的性質、用途和功能與「地方」作出書寫關聯的扣合，而且主辦單位表明的態度與宗旨已經建立的準則（盡量以嘉義地區的人文、風土、地景爲主題），進入對話的讀者面對各種狀況與階層的作品作者作爲討論與研究，形成論述的過程與空間：

> 透過創作、編輯理念的傳導，與讀者的對話，逐漸建構起信念。信念的形成，在布爾迪厄所說的場域中，是一個遊戲的結果，他說道：遊戲的爭奪焦點的基本要素，乃是因為遊戲者的競爭而產生；對遊戲的投注，必須的共同幻象（此幻象屬於遊戲，為參與者共享，如此遊戲才玩得下去）：參與者陷入遊戲當中，他們之間激烈的對立，是因為他們都有一致由衷的信仰–這個遊戲及其爭奪點的真實性及其可能的獲利。[22]

綜上所述，面對任何一種作品或文本，建立與套用的模式進入成為被操之任何一種代表的代名詞，表現出建立各式各樣的書寫名稱，例如：「災難書寫、花草書寫、人名書寫、媽祖書寫、將軍書寫……等等的名稱」。下一段筆者主要以桃城文學獎中的新詩、散文與小說作品作為主要探討，探討作品中出現的嘉義「地方書寫」。

三、作品中的「嘉義書寫」概念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的《閱讀文學地景》的新詩、小說與散文的系列叢書，主要收錄台灣作家書寫關於地方與家鄉的人、事、物，以所謂的地方區域作為題材，藉由文字與語言的密度，濃縮每一位作家對於土地的感受與關懷。簡單而言，以台灣各縣市為題目，如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嘉義縣市、嘉義縣…等縣市名稱，搭配台灣各路作家的生平背景或是書寫狀況來作一系列的整理與整合，完成以地景的外在狀況與精神內涵來帶動文學的發展狀況，

[22] 江寶釵，〈重省5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3期（2005）。

以「反映鄉土關懷、在地自然環境地理與具特色生活圈之優秀文學作品」為主軸，期待透過土地、與生活關係極為密切的文學作品，喚起國人對家鄉的感情記憶，了解台灣土地變遷的軌跡，進而喜愛閱讀台灣本土文學作品。[23]

一部作品的內容除了有人物的動作與故事的情緒之外，身處的背景與土地更是諸多讀者與鑑賞者與作者互動與詮釋的對話關係。思考「人/地」的從屬規則或是交互影響，是由人的主體狀況來敘述地的客觀思維、還是地的主體本質來圈套人的客觀價值抑或是分屬兩條不同的歷史脈絡，以各自有機體的方式來適應變遷的框架，《閱讀文學地景》的評審委員劉克襄說道：

放眼觀之，凡台灣之地，不論大山大水之區塊，抑或不起眼的小村小島，都有作家書寫的蹤影。在編選的過程中，多位評審委員也都驚覺，十七世紀以來，台灣各時期的文字工作者，早就留下精彩的生活風物的書寫成績。晚近的當代文藝創作，透過更為方便的旅遊和居遊，更留下大量豐富的文學地誌觀察，提供了多樣的精彩地景面相。

作家在長年的生活歲月裡，以家園山川作為背景，展開生命悸動的書寫，描繪自己的成長，往往是一塊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紀錄和生活刻劃。以山川地理和風物文化為素材的文學地誌，經由作家的文字詮釋，每個時代也都會呈現不同的美學符號和標誌。土地會變遷，但他們以文字作為見證，展現地理景觀另一面的心靈風景，跟土地做微妙互動。那也是我們從事地方導覽解說，最期待的撞擊力量。[24]

「後現代與後殖民主導文化下的多元、去中心，一方面使文學受到某種程度的擠壓，另一方面也刺激更多文學獎的成立。」[25]隨著時代的流轉、制度的鬆綁與思考的大躍進，處於全球化的流動當中，在地精神與地區特色的提倡則是越來越普遍與受到重視。以台灣地區辦理的文學獎發展流程為例，從以往原本較具權威與位階高崇的少數文學獎，到各地方政府或各地區辦理的文學獎，從提倡與保

23 《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頁8
24 《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頁11
25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5。

護本土意識與在地美學精神，為各區域的特色達到宣傳與包裝，形塑成獨特的標誌，藉由這樣的目的與性質，在原本的文學版圖上，新的文學論述體系與象徵進入到重新洗牌與擴充的局面。[26]

> 早在90年代，各縣市舉辦的地方文學獎中，即突顯了緊貼在地、關懷鄉土的文學精神 地方文學獎鼓勵作家以在地民情風土、自然環境為書寫對象，藉以型塑地方文化主體性，提高地方的能見度。[27]

「地方性文學獎強調視界（vision）的改變，從過去家國的大敘述，落實在鄉里瑣碎語言的建立」[28]與書寫鄉土的面貌來為這份文學獎提高更寬廣的面貌與拉高更深遠的文學力量。[29]職是，筆者藉由以下整理的資料中了解到桃城文學獎中書寫地方特色的數量與精神，讓作品以主體性的流瀉出較為質量並重的在地精神，筆者以為能夠養成的在地精神，必須要有座落的定位與長年耕耘而才能有的「年份」，也因為這樣的「年份」，才可能作出更細緻的地景與物誌。

筆者以《台灣文學評論》第11卷第3期中作者李梁淑的文章〈南台灣客籍作家地誌書寫初探—以曾寬、曾貴海等人為例〉[30]引用其中對於地誌書寫的功能與模式，仿製尋覓這樣的思考模式來架構「桃城文學獎」中的嘉義地誌書寫。對映到書寫條件中所需要的「以書寫嘉義的風物情況，如文化資源、鄉土風情、街道、人物、生活雜感...等的資源」。文學獎與作品提供的舞台與條件就像靜止不動的空間，等待另種線路來幫忙靈性與活化，而這也是各種作家能夠發揮的長才，透過不同能力與抒發來為作品留下獨特的精彩，便是舞台的最佳功能。作品中不乏有對人物的題材、地方的題材、事件的題材、個人感懷的題材……筆者以較細密的視角與集中來細看作品的地方的書寫模式。首先對於地誌書寫的表述：

---

26 須文蔚，〈繁花似錦的文學年代：八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186-187。

27 李梁淑，〈南台灣客籍作家地誌書寫初探–以曾寬、曾貴海等人為例〉，《臺灣文學評論》11卷3期（2011.07），頁51。

28 劉文放，〈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國立中正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頁145。

29 劉文放，〈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國立中正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頁145。

30 李梁淑，〈南台灣客籍作家地誌書寫初探–以曾寬、曾貴海等人為例〉，《臺灣文學評論》11卷3期（2011.07）。

所謂地誌書寫，指的是以某個地方或區域為描述對像的文學，如特地的鄉村、城鎮、名勝、古蹟等，內容包括地方景觀的描寫，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透過地誌書寫具體描寫地方，有助於我們認識、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因此地誌書寫，所補捉的地方感，再現的文學地景，常成為地方政府發展文化觀光，行銷地方的利器之一。[31]

探討與整理作品中以嘉義地區為核心作為描寫的題材，主要映證「桃城文學獎」的標題，除了在地文學數量的比較之下，另一方面為「桃城文學獎」並非年年舉辦，箇中的情況不便探討，針對手邊的資料為重點來首先申論「桃城文學獎」的在地精神：

重振諸羅古文風，方法可以有許多。一個長設性的文學獎辦理為其中之一。這是「桃城文學獎」誕生之由。它的性質是區域性的文學活動，鼓勵在地民眾書寫本地的歷史、地景、人物及事件，冀能通過地方過去「故事」的「敘事」脈絡，引導人們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貼入鄉土的情感內裡，去深刻感受那自我與鄉土相互牽連的血脈關係。寫歷史，並不僅僅停留在過去；寫情感，更不會侷限於個人；而地區性文學的獎掖與提倡，是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趨勢，它是多元價值的社會表徵之一，更是住民能在大時代、大環境裡建立自我存在感知，自我主體之認同的重要途徑，兼顧產業發展、經濟成長和環境正義。[32]

「那是一種通過土地認同所發展出來的土地意識，不是族群意識。」[33]從地誌書寫到地方感的培養與定位是筆者在這篇論文最重要的導引要旨，也是最重要的詮釋核心，如同《閱讀文學地景》的評審委員劉克襄的前提敘述以及細看關於記載嘉義地區藝文發展狀況的內容作為初始動機與研究方法，於此來細讀與詮釋「桃城文學獎」中關於以嘉義地區的物件作為題材的作品。也就是說，藉由土地本身的狀況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情節得以以更寬闊與廣袤的情境與體制包容更多

31 李梁淑，〈南台灣客籍作家地誌書寫初探–以曾寬、曾貴海等人為例〉，《臺灣文學評論》11卷3期（2011.07），頁52。
32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12），頁4。
33 焦桐，〈文學獎〉，《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文化，1998），頁11。

不同樣的思維，最後匯整以地方或土地作為思考的起源點。

> 「地方」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一個地方，即是被主體我佔有居存的空間，在其中不斷發生存有意義，使此原本空洞抽像的空間轉化成涵詠蘊具人文與生命意義的空間，段義孚認為地方感的獲得有二管道，一方面來自外在的知識、物體的意象，將人訓練成得以洞悉美和具有公共符號的意義，體現公共生活、渴望需求以及價值觀；而另一方面，地方感亦導源於內在的熟悉知識，導源於人際關懷網路的建立，導源於感官強化所產生的親切關聯性，導源於文化傳統的復現與發展。[34]

以「地方」為研究方法來研究創作作品中的嘉義書寫，首要工夫便是將「作品」視為獨立主體性的有機體，以中央槓桿的角色撐起「詮釋者」與「作者」互相的重量，設法調整出平衡的狀況為「詮釋者」主要針對文本中去踏尋作者留下的痕跡與言論，型塑成一份單一性的「論述空間」。以下，筆者歸納區分第一屆、第二屆與第三屆桃城文學獎為外在輪廓，論述出每一份作品中以嘉義地區為書寫題材的作品。

筆者進入到作品裡的針對到「嘉義書寫」描述與感發而言，首先是第一屆的桃城文學獎方面，區分為社會組與學生組的「短篇小說、散文與新詩」。主要出現以嘉義地區的228紀念碑、彌陀地區、蘭潭地景、阿里山神木與北門車站、中央噴水圓環、民雄地區為題材，如〈金枝水葉〉以彌陀公墓為地理背景、〈父親的一輛腳踏車〉以民雄為場景、〈桃城點滴〉中描述在桃城的學生生活的場景與過程、〈沃野彌望〉則是將嘉南平原上的稻田在台灣的發展變遷過程中的經歷與歷史動態、〈二二八紀念碑在桃城〉中的「在這數度被遺忘的交戰之地/詛咒之土，只有立碑才能找到入口/在歷史的學海裡/樟與檜撐起的骨骼/縱列成雪的高峰/音律與舞蹈交織/在歷史的土層裡深植/抵抗病魔的詛咒」，藉由立碑的方法為嘉義與嘉義的人民刻下暫停的空間與紀錄，得以讓後世之人了解「前人種樹」的辛苦過程、〈山城之戀〉是以彌陀吊橋、蘭潭、北門車站等地景交織而成的新詩作品，以地景拼貼而成的路線形成一幅觀光導覽的畫面、〈桃城風光〉則是區分為「噴水池銅像、二二八紀念碑、彌陀寺、中山公園」以擬日式俳句的架構與語言來抒發地景在私人意識中的圖像與感覺、〈桃城學思〉中首先從鼻聞桃城的

[34] 陳昀瑜，〈海的召喚/岸的回歸—論廖鴻基海洋認同之轉折歷程〉《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0），頁300。

自然環境後，聯想與隱喻到學生時期的那段青澀害羞的愛情往事、〈天空〉透過天空的想像具體連接到嘉義的天空，「其實，天空是很令人遐思的。儘管嘉義的天空，因為污染的塵煙而顯得灰暗。但，把心靈昇華到煙霧之上，和那失落的天際，學會仙人的瀟灑，學著方外的清閒」便能更了解嘉義的天空其實讓每一個的呼吸都很獨特且很自由的敘述表白。[35]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則是區分為國中組、高中組與大專及社會組的「散文與新詩」。主要以阿里山鄒族神話、布袋魚港、嘉農棒球隊、蘭潭、協同高中為主要題材，慢慢的，筆者在這一屆中發現到收錄的作品開始往以較微妙的聚焦與較充滿歷史故事性的情節與成份作為書寫的題材，如〈古山城〉利用「傳說中/哈莫天神搖動了楓樹/果實落下來/是東方山裡一族之祖/傳說中/哈莫天神再動搖了茄苳樹/果實落下/變成了漢人的祖先」的鄒族神話與傳說來編列成「詩」、〈西海岸的一方一素描布袋〉透過文字語言來素描嘉義布袋地區的漁港生活與充滿鹽味性質的一塊區域、〈後來，我們的全壘打飛向何方〉：「飛越了嘉南平原翠綠的外野/飛越了北回歸線的射日塔傳說/飛越了向南橫阻撲打的東北季風/飛越了東洋甲子園高聳的全壘打牆/暫時揮別嘉南極富鄉愁黏份的泥土」，以1931年嘉農以台灣棒球的定位打進日本高中享譽盛名的「甲子園」作為基底的題材，作者藉由抒發棒球揮擊的過程與精神來完成新詩的作品、〈一個夏天的午後〉作者利用散文本身的鮮活與親歷見聞的特質來描寫位於嘉義裡地景的風格與外在狀況，「在橫越了嘉義半個城市棋盤後，我騎進了位在棋盤上坐標的一座小學，很老式、古板的風味，微微生鏽的鐵門……」充份展現出嘉義不同於台南的古色古香的獨特氣息、〈協同，再見〉作者紀錄了台灣高中教育制度的狀況，站在已經進入大學的起始點往後回顧當年在高中時的生活，除了忍受大大小小的考試，那三年的歲月還是有充滿令人舒暢的自然環境陪著渡過，「協同是我的鄉，一個再也歸不去的鄉」。[36]

到了第三屆桃城文學獎，收錄的狀況開始有顯明的改變，如諸多作家大量集聚在嘉義地區的地方書寫，開始挖掘屬於嘉義的人文氣息與地理歷史，從參賽者的參加與稿件來觀看桃城文學獎的整體表現，可以發現到桃城文學獎儼然已經成為嘉義最重要的藝文指標。而由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承辦的第三屆桃城文學獎更是嘉義進行區域文學獎史的分水嶺，更是「延續」的一大步驟，認為「桃城

35 《第一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1997）。
36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01）。

文學獎」乃是培養嘉義地區的文學環境最重要的培養皿，也是提供在地書寫或是拉拔在地人才最重要的媒介，筆者希望桃城文學獎至此之後能夠年年辦理，栽培更多有志的文學人才。針對作品中的風向球和箭垛的指向而言，此屆以集中縮小書寫的方式與緬懷人物最為大量並且出現截至目前為止的一篇完全「福佬語」寫成的散文作品，此屆不再區分組別，直接以「新詩、散文與短篇小說」文類作為區分表準，題材方面如以陳澄波畫作、中正大學、許世賢女士的偉業、鄒族高一生的故事、水上地區的生活、日治時期的嘉義名稱（嘉義元町二丁目）、阿里山北門車站、八掌溪、嘉義舊監、東石地區的生活面向為筆者在此作品集主要發現到的地景，這幾個題材主要被作者塑型成單一題材，藉由某一地景或某一人情歷史來開展成文，除了有一篇作品〈火雞肉飯情緣〉，以擬「旅遊行程表」的方式用文字語言帶出活動的動態感，從嘉義市的文化路，垂楊路，民權路，延平街，一路上除了以文字素描吃的樣貌與滋味，更類似「行腳節目」般的介紹嘉義市各種地區的風土人情，而這也是筆者欲要提及的「文學獎」模式日後可以無限延長或是增加面向的其中原因之一。[37]

四、結語

文學獎作為地方上推銷、傳導與培養的媒介，本身集結而成的現象或成品是值得筆者、作者或研究者能更深入了解或思考「文學獎」本身的價值（得獎者與參賽者的路線劃歸）延展與其背後的內涵意義以及期望舉辦之後的效果闡明。舉例來說，如文學獎社群現象的生產與定義、文學獎的作品集的功效與未來發展、文學獎與地方文學史的傳播現象或交叉影響……等以文學獎為主要核心而產出的具體觀感。以往談到文學獎本身的性質，諸多文學批評家或作者總有與其它會議有不同的情感加諸其上，定位於層度上的不同與比較，筆者認為日後辦理的「文學獎」狀況應可以有不一樣的策略與創意，變換目前僅還是停留於辦理基本徵文簡章與內容，而是將焦點鎖定在參賽人員、獎項的題名以及作品結集的日後效果。

國內以文學獎為主題的研討會或講習活動較一般文本研討會數量上來的顯少，可以較簡單區分的是研究各種文學獎的論文（以各種區域或主題為研究核心，並非只單純抒發文學獎三字的意義與內涵）主要是新興的學問，以年代作為區分，實為這五、六年來的具體產物（筆者在其內文與參考書目均有提及），也

[37]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12）。

就是說，正視與建置此類的知識模式與場域，不但能替國內學者憂心的所謂台灣文學已經趨向於飽和的狀態，改變研究的文本或人物都已經完備的說法擴張出更多的面向與創意，如文本的建立與發現，或是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舉例而言，筆者以地方書寫的研究方法來關懷與研究「桃城文學獎」，但由於「桃城文學獎」屬於全國徵稿且主題不會特別設限，書寫的樣貌與作者心態自然而然會衍生成各式各樣的讀者美學，單一「桃城文學獎」其可研究的性質可以持續的交叉下去。

另外針對嘉義地區的藝文環境與「桃城文學獎」的連合而言，由政府或民間成立嘉義地區的「文藝寫作協會」，一來讓喜好文學或是研究文學的專門人士能有更寬廣的揮灑與表現空間，二來引領發揚嘉義地區原本的人文氣息，三來透過筆尖流露的情感與鋪陳，傳達訊息到世界各地，達到所謂「文化觀光」的管道，讓嘉義地區的書寫文本能夠達到完善完美的畫面，四來可以利用辦理的節日與文學效果作出異業連結，如嘉義地區的管樂節與「桃城文學獎」的相互辦理，呈現文學與音符交織而成的動人表現。

最後，以桃城文學獎的徵文模式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增設古典詩的徵選文類，主因為嘉義地區的古典文學發展在台灣文學史上佔著不可忽視的地位，此舉在「南瀛文學獎」也曾因當地人士的大力疾呼，認為傳承傳遞與保留傳統文化是必須多加思考與辦理的，從這樣的經驗而言，「桃城文學獎」正在日漸勃發中，是可以發揮的另一項武器。

參考書目

《第一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1997）。

《第二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01）。

《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嘉義市：嘉市文化，2012）。

《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

《臺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9）。

《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台北：文訊，1994）。

《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1994），頁261-291。

《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文化，1998）。

須文蔚主編，《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識台灣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

陳昀瑜，〈海的召換/岸的回歸—論廖鴻基海洋認同之轉折歷程〉《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0）。

李梁淑，〈南台灣客籍作家地誌書寫初探–以曾寬、曾貴海等人為例〉，《臺灣文學評論》11卷3期（2011.07），頁51- 65。

張宏誠，〈台灣解嚴後縣市文學獎研究（1987-2011）〉，（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11）。

劉文放，〈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國立中正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

高維宏，〈原音交響—簡析原住民詩從山海文化至文學選集的呈現〉，《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7期（2010）。

江寶釵，〈重省50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3期（2005）。

薄命彩雲補情天—羅山詩妓彩雲漢詩絕代風華

廖雪惠*

摘　要

漢詩在日治時代文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女校書的詩人角色似乎一直乏人注意。羅山詩妓彩雲以其坎坷命運寫出的生命交響詩篇，宣示著當代婦女嘗試擺脫命運的捉弄，試圖走出自己人生的努力。茲就彩雲生平及其作品進行初步探討，希望探索另一種臺灣女性古典詩人在臺灣古典文學園地的表現。正如同臺灣老作家吳漫沙先生對於當時詩妓與風月文化的描述：「詩妓能唱、能吟、能彈，還要訓練飲酒，集琴曲書詩於一身，才豎豔幟，才能招徠顧客。因受過禮儀訓練，品格高尚，有別於普通妓女，問芳者多是社會名流，風雅之士。奈何命運捉弄，有的綺年從良，嫁做商人婦；有的恪守婦道，相夫教子，過著美滿幸福生活；有的卻終其一生在風塵苦海中浮沈，以致人老珠黃、生活潦倒，甚至淪為私娼，悒悒而終。」[1]彩雲以一介藝妓身分卻出汙泥而不染，而能以詩名活耀於日治時期的臺灣詩壇，自有其不凡之處。本論文探究詩妓彩雲作品，期能呈現日治時期的社會風尚，為歷史留下軌跡與見證。

*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 邱旭伶，《臺灣藝妲風華》(臺北：玉山社出版，1999年)。

壹、前言

日治時期世從事古典詩文創作的女性詩人，根據江寶釵教授的推考，她們的身分與創作形態，大抵有三：有的是書香世家名門淑媛，幼嫻閨訓，少從漢儒習詩詞，例如：臺南蔡碧吟、石中英，嘉義張李德和，鹽水黃金川；有的是青樓名妓，文墨為養成教育之一環，如臺北王香禪，嘉義彩雲；也有一般家庭出身的女性，參與當地漢文先生教授子弟的活動，如東勢邱和珍、澎湖蔡旨禪。[2]這些女性打破傳統男尊女卑的窠臼，勇敢參與吟社，透過漢詩表達自己的思想與遭遇，並將自己的作品投稿到各個刊物，實屬難得。

日治時期的藝旦，她們必須色藝兼具，還要能跟隨高官名人吟詩唱曲，是交際場合中的名女人。然而藝旦們風光的姿態，卻依然掩蓋不住娼妓出身的底層背景。日據時代的藝旦，其實是私娼寮老闆為了迎合富賈商人，將買來的年輕女子加以才藝訓練，讓她們成為高級歌妓，以達營利目的。這些精通吟詩作賦、色藝雙全的藝旦在日治時期老文人的眼中是「真高尚的」，他們常說：『藝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巧早的藝旦，是真高尚的，不是一般普通人開得起的，跟現在的妓女不一樣。』。[3]注重梳妝打扮的她們，在當時更是獨立新潮的女性代表。儘管命運給了她們坎坷的命運主調，卻也有如彩雲一般雖然出身卑微，仍然不斷積極努力，期盼能改變自己乖舛命運的女人。在日治威權時代之下，她們仍舊以青春寫下了生命的傳奇，以漢詩豐富了生命的情感，以不平凡的身世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註腳。

日治時期詩社盛極一時，這些女詩人或參與男性籌組的詩社，或自組詩社聯吟合詠，或互相唱答往返，文字揮灑往往不讓鬚眉，為古典詩史寫下燦燦的一頁，對世風影響頗深。她們的作品有的刻畫青春難再，命運乖蹇的愁緒，有的是參與詩社擊鉢作品，有的是思想情感創作，有的甚至是感時憂國之作。其中，嘉義彩雲以一介青樓名妓身分，不只色藝超群，甚至喜愛鑽研文墨，並積極參與各地詩社活動，與文人雅士吟詩唱和，時有往來，著實不易。

嘉義彩雲如同臺北王香禪一般，以詩妓這個特殊的身分，聞名於詩壇。她們以一介女流身分，屏除世人異樣打量眼光，努力充實自我學識修養，或跟從儒學碩彥學習，或與詩人往來切磋，打破一般人對青樓女子既有的印象，自成一特殊

---

[2] 根據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江寶釵，於文建會/臺灣大百科全書/臺灣古典女詩人，文章中的論述。

[3] 邱旭伶，《臺灣藝妲風華》(臺北：玉山社出版，1999年)。

文化圈子。透過彩雲作品，我們不只可以看出當代漢詩興盛的背景，也能藉由其詩作情感描述，了解身為藝旦的無奈與痛苦，體會環境逼迫與不幸，以及與其唱酬吟和的詩人對其欣賞仰慕，甚至身處逆境而依然不放棄自己，把握從良機會的心境，進而窺見當代文化社會現象。

貳、彩雲生平與樣貌

一、生平介紹：

嘉義彩雲生卒年不詳，真正的姓名亦無從稽考，不過我們卻可以從其漢詩作品自我陳述與風月報、南方報與詩報等日治時期的漢文刊物中的相關描述略知梗概，窺見一二。風月報中署名晴雨的作者就曾經根據當代的藝妓背景，寫成「花事闌珊」專欄，[4]專門介紹藝妓身家背景。他也曾走訪彩雲，了解其坎坷身家背景之後，並以一首七言絕句相贈。詩中云：「二八盈盈未破瓜。守身潔白玉無瑕。而今滿地風波惡。一朵偏開孝女花。」可見彩雲正值青春年華，出汙泥而不染，有如一朵脫塵飄逸的蓮花一般。除此之外，他更進一步詳細描述其生平概況：

> 彩雲別號和子。孔雀女給也。身材瘦削。心地靈悟。芳年十六。守宮紗紅痕宛然。論其身世。眞可為洒一掬同情之淚。蓋其父前經營茶商。亦稱一時之豪。奈命途多舛。中途挫折。援手無人。和子年十三。感經濟之困難。一家數人。將作餓莩。竊思古有木蘭代父從軍。何如出為女給。得些薪水。依持家計。即與其父妥議。謂兒願作職業婦人。犧牲自已。以救一家。乃父老淚双流曰。余生三子不及一女。兒既願甘辛苦。蒼天應鑑愚誠。遂從其請。出為孔雀女給。鶴立鷄群。惟一羽之獨秀。然終守壁身以女給之職務。殷勤待人。故受一般青眼。

由這段文字推估可知，彩雲當生於西元1919年，其父為北部茶商，育有三男一女。早年富裕的生活可能給予彩雲粗通文墨的機會，但直至西元1931年，彩雲十三歲時因為父親經商失敗，經濟發生困難，為了養活全家人，便墜入風塵為孔雀女給(臺北大稻埕咖啡名店)。[5]然而，雖然因為環境逼迫使其墜入風塵，但她

---

4 《風月報》第23期(1935年)，頁4。

5 《臺灣藝術新報》(臺北：臺灣藝術新報社，1939年5月1日)：近郊雜信：大稻埕藝妓 女給 評判記 臺北カフェー孔雀。

依舊懂得潔身自愛。而心地靈悟的她，不只聰穎有見地，待人殷勤和善，而且略知文墨，懂得吟詩唱曲，因此不同於一般女給。為了成全孝道，彩雲自願犧牲自己，成全家裡，讓其父忍不住發出「余生三子不及一女」的無奈感慨。由其行徑可知其應為孝女，也因為她的這份犧牲小我、顧全家中大小的孝心，讓人不禁為其淒苦無奈的身世，同掬一把傷心淚。

因為略通文墨，所以自從彩雲十三歲那年從事女給職務開始，她便嘗試將自己的作品投稿到報紙，藉以抒發自己寂寥蕭瑟的情懷，而《悲秋》便是彩雲參加寒鷗吟社擊缽錄作品名次第七並且首次發表於詩報的作品。在西元1931至1935年之間，彩雲早期詩作大多是參加北部詩社的擊缽錄作品。例如：1931年在寒鷗吟社發表的作品《悲秋》；1932年在寒鷗吟社發表的作品《啞妓》，同年在新竹切磋吟社發表的的作品《冬菊》；1934年在桃園以文吟社發表的的作品《趙子龍》，在在證明這時候彩雲的活動範圍還依然停留在北部，尚未離開故鄉。儘管如此，但在職業場合中見識到各式各樣的人，但總多是應酬話，難得真心有情人。所謂：「客來愧乏纏綿語，点首凝眸作應酬。」[6]便是這種景況。縱然貌美青春，但在歌聲嘹亮中，儘管長袖善舞，但依然擺脫不去深為藝旦的可憐處境。所以便有「歌聲嘹喨達雲霄，玉貌多情善舞腰。苦海何堪沉萬丈，豈無金屋可藏嬌。」[7]的惆悵詩句，道盡彩雲寄身孽海，嘗盡黃連苦未休的苦況。

再如彩雲關於感嘆身世的詩作：《春日書懷》所提到：「虛度光陰廿一秋。生涯每向苦中求。難逢司馬湖州客。長把琵琶訴恨愁。」由此詩作中，我們也可以知道1938年這時候的彩雲約為二十一歲。[8]在苦海中浮沉多年，還擅長琵琶彈唱，其心境是淒苦哀愁的。其詩《自嘲》：「顧影身還瘦。奚堪溷刼塵。文章爭洗伐。道德感沉淪。白眼時相待。黃金詎可親。番風經廿四。誰為惜殘春。」[9]可見青春年華已逝，「殘」字道盡外人所無法了解的苦痛。至於《客中排悶》中所提到：「愁真未必酒能澆。酒入愁腸恨轉招。廿四年華同逝水。身隨柳絮隨風飄。」[10]除了形容自身命運有如風中柳絮，以及酒入愁腸愁更愁的漂泊身世外，

6 〈悲秋〉，《詩報》第24期(1931年)，頁6。
7 南瀛新報336期同以《小世界旗亭》為詩題的作者尚有小鳳、素霞、阿梅等女給，《風月報》68期26頁有發行人簡荷生詩題為《與嘉義林玉山畫伯訪麗澤會諸君子荷承招待於小世界旗亭席上醉書贈阿珠碧霞二校書》的漢詩作品，而麗澤會為當時新竹著名書畫團體，因此小世界旗亭應為當時新竹地區著名的風月場所。
8 〈春日書懷〉，《詩報》第179期(1938年)，頁19。
9 〈自嘲〉，《詩報》第272期 (1942年)，頁6。
10 〈客中排悶〉，《南方報》第139期 (1941年)，頁31。

更可知年僅二十四歲的彩雲此時卻已經歷經滄桑，已有年華老去如逝水之感。

從彩雲《歸北途中感作》的詩作：「依稀遙見故鄉山。滿腹離愁客乍刪。紅粉飄零春欲老。七年纔得一回還。」[11]我們可以推知彩雲的故鄉能見到一座座山峰，而且一般藝妓一年可以回去家中一趟，但彩雲卻要等待七年的時間才能夠返回故鄉一趟。另外，根據彩雲於詩報與南方報中，以詩題薄命花的第一次徵詩啟示所載：「彩雲乃嘉義西螺芳之妓女也，性耽風雅，喜學吟詠者番，感嘆身世飄零，欲向島內徵詩，望諸大雅勿吝珠玉，多惠佳作以垂永遠紀念。」可知彩雲約於1935年間離開故鄉，離開大稻埕孔雀咖啡店與新竹小世界旗亭，南行至嘉義地區執壺。而從詩報與南方報以詩題補晴天的第二次徵詩啟示所載交卷處地點「嘉義市西門町三丁目六四麒麟カフェ彩雲收」中，可以得知此時1941年其身正在嘉義西螺芳，1942年則身處嘉義西門町麒麟咖啡室。

這時期的彩雲號稱羅山女史，喜愛與當時文人賡韻唱酬。也因為有這些亦師亦友的騷壇大雅潤筆指正，使得彩雲詩作的質與量遽增。不只有感懷身世滄桑之作，有遊歷旅行寫景之作，有憂心國事感時之作，更有席上即呈的賦詩吟唱、與友人聯吟的即興創作，以及與鴻儒彥碩之間的贈詩唱酬之作。彩雲是嘉義西螺芳的名妓，喜歡吟詠，曾在《詩報》中以「薄命花」為題公開徵詩，結果竟廣獲全臺的響應，徵得詩作1184首，可謂盛況空前。除此之外，彩雲更是全省以詩妓身分徵詩之發端者，連續兩次以「薄命花」「補情天」為題帶領的徵詩活動，一時蔚為風尚、獨領風騷，繼而影響後起詩妓群相仿效。其中，臺中林玉雲便是緊隨著彩雲之後發起徵詩活動的名妓之一。

日治時期的詩妓、藝旦根據張文環《藝旦之家》[12]的記載，南北的藝旦有別，北部的名妓多以個體戶的方式經營「藝旦間」，而在南部則附庸於秦樓楚館為咖啡店與旗亭酒樓之女給，要經營一個藝旦間所費不貲，因此許多北部名妓在成名前都需要先到南部的青樓執壺，等賺足了錢再回北部開藝旦間，如此才能一本萬利、名利雙收。而在南部的「職業婦女」為了保持新鮮感往往必須「走番」，必須同時往來好幾個不同地區的不同營業場所。羅山彩雲在嘉義地區頗享盛名，但亦有活耀於臺南地區的記載，如《許丙丁作品集》[13]的〈臺南教坊記〉

11 〈歸北途中感作〉，《南方報》第137期 (1941年)，頁32。
12 〈藝旦之家〉，張文環著、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 (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2年)。
13 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年5月)。

中即有題名為〈有寄彩雲〉的詩作。

〈有寄〉是許丙丁抄錄悶紅之作，詩中描述文人造訪花間女妓彩雲，以求情緒抒解得到身心的安慰，並湧生對自己情感薄弱的嘆息。[14]再如昭和八年的《三六九小報》花間瑣語專欄的記載：「南門外五妃廟后，……內有女給芳名彩雲。年過花信。粗通文墨。對一般來客。甚是殷勤。……原籍基隆市福德町。因父親經商失敗。家業凋零。無奈流落來南。覓職生活。暇時喜研究文字……。」[15]根據當時青樓傳統，女妓花名相同者不多，又對照其身世背景雷同，此臺南彩雲很可能就是嘉義彩雲。

概觀彩雲一生因為一步踏進煙花世界，便因此扭轉了她原本平凡幸福的生活，留下諸多令人不捨的嘆息。細讀其漢詩，可以窺見當代詩妓命運的無奈，可以明白當代女子在時代洪流中所做的努力，也可以知曉詩妓不向命運低頭的堅毅。

二、彩雲的容貌：

從古至今，這些鶯鶯燕燕的秦淮商女解語花，總有等級之分，而在日治時代要成為紅牌的「大色藝旦」，必須色藝雙全，彩雲以詩聞名，可見「藝」所佔的成分無庸置疑，至於容貌身材，也可從與之酬唱往來的詩作中看出些許端倪。

在風月報中，晴雨稱其「身材瘦削，心地靈悟，芳年十六，守宮紗紅痕宛然。」[16]因此在歡場中「鶴立鷄群，惟一羽之獨秀。」又因為「殷勤待人。故受一般青眼。」可知十六歲的彩雲身材瘦弱，剛入行不久，但因為心地靈悟，殷勤待人所以能受到青睞，鶴立鷄群。

1938年任職司機的重謙巧遇彩雲也有以下的讚嘆：「無端邂逅見雲英。職任司機代轉行。每送秋波頻點首。風情更惹我心傾。」、「分明西子証前身。荳蔻含葩迓早春。一見傾心魂魄散。如卿嬌麗有何人。」、「飄泊天涯感未休。居然王粲尚依劉。何時得遂生平願。艷跡能教任我遊。」。[17]彩雲的國色天香讓重謙一見傾心魂魄散，彩雲的萬種風情，一顰一笑一個秋波都讓重謙有「何時得遂生平願。艷跡能教任我遊。」的感慨，更希冀能有一親芳澤的機會。

---

14 國家臺灣文學館典藏手稿文物，文學文物典藏系統http://xdcm.nmtl.gov.tw:8080/NmtlFront/。
15 趙雅福等編，《三六九小報》第274期第2輯(1933年)。
16 《風月報》第23期 (1935年)。
17 〈偶逢彩雲女士有感〉，《詩報》第191期 (1938年12月16日)，頁17。

陳雲龍在《賦贈彩雲》中有以下的描述：「秋波一轉惹心癡。色泛桃花暈兩頰。皓齒朱唇生嫵媚。為卿憔悴幾多時。」。[18]彩雲的明亮雙眸、嬌豔雙腮以及皓齒朱唇惹得陳雲龍「為卿憔悴幾多時」，可見彩雲的獨特魅力，令人忍不住傾心。

1941年浪鶴的詩作則描繪了彩雲時髦的打扮，「短袖時裝束細腰。看來窈窕十分嬌。但教司茗不司酒。可許騷人伴寂寥。」。[19]可知當時藝妓的打扮必須走在時代的潮流尖端，當時的社會已開始流行短袖時裝，而纖細瘦弱的彩雲穿著「短袖時裝束細腰」，讓彩雲看起來苗條又嬌美，適當地描述出其婀娜的體態。

另外，臥霞對於彩雲的色與藝亦有以下的描寫：「不減當年杜韋娘。琵琶手撥詠霓裳。生來閉月驚鴻貌。杏臉桃腮妬海棠。」[20]可見閉花羞月般的絕色容顏連鮮豔的海棠也甘拜下風，色藝兼具讓人忍不住讚揚。以《教坊記》中的杜韋娘相比，可見其才貌雙全。我們可以得知彩雲除了精通吟詩作詞之外，其音律部分也不惶多讓，彩雲琵琶手撥詠霓裳，其丰采不減當年為劉禹錫春風一曲的杜韋娘。另外彩雲有著「杏臉桃腮妬海棠」的容顏，臥霞認為是與生俱來的閉月羞花驚鴻貌。

1942年仰慕彩雲的洪火來稱讚彩雲「絕世無雙一女仙。詩才不愧李青蓮。天姿國色人欽愛。寄跡青樓最可憐。」[21]認為彩雲有著如仙女般的天姿國色、絕世無雙，其憐惜疼愛之意溢於言表，讓人不禁懷想其美麗的容貌，也為其崎嶇多險的生命旅途感到不捨與淡淡無奈的哀愁。而眾多詩友以彩雲為題所寫的青樓女子的浮萍身世，處處可見詩人憐香惜玉的心態，以及纖巧弄思，這些詩作也為彩雲乖蹇的生命增添幾許綺豔色彩。

叁、彩雲漢詩探析

彩雲在家道中落前曾經接受過教育，也略知文墨，喜愛古典詩。所以，後來雖然不幸淪落風塵，心中亦對古典詩懷抱著濃厚的興致，更喜愛結交儒學碩彥，並且不恥下問，期盼自己的作品能夠更上層樓。綜觀她的作品，詩中寫作形式以七言絕句居多，因為七言絕句是古典詩入門最佳方式。作品內容則以彩雲畢生經

18 〈賦贈彩雲〉，《詩報》第197期 (臺北：龍文出版社，1939年3月18日)，頁22。
19 〈贈彩雲〉，《詩報》第44期 (1941年3月21日)，頁8。
20 〈贈彩雲〉，《詩報》第250期 (1941年6月22日)，頁4。
21 〈慕嘉義彩雲女士〉，《詩報》第277期 (1942年8月)。

歷感受為主，有的描寫自身堪憐悽涼身世；有的敘述身為藝旦的無奈情懷；有的是參與各個吟社的擊鉢之作；有的是與詩人間賡酬唱和之作；有的是男女之間的風花雪月之作。情真意切，用詞不俗，娓娓道來，讓人能夠想見她的思想與情感，也讓人對日據時代的藝妓多了一份了解。彩雲的作品大多集中在1931至1942年左右，尤其以1941和1942年作品數量最多，可謂其詩作全盛期。

1941年彩雲年紀已大，情海浮沉多年，閱歷見識豐富，已非懞懂無知的少女。除了可以掌握自己的經濟來源之外，漸漸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在1941年詩報傳統刊物上，首見一位來自社會底層的藝旦在刊物上發起徵詩活動，這項創舉著實鼓舞了許多和她一樣身分的詩妓，帶動了其他人對徵詩活動的注意。也因為1941及1942年以「薄命花」「補情天」為題在詩報上徵詩開始，讓更多詩人注意到彩雲的存在，也讓彩雲有更多機會在古典詩領域裡和其他詩人互相交流，也因此讓彩雲名聲大譟。

彩雲以一介女流之輩矗立於當代詩壇，有其獨到之處。分析其詩歌創作，可知其詩歌創作形式種類豐富，其題材內容也十分廣泛，依據其詩歌創作形式與詩歌創作題材，茲分類如下：

一、創作詩歌形式：

日據時代是個民風還十分保守的社會，女子社會地位無法被重視，甚至也無法被合理對待。女子習詩除非家學淵源，或本身才華出眾，否則無法與男子相提並論。而彩雲的身分特殊，既無顯赫的家世，也非天生才華洋溢的女子。只不過憑藉著一股對漢詩以及文字的愛好，便一頭鑽進其中。所以，她把握每個練習的機會，積極參與詩社，參加詩社的擊鉢活動；或者利用工作之便，於宴席招飲文人雅士之際，便附庸風雅在宴席間作詩吟唱；而因為本身美貌和才藝，更吸引許多文人君子爭相贈詩，而彩雲也總會適時地回覆，以詩文往來；有時，更會在出席宴會時，和眾人聯吟助興。

詩作形之於外是創作形式的表達，行之於內則是作者情感的湧現。不同的詩歌創作形式，表達彩雲所處當代特殊背景，也傳遞著當時彩雲心裡的細膩情感與思想。茲依其作品創作類型一一說明如下：

（一）詩社擊缽：

擊鉢吟詩即是擊鉢催詩，擊鉢聲音一停止，詩便馬上完成。這是古人以時間

限制文人作詩的方式，在日據時代的臺灣非常盛行。在一些詩社集會的場合，詩社總會以擊鉢方式讓社員彼此練習，有時更設立詞宗，評出優劣，並加以發表於詩報等刊物。也因此在當時留下許多作品，足以讓我們了解當代的歷史軌跡。從詩作中亦可知她曾與鹿港老秀才施梅樵、嘉義黃傳心等人往來甚勤，也密切參與詩社的詩歌吟會，也曾參與全臺的吟詩、徵詩活動。彩雲的＜訪菊＞作品便是其中一首。

〈訪菊〉[22]

為愛黃金滿地開。關心三徑約朋來。
寒英亦有相憐意。爛熳依然待我回。
秋高籬下日徘徊。報道黃花帶笑開。
儂亦有心欽晚節。慇懃移步一探回。

訪菊兩首詩是彩雲參加麗澤吟社的擊鉢作品，分別被評為左五、右六的作品。首句以菊花的顏色描摹作為開始，描寫出菊花的色彩嬌豔有如黃花般滿地盛開。以晉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為典故，並運用擬人技巧賦予菊花生命力，彷彿花朵也和我惺惺相惜。即使滄海桑田，日月更迭，它依舊一本初衷，用最原始的爛漫情懷等待自己歸來。

自古以來，菊花本君子也。兩首詩中運用擬人手法讓菊花擁有人的笑容和情感，也許命如彩雲者也希望自己至少能像高雅的菊花一般，擁有自己清明的心境和最初的爛漫。看顧菊花的同時又何嘗不是看顧自己心靈的起點，也許只要有「愛」的滋養，什麼事都做得到。

〈待秋〉[23]

為迎白帝日奔忙。茶菓安排對酒觴。
擬接西風臨荻渚。纔看北雁度衡陽。
畫樓人望將穿眼。丹桂花開欲吐香。
天氣漸除三伏暑。炎威滌盡覺初凉。

[22] 〈訪菊〉，《詩報》第289期 (1943年2月1日)，頁16。
[23] 〈待秋〉，《詩報》第281期 (1942年10月10日)，頁13。

這首七言律詩是彩雲在麗澤吟社時歡迎蔡玉修、薛咸中、黃傳心、黃秀峰、吳蘊輝諸吟友擊缽的作品。以「秋」為主題，詩韻雅緻，對仗工整。以「西風」的蕭瑟對上「北雁」南飛的景況，點出季節，對應題目。將歡迎吟友同好的景況及忙碌準備招待的情形運用意象及轉化手法，寓景於情，將待秋的「待」字化作一幕幕的場景，將秋的涼意透過觸覺的描寫，嗅覺的感受，具體的表達出來，意在言外，讓人有無盡的想像。

〈鷺鷗盟〉[24]

相親相近見情敦。緣締三生翰墨存。
十載江湖長伴侶。同遊出沒水雲村。

這首詩是嘉義麗澤吟社為了歡迎黃秀峰先生的到來而做的詩句。黃秀峰先生是黃傳心先生的弟弟，因為和哥哥相差十七歲，從小便接受哥哥的指導，在傳統漢詩上有不凡的成就。相傳他作詩善於運用典故，氣勢磅礴，在擊鉢詩會中屢屢中的。而詩中出現的水雲村位於今日臺南水雲村，此處群山矗立，地勢陡峭，風景十分優美。詩中可見彩雲與黃秀峰先生應是認識多年，不僅止有良好的情誼，更曾一起出遊。題目將兩人的關係以樂以忘憂的鷗鷺自比，可見如此閒雲野鶴般的生活，也應是彩雲所想望的。

〈談詩〉[25]

燭前西窗促膝吟。相資端欲繼元音。
休嗤掃地斯文賤。青史長留話古今。
議論風生免苦吟。霓裳同詠到而今。
美人香草留佳韻。吐盡騷人一片心。
相投意氣放高吟。話到珠璣抵萬金。
謾笑騷人都傲骨。一篇差可振元音。

談詩三首是彩雲在嘉義麗澤吟社的擊鉢作品。從詩中可以知道彩雲對詩的熱衷與愛好。對彩雲來說，也許只有悠遊於文字瀚墨之間的自己，才是最單純自在

[24] 〈鷺鷗盟〉，《詩報》第265期 (1942年1月20日)，頁16。
[25] 〈談詩〉，《詩報》第290期(1941年2月21日)，頁13。

的自己。也許一般人看來，滿肚子的文章字句，談不上什麼價值。但是，古往今來也只有文章詩句能夠穿梭歲月，經得起時光淬鍊，流傳後世。

「詩」對彩雲來說也許是一帖療傷的藥劑，生命的不順遂，她都將之化為詩句，盡情闡述。從古至今文人騷客不管是苦吟抑或高唱，端賴他們一身傲骨。也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

（二）席上即呈：

藝旦的工作除在宴席上的陪侍服務外，因其有文學修養，有風度，談吐風雅大方，懂得接待客人禮儀，上流社會的交際聯誼以及宴請高官名人，婚慶喜宴，都喜歡召其執壺，在席間招待、演唱、高吟，以娛嘉賓，讓賓主盡歡。而彩雲以詩妓聞名擅長吟詩賦詞，所以吸引當時很多文人雅士前往樓閣亭臺宴樂。

例如當時的鹿港詩壇大老施梅樵，其賦贈妓女的詩作可見的女校書名號者就有十多位，從這些詩作明顯可以看出施梅樵與女校書之間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道盡騷人墨客在花前月下有美酒佳人作伴，唱曲賦詩，良宵春夢，即時行樂的種種風情與閒愁。1943年施梅樵作客嘉義時，嘉義詩友林臥雲、林友笛等於西薈芳招待施梅樵，席間施梅樵以〈席中即事贈彩雲〉一詩贈彩雲，彩雲雖是青樓之女，但色藝雙全，可說是不折不扣的「解語花」與「紅粉知己」，而對於文人雅士的賞識彩雲並多能即席以詩歌回贈 。

〈席中即事贈彩雲〉[26]　施梅樵

客中無計遣寒宵。得汝清吟破寂寥。
但願移花須有主。莫教錯過好春朝。

〈敬次施梅樵先生見贈瑤韻〉[27]　彩雲

燈紅酒綠可憐宵。座伴詩人慰寂寥。
却羨簾前双粉蝶。猶酣香夢過花朝。

[26] 〈席中即事贈彩雲〉，《詩報》第273期 (1942年6月5日)，頁8。
[27] 〈敬次施梅樵先生見贈瑤韻〉，《詩報》第242期 (1941年2月18日)，頁7。

〈席上賦呈諸先生〉[28]

果眞無價是斯文。十載騷壇早識君。
却怪紅顏偏薄命。歡場囘首意紛紛。
舊契新交翰墨緣。酒杯詩卷樂陶然。
欣逢列席師兼友。一夜清談到曉天。

（三）贈答酬唱：

和彩雲時有唱酬，往來酬酢者，不乏社會賢達以及文化界、學術界人士。其特殊身份，讓她比同時期的女性詩人多了一些與文友交遊、相互酬唱的機會，也因此作品有不斷進步的空間。詩妓因為身分特別，不受傳統教條束縛，既可以和文人酬唱往返，亦不畏世人目光和批評，能夠將自己的作品投稿於各個報刊雜誌。因此，寫作機會較一般傳統婦女來得多；也因為身處特殊營業場所的關係，她們的情意表達往往較為直接熱烈；宴會場合的往來頻繁與開放性，更造就了傳播的特殊管道，使後人得以重讀藝旦詩篇。在彩雲與文人雅士的交友網絡中，相傳黃傳心詩酒風流，所以當名妓彩雲滯留嘉義時，他時常與之酬唱往還，由《丹心集》中〈贈彩雲校書兩絕〉，可知詩人旖旎之情懷。

〈寄懷彩雲〉[29]　黃傳心

三生翰墨記交遊。搔首心驚兩鬢秋。
萬惡青樓羞繾綣。幾人夢醒到楊州。

〈寄懷彩雲〉[30](次韵)　彩雲

秦淮載酒共優遊。一曲琵琶冷九秋。
絃外不知商女恨。隔船料有白江州。

28 〈席上賦呈諸先生〉，《詩報》第269期 (1942年4月3日)，頁10。
29 〈寄懷彩雲〉，《詩報》第197期 (1939年3月18日)，頁5。
30 〈寄懷彩雲〉，《南方報》第138期(1941年9月15日)，頁29。

〈贈彩雲校書兩絕〉[31]　黃傳心

詩訝生前有宿根，曲翻花譜解蘭言。
粧樓早願師龍友，多事重開女弟門。（其一）

月痕掃淨又花痕，縹緲情天忍託根。
我願東皇早留意，許他紅杏嫁朱門。（其二）

（四）聯吟作品

如果說閨秀與他人詩來詩往必然要受到指責的話，妓女或女冠能與文人以詩贈答反而成為值得讚賞的事情。詩妓往往因為詩才而出名，甚至會繼續引來更多愛才心切的風流文人前來造訪。這樣的交往不但會刺激她寫出更多的詩歌，更使她得到了與文人比試和切磋的機會，更讓她藉由文人的吹捧而更加提高詩名及其知名度。聯吟作品有眾人依據同一主題，同一韻腳作詩；也有眾人齊聚一堂，共同合力完成一首詩作。彩雲因為身處燈紅酒綠的聲色場所，為了增加和客人互動機會，往往便和眾人合力完成詩作，既可考驗彼此文學修養亦可增添飲酒樂趣。所以，此處的聯吟應專指彩雲與眾文人合寫一詩創作的聯吟方式，如在〈新高亭席上聯吟〉一詩中便由彩雲先發聲完成首句，再由眾詩人賡續接力完成。

〈新高亭席上聯吟〉[32]七言聯吟

作者：彩雲、嘯濤、嘯濤、漁笙、光品、自修、
國賢、夢樵、銘勳、木火、竹村、鏡明。

猶憶江南獨占春(彩雲)。於今淪落困風塵(嘯濤)。青衫紅粉飄零慣(光品)。
四海逍遙作散人(自修)。新高亭裡醉花天(國賢)。文字交遊倍有緣(夢樵)。
對酒空懷蘇小小(銘勳)。風流只願學群仙(木火)。鎮日閒吟對酒卮(竹村)。
牢騷滿腹有詮知(鏡明)。從今懶讀香奩句(嘯濤)。剩得幽情似舊時(漁笙)。

31　〈贈彩雲校書兩絕〉，《詩報》第260期 (1941年11月17日)，頁7。
32　〈新高亭席上聯吟〉，《詩報》第165期 (1937年11月20日)，頁20。

〈元旦遊嘉義蒙蔡子徹先生招文明樓席上聯吟〉[33]

作者：彩雲、笑虎、春林、紉秋、君山、奇楠。

作對吟詩我未精(彩雲)。一雙眼注孔方兄(笑虎)。皮色繫倒羅山上(春林)。
不負青樓有艷名(紉秋)。却來名士對名花(春林)。暮雨朝雲夢裡賒(紉秋)。
買笑千金吾不惜(君山)。羨卿聲價大方家(子徹)。汝纖吾瘦恰相逢(紉秋)。
夜戰無嫌兩鬢鬆(笑虎)。玉筆一枝尖似戟(君山)。不堪回首舊巫峯(紉秋)。
羅山詩酒遇紉秋(春林)。叔寶言情不離求(彩雲)。絕好名花能解語(奇楠)。
胭脂井水可生愁(紉秋)。

〈濃眉君招飲於寶珈琲館席上聯吟〉[34]

作者：濃眉、彩雲、天涯客、登輝、貂山客。

久仰花名訪酒家(濃　眉)。聯歡賓主樂無涯(彩　雲)。
詩逾蘇少多情甚(天涯客)。紅綠灯前醉眼斜(登　輝)。
相逢且喜雨初晴(彩　雲)。情意綢繆百感生(貂山客)。
願汝從良圖繾綣(濃　眉)。難期共訂白頭盟(彩　雲)。

這些作品皆是文人墨客招飲時與詩妓彩雲的席上聯吟之作，可知「紅裙侑酒」是日據時代騷人墨客高尚風雅的餘興節目。而彩雲也因為不同於一般藝妓的文學涵養，在當代頗負盛名，也因此讓她多了和許多文人吟詩唱和的機會。也藉著這些席上聯吟的激盪，讓彩雲的詩歌創作多了和文人交鋒的機會，也讓她的詩歌創作更上層樓。

二、創作詩歌題材：

詩歌表達作者內心情意與思想感受，其創作題材往往也因為作者的經歷而有所不同。彩雲一生漂泊，身處紅塵，看盡人世間興亡衰退，其感慨也往往出現於詩作之中。因為經歷豐富，所以其寫作題材也十分豐富，茲就彩雲發表的詩歌作品題材，分為以下四類：

[33] 〈元旦遊嘉義蒙蔡子徹先生招文明樓席上聯吟〉，《詩報》第243期 (1941年3月2日)，頁9。
[34] 〈濃眉君招飲於寶珈琲館席上聯吟〉，《詩報》第180期 (1943年8月15日)，頁48。

（一）感懷身世之作

自古紅顏多薄命，彩雲一生命運坎坷，雖然未遇良人，縱然無良好的環境長遠栽培，遭遇也不如書香世家閨閣名媛的順遂，但是因為生命豐富的歷練，身處渾沌的聲色場合，讓她對人情冷暖看得更加透徹；對生命的無常體會得更為深刻。常言道：「詩言志。」作品總是反應人生、體驗生命，從彩雲作品中，我們便可以閱讀出屬於彩雲的堅韌卓然，看出她如何在泥濘中努力綻放出屬於自己的特殊芬芳；如何在既有的條件下依然永不放棄的努力堅持信念，甚至在作品中表達出自己對家國社會的情感關懷。在眾多詩作中，對自己身世命運的捉弄與無奈，著墨最多，以下便是其中描述自身淪落風塵之後的感懷之作。

〈啞妓〉[35]

嘗盡黃連苦未休。寄身孽海總堪愁。
客來愧乏纏綿語。点首凝眸作應酬。

日治時代仍是民風純樸的傳統社會，雖然彩雲是色藝高超的名妓，但仍然躲避不了一般世俗鄙夷的目光，縱使她有心從良，亦無法順利脫離苦海。其中的苦楚，不足為外人道。詩中用「黃連」來比喻自身處境的淒苦，縱使有如黃連般的苦楚，但這種痛苦不是說斷就能結束的，它無窮無盡永無休止的一天。引用「孽海」[36]二字為自己所處聲色場合下一註腳，縱使情海翻騰，總有結束的時刻。至於往來的客人，生張熟魏說的盡是場面話，難得真心對待自己的有情人。點首凝眸間皆是生意應酬的場面話，句句道出身為藝妓的感慨與無奈。如此生活，正有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題目為「啞妓」確實一語道破，其中的雙關性更予人聯想空間。平淡未加雕琢的文字，卻隱含作者濃厚的淒苦與辛酸。說到自身對故鄉的懷念之意，便有〈歸北途中感作一詩〉。

〈歸北途中感作一詩〉[37]

依稀遙見故鄉山。滿腹離愁客乍刪。
紅粉飄零春欲老。七年纔得一回還。

---

[35] 〈啞妓〉，《詩報》第43期 (1932年9月15日)，頁10。
[36] 語出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
[37] 〈歸北途中感作一詩〉，《南方報》第139期 (1941年)，頁31。

家道中落之後，彩雲為了一家大小生計，不得已犧牲自己，讓自己成為「女給」，甚至離鄉背景，就是為了掙得更多錢，改善家中經濟狀況。然而，年紀尚輕的彩雲也許一開始也沒料到這條道路是如此的艱辛。

離開了熟悉的故鄉，不知何日可以從新踏上故鄉的土地。所以，直到重新可以回到自己熟識的環境時，遠遠看見故鄉的山頭，讓原本身處異鄉為異客的滿腹離情愁緒，在轉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唯一感嘆的是當日離鄉的自己已非今日回鄉的我，滾滾紅塵東逝水，青春年華已經一去不回，恰若枝頭粉紅的花朵已經漸漸凋萎飄落。因為工作的關係，整整七年的時間才能夠回家探望一次。七年是多麼長遠的時間，人生能有幾多個七年呢？而彩雲把自己生命中最菁華的歲月就此葬送了，淺顯易懂的文字中，不乏對自己生命匆匆的感觸與近鄉情怯的思鄉情懷。

〈入萬華驛〉[38]

汽笛聲中入萬華。紛紛梅雨濕窓紗。
驛前握手翻如夢。無恙應憐姊姊花。

西元1920年，日本人將臺北改制為臺北州，施行地方制度後，將「艋舺」改為「萬華」，有「萬年均能繁華」的意思。根據昭和八年的《三六九小報》274期第2輯於花間瑣語專欄的記載：「原籍基隆市福德町。」所以，依此推論在回到基隆以前，彩雲應先回到萬華。而她在南下之前，已先在臺北大稻埕咖啡店擔任女給職務。今日重回故地，她依舊念念不忘當日在車站前面和姐妹們握別的一幕。以聲音摹寫入手，讓畫面為之鮮活許多，細膩的景物描寫，刻畫出動人場景。「握手翻如夢」隱喻歲月逝去，彷如一夢的隔世感，讓豐沛情感清晰可見。而倘若回到了故鄉，又會是個怎樣的光景呢？她所要面對的又會是什麼呢？

〈歸家感作〉[39]

無端傷別復傷春。往事凄凉未忍陳。
見面應憐雙鬢雪。倚門無語淚沾巾。

38 〈入萬華驛〉，《南方報》第137期 (1941年9月1日)，頁32。
39 〈歸家感作〉，《詩報》第265期(1942年1月20日)，頁16。

此詩寫作手法已經漸漸成熟，引用古人「傷別復傷春」句子帶入詩中，營造出無端感傷愁緒，試圖將最難描述的離愁數量化，以「春」字將其滿腔無處宣洩的愁緒，適度描述出雙方見面時的情緒變化。而下一句緊接著便描述出雙方見面情景，因為往事太過悲悽，讓人不忍心提及，深恐一提及便會引發無端的愁緒。再則引用「霜鬢雪」[40]描述與親人見面之後驚見雙親鬢毛已經斑白，憐惜雙親年歲已大，自己又無法常侍左右。不禁輕倚著門扉，未語淚水已經沾濕衣襟。語言用字精煉許多，尤其將抽象的愁緒形象化，讓人容易快速進入描述情境之中，用詞清麗，情真意切，十分動人。而彩雲情路上跌跌撞撞，總是無法擺脫命運糾葛，遇到一個真心疼愛自己的人，從〈無題〉三首和〈書懷〉詩句中便可略知一二。

〈無題〉[41]

慈航何日渡迷津。飄泊偏逢薄倖人。
莫怪金錢魔力大。不容話果語蘭因

緣証三生石上締。分飛勞燕各東西。
可憐夢斷瀟湘月。一片懷人意欲迷

最無聊奈是黃昏。細雨春風夢未温。
萬縷愁懷千點淚。孤灯獨對暗消魂。

〈書懷〉[42]

淪落羅山感慨多。風塵顛頷奈時何。
他年苦海能超渡。一瓣心香禮素娥。

從第一首詩中便可以知道彩雲的無助與無奈，希望自己能夠早日脫離苦海，也希望菩薩可以為她指點出一條路，讓自己脫離情海的迷惘。身世凄涼漂泊不定的自己遭遇已經十分坎坷，怎奈卻總是無法遇見真心相待的良人。雖然彩雲是當代有名的詩妓，但仍然擺脫不了出身底層的悲哀。雖然交遊廣闊，憐惜疼愛者

[40] 語出 唐.徐夤《西塞寓居詩》：「烈日不融雙鬢雪，病身全仰竹技笻。」。
[41] 〈無題〉，《詩報》第242期 (1941年2月18日)，頁7。
[42] 〈書懷〉，《風月報》第52期 (1937年11月15日)，頁28。

不少，但若論及婚嫁生活，往往便無法勇敢擺脫世俗既定印象，在情海中起起伏伏。即便是三生石上早已注定的緣分，卻依然被迫勞燕分飛。而「瀟湘」總是予人哀愁的形象聯想，望著蕭湘竹林中的一輪明月，依然無法擺脫這種迷惘的情懷。

而黃昏帶著日落的惆悵點出無人陪伴的孤獨。「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文人雅士與富商地主的造訪往往出現在夜晚時分，所以和彩雲相約的人也往往從這時開始。這種等待的思緒透過瀟湘月的淒涼結合春風細雨的哀怨纏綿，將蘊含在彩雲背後冷落而無助的心境描述得更加具體。而心中無法訴盡的愁緒伴隨著點點淚水，再搭配著連綿不斷的雨水，不禁讓人心情更加孤單淒涼。最後以「孤」字點出自己孤單一人的寂寥與鬱悶。從景入情，委婉地描述出自己內心的感受，具體化的景象，將愁緒與孤寂表達得淋漓盡致。

最後〈書懷〉一詩中可見浮沉塵世經年，彩雲已經身心俱疲，希望藉由神佛力量撫平自己受創滄桑的內心，並且願意屏棄俗世雜念，一心虔誠向佛，跳脫苦痛虛無的現實世界，尋求內心永遠的寧靜清明。

（二）遊歷寫景之作

一般文人士紳攜妓飲酒作樂是日治時期高雅的消遣模式，但是對於藝旦來說朝秦暮楚燈紅酒綠的生活恰是其苦悶的泉源，「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彩雲或許因逃避苦悶外出遊覽，因此在其詩作中也常見遊歷寫景之作，從其作品中也可以知道彩雲曾到以下的地點旅遊賞景：

〈旅北投〉[43]

裙屐速翩向北投。靈泉勝地好優遊。
俗塵洗盡精神爽。閒看兒童戲水鷗。

當時的北投不只是滌人疲憊著名的溫泉鄉，也是夜夜笙歌令人陶醉的溫柔鄉，當年的彩雲不知是職業使然因公出張，還是純粹的旅行作客他鄉，優遊在北投這個靈泉勝地，除了洗盡俗塵之外，還能悠閒的看著兒童戲水鷗，詩句清新自然，一脈輕鬆語調，少了凡塵苦惱，多了些許單純與自在。

[43] 〈旅北投〉，《南方報》第137期 (1941年9月1日)，頁32。

〈謁仙公廟〉[44]

孤寺巍峨坐翠巔。登高遊客各爭先。
浮沈欲問人間事。石獸無言鎖亂烟。

虔心來謁指南宮。一道崎嶇出碧嵩。
聖祖慈悲能濟眾。應憐滿眼可憐蟲。

彩雲詩中所指的仙公廟應該就是臺北木柵地區的指南宮仙公廟，指南宮仙公廟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是北部熱門旅遊景點，是全臺主祀呂洞賓的最大廟宇。「孤寺巍峨坐翠巔」當年要登上巍峨的古寺，唯一的道路就是要走上一千二百級的階梯，雖然「一道崎嶇」，但是「登高遊客各爭先」，香火鼎盛的指南宮還是吸引各地絡繹不絕前來爭先朝拜的遊客。彩雲「虔心來謁指南宮」所問的人間事為何？有一首臺語老歌《夢遊仙公廟》[45]或許可以提供答案：

〈夢遊仙公廟〉

落葉在秋天 隨風飄落去
一年一年心空虛 欲怎樣阮毋知
拜託仙公來保庇 有一日會來找著心上的人
啊……仙公廟的鐘聲響 鐘聲真響亮
春天好暗暝 月娘在身邊
雙雙對對笑微微 為什麼真歡喜
敢是仙公有保庇 滿山邊純情花蕊開紅又芳
啊……仙公廟的香味芳 乎阮心輕鬆

靜靜三更暝 仙女來相見
一個一個好情意 可惜是不是伊
敢是仙公變把戲 明明是心上的人怎樣不是
啊……仙公廟的托眠夢 害阮空怨嘆

44 〈謁仙公廟〉，《南方報》第138期 (1941年9月15日)，頁29。
45 《臺灣陳年臺語老歌》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良山主唱，金星唱片。

彩雲身在歡場雖有意從良卻難尋歸處，所問之事或許彩雲也知道，就像指南宮仙公廟步道旁的默默無言的石雕神狩，每天有那麼多人爭先進出卻無人肯停下腳步駐足欣賞，無言的石獸鎖住彩雲心中紛亂的情煙，彩雲再怎麼問也難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不過彩雲還是希望慈悲的聖祖能夠憐憫可憐的眾生，讓虔心的彩雲保有那麼一絲絲的希望。

〈新高覽勝〉[46]

杖黎携酒趁晴陰。幾次名山屐齒臨。
日月潭邊蕃相杵。龍神洞外鳥歸林。

千年老檜參天綠。四季蠻花匝地金。
飽覽風光無限感。肯教詩思冷秋心。

這首詩是昭和十七年（1942年）九月彩雲參加集集社水裡坑集萍吟社右六的徵詩之作。「新高」兩字所意指的當是日據時代的新高郡，該郡隸屬臺中州，郡名取自新高山（即玉山），轄域包含現今的南投縣集集鎮、魚池鄉、水里鄉、信義鄉等地。在當時的集萍吟社徵詩啟事中，附記有：「新高郡下勝景頗多，就中有新高山堆雪、雲海、日月潭杵音、濁水激浪、老檜參天、芭蕉如織、龍神洞、龍神橋等，欲向全島騷人墨客徵求珠玉。」詩中描繪彩雲杖黎携酒，並且已經曾經幾次造訪名山，在飽覽日月潭、龍神洞與參天老檜、四季蠻花的風光之餘，心中有著無限的感慨，而這也讓彩雲的詩思冷若秋心，是彩雲纖細敏感的心思在攬勝賞景同時的多愁善感之作。

〈壽島納凉〉[47]

雅愛披襟共論文。暖風拂面挹清薰。
岱江月下聯吟侶。白水湖邊集鷺群。

潮落漁人歌宛轉。波翻銀海馬爭奔。
西山日暮思歸去。為戀鄉關一片雲。

46 〈新高覽勝〉，《南方報》第168期 (1943年2月1日)，頁39。
47 〈壽島納凉〉，《南方報》第178期 (1943年7月1日)，頁34。

在南方報178期與這首詩同詩題的作者尚有蕭玩索、蔡漁笙、黃傳心、蕭嘯濤、盧少白、李笑林、蕭玩索、買牛翁、詹明漪與張笑園等人，因此這首〈壽島納涼〉應該是彩雲與這些文人雅士在壽島納涼遊憩，然後「雅愛披襟共論文」，在白水湖海邊與岱江詩社的同好們吟詩誦詞，是月下聯吟的即興之作。

白水湖位於今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白水湖地名的由來是日據時代當時的居民築堤曬鹽，但地勢低窪處每當海水倒灌之後，就變成一片白茫茫的鹽湖因而得名。蕭麗紅的《白水湖春夢》即是描寫嘉義布袋東石一帶的小鎮故事。

壽島原為嘉義東石海邊的一海上孤洲但有沙灘綿延至布袋北岸，是當時嘉義地區著名的天然海水浴場。日據時代，由於大型船隻無法續航靠岸，因此日本人於此設壽島棧，專收嘉義地區的海鹽，再交由鹽船運回日本。

當年的壽島月下黃昏海風暖暖拂面而來，彩雲在白水湖邊看到成群的鷺鷥歸巢聚集休息。又聽著漁人唱著婉轉的漁歌，漁船在波翻銀海下歸航，這種日暮西山的海邊景象，讓彩雲也開始懷念起自己故鄉的那一片白雲。

（三）節令抒懷與閒情雜詠之作：

詩人總是多愁善感，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身世坎坷的彩雲，在時令更迭之際定會有感而發地以景寓情藉物抒懷。縱觀彩雲的漢詩作品中，屬於四時感作與節令抒懷的作品有近二十首之多，是其詩作風格類型的最大宗，其中嘆詠春天的作品就有十二首。自古騷人多秋愁，秋意濃愁亦濃，彩雲春日感懷和以秋景寓情的詩作除了感嘆韶光易逝人生無常之外，也低訴著無情歲月的摧折，年華已漸漸老去的哀愁。其用字清新，皆能輕輕觸動人心。而在遇到月圓人團圓的佳節之際，也總令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彩雲有著無限的感慨。因此在詩句中也不斷透露著她依然期盼著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的時日早日到來的訊息。而彩雲除了在歡場上常與文人雅士、紳豪商賈的風花雪月與宵酒伴飲之外，平日尚有優閒賞花的閒適風情，有附庸風雅的評劇詩作，也有閒適生活的淡雅。無論是節令抒懷抑或閒情雜詠，皆各有情調。

〈春日感懷〉[48]

憶昔群芳鬪豔粧。而今零落恨偏長。

[48] 〈春日感懷〉，《風月報》第66期 (1938年6月15日)，頁25。

無情歲月催人老。逝水年光欲斷腸。

〈悲秋〉[49]

欲作悲詞倩杜鵑。幾多雁陣咽窗前。
聲聲似報秋將去。惹我愁懷縷縷牽。

〈元旦書懷〉[50]

萬物蘇生轉。煥然歲序新。卿雲歌復旦。瑞靄慶長春。
卯酒酣遊俠。椒花頌美人。河清兼海晏。擊壤樂堯民。

（四）憂國憂民之作：

彩雲除了風花雪月的浪漫詩作之外，對於國家社會的關心也與男性相同，有的詩作亦流露出其關懷時局、刻寫社會實況的文字。也許身處日治時代的動盪社會中，她亦是受過文化感染的漢詩作家，總有感時憂民的想法與作品產生。這些漢詩總令人讀起來擁有特別多的感慨與想法。

〈新年感作〉[51]

低首東方拜禁城。願祈海宴樂易平。
何當藉得天河水。來灑中原鐵甲兵。

〈步碧堂原韻〉[52]

問世難為辨是非。人情變幻夢依稀。
榮身福澤由天錫。過眼功名紹帝徽。
豹隱南山何日現。龍潛滄海待時飛。
聊將活火燒丹灶。我亦懸壺靜掩扉。

肆、結論：

古往今來諸多女性皆因為家庭環境關係，往往委屈自己，以犧牲自己一輩子的幸福來換取家中經濟來源，而彩雲即是在懵懵懂懂的青澀年歲便貢獻出自己永

49 〈悲秋〉，《詩報》第24期 (1931年11月15日)，頁6。
50 〈元旦書懷〉，《風月報》第81期 (1939年3月1日)，頁27。
51 〈新年感作〉，《詩報》第242期 (1941年2月18日)，頁7。
52 〈步碧堂原韻〉，《詩報》第32期 (1932年4月1日)，頁6。

久青春的可憐女子。在日治時代，依然是以男性為主的傳統社會，女性在社會上還無法擁有一定的地位。即使聰慧如彩雲，亦無法逃過旁人打量的異樣眼光；縱然擁有傾國傾城美貌，亦無法擺脫紅顏薄命的遺憾與無奈。一時的決定便讓自己的生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平坦的大道走向崎嶇多石小徑，也讓自己的生命多了幾許深不可測的危難與考驗。

縱然身陷泥淖混濁的紅塵中，彩雲依然堅持著應有的堅持；仍舊芬芳著獨特的芬芳；終究美麗著脫俗的美麗，猶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色蓮花一般，遺世而獨立綻放著優雅清新姿態，惹得路過行人禁不住頻頻側目回首，沉醉在她獨有的氛圍之中。一株獨立崖壁上的花朵，縱使無法擁有足夠的養料，卻依然不放棄自我，努力吸收陽光的照耀，露水的滋養，雲霧的洗禮，茁壯成一株罕世難得的稀有珍品。恰如命運多舛的彩雲，即使不是出身豪門的大家閨秀，縱然無法擁有書香門第的薰陶，雖然身處青樓深院中，亦不放棄對文字的喜愛與鑽研，她將自己的惆悵情懷訴諸詩句文字之中，不只為許多相同際遇的薄命女子帶來一屢星光，也為當代的漢詩文化掀起了另一層面的獨特意義。她的詩句清楚地告訴我們：不是只有幼承家訓的閨閣名媛才能舞文弄墨，即使卑微低層的性命亦能揮灑出不一樣菁華的詩歌。而彩雲在詩報上首次以詩妓身分發起的徵詩活動，更成為詩妓徵詩的濫觴，豐富了漢詩不一樣的生命。

正如呂左淇〈羅山彩雲歌妓賦〉[53]中對彩雲的描述：「從良意切。待客情殷。詩詞援象。色藝超群。豈羅山之僅見。亦孤島所稀聞。若論才高。堪比當年道韞……。」彩雲待客情殷、色藝超群，通文墨、能賦詩，其多才多藝如同東晉女詩人謝道韞，因此彩雲才能成為當時的當紅藝旦。這些藝旦們往往品格高尚，受過相當訓練，有別於一般女子；也因為職業關係，她們往往在打扮服裝上，總是要走在時代的尖端。雖然問芳者多是風雅富賈之士，但卻因為命運各異，有的順利從良嫁作商人婦，有的直到人老珠黃依舊在紅塵中浮沉漂泊。而彩雲在情海裡飄飄蕩蕩，縱然擁有心儀之人，亦因為現實社會種種因素，無法擁有美好的結果，步入幸福的婚姻生活之中。隨著時日更迭，時代的無情變遷，藝旦已然成為歷史名詞，我們只能在漢詩詩句中尋覓消逝的藝旦文化，也只能在歷史的史料以及一首首的漢詩字句中窺見屬於彩雲的絕代風華。

53 〈羅山彩雲歌妓賦〉，《詩報》第267期 (1942年3月7日)，頁14。

參考資料

一、專書（依年代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詩報》，臺北：龍文出版社，1931-1942年。
《南瀛新報》，臺南：南瀛新報社出版，1931年。
趙雅福發行，《三六九小報》，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30-1935年。
林欽賜編輯兼發行，《風月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1935-1936年。
《南方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1935-1943年。
簡荷生編輯兼發行，《風月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1937-1938年。
《臺灣藝術新報》，臺北：臺灣藝術新報社出版，1939年。
施梅樵，《鹿江集》，自刻本，1957年。
黃哲永，〈日據期間嘉義名妓彩雲詩錄〉，《嘉義文獻第二十期》，嘉義：嘉義文化處出版，1990年。
邱旭伶，《臺灣藝妲風華》，臺北：玉山社出版，1999年4月1日。
張文環著、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藝旦之家〉，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2年。
黃傳心、柯絳英著，黃哲永主編，《丹心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年。
鄭定國，《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出版，2007年。
江寶釵等人編纂，《嘉義縣誌・卷十・文學誌》，嘉義：嘉義縣政府發行，2009年12月。
陳瑤玲，〈日治時期「臺灣賦」中「色/戒」書寫〉，《臺灣文學評論》第10卷第4期，臺南：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發行，2010年10月15。
黃哲永主編，《心聲月刊》，臺北：龍文出版社，2011年5月。

二、期刊論文（依年代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江寶釵，〈日治時代藝旦養成之書寫研究 以「三六九小報花系列」為觀察場域〉，《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6期，2004年12月，頁29-63。
歐陽瑜卿，〈準/決戰體制下的女性發聲---《風月報》女性書寫與主體性建立的關係探討〉，2006年6月30日。
張志樺，〈情慾消費於日本殖民體制下所呈現之文化與社會意涵---以《三六九小報》及《風月》為探討文本〉，2006年7月。
李毓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1

期，2009年3月，頁87-129。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女性的故事—真實與虛構的交錯〉，2009年6月30日。
呂明純，〈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日治時期臺灣藝旦的文化傾向及其影響〉。
廖宜錚，〈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啡店與女給〉，2011年7月。

三、網站資料

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oetry，2011-12-15。
行政院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htm，2011-12-15。
行政院文建會/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taiwanpedia.culture.tw，2011-12-15。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文物典藏系統，http://xdcm.nmtl.gov.tw:8080/NmtlFront/，2011-12-15。

附錄資料：彩雲生平年表

民國8年已未(西元1919年，大正8年)，出生1歲
生活：出生於臺灣北部，其父為茶商家境富裕。

民國20年辛未(西元1931年，昭和6年)，13歲
生活：其父經商失敗，家道中落，出為臺北大稻埕孔雀咖啡室女給。
作品：七言絕句《悲秋》首見於詩報第24期，為參加寒鷗吟社的擊缽錄作品。

民國21年壬申(西元1932年，昭和7年)，14歲
作品：七言絕句《冬菊》、《啞妓》，七言律詩《步碧堂原韻》。

民國23年甲戌(西元1934年，昭和9年)，16歲
作品：七言絕句《趙子龍》。

民國24年乙亥(西元1935年，昭和10年)，17歲
生活：離開故鄉南下嘉義執壺。
作品：七言絕句《小世界旗亭》。

民國26年丁丑(西元1937年，昭和12年)，19歲
作品：七言絕句《醉餘惜別》、七言律詩《漱芳齋小集》。
備考：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日軍大舉侵華。

民國27年戊寅(西元1938年，昭和13年)，20歲
作品：七言絕句《春日感懷》、《春日書懷》4首、《春日漫興》4首，五言律詩《祝如笙雲翔二先生全國書道會特選》。

民國28年己卯(西元1939年，昭和14年)，21歲
作品：七言絕句《感作》，五言律詩《元旦書懷》2首。

民國30年辛巳(西元1941年，昭和16年)，23歲
生活：彩雲執業於嘉義西螯芳。7年來首度北返故鄉歸家拜見父母、遊北投及謁仙公廟。於詩報及南方報徵詩，詩題《薄命花》首開詩妓徵詩風氣之先。
作品：七言絕句《無題》3首、《新年感作》、《賞花》、《寄懷》、《歸北

途中感作》、《入萬華驛》、《歸家感作》、《旅北投》、《謁仙公廟》2首、《南行》2首、《初秋遣興》2首、《客中排悶》2首、《遣懷》。

備考：1941年嘉義作家張文環於《臺灣文學》發表小說《藝旦之家》，小說主角名為「采雲」，即是參考彩雲背景故事加以改寫而成的小說作品。

民國31年(西元1942年，昭和17年)，24歲

生活：彩雲第二次徵詩，詩題《補晴天》，彩雲時為嘉義西門町麒麟閣女給。詩報273期贊助員入金報告，彩雲贊助金五圓。

作品：七言絕句《鷺鷗盟》、《席上賦呈諸先生》2首、《春晴》、《自嘲》、《桃城話舊》、《待秋》、《謹和楊爾材先生還曆書懷瑤韻》、《評劇》2首。

民國32年(西元1943年，昭和18年)，25歲

作品：七言絕句《訪菊》2首、《談詩》3首，七言律詩《新高覽勝》、《壽島納凉》。

備考：1943年10月南方報停刊。

民國33年(西元1944年，昭和19年)，26歲

作品：1944-1945年詩報停刊，彩雲詩作佚散不可考。

民國34年(西元1945年，昭和20年)，27歲

生活：1945年8月日本戰敗臺灣光復，藝旦風華逐漸沒落，彩雲不知去向。



活躍諸羅

竹籬笆內的娘子軍——彩虹女子籃球隊

胡文雄*

一、嘉義市早期的女籃運動

談起早期嘉義市的女子籃球運動，可以說不甚普遍，主要是南部地區民風純樸、保守，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老百姓忙於災後重建，無暇顧及運動之故。一般參與運動的，是都靠有女生的中學，如嘉義女中，來維持門面，該校也曾組隊代表嘉義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籃球賽，例如曾於民國37年12月在臺南市舉行的第三屆省運會榮獲第三名；又於民國38年10月在臺北市舉行的第四屆省運會，勇奪第二名。可是當這些學生畢業後，嘉義市的女子籃球運動就一蹶不振，甚至沒再參加省運會了。

二、彩虹女籃成立之緣起

民國五十四年左右，原來在省立屏東師範學校（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任教的劉景林老師，因為她在屏東空軍基地服務的夫婿，榮調至嘉義水上空軍基地擔任參謀長，劉老師就夫唱婦隨，也請調至省立嘉義中學任教，以便就近照顧夫婿。

劉景林老師在大陸的時候，就讀北平輔仁大學，雖然學的是美術，卻喜歡運動且具有天份，還是一位運動健將，經常參加各種田徑比賽，也獲得很好的成績。她在省嘉中任教下課之餘，常常和住在今之建國二村，眷村裡的空軍眷屬聊天，她發現嘉義空軍第四大隊裡飛行員的太太，教育水準都很高，有許多位在大陸時都是大學生，有的還是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的高材生，曾在中學擔任體育教師的有省立嘉義商職的袁蘭老師；省立華南商職的趙德蔭老師；省立嘉義女中的李榮美老師等等，劉景林老師就興起組織一支女子籃球隊的念頭，於是登高一呼，立即獲得其他老師的響應，於是一支由空軍眷屬所組成的女子籃球隊終於成立了，並且由當時擔任嘉義空軍水上基地聯隊長的徐華江少將，親自命名為彩虹女子籃球隊（照片一），意即有如彩虹般的光彩亮麗。

*作者為淡江大學退休副教授。

球隊成立之後，正為練球場地發愁之際，剛好省嘉中新建的體育館落成，對球隊而言又是一大好消息，劉景林老師趁此機會，親自到校長室向當時的周封岐校長商借體育館，沒想到立即獲得周校長的首肯，有了場地練球，還缺少教練，劉老師又禮聘在省嘉中教體育的王廣溪老師為首任教練，第二任教練為許俊芳老師。場地、教練都有了，於是彩虹女子籃球隊的隊員，在隊長劉景林老師，副隊長趙德蔭老師的領軍之下，利用每個星期二、五的晚上練球，她們的飛行員先生，除了負責接送之外，也在一旁陪著練球，無形中也增加了夫妻之間的感情，這也算是另外一種意外的收穫。劉景林老師是美術老師，球員們的球衣款式都是由她親自設計的，而且冬天與夏天都有不同的款式。

三、彩虹女籃比賽成績

民國五十五年的婦女節，彩虹女籃參加了由嘉義市慶祝婦女節籌備會主辦的籃球賽，沒想到成軍不久的彩虹女籃，鶯啼初試卻一鳴驚人，擊敗群雌，拿到成軍以來的第一個冠軍（照片二），得到冠軍讓球員高興萬分，也產生了信心，練起球來更加帶勁。為了增加比賽經驗，她們經常與嘉義市的中學女子籃球隊，如嘉義女中、嘉義家職、嘉義商職及興華中學等校進行友誼賽，甚至於還遠征臺南之臺南女中友誼比賽（照片三）。

由於彩虹女子籃球隊的成員，大多是學校的老師，所以又順理成章的代表嘉義市，參加南部七縣市教員籃球賽，又連續三年封后，誠屬不易。彩虹女籃除了參加正式的籃球比賽外，她們又經常到嘉義各駐防軍團作勞軍比賽（照片四），也曾到新竹空軍基地，甚至於到離島的澎湖。不僅如此，彩虹女子籃球隊又組織了合唱團，舉行彩虹之夜（照片五），真是一支多才多藝的球隊，另外，她們也常常到孤兒院，養老院義演，廣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

四、彩虹女籃的解散

俗話說：「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一支球隊的成立不是簡單的事，可是解散它卻很容易。彩虹女籃由於隊員們的飛行員先生，有的高升而調職，有的調至其他基地，隊員夫唱婦隨跟著先生而離開嘉義，再加上隊員們年齡亦增加，所以在成立十年後宣告解散，彩虹女子籃球隊真有如彩虹一般，在嘉義市消失了。

彩虹女籃由成軍到解散，只有短短的十年，距今也已超過四十年，相信許多嘉義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這一支女子籃球隊，作者希望本篇的報導，除了讓嘉義

市民了解50年代，本市曾經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子籃球隊外，也藉此為嘉義市女子籃球運動的歷史記下一筆。

本文得以完稿要感謝劉景林老師，除了接受筆者的訪問外，並提供了所有的照片，增加本文的真實與可看性。



圖一　民國54年成軍的彩虹女子籃球隊全體隊員(後排左二為隊長劉景林老師)



圖二　民國55年彩虹女籃榮獲婦女節籃球賽冠軍



圖三　彩虹女籃遠征臺南與臺南女中友誼賽



圖四　彩虹女籃到軍中勞軍比賽



圖五　在彩虹之夜演唱的彩虹女籃合唱團


HITACHI
品質世界1
日立變頻冷氣
寶鳥鐘錶
I Love California
SK-II
寶鳥鐘錶
魅力999
彩登599・魅力999
華歌爾

文化地標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之變遷

張志源*

壹、前言

嘉義市舊名「諸羅城」、「嘉義城」，是一個行政中心，也是依賴產業發展的城市，明治28年（1895）日本對臺灣進行殖民統治，將臺灣行政轄區改為三縣一廳，此地區為「臺南縣嘉義支廳」，明治30年（1897）「嘉義支廳」改為「嘉義縣」，並設辦務署統轄嘉義縣。大正9年（1920）此地區成為臺南州轄下嘉義郡下的「嘉義街」，至昭和5年（1930）「嘉義街」改制為「嘉義市」。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位在今日中山路、文化路、光華路及公明路的交叉口，為極盛名的空間地標[1]，也為嘉義市重要活動舉辦的地點[2]，從中央噴水圓環到垂楊路間的路段為嘉義市著名的夜市。此外，每逢選舉投票日前夕，此處必舉行民主之夜大遊行，也為臺灣選舉活動的特色之一。

但是，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的設置、改建、相關活動記載及空間特質一直未被清楚的討論，過去大部分的討論多略為論及明治39年（1906）嘉義大地震後，日本政府實施市區改正，拆除嘉義城的城牆殘蹟，改設置多處圓環，並規劃放射狀的道路，此地點即是被改造的區域之一[3]。本文就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進行分析，討論內容放在中央噴水圓環的興建過程、改建、拆除爭議及在中央噴水圓環的相關活動。主要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官方告示、市區改正計畫地圖、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並配合現地田野調查。

由於中央噴水圓環興建至今有各種不同的稱謂，諸如：「中央噴水」、「中央噴水池」、「中央噴水圓環」、「七彩噴水池」、「七彩噴泉」。為行文之一致性，均以「中央噴水圓環」稱之。

---

* 逢甲大學室內與景觀設計進修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1 例如民國91年（2002）5月10日，〈桃城夜風華 美景比一比 中央七彩噴水池 民眾最愛〉，《中國時報》，第CR2版。

2 例如民國89年（2000）10月12日，〈嘉市中央七彩噴水池 慶卅歲 文化局推出「桃仔尾的故事」並邀廿六名畫家繪畫 與早期水池畫作照片 一起展出〉，《中國時報》，第18版；民國99年（2010）2月21日，〈福臨寶島 嘉市臺灣燈會 邀你爬恐龍〉，《中國時報》，第A2版。

3 例如蔡俊堯，2004，《日治時期嘉義市區改正計畫與公共建設》，頁47-71。

貳、清代中央噴水圓環設置之位置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周邊舊名稱為「桃仔尾」，此地點原在諸羅城外。清康熙43年（1704）知縣宋永清奉文歸治後，築城需求迫切[4]，最初興建木柵城時，城牆周圍680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四門[5]，但因木柵城維護不易，需時時修補，花費甚距。康熙56年（1717）知縣周鍾瑄於木柵城外圍加植莿竹[6]。康熙60年（1721）朱一貴舉事於羅漢門，朱一貴之亂平定後，暴露出諸羅城防禦不當的問題，遂自雍正3年（1725）開始，由臺灣知縣周鍾瑄主持，知府孫魯協助，執行建築土城事宜[7]。

雍正5年（1727）知縣劉良璧重建門樓，並砌水涵。雍正10年（1732）臺灣又發生變亂，迄年福建總督郝玉麟來臺檢討善後事宜時，認為臺灣的木柵城、土城城池防禦能力太差，無法有效抵禦敵人的攻擊，提出先在城基外栽植數層莿竹，再於莿竹圍內建造城垣，以提高臺灣城池防禦性[8]。雍正12年（1734）知縣陸鶴買備茨竹，遵照五層梅花瓣形勢，乘時舉行，如法栽種完竣[9]。諸羅城之城樓上分祀神明作為守護神，東門祀關帝，西門祀媽祖，南門祀觀音，北門祀玄天上帝，同時在水涵口砌磚改築水涵，以改善城內排水。另將文廟納入城內，擴大西北二方範圍，略成蟠桃形，故日後有「桃仔城」之稱。

乾隆51年（1786）林爽文舉事於大里杙，林爽文之亂後，乾隆52年（1787）11月3日皇帝下諭將「諸羅縣」改名「嘉義縣」，於是「諸羅城」改名「嘉義城」。當時陝甘總督福康安、福建巡撫徐嗣曾及工部侍郎德成三人共同商議嘉義建城事宜，決定在原土城位置上，按照原土城規制改築，加高倍厚，添加城樓、卷台等。乾隆53年（1788）改築三合土城[10]。此次雖重建嘉義城，但之後經歷震災、風災及戰禍，城垣多處受損崩壞，故不斷進行修補。

道光12年（1832）臺灣發生張丙事件，嘉義縣治受到嚴重波及[11]，道光14年（1834）閩浙總督程祖洛的〈奏酌籌臺灣善後事宜摺〉中，提出整修嘉義縣城的

4 陳文達編纂，1958，《臺灣縣志》，頁227。
5 周鍾瑄，1962，《諸羅縣志》，頁25。
6 周鍾瑄，1962，《諸羅縣志》，頁25。
7 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6。
8 王先謙，1969，《東華錄選輯》，頁320-321。
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丙集》，頁148。
1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丙集》，頁148。
11 周凱，1960，《內自訟齋文選》，頁123。

提議，由告老的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以其子王朝綸的名義，率王源惠、劉高山等紳商舖戶捐款重修嘉義縣城[12]。道光13年（1833）9月嘉義城城垣大整修，增建礮臺四座，分別在東北角、東南角、西南角及西北角。西北角礮臺即位在日後中央噴水圓環位置。嘉義城城垣整修在道光16年（1836）2月竣工。官方立碑二方於東門城下，以錄捐題城工的紳商舖民，是為「嘉義城工義倉碑記」[13]，上面記載當時城垣整修礮台興建的過程。

但重修後不過3年時間，道光19年（1839）5月17日嘉義地區發生大地震，縣城嚴重損害，東門、西門及北門之月城樓崩壞，窩舖、垜房均倒塌，城牆坍壞6丈有餘，城垣上的牆垛也部分倒塌[14]。

同治元年（1862）嘉義城牆遭戴潮春圍攻受損，城中百姓連夜運木石填塞城牆裂縫處，守兵憑藉城內礮臺之利據守，使其無法順利攻入城中[15]。同年5月11日又發生大地震，嘉義城牆坍壞數丈，西門外土牆坍塌[16]。

光緒15年（1889）知縣包容與士紳林啟東等人發起整修嘉義城，於城外增築莿桐竹，為最後一次整修[17]。

綜上所述，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此地點原於清代諸羅城外。於道光13年（1833）9月嘉義城城垣大整修時，其位置在西北角礮臺。

參、日治時期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之設置

日治時期官方對嘉義市進行現代化建設，包括嘉義城壁取毀、市區改正計畫、嘉義水道建設及配合阿里山開發的相關建設，改變了嘉義市的城市空間結構，中央噴水圓環設置與前述建設息息相關，茲分成三個時期來討論此圓環設置與上述建設之關係。

一、明治時期中央噴水圓環設置之前的相關計畫

明治29年（1896）嘉義火車站開始興建，明治33年（1900）嘉義火車站完

---

1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臺案彙錄甲集》，頁11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84，《清宣宗實錄選輯》，頁162。
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4，《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619-623。
1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87，《明清史料戊編（上冊）》，頁454。
15 連橫，1994，《臺灣通史》，頁365-366。
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丙集》，頁137。
17 伊能嘉矩，1997，《臺灣文化志》，頁369。

工[18]，嘉義廳配合該火車站建設，開始進行由嘉義廳署到新設火車站間接續道路新設工程。當時計畫在平行於西門外街的空地上新設道路，以作為車站與市街間的接續道路[19]，這樣的計畫使市街向西拓展，同時原商業中心由以嘉義廳署為中心的四爺巷、大街、總爺街、布街逐漸向嘉義火車站的市街拓展。此外，由於鐵道建設對嘉義街的經濟帶來發展契機，使各地貨物得以在此地集散，再輸送至斗六、北港、打貓等市鎮，嘉義街在嘉南平原的貨物集散中心地位更加強化。另外嘉義城內的延續道路，如西門外街、北門外街、東門外街、打石街，亦因為商旅頻繁，逐漸形成人口聚集及店鋪林立的市街。再者，明治42年（1909）後阿里山林場逐步開發，使嘉義市林業相關產業逐漸盛行，並帶動觀光城市的推動，營林工業村也改變了城市空間結構。

上述具體的計畫可由「日治初期嘉義市街地圖」（附錄一）看到嘉義火車站與嘉義城新設的道路，另由明治36年（1903）「嘉義城內道路下水實測圖」（附錄二），可見當時嘉義城內道路系統大致為網格形狀，城內主要道路將城區分成四大部分。另道路軸線除為十字系統，有若干多條縱向與橫向的街衢十字交錯，形成網狀街路，便利人及貨物快速移動於東門、西門、南門及北門，且各城門與城門間透過城垣圍牆下的通道快速聯結。今日的中央噴水圓環位置在西側道路與城牆的交界處。

明治39年（1906）3月17日嘉義地區發生介於6級與7級之間的大地震，造成嘉義廳、斗六廳、鹽水港廳等三廳極大的損失[20]。當時嘉義街共造成40人死亡，24人重傷，60人輕傷，226戶家屋全毀，332戶家屋半毀，535戶家屋嚴重破損，2,532戶家屋部分破損，約佔嘉義街全部家屋的78.8%[21]（附錄三）。同年3月26日、4月4日、7日及14日又發生強烈餘震，使嘉義街災情擴大[22]。

由於嘉義市家屋災情不斷擴大，加速了嘉義廳推動市區改正計畫的急迫性，

18 明治29年（1896）第一代嘉義火車站採用阿里山檜木，日本瓦斜屋頂，雨淋板外牆風格。第二代嘉義火車站於昭和8年（1933）興建，採折衷主義樣式作品，鋼筋混凝土結構，古典風格，將山牆簡化，並有幾何圖案裝飾，呈現水平簡潔的現代感。

19 明治 33年（1900），〈新設停車場附近市街設定方ニロスル通達〉，《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29，文號：13。

20 明治 39年（1906），〈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嘉義地方地震報告（前冊ニ續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886，文號：1。

21 明治 39年（1906），〈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嘉義地方地震報告（前冊ニ續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886，文號：1。

2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頁103。

而嘉義城空間紋理消除為當時的重要任務。當時計畫將北門、西門及南門城門上的樓閣予以清除，並拆除城牆，城壁跡作為敷地使用，並將廢棄不用的瓦屑、土塊及其他污物搬運至東門、南門及北門外的窪地、西門的公學校敷地及西門外公園預定地置放[23]。同年4月29日嘉義廳以嘉義廳令第14號告示嘉義市區改正圖，於5月1日開始實施市區改正計畫[24]，工程由明治39年（1906）開始施行，預計於明治44年（1911）完工，此時期計畫施行範圍侷限於原嘉義城內的市街及通往嘉義火車站前的市街，依循原有主要街道及城牆紋理，將道路加以取直，施行面積大約178,520.7坪，工程預算共計84,343圓60錢，由嘉義街公共衛生費、嘉義廳下屠宰牲畜的手續費增額、家稅增額及臺灣總督府補助金支出，並將位在計畫道路的家屋一律拆除[25]。

明治39年（1906）與明治40年（1907）時有市區改正計畫年度工程異動，當時想法是計畫道路先行全部開通，滿足市街內店鋪開店需要，其他設施至未來的4個計畫年度施行。明治41年（1908）提出二項變更提案[26]：1.分6個年度完成嘉義市街第一期市區改正計畫，但因應物價飆漲，將預算改變。2.縮短計畫施行年限為4年，以減少支出。在總工程費募集上，將明治39年（1906）所提出的11,700圓補助金的申請，增加至23,950圓300錢，分成明治41年度、明治42年度給付，照原定6年計畫施工。其中道路工程施行內容如下：1.由嘉義廳署到嘉義火車站間的8間寬（約14.5公尺）道路加以修築。2.在原先穿越諸羅城壁之位置，設置直徑30間（約54.5公尺）的圓形廣場。3.由圓形廣場向城內築3條斜向筆直的幹線，道路寬度6間（約10.9公尺）。一條由圓形廣場往嘉義廳的位置，一條由圓形廣場開始，經過糖仔市街的公學校西北角隅，然後筆直通場原東門位置，一條由圓形廣場開始，貫穿西門外街、水涵口街、紅毛井街、南門內街等，筆直通往原南門位置。明治43年（1910）日本政府將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施行區域改變[27]。

另因為嘉義城倒塌嚴重，當時進行嘉義城壁取毀作業，在明治41年（1908）的「嘉義街道路溝渠等廢止報告」，可見當時計畫已取毀拆除的城壁跡空地約為

[2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頁375-376。
[2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頁389。
[25]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頁391-392。
[26] 明治41年（1908），〈嘉義市區改正事業計畫一部變更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416，文號：5。
[27] 明治43年（1910），〈嘉義市街市區改正路線變更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734，文號：15；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頁391-392。

0.0482甲[28]，此取毀作業一直至明治44年（1911）配合嘉義下水道興建工程進度，城牆才陸續開始拆除作業，至大正元年（1912）7月方完成轉換工作[29]。

在「嘉義城內圖」（附錄四）可見中央噴水圓環位置在城牆與道路的交叉口，計畫圖中於該處劃設圓形，另計畫道路是繞著城牆，與後來的市區改正計畫內容並不相同。「明治39年（1906）嘉義街市區計畫圖」（附錄五）嘉義中央圓環位在幾條計畫道路的交點，為市區改正計畫的中心區域，東側為嘉義城內的棋盤式道路系統，西側及南側為嘉義城外的新設道路系統。另在明治42年（1909）12月「實測嘉義市區改正圖」（附錄六）可見中央圓環初步設計已出現，但並無噴水池之配置，另北門、東門、南門圓環處為當時城牆與道路的交點，與今日亦不相同。在圖中的中央圓環周邊有俱樂部、臺灣銀行、郵便局、衛生公館及嘉義銀行的土地。

二、大正時期嘉義中央噴水圓環設置

大正元年（1912）至大正5年（1916）間嘉義市的市區改正大幅施行，施行範圍在原嘉義城至西部縱貫鐵道與阿里山鐵道間的範圍。此時期嘉義市街往西邊嘉義火車站發展，逐步完成由西部縱貫鐵道、阿里山鐵道及原嘉義城所圍塑出的新市街，平行於嘉義火車站前直線道路，發展出垂直水平的格字狀街道系統，施行面積約340,907.9坪，較前期計畫範圍擴充了將近1倍，市街發展重心往嘉義火車站延伸、轉移。

大正元年（1912）至大正5年（1916）市區改正計畫歷年施行內容（附錄五），整理如下：

1.大正元年（1912）12月6日嘉義廳公布「大正元年嘉義市街市區改正計畫施行路線圖」，由嘉義火車站前直線道路北側的新市街開始施行，因嘉義醫院的建造，原有諸羅城城牆必須拆除，原弧線道路改為直線道路。

2.大正2年（1913）1月19日嘉義廳公布「嘉義市街市區改正線路圖」，嘉義市區改正計畫擴大，中央圓環、北門圓環及東門圓環已在計畫出現，當時除延續由圓形廣場開始的三支斜線幹道，直達城壁而通往城外，並規劃嘉義城區外北側、南側及西側的新市街，大幅擴張市街道路新設工程、下水溝渠（明

[28] 明治 36年（1903），〈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嘉義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788，文號：4。

[29] 明治 45 年（1912），〈宜蘭外三廳城壁陸軍經理部ヘ保管轉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079，文號：1。

渠及暗渠）及大排水道工程。另大正2年（1913）8月8日嘉義廳公布「大正二年度市區改正計畫追加施行路線圖」，主要施行範圍為嘉義火車站前直線道路南、北兩側新市街。另由嘉義中央圓環劃出一條筆直的道路連結嘉義火車站，依循明治39年（1906）的嘉義街市區計畫圖，以圓環設計輻射道路及格子狀道路。另大正2年（1913）「嘉義市區改正工事嘉義市街圖」（附錄七）可見詳細劃設中央噴水圓環附近道路的寬度及建築物的配置狀況。

3.大正3年（1914）8月26日嘉義廳公布「大正三年度市區改正計畫施行路線圖」，主要施行範圍為沿原嘉義城東城壁的新設道路及往保生醫院的聯絡道路。

4.大正4年（1915）11月27日嘉義廳公布「大正四年度市區改正計畫施行路線圖」，主要施行範圍為原北城門圓環、原東門城圓環、嘉義火車站前的直線道路穿越中央噴水圓環及嘉義公園前的道路新設工程。

5.大正5年（1916）1月21日嘉義廳公布「大正四年度市區改正計畫追加施行路線圖」，施行範圍包括嘉義廳署前道路到嘉義公園間的聯絡道路開設，並開闢嘉義市街往臺南間的接續道路。

由上述市區改正計畫內容可知嘉義中央噴水圓環當時已設置。但嘉義中央噴水圓環設置於何時？在大正4年（1915）10月14日的〈東噴池成〉一文報導：

> 嘉義自前年水道成立後。卽于郵便局前圓形道路。鑿噴水池。周圍十餘間。中粘磋咕石。水自石中滾滾湧起三丈餘。池畔點一大電燈。明光上下。游魚可鑑四面遍植花木。樹下安置不動椅。長方石。舊式巨礮數事。以供游人小住。風致幽閒。有小公園之概。而東門舊城址。亦已鑿為噴池。去八日給水。池中所築石山尤佳。有噴泉。有瀑布。景象天然。池邊榕樹一株。涼陰四布。晚涼天氣。游客麕集。皆謂多一嘉城納涼去處也。[30]

另於大正4年（1915）10月19日的〈鑿公園噴水池〉報導：「嘉義前年水道成立。迄今已有東西兩噴水池。及水源地噴水池三處之設。添得幾許嘉義市面風致。……」[31]。在《衛生關係案內》一書亦有對大正4年（1915）的嘉義市三處公

[30] 大正4年（1915）10月14日，〈東噴池成〉，《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06版。
[31] 大正4年（1915）10月19日，〈鑿公園噴水池〉，《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06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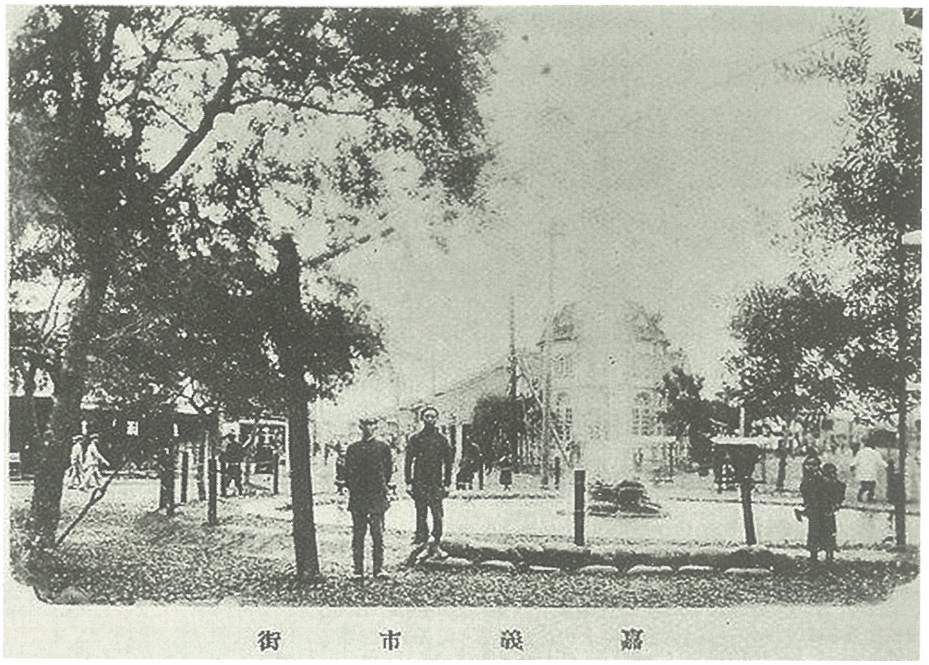
園（嘉義公園、中央圓環公園、東門趾圓環公園[32]）記載，嘉義公園於明治42年（1909）創設，中央圓環公園於大正2年（1913）12月噴水池新設後修建，東門趾圓環公園是大正4年（1915）10月設置[33]。



圖一　嘉義中央噴水圓環。資料來源：嘉義廳衛生展覽會，1915，《嘉義衛生關係案內》。

綜上記載，截至大正4年（1915），嘉義市已有3處噴水池，分別位於嘉義中央圓環、東門圓環及水源地。此外，在大正2年（1913）嘉義水道成立後，配合嘉義水道工程，於該年12月中央噴水圓環之地點鑿噴水池，中粘硓咕石，池畔點一大電燈，四面遍植花木，樹下置椅，有舊式巨礹，為一個小公園。另東門舊城址亦於大正4年（1915）10月設置東噴水池，內築石山，有瀑布，池邊植榕樹一株。另中央圓環設置噴水池與嘉義水道設置完成有關，噴水池設置完成後，中央圓環公園、東門趾圓環公園與嘉義公園皆成為當時嘉義市重要的遊憩地點。

[32] 《衛生關係案內》一書內容稱為「中央圓形公園」、「東門趾圓形公園」。
[33] 嘉義廳衛生展覽會，1915，《嘉義衛生關係案內》，頁12。



圖二　嘉義中央噴水圓環剛完成時及周邊全景。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社編，1916，《臺灣寫真帖》之「嘉義市街」照片。

此外，在大正2年（1913）嘉義水道成立後，配合嘉義水道工程，於中央噴水圓環之地點鑿噴水池，中粘硓𥑮石，池畔點一大電燈，四面遍植花木，樹下置椅，有舊式巨礮，為一個小公園。另東門舊城址亦有設置東噴水池，內築石山，有瀑布，池邊植榕樹一株。由上述描述可知，中央圓環設置噴水池與嘉義水道設置完成有關。

有關嘉義水道計畫是於明治44年（1911）7月日本政府開始進行實測[34]，同年10月完成測量牛稠溪水源，12月水道工程設計完成，並開始進行施工，於大正3年（1914）1月水源及給水鐵管敷設工程竣工，同年2月1日開始供水。當時規劃的給水區域包括市區改正第一期及第二期施行區域，約35萬坪給水面積及3萬人預定給水人口，預定的給水量是依據日本內地及臺灣本島其他城市既成水道實況加以參酌，一個人一日的平均消費水量為3立方呎，夏季時為4.5立方呎[35]。當時主要經費來源包括國庫369,519圓，其他（地方費）227,069圓59錢[36]。

34 嘉義市役所編，1935，《嘉義市勢一覽》，頁84；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1915，《嘉義水道誌》，頁1-3；朱志謀，1999，〈政府與個人關係的再組：日領時期的臺灣自來水事業與財政補助〉，頁57；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1983，《自來水誌》，頁38。

35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1915，《嘉義水道誌》，頁4。

36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1915，《嘉義水道誌》，頁1-3；第二回南部臺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印，1915，《南臺灣》，頁50；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1930，《臺灣に於ける市區計畫》，頁10-11。

大正3年（1914）2月8日《臺灣總督府報》府字第7號發布嘉義市自來水的給水規則，由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管理[37]。嘉義市相較於臺南市與新竹市，創設時間較早，工事費、一日最大給水量及給水預定人口都最少。給水方式在牛稠溪上游水源地築造兩道堰堤，堰堤內部鋪滿卵石，溪流不斷注入上下堰堤內，再利用2條12吋的鐵管，將水引導到嘉義公園東方水源地內，經由分水井將溪水引入沈澱池內，溪水經沈澱池、過濾池、淨水池等過程後，由淨水池鋪設14吋鐵管，往西經過嘉義公園，一直鋪設到北城門，再經由12吋、10吋、8吋、6吋鐵管逐次漸縮，導入嘉義市街各個街廓。水源進入嘉義市街後，配置三種給水裝置：公共給水栓[38]、共用給水栓[39]及專用給水栓[40]。並在市街設置消防水栓，分為二種：第一種是與公共給水栓相結合使用的消防水栓，共設置16處，第二種是單獨使用的消防水栓，共設置20處[41]。

故中央噴水圓環供水應在嘉義水道工程竣工之後（附錄八）。且因嘉義水道的供水，提供了中央圓環的噴水池乾淨水質，使居民在公共遊憩活動時確保了公共衛生（圖一、圖二）。

大正9年（1920）臺灣地方制度改制，廢嘉義廳改置嘉義郡，導致後來市民發起置州運動，當時雖未能實現將州廳遷至嘉義街的要求，但因居民對當時城市建設之不滿，提出革新建議，地方政府為安撫民意，改善相當多建設計畫及公共設施。此時期的建設與發展目標，包括：1.塑造「健康都市」的意象。2.嘉義街的發展往西邊擴張至西部縱貫鐵路與阿里山鐵道。3.促進阿里山鐵道建設與伐木事業的發達。4.增強糖廠鐵路建設及使嘉義市成為嘉義平原各街庄鐵道交通運輸網。5.使嘉義市成為嘉義平原產業中心都市。大正10年（1921）2月13日臺南州告示第10號公布市區改正計畫，包括：1.計畫區域面積1,092,500坪。2.官署用地面積248,500坪。3.公園、綠地用地面積82,400坪。4.道路用地面積190,000坪。5.不利用地面積300,000坪。6.區域一人應當面積19坪。7.公園、綠地一人應當面積2

---

37 自來水水源地位置距離嘉義公園3町，以劃設林業試驗所、農事試驗所中央之道路往東為嘉義自來水水源地，一般稱為「水道水源地」或「山仔頂淨水場」，為「第一淨水場」，淨水池分成過濾池、分水井、沈澱池及配水池等。詳見嘉義街役場，1929，《大嘉義》，頁52；朱志謀，1999，〈政府與個人關係的再組：日領時期的臺灣自來水事業與財政補助〉，頁59。

38 公共給水栓是利用4吋配水管，將水導至配置於嘉義市街16個街路旁鐵製柱塔中。

39 共用給水栓是數戶民家所共用的給水栓，費用由共同使用的居民依戶數平均分攤。

40 專用給水栓為一戶專用的給水栓，可以配置於居民家屋中的任一處所，依所使用的水量收取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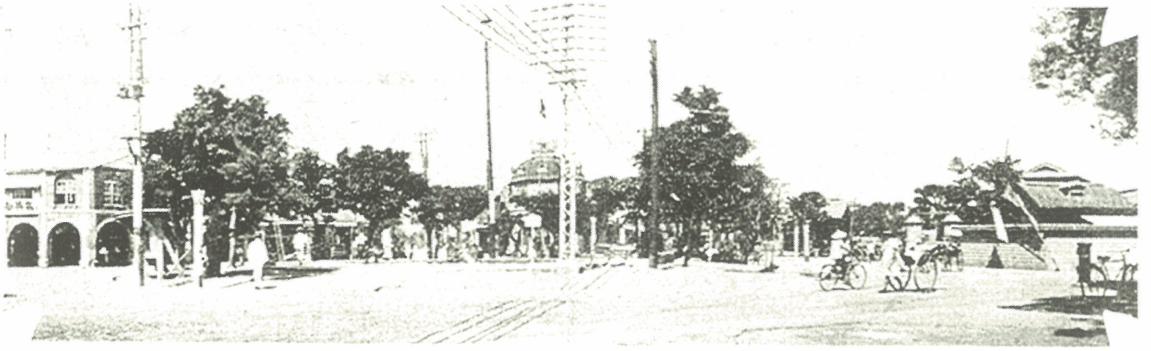
41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1915，《嘉義水道誌》，頁14-17。

坪。8. 計畫飽和年度於昭和24年（1949），計畫飽和人口46,000人[42]。上述計畫影響昭和年間嘉義市的城市發展。

此時期嘉義街商業型態開始呈現多元，隨著前述縱貫鐵路建設及市區改正計畫推動，荒地紛為市街，中央噴水圓環一帶逐漸為商業地帶。也有活動在此地舉辦，例如大正13年（1924）6月15日的〈諸羅特訊 時之紀念〉報導：「嘉義街。去十日。爲時間例行紀念日。有街役場主催。及青年會員。在噴水池邊集合。待鐘鳴十二。……」[43]。故當時此地為活動舉辦的地點。

三、昭和年間嘉義中央噴水圓環之活動

昭和年間嘉義市的商業發展更趨繁榮，中央噴水圓環更加成為許多活動舉辦的地點（圖三），諸如徒步競走[44]、廉賣開會式[45]、官方政令宣導[46]及嘉義神社祭典集合的起點[47]。例如在昭和6年（1931）10月29日在〈嘉義 神社祭典〉一文報導：「二十八日爲嘉義神社秋季大祭。二十七日神輿昇出于中央噴水池●神社御旅所。舉宵祭。翌日返歸神社。執行祭典。……」[48]。



圖三　嘉義中央噴水圓環。資料來源：嘉義街役場，1929，《大嘉義》。

---

42 嘉義市役所編，1935，《嘉義市勢一覽》，頁83。

43 詳見大正13年（1924）6月15日，〈諸羅特訊 時之紀念〉，《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44 詳見昭和5年（1930）9月23日，〈嘉義徒步競走　自中央噴水池起點〉，《臺灣日日新報》，D 4版。

45 詳見昭和5年（1930）9月24日，〈嘉義大廉賣開會式〉，《臺灣日日新報》，D 4版。

46 詳見昭和6年（1931）9月4日，〈震災記念日　嘉義消防組從事宣傳〉，《臺灣日日新報》，D 4版；昭和9年（1934）2月7日，〈嘉義市役所　籌建國日　行列擧式〉，《臺灣日日新報》，D 8版。

47 詳見昭和2年（1927）10月24日，〈嘉義神社祭典　籌備餘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第一代嘉義神社是以坐北朝南面對嘉義市郊區，但在昭和15年（1940）嘉義神社重建，將中軸線旋轉90度，以裡參道與表參道為空間主軸，透過植栽及參道兩旁成對並排的燈籠與喬木將各區統合起來，從空間上可發現從嘉義火車站－中央噴水圓環－嘉義市役所－嘉義公園－嘉義神社的隱藏軸線。

48 詳見昭和6年（1931）10月29日，〈嘉義 神社祭典〉，《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5年（1930）嘉義市制後，町名改正，人口增加，商業地區地價大幅成長[49]。另為因應人口的快速成長，同時考慮到嘉義市財政及未來觀光城市發展，當時的市勢調查委員會迅速確立嘉義市的分區管制地帶。

昭和7年（1932）的市區改正計畫大幅擴大施行範圍，該年道路施行項目包括：1.嘉義火車站前廣場擴張：包括廣場道路鋪面鋪設、下水溝工程及種植「朝鮮芝」的綠地。2.新設道路包括：（1）市街中心地帶與北側營林所製材工廠間聯絡道路開設。（2）市街中心地帶與東側法院、東門公學校等處聯絡道路開設。（3）市街中心地帶與西側、西門町與新富町間，女子公學校南側新市街的開設。（4）小學校與公園預定地間聯絡道路開設[50]。另從昭和7年（1932）「嘉義市區改正計畫平面圖」（附錄九）可見周邊郵便局、嘉義醫院、公會堂、女子公學校[51]建築配置及將施行的道路工程計畫。

昭和8年（1933）嘉義市人口高達66,904人，超過大正10年（1921）公布的市區計畫人口46,000人，故以該計畫為基礎，將嘉義市計畫人口擴大至15萬至17萬人，該年施行項目包括：1.新設道路：（1）檜町內營林所製材工場前的新街道開設。（2）市街中心地帶與西側新富町內的婦人病院、慈惠院、屠畜場、電燈株式會社等處的聯絡道路開設。（3）南門圓環及市街中心地帶與東側農林學校、東門公學校、保生醫院等處聯絡道路開設。（4）南側東西向大下水道兩側道路開設，以電燈株式會社為起點，往東延伸至農林學校間道路。2.橋樑新設工程：新設原本南門町與堀川町交界的鋼筋混凝土橋[52]。

從昭和7年（1932）到昭和10年（1935）短短4年間，嘉義市逐步完成主要市

---

49 明治40年（1907）嘉義市「一等地」每坪約3圓，大正元年（1916）漲至每坪15圓，昭和5年（1930）漲至每坪60圓，昭和10年（1935）漲至超過100圓。詳見嘉義市役所，1936，《嘉義市要覽》，頁42-44。

50 昭和7年（1932），《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費（指令第三一四八號）〉，冊號：10584，文號：1。

51 大正6年（1917）嘉義廳長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設置嘉義女子公學校，將男女學童分開授業，4月1日開始授業，後來再搬至嘉義中央圓環的公學校預定地中。

52 昭和8年（1933）實施嘉義市土地分區計畫，重點包括：1.遷移位於嘉義市中心圓環的商工銀行宿舍區及女子公學校，此區域發展為商業中心地帶。2.將位於嘉義火車站前的遊廓內的貸座敷、料理店、咖啡屋轉移至八掌溪河畔。使八掌溪河畔一帶郊區成為行樂地，納入近郊的觀光景點。3.將嘉義火車站前的榮町、西門町、元町一帶規劃為商業地帶。4.東門圓環外至山仔頂嘉義公園前一帶及新富町、南門町一帶規劃為商業地帶。5.山仔頂一帶規劃為遊園地帶。6.南側下路頭、車店區域規劃為工業地帶。7.堀川町、白川町、玉川町規劃為學校地帶。詳見昭和8年（1933）8月13日，〈新興の嘉義市現在の七倍に擴張人口十五萬乃至十七萬を目標として諸施設を計畫〉，《臺灣日日新報》，D3版。

街開設，包括檜町、南門町、新富町、東門町等新市街，並完成環市道路系統及遊覽觀光旅遊系統。此環市道路系統一方面抒解嘉義市街內的交通車輛，並聯繫嘉義山仔頂的嘉義公園、嘉義神社、農事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道水源地等著名景點，完成聯絡嘉義市各種娛樂、學術、宗教等景點與設施，以便利嘉義市區內的遊覽觀光。

另在以提振商況的前提下成立了「市勢調查委員會」，因應國立公園議題的出現，故嘉義市役所在以「嘉義市為阿里山登山口」的目標下，擬定兩大發展方向：1.將嘉義市街建設為全島第一的遊園地。2.開發阿里山森林資源，促進設置阿里山國立公園。

當時的中央噴水池周邊成為夜市。昭和6年（1931）7月12日的〈嘉義市夜市移西市場前後兩橫路及石路〉一文報導：

> 嘉義市大通。自臺銀支店前。至中央噴水池畔之夜市。甚然繁雜。手貝警察署長。鑑及噴水池兩側。為自動車出入咽喉。是處作夜市陳列場。恐萬一失慎。車傷購客。乃於十一日起。將夜市移於西市場前後兩橫路。及石頭仔。當方面自同日每午後六時起。至同十二時。自動車及各運搬貨車通行禁止。以保交通。而圖安全無碍也云。[53]

由上報導可知，位於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的商工銀行宿舍區及女子公學校為商業中心地帶[54]。此外火車站前的公園預定地成為眾多日本人聚居處，從火車站到中央噴水圓環，可見筆直的現代街道及整齊的街屋，而在中央噴水圓環附近，有許多酒家林立。

昭和10年（1935）臺灣始政40年博覽會，日本政府在中央噴水池搭建巨型霓虹電燈塔，標示「新高阿里山登山口」，以吸引前來阿里山的旅客願意駐足在嘉義市消費，促使嘉義市與新高阿里山的觀光結合在一起（圖四）。在昭和10年

---

[53] 昭和6年（1931）7月12日，〈嘉義市夜市移西市場前後兩橫路及石路〉，《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另中央噴水池因為公共空間，有許多社會事件發生。詳見昭和6年（1931）10月20日，〈少女金鍊被压誘奪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昭和6年（1931）8月19日，〈留置可疑人物〉，《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昭和6年（1931）9月1日，〈結團被拘〉，《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54] 昭和5年（1930）8月22日，〈嘉義市街改換面目　公私工事興辦漸多　不遠且進為中南一大市鎮〉，《臺灣日日新報》，D4版；昭和8年（1933）8月13日，〈新興の嘉義市現在の七倍に擴張人口十五萬乃至十七萬を目標として諸施設を計畫〉，《臺灣日日新報》，D3版。

（1935）3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的〈新高阿里山宣傳計畫　設立市勢振興會　博覽會期間中舉行〉一文即報導當時市勢振興會在臺灣始政40年博覽會期間，於中央噴水圓環舉行新高阿里山宣傳計畫[55]。但在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的〈嘉市噴水池 登山電塔 費多廢止〉報導：

> 嘉義市元中央噴水池。近廢止樹立十五丈高之新高阿里山登山口電燈塔。該塔目的欲使外來旅客。在車中得見斯設。然不但文字不明。且每夜之電燈料要費三十餘圓。年須萬計。市民嘖有煩言。云多大之金錢。投於無用之地，故從而廢止之云。[56]

故當時樹立的新高阿里山登山口電燈塔因只能在車上看到及標示文字不明，加上電燈塔的電費昂貴，所以市民建議能夠廢止。昭和12年（1937）5月8日的〈市尹の英斷ネオン塔撤退に嘉義民ら喜ぶ〉一文也可見新高阿里山登山口電燈塔業已因應民意而拆除[57]。（圖五）

昭和16年（1941）2月13日〈中央噴水復活〉一文報導：

> 嘉義唯一能讓市民享受涼意的場所就是嘉義中央噴泉。因幾年前蓋了三十公尺高的阿里山登山口的霓虹燈塔後，就失去了能享受涼意的地方了，雖然市民們對於撤去霓虹燈塔的意願愈來愈高漲，但後來因霓虹燈塔更成為一廣告塔，而又加蓋了發聲塔，因此目前嘉義市正中央就一直聳立著這些塔。這次在中松市長的決策下，已在幾天前撤掉了那些塔，從此之後噴泉池就復活了。[58]

由上文可知，嘉義市民對於中央噴水池在昭和10年（1935）後作為霓虹燈塔、廣告塔、發聲塔而失去享受涼意的地方覺得不宜，嘉義市長終於在昭和16年（1941）拆除那些設施物，作為單純的噴水池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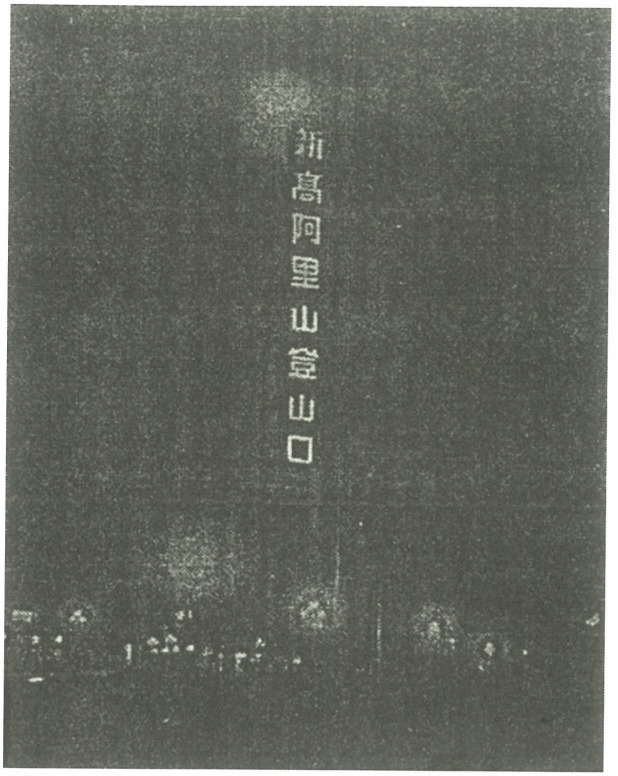
---

55 昭和10年（1935）3月10日，〈新高阿里山宣傳計畫　設立市勢振興會　博覽會期間中舉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1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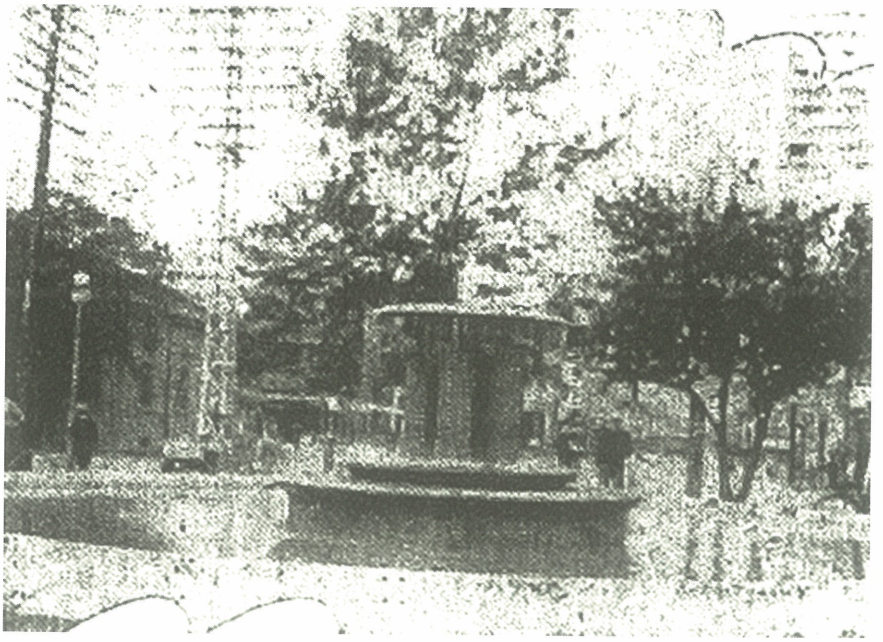
56 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嘉市噴水池 登山電塔 費多廢止〉，《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12版。

57 昭和12年（1937）5月8日，〈市尹の英斷ネオン塔撤退に嘉義民ら喜ぶ〉，《臺灣日日新報》，D5版。

58 昭和16年（1941）2月13日，〈中央噴水復活〉，《臺灣日日新報》，D4版；昭和16年（1941）3月17日，〈復活した噴水　（寫眞は嘉義市の中央噴水）〉，《臺灣日日新報》，D4版。



圖四　嘉義市巨型新高阿里山登山口霓虹燈塔。
資料來源：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1936，《新高阿里山》。



圖五　昭和16年（1941）嘉義市中央噴水池。
臺灣日日新報在該照片下面寫著：「六年間一直立於嘉義市中央的中央噴泉如此復活了。（照片是嘉義市的中央噴泉）」資料來源：昭和16年（1941）2月13日，〈中央噴水復活〉，《臺灣日日新報》，D4版。

昭和11年（1936）「嘉義市亭仔腳施設地域」（附錄十）可見嘉義市亭仔腳施設地域為各圓環的道路連結，該區域在嘉義城的範圍之內。當時臺南州令第7號記載昭和11年（1936）5月23日臺南州知事藤田偵治郎頒布亭仔腳設置，該條文特別規定了有遮簷的亭仔腳以外的工作物需在限期內拆除，違反必須處以罰金，規定如下：

> 依「臺灣家屋建築規則」第3條及昭和11年臺南州令第6號的規定，除了有遮簷的亭仔腳以外的工作物需拆除或無亭仔腳設施的其他相關設施的道路及其限期皆依左示內容：
>
> 昭和11年5月23日 臺南州知事 藤田俱治郎 沿著自嘉義市元町六丁目到南町二丁目的道路(約624.6米)、從元町六丁目到東門町七丁目的道路(約615.6米)、從北門町四丁目到南門町四丁目的道路(約858.6米)、從北門町三丁目到檜町三丁目的道路(約480.6米)(有另記於簡圖中-畫有黑線的地區內的道路)的亭仔腳建設用地內，所存在的有遮簷的亭仔腳以外的工作物需在昭和12年5月底前拆除，以改為有遮簷亭仔腳的設施。有違反本令者將處以70圓以下罰金。於本令公布之日開始實施。

至於上文所載設置區域包括元町六丁目至南門町二丁目、元町六丁目至東門町七丁目、北門町四丁目至南門町四丁目、北門町三丁目至檜町三丁目間聯絡道路的延長，範圍為各圓環間的連結，以及連絡小學校、市役所及營林所之間。

昭和11年（1936）「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嘉義市」（附錄十一）可見嘉義中央噴水圓環周邊區域各式各樣的商店與公共設施：

1.中央噴水圓環左上側：日向屋本店、羅山信用組合、臺灣銀行、嘉義座、公會堂、小林醫院、小出商店、振文堂商店、白井藥局、金河電氣商會、竹田家等。

2.中央噴水圓環左下側：嘉義郵便局、長利醫院、日向屋食堂、旭屋すし〔壽司〕店、利發店氣商會、水木文具店、西市場、合隆興鐵工所、勝田醫院、カギ〔關鍵〕信用組合等。

3.中央噴水圓環右上側：坂本商店、林齒科醫院、嘉義幼稚園、芒野醫院、平島春敏商店等。

4.中央噴水圓環右下側：嘉義ホテル〔旅館〕、大同自動車合資會社、美嘉堂、東方商店、商工銀行等。

故在此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已為繁榮的地區，市區內重要的醫院、銀行、商店、市場、旅館都集中在此處。

肆、戰後嘉義中央圓環拆除爭議與七彩噴水池完工

民國40年代至50年代，嘉義市的商業區，西起文化路，東至忠孝路，北起林森西路，南至垂楊路。日後的中央噴水圓環旁的中央商場經過市地重劃的整理，東市場附近從早市轉成黃昏市場，中央噴水圓環延伸至垂楊路成為今日著名的文化路夜市。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在戰後初期曾作為消防用水使用[59]。但周邊因為商業繁榮，所以違章林立。

民國58年（1969）嘉義市政府面臨中山路拓寬問題[60]，造成對中央噴水圓環的拆除爭議。但當時的嘉義市長許世賢決定爭取七彩噴水池的興建[61]，並拆除嘉義中央噴水圓環的周邊違建。在興建過程中，噴泉工程被認為未經法定程序興建而遭到監察院調查[62]，所幸後來克服諸多困難，民國59年（1970）七彩噴水池完工，圓環直徑為20公尺，噴水池中央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銅像，成為嘉義市的重要地標，於同年10月25日正式啟用。

但在民國80年代仍因嘉義市交通的因素，又出現是否拆除七彩噴水池的爭議，當時報導：「已故市長許世賢在嘉義市的施政代表作『中央噴水池圓環』，被市議員認為嚴重影響交通而要求拆除，邱市府召集相關單位研議，決定採取加強整頓、增加路寬、設置號誌等方式先行改善，並委託住都局或學術機構予以整體評估。……」[63]、「嘉義市議會提案拆除中央噴水圓環，所持的理由是： 紓解

---

59 民國50年（1961）9月3日，〈嘉市昨日大火 燒毀店樓三家 損失頗重達四百萬 灌救無水幸賴噴〉，《中國時報》，第3版。

60 民國57年（1968）7月8日，〈嘉市中山路計劃拓寬 市長面臨考驗 雖已獲得黃主席重視與支持預算龐大亟待解決難題仍多〉，《中國時報》，第7版。

61 民國58年（1969）8月30日，〈嘉義市長爭建七彩噴水池〉，《中國時報》，第2版。

62 民國58年（1969）7月28日，〈嘉市七彩噴泉計劃 昨日報縣核備 事先未依法定程序辦理 縣府令飭查報失職人員〉，《中國時報》，第6版；民國58年（1969）9月8日，〈不服噴泉工程被取締 許向監院訴願 監院業已受理日內派員調查 十三議員今日集會進行研討 全市里長代表亦將出庭會議〉，《中國時報》，第6版；民國58年（1969）9月15日，〈嘉縣部份議員 醞釀召開臨會 研討七彩噴泉問題〉，《中國時報》，第6版。

63 82年（1993）12月1日，〈拆中央噴水圓環 市府稱再評估: 經召集相關單位研商 決以增加路寬等方式 改善交通做起〉，《中國時報》，第14版。

交通。但未被市府接受，……」[64]。經過溝通與討論後，最後決定以增加道路路寬、廢除周邊人行道、增設分隔島及採快、慢車分道等方式解決周邊的交通問題，並大力整頓中央噴水圓環的設施，當時改善的報導如下：「市府建設局為了加強觀光節活動的宣導，在市中心區的中央噴水圓環上，懸掛了宣傳的燈籠,廿一日被市長張文英指民間不准設宣傳物，而府自己也不能例外，除促環保局立刻執行拆除外，指示對其他的違規宣傳物，也應加強清理。」[65]、「市議會建議拆除的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市府廿九日下午參考省住都局的交通流量調查及建議，討論應否拆除。與會人員指圓環確實已影響車流，但主張不宜輕率拆除，會中除決議打除圓環四週的人行道改採快慢車分道外，並配合多項措施以改善現況。」[66]、「一直被市政府視為頭痛對象的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交通問題市府九日下午邀請交通大學教授到現場勘查，並舉行研討會，聽取學者的意見，決定保留圓環，而以研擬光華路、公明路改為單行道及附近強力拖吊違規停車等措施來改善交通。」[67]

故日治時期興建的中央噴水圓環，因為戰後嘉義市區日益繁忙的交通因素，在民國50年代及80年代出現圓環拆除的爭議，但因該圓環對嘉義市具有特殊的歷史意涵而被保存。（圖六）

---

64 民國82年（1993）11月19日，〈圓環拆除的爭議〉，《中國時報》，第14版。其他報導可詳見民國81年（1992）5月20日，〈多位議員支持遷移中央噴水圓環 張文英稱設置圓環不滿廿年 激怒副議長指其胡說〉，《中國時報》，第14版；民國82年（1993）11月18日，〈噴水圓環不拆 蕭登旺斥責〉，《中國時報》，第14版；民國83年（1994）5月25日，〈張榮藏建議拆中央噴水圓環 並主張儘快收回光華營區以繁榮地方 市府人員將研議辦理〉，《中國時報》，第14版；民國83年（1994）11月23日，〈應否拆中央噴水圓環 看法分歧：張文英: 將交由公民投票決定: 蔡嘉文: 小題大做 市政建設踱牛步〉，《中國時報》，第16版。

65 民國83年（1994）2月22日，〈不設違規廣告物 市府以身作則 市長下令拆除圓環宣傳燈籠 避免引起民怨〉，《中國時報》，第14版。

66 民國83年（1994）12月30日，〈嘉市中央噴水圓環暫不拆除 決廢除週邊人行道 增設分隔島 採快、慢車分道以利交通〉，《中國時報》，第14版。

67 民國84年（1995）2月10日，〈學者專家會診 擬多項措施改善附近交通嘉市中央噴泉水圓環可獲保留〉，《中國時報》，第14版。其他報導可詳見民國84年（1995）5月16日，〈中央圓環存廢 市長議會對上 多名議員指影響交通 要求拆除 張文英不肯〉，《中國時報》，第14版；民國85年（1996）4月22日，〈嘉市中央噴水圓環惹爭議: 公共設施與環境太差 居民「忍無可忍」〉，《中國時報》，第14版；民國86年（1997）5月27日，〈噴水太強？中央圓環預算砍大半：議員原主張拆除 在市府力爭下保留一百萬元經費〉，《中國時報》，第14版。



圖六　今日的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張志源拍攝，拍攝日期：102年7月20日）

伍、結論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地點在清代稱為桃仔尾，原位在諸羅城外，後來嘉義城修建後位在西北角礮臺，日治時期因為配合嘉義城牆拆除及市區改正計畫，在大正2年（1913）嘉義水道成立後，配合水道工程，於中央噴水圓環之地點鑿噴水池，中粘砱咕石，池畔點一大電燈，四面遍植花木，樹下置椅，有舊式巨礮，為一個小公園。經過中央噴水圓環周邊地區的蓬勃發展，昭和時期中央噴水圓環周邊地區成為嘉義市重要的商業地帶，為各類的官方、民間活動舉辦的地點，並於昭和10年（1935）因市勢振興會在臺灣始政40年博覽會期間，配合新高阿里山宣傳計畫，而於中央噴水圓環設置登山電塔。民國58年（1969）在當時的嘉義市長許世賢提出中央噴水圓環的改建計畫前，經歷諸多中央噴水圓環拆除的爭議，民國59年（1970）中央噴水圓環竣工，改名七彩噴水池，至民國80年代再起拆除的爭議，而後以此圓環對嘉義市具有特殊的歷史意涵而被保存。嘉義中央噴水圓環是今日嘉義市重要的地標空間，值得被後人珍惜與保存。另有關中央噴水圓環此地點在清代稱為桃子尾，周邊相關地名之考證，建議可作後續相關研究。

參考文獻

（一）論文書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87，《明清史料戊編（上冊）》，中華書局影印出版。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1983，《自來水誌》。

王先謙，1969，《東華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

石萬壽，1989，《嘉義市史蹟專輯》，嘉義市政府出版。

朱志謀，1999，〈政府與個人關係的再組：日領時期的臺灣自來水事業與財政補助〉，《財政與近代歷史（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伊能嘉矩，1997，《臺灣文化志》，江慶林等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周凱，1960，《內自訟齋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鍾瑄，1962，《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1936，《新高阿里山》。

陳文達編纂，1958，《臺灣縣志》，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第二回南部臺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印，1915，《南臺灣》。

連橫，1994，《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蔡俊堯，2004，《日治時期嘉義市區改正計畫與公共建設》，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9，《嘉義都會之旅》。

嘉義市役所編，1935，《嘉義市勢一覽》。

嘉義市役所，1936，《嘉義市要覽》。

嘉義街役場，1929，《大嘉義》，大阪市：英進舍工場。

嘉義廳衛生展覽會，1915，《嘉義衛生關係案內》，臺南市：新報寫眞部。

顏尚文編纂，2005，《嘉義市志．卷十．宗教禮俗志》，嘉義市政府出版。

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水道研究會，1941，《臺灣水道誌》。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1916，《臺灣寫真帖》。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臺案彙錄甲集》，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84，《清宣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臺灣大通書局影印發行。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4，《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丙集》，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1915，《嘉義水道誌》。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1930，《臺灣に於ける市區計畫》。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

（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明治 33年（1900），〈新設停車場附近市街設定方ニ□スル通達〉，《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29，文號：13。
明治 36年（1903），〈各廳市街污物掃除規則實施內定ノ主旨ニヨリ施行準備上調查ノ件各廳へ照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737，文號：3。
明治 36年（1903），〈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嘉義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788，文號：4。
明治 39年（1906），〈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嘉義地方地震報告（前冊ニ續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886，文號：1。
明治 41年（1908），〈嘉義街道路溝渠等廢止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078，文號：22。
明治 41年（1908），〈嘉義市區改正事業計畫一部變更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416，文號：5。
明治 43年（1910），〈嘉義市街市區改正路線變更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734，文號：15。
明治 45 年（1912），〈宜蘭外三廳城壁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079，文號：1。
明治 45 年（1912），《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廳官有地ヲ地方費區へ無償讓與ノ件〉，冊號：2079，文號：3。

昭和7年（1932），《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費（指令第三一四八號）〉，冊號：10584，文號：1。

昭和9年（193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費（指令第七三五號）〉，冊號：10596，文號：2。

昭和9年（193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市區改正大排水溝工事費〉，冊號：10823，文號：1。

（三）官報

明治39年（1906）6月5日嘉義廳報335號。

明治40年（1907）3月31日嘉義廳報388號。

明治43年（1910）6月11日嘉義廳報506號。

明治45年（1912）1月19日嘉義廳報570號。

大正2年（1913）5月13日嘉義廳報25號。

大正2年（1913）10月21日嘉義廳報38號。

大正3年（1914）8月26日嘉義廳報87號。

大正4年（1915）11月27日嘉義廳報151號。

昭和11年（1936）嘉義市報第216號。

（四）地圖

明治39年（1906），嘉義城內圖，原比例尺1/600。

明治42年（1909）12月，實測嘉義市區改正圖。

大正2年（1913），嘉義市區改正工事嘉義市街圖，原比例尺1/3000。

昭和6年（1931）12月29日發行，嘉義市街實測圖，原比例尺：1/9000。

昭和7年（1932）12月，嘉義市區改正計畫平面圖。

昭和11年（1936）8月10日發行，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嘉義市。

昭和13年（1938）1月繪製，嘉義市都市計畫平面圖。

（五）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

大正4年（1915）10月14日，〈東噴池成〉，《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6版。

大正4年（1915）10月19日，〈鑿公園噴水池〉，《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6版。

大正13年（1924）6月15日，〈諸羅特訊 時之紀念〉，《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2年（1927）10月24日，〈嘉義神社祭典　籌備餘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5年（1930）8月22日，〈嘉義市街改換面目　公私工事興辦漸多　不遠且進為中南一大市鎮〉，《臺灣日日新報》，D4版。
昭和5年（1930）9月23日，〈嘉義徒步競走　自中央噴水池起點〉，《臺灣日日新報》，D 4版。
昭和5年（1930）9月24日，〈嘉義大廉賣開會式〉，《臺灣日日新報》，D 4版。
昭和6年（1931）7月12日，〈嘉義市夜市移西市場前後兩橫路及石路〉，《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6年（1931）8月19日，〈留置可疑人物〉，《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6年（1931）9月1日，〈結團被拘〉，《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6年（1931）9月4日，〈震災記念日　嘉義消防組從事宣傳〉，《臺灣日日新報》，D 4版。
昭和6年（1931）10月20日，〈少女金鍊被压誘奪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6年（1931）10月29日，〈嘉義 神社祭典〉，《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4版。
昭和8年（1933）8月13日，〈新興の嘉義市現在の七倍に擴張人口十五萬乃至十七萬を目標として諸施設を計畫〉，《臺灣日日新報》，D3版。
昭和9年（1934）2月7日，〈嘉義市役所　籌建國日　行列擧式〉，《臺灣日日新報》，D 8版。
昭和10年（1935）3月10日，〈新高阿里山宣傳計畫　設立市勢振興會　博覽會期間中擧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12版。
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嘉市噴水池 登山電塔 費多廢止〉，《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D12版。

昭和12年（1937）5月8日，〈市尹の英斷ネオン塔撤退に嘉義民ら喜ぶ〉，《臺灣日日新報》，D5版。

昭和16年（1941）2月13日，〈中央噴水復活〉，《臺灣日日新報》，D4版

昭和16年（1941）3月17日，〈復活した噴水　（寫眞は嘉義市の中央噴水）〉，《臺灣日日新報》，D4版。

（六）戰後報紙

民國50年（1961）9月3日，〈嘉市昨日大火 燒毀店樓三家 損失頗重達四百萬 灌救無水幸賴噴〉，《中國時報》，第3版。

民國57年（1968）7月8日，〈嘉市中山路計劃拓寬 市長面臨考驗 雖已獲得黃主席重視與支持 預算龐大亟待解決難題仍多〉，《中國時報》，第7版。

民國58年（1969）8月30日，〈嘉義市長爭建七彩噴水池〉，《中國時報》，第2版。

民國58年（1969）7月28日，〈嘉市七彩噴泉計劃 昨日報縣核備 事先未依法定程序辦理 縣府令飭查報失職人員〉，《中國時報》，第6版。

民國58年（1969）9月8日，〈不服噴泉工程被取締 許向監院訴願 監院業已受理日內派員調查 十三議員今日集會進行研討 全市里長代表亦將出庭會議〉，《中國時報》，第6版。

民國58年（1969）9月15日，〈嘉縣部份議員 醞釀召開臨會 研討七彩噴泉問題〉，《中國時報》，第6版。

民國78年（1989）7月23日，〈嘉市中央七彩噴泉〉，《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1年（1992）5月20日，〈多位議員支持遷移中央噴水圓環 張文英稱設置圓環不滿廿年 激怒副議長指其胡說〉，《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2年（1993）11月18日，〈噴水圓環不拆 蕭登旺斥責〉，《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2年（1993）11月19日，〈圓環拆除的爭議〉，《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2年（1993）12月1日，〈拆中央噴水圓環 市府稱再評估: 經召集相關單位研商 決以增加路寬等方式 改善交通做起〉，《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3年（1994）2月22日，〈不設違規廣告物 市府以身作則 市長下令拆除圓環宣傳燈籠 避免引起民怨〉，《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3年（1994）5月25日，〈張榮藏建議拆中央噴水圓環 並主張儘快收回光華營區以繁榮地方 市府人員將研議辦理〉，《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3年（1994）11月23日，〈應否拆中央噴水圓環 看法分歧：張文英: 將交由公民投票決定: 蔡嘉文: 小題大做 市政建設踱牛步〉，《中國時報》，第16版。

民國83年（1994）12月30日，〈嘉市中央噴水圓環暫不拆除 決廢除週邊人行道 增設分隔島 採快、慢車分道以利交通〉，《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4年（1995）2月10日，〈學者專家會診 擬多項措施改善附近交通嘉市中央噴泉水圓環可獲保留〉，《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4年（1995）5月16日，〈中央圓環存廢 市長議會對上 多名議員指影響交通 要求拆除 張文英不肯〉，《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5年（1996）4月22日，〈嘉市中央噴水圓環惹爭議: 公共設施與環境太差 居民「忍無可忍」〉，《中國時報》，第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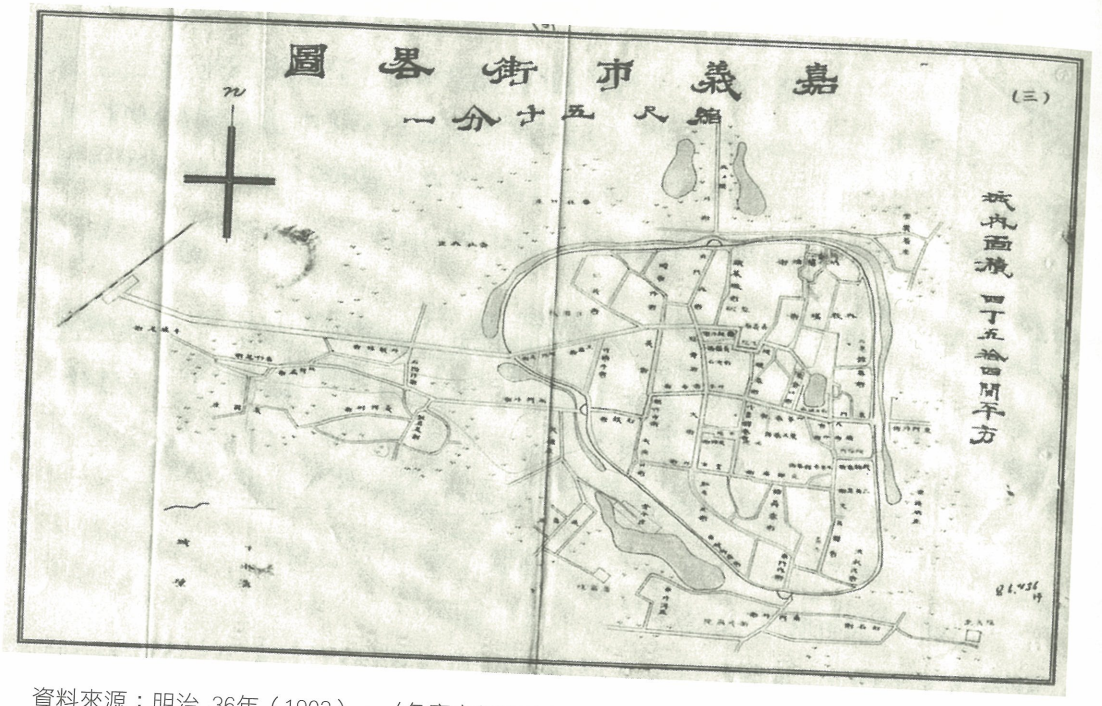
民國86年（1997）5月27日，〈噴水太強？中央圓環預算砍大半：議員原主張拆除 在市府力爭下保留一百萬元經費〉，《中國時報》，第14版。

民國89年（2000）10月12日，〈嘉市中央七彩噴水池 慶卅歲 文化局推出「桃仔尾的故事」 並邀廿六名畫家繪畫 與早期水池畫作照片 一起展出〉，《中國時報》，第18版。

民國91年（2002）5月10日，〈桃城夜風華 美景比一比 中央七彩噴水池 民眾最愛〉，《中國時報》，第CR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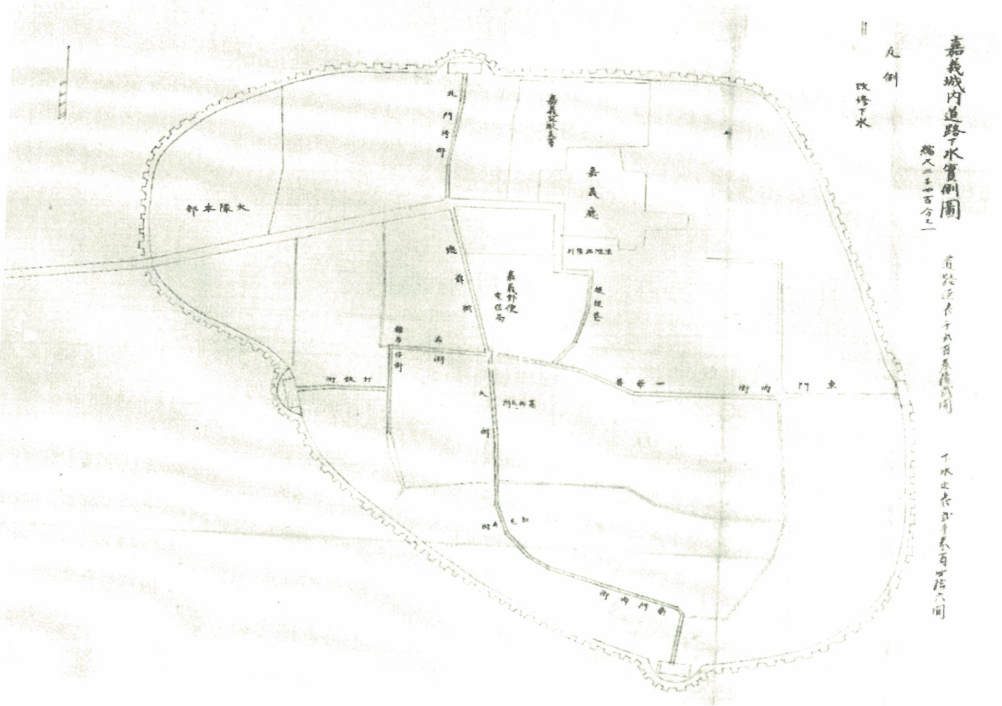
民國99年（2010）2月21日，〈福臨寶島 嘉市臺灣燈會 邀你爬恐龍〉，《中國時報》，第A2版。

附錄一：日治初期嘉義市街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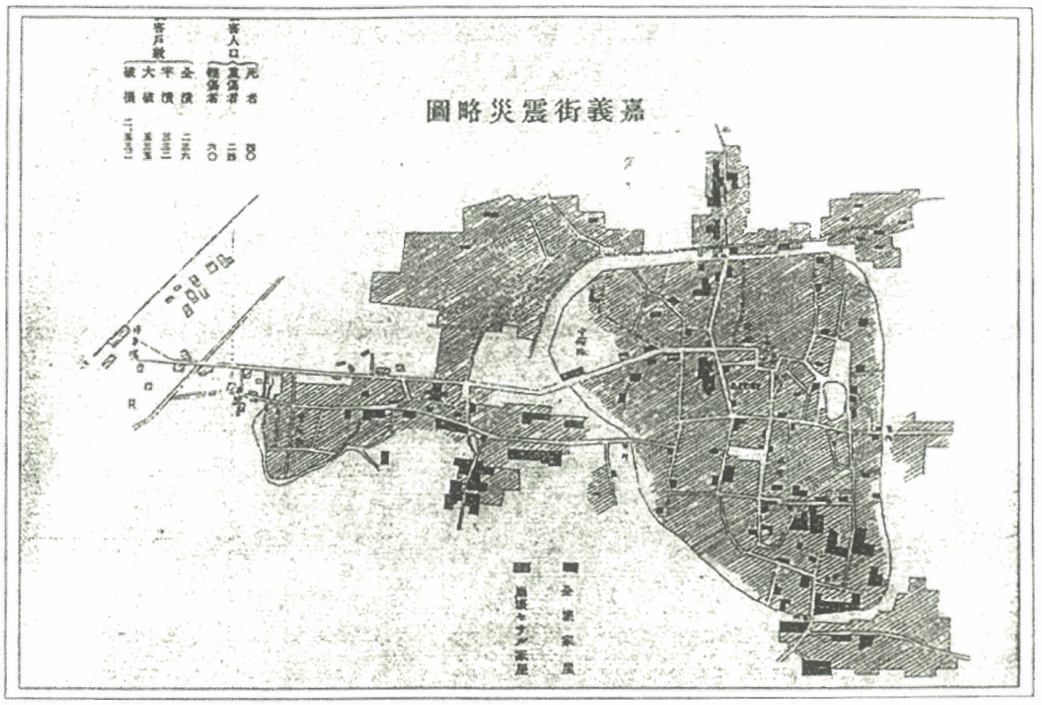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治 36年（1903），〈各廳市街污物掃除規則實施內定ノ主旨ニヨリ施行準備上調查ノ件各廳へ照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737，文號：3。

附錄二：日治初期嘉義城內道路下水實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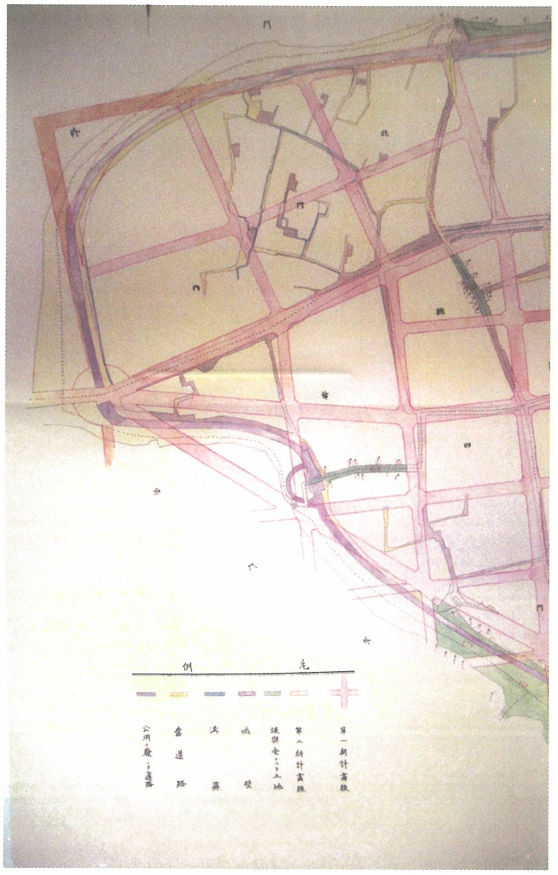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治 36年（1903），〈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嘉義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788，文號：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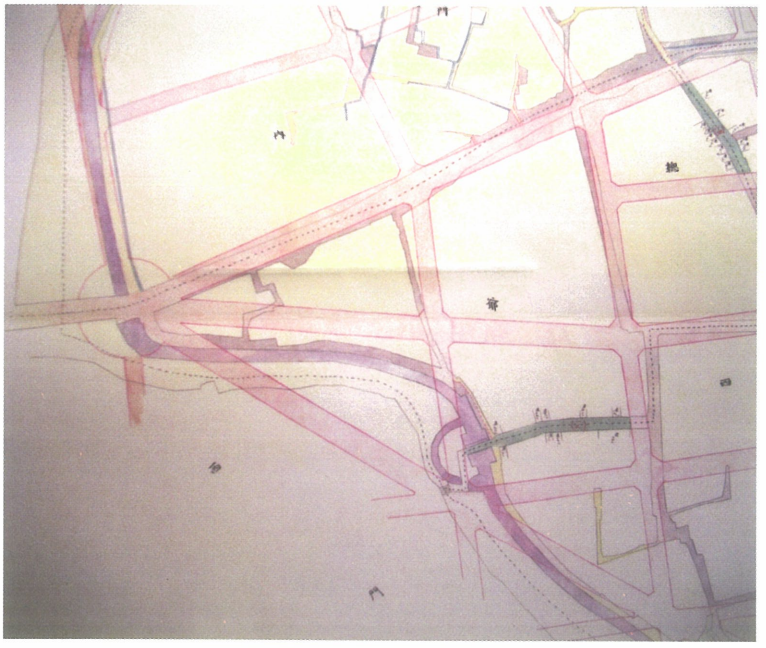
附錄三：明治39年嘉義街震災略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1907，《嘉義地方震災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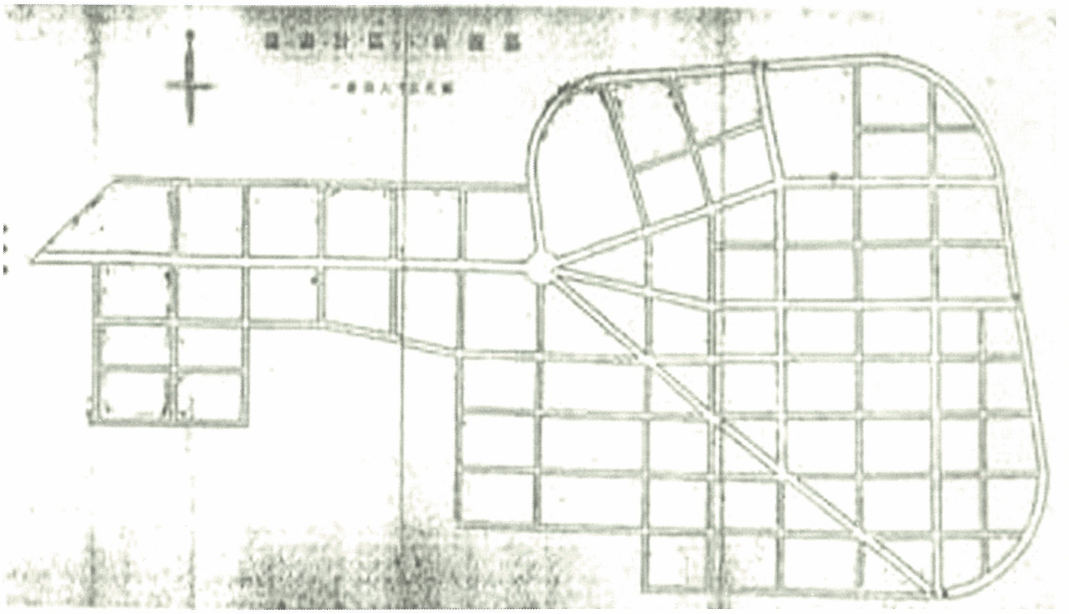
附錄四：嘉義城中央噴水圓環尚未興建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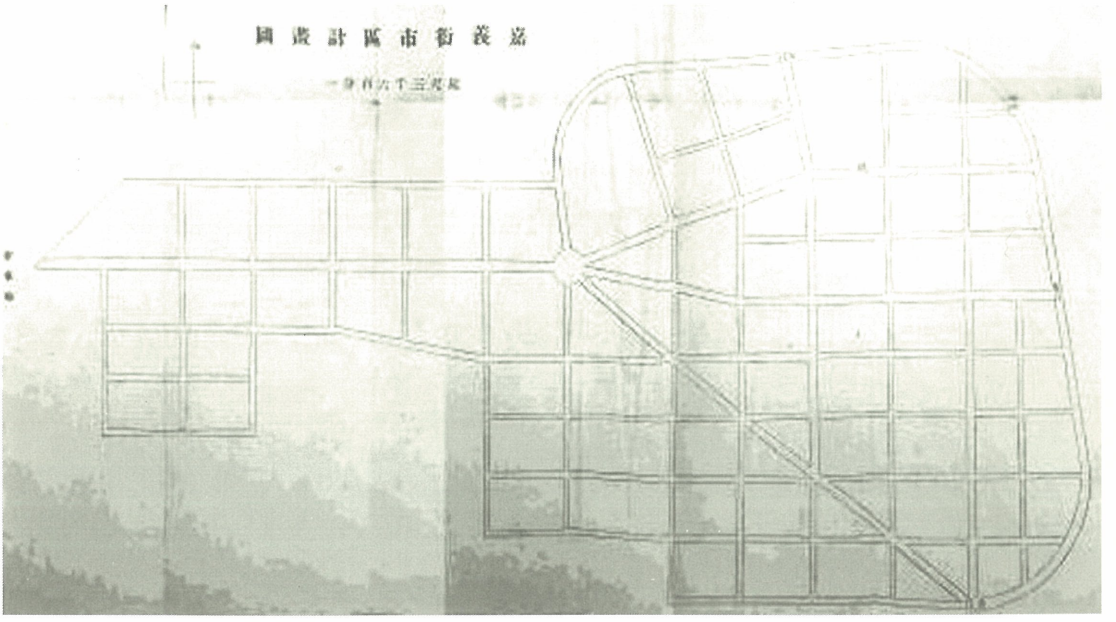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治39年（1906），嘉義城內圖，原比例為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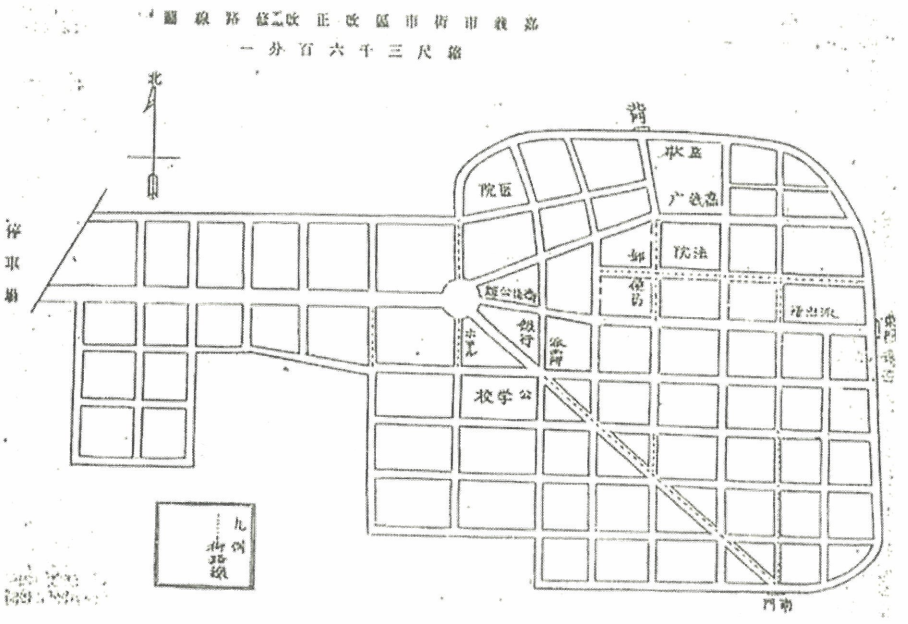
附錄五：日治時期嘉義市市區改正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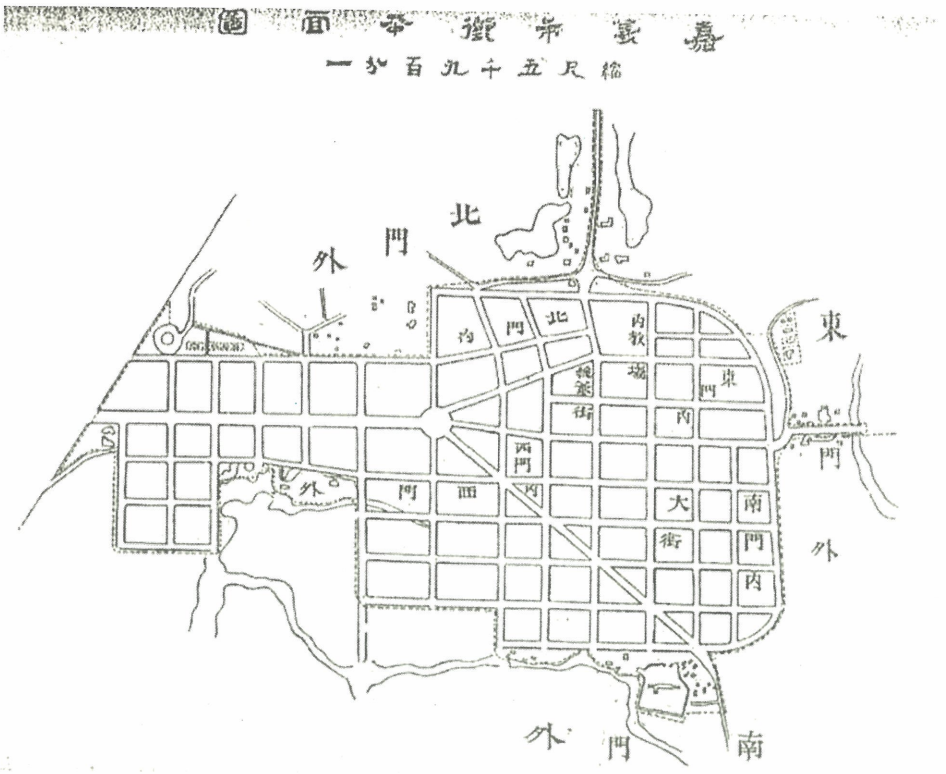
明治39年（1906）嘉義街市區計畫圖。
資料來源：明治39年（1906）6月5日嘉義廳報33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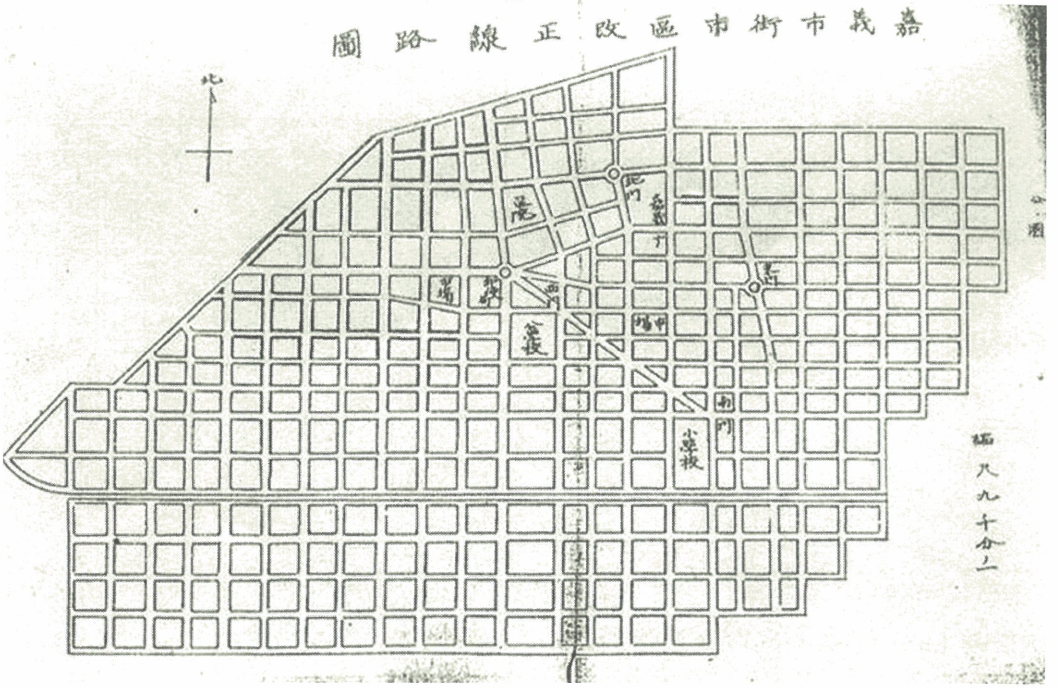
明治40年（1907）嘉義市街市區計畫圖。
資料來源：明治40年（1907）3月31日嘉義廳報388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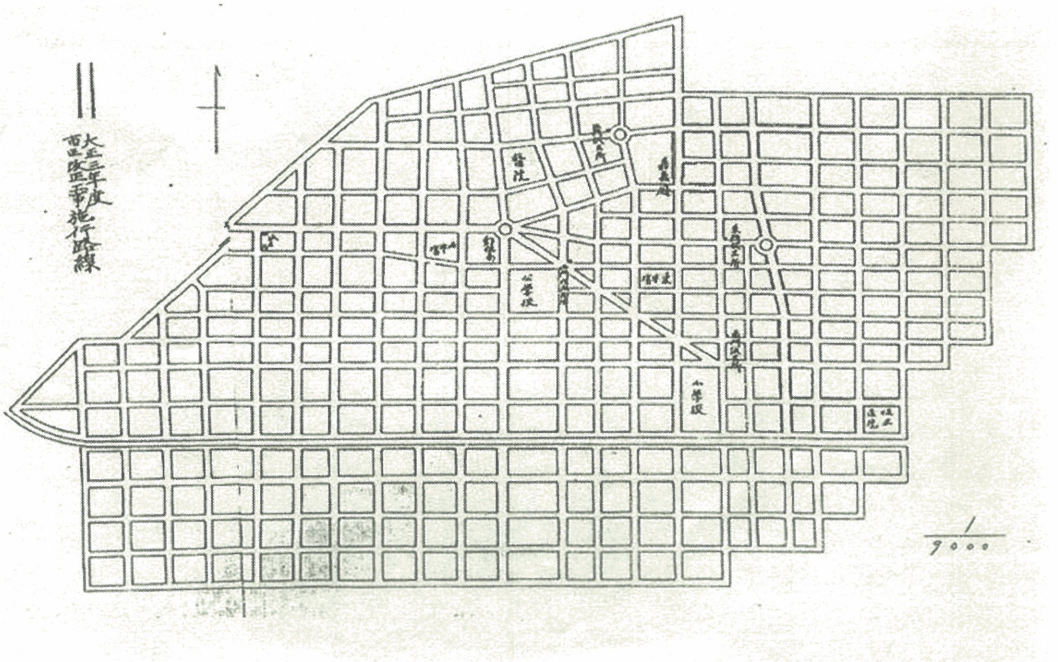
明治43年（1910）嘉義市街市區改正改修路線圖。
資料來源：明治43年（1910）6月11日嘉義廳報50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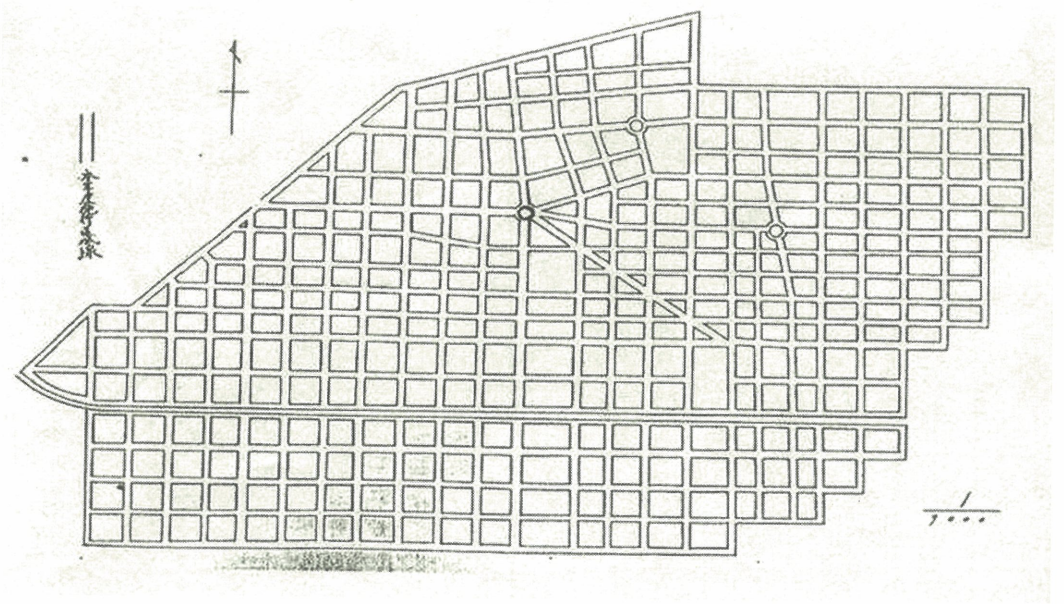
明治45年（1912）嘉義市街平面圖。
資料來源：明治45年（1912）1月19日嘉義廳報57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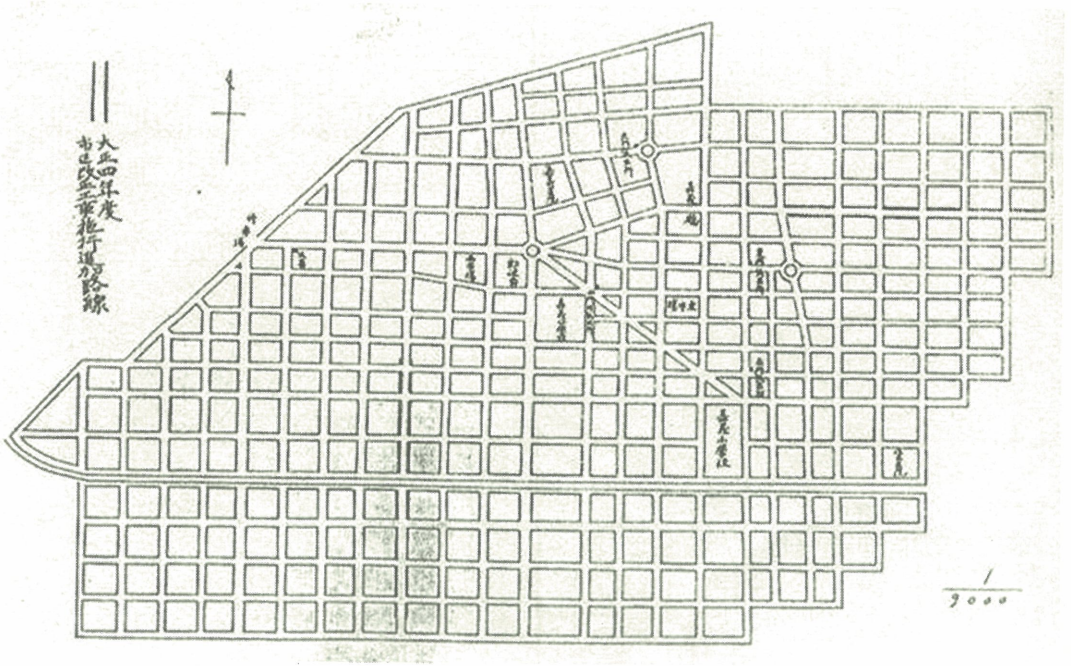
大正2年（1913）嘉義市街市區改正線路圖。
資料來源：大正2年（1913）10月21日嘉義廳報38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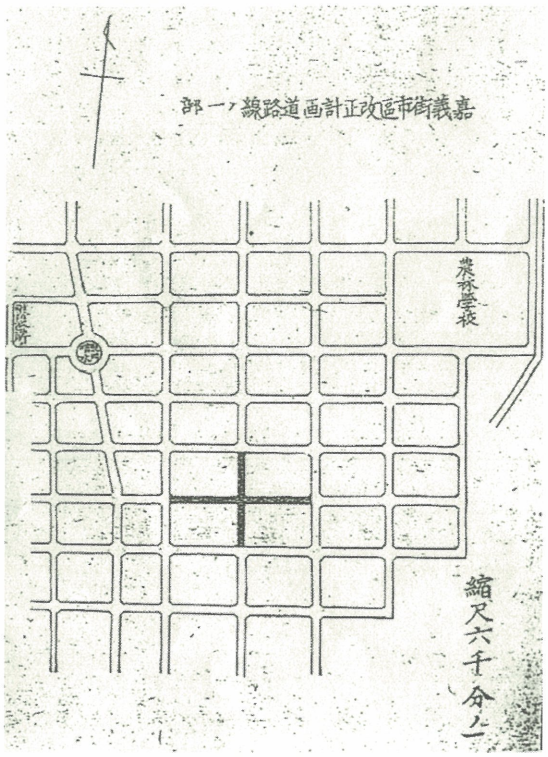
大正3年（1914）嘉義市街市區改正實行路線圖。
資料來源：大正3年（1914）8月26日嘉義廳報87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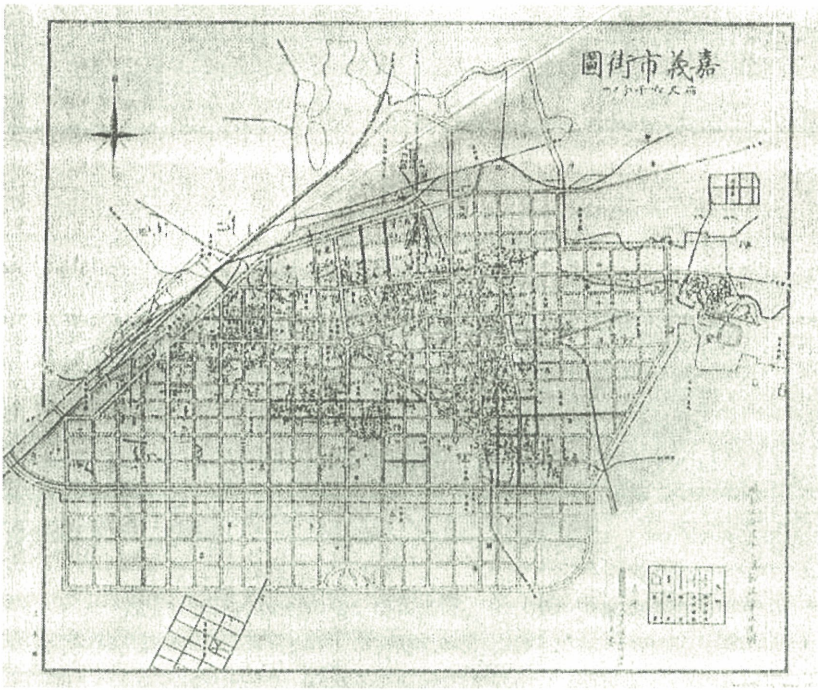
大正4年（1915）嘉義市街市區改正實行路線圖。
資料來源：大正4年（1915）11月27日嘉義廳報151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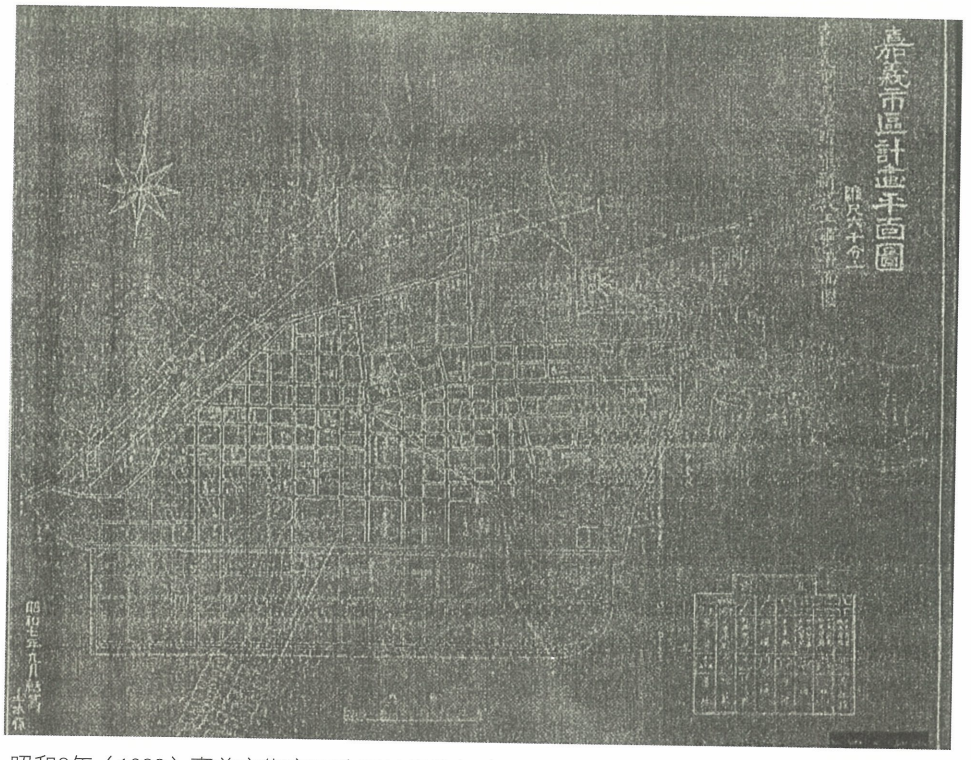
大正4年（1915）嘉義市街市區改正工事施行追加路線圖。
資料來源：大正5年（1916）1月21日嘉義廳報151號。
（對大正4年（1915）11月27日嘉義廳報151號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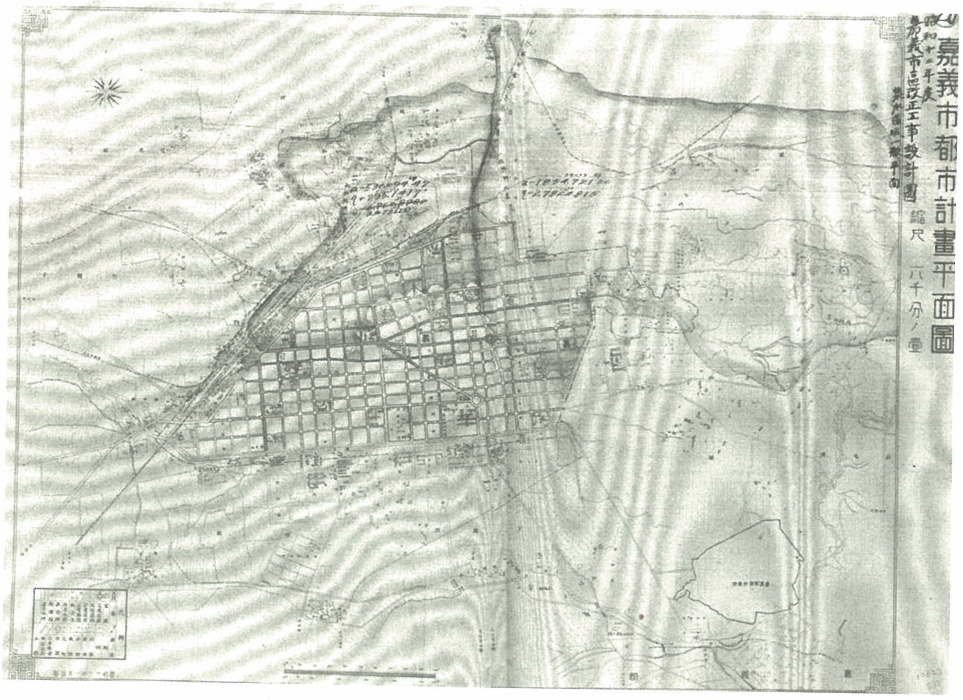
嘉義市街市區改正追加實行路線圖。
資料來源：大正5年（1916）1月21日嘉義廳告示第151號。



昭和7年（1932）嘉義市街圖。
資料來源：昭和7年（1932），《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費（指令第三一四八號）〉，冊號：10584，文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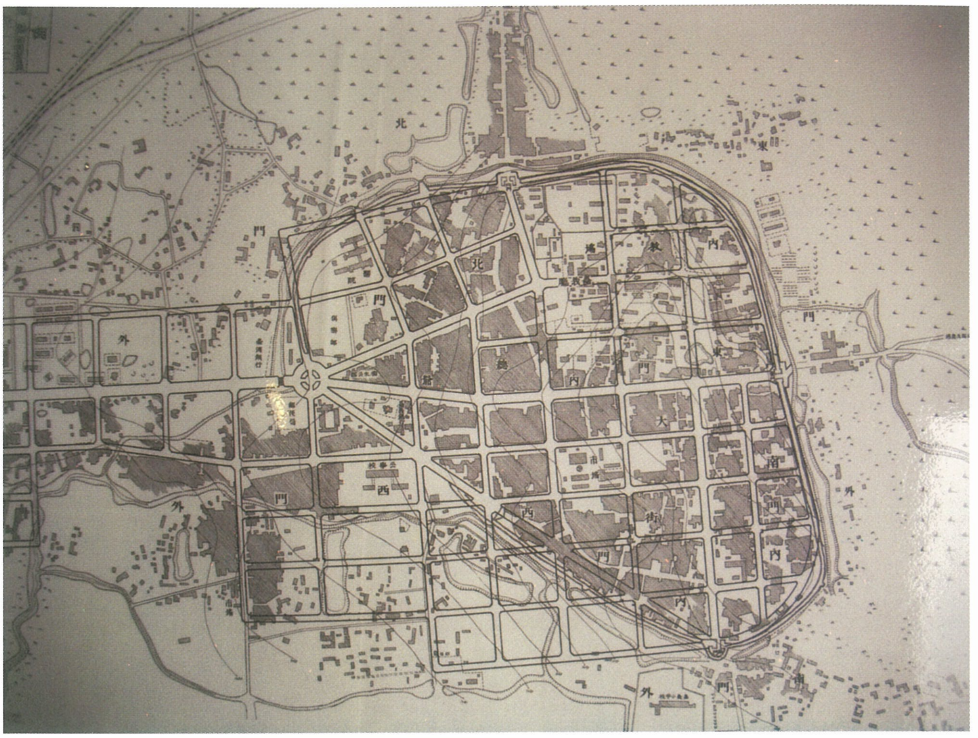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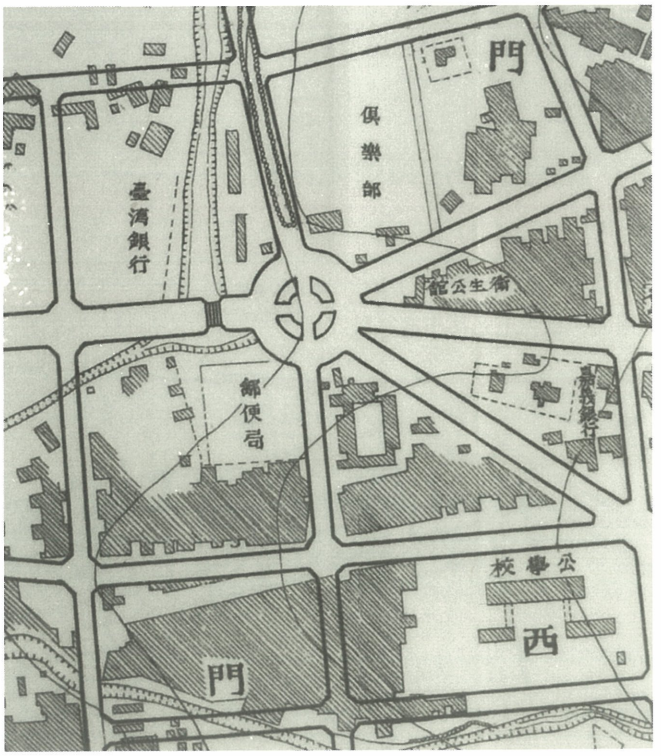
昭和8年（1933）嘉義市街市區改正計畫施行路線圖。
資料來源：昭和9年（193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費（指令第七三五號）〉，冊號：10596，文號：2。



昭和12年（1937）度嘉義市區改正工事設計圖。
資料來源：昭和9年（193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市市區改正大排水溝工事費〉，冊號：10823，文號：1。

附錄六：明治42年（1909）嘉義城市區改正計畫圖及中央噴水圓環局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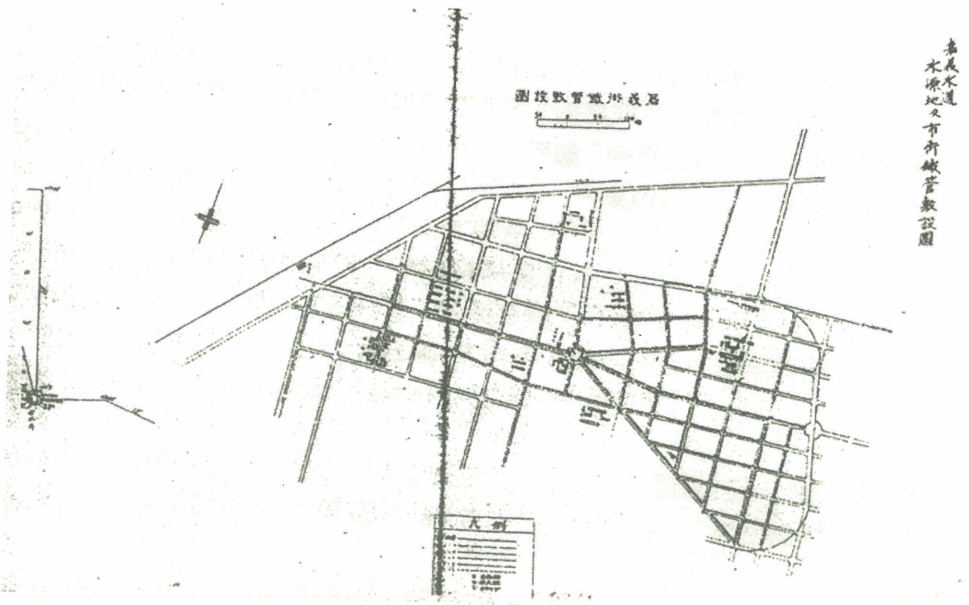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治42年（1909）12月，實測嘉義市區改正圖。

附錄七：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周邊道路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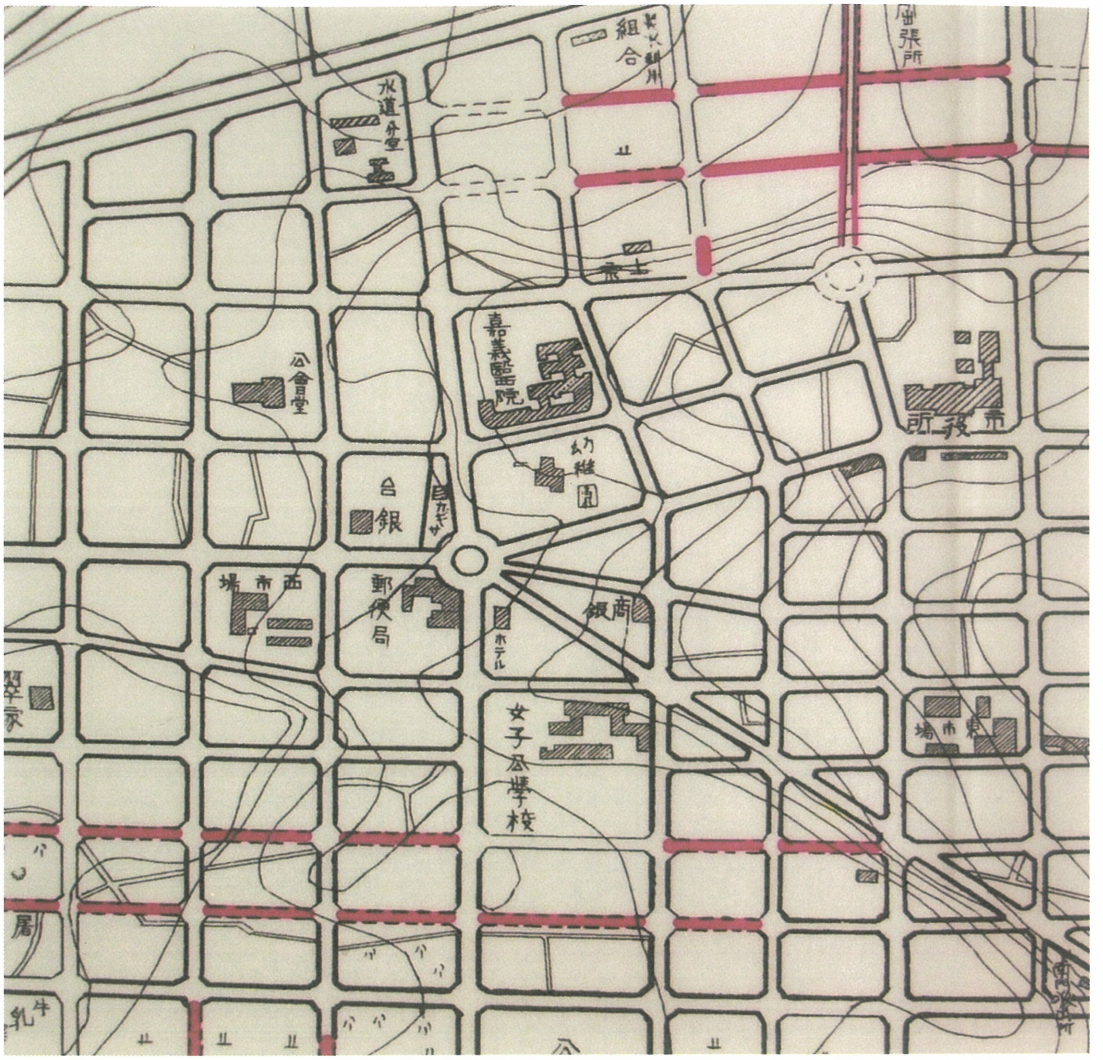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大正2年（1913），嘉義市區改正工事嘉義市街圖。比例尺1/3000。

附錄八：嘉義水道水源地及市街鐵管敷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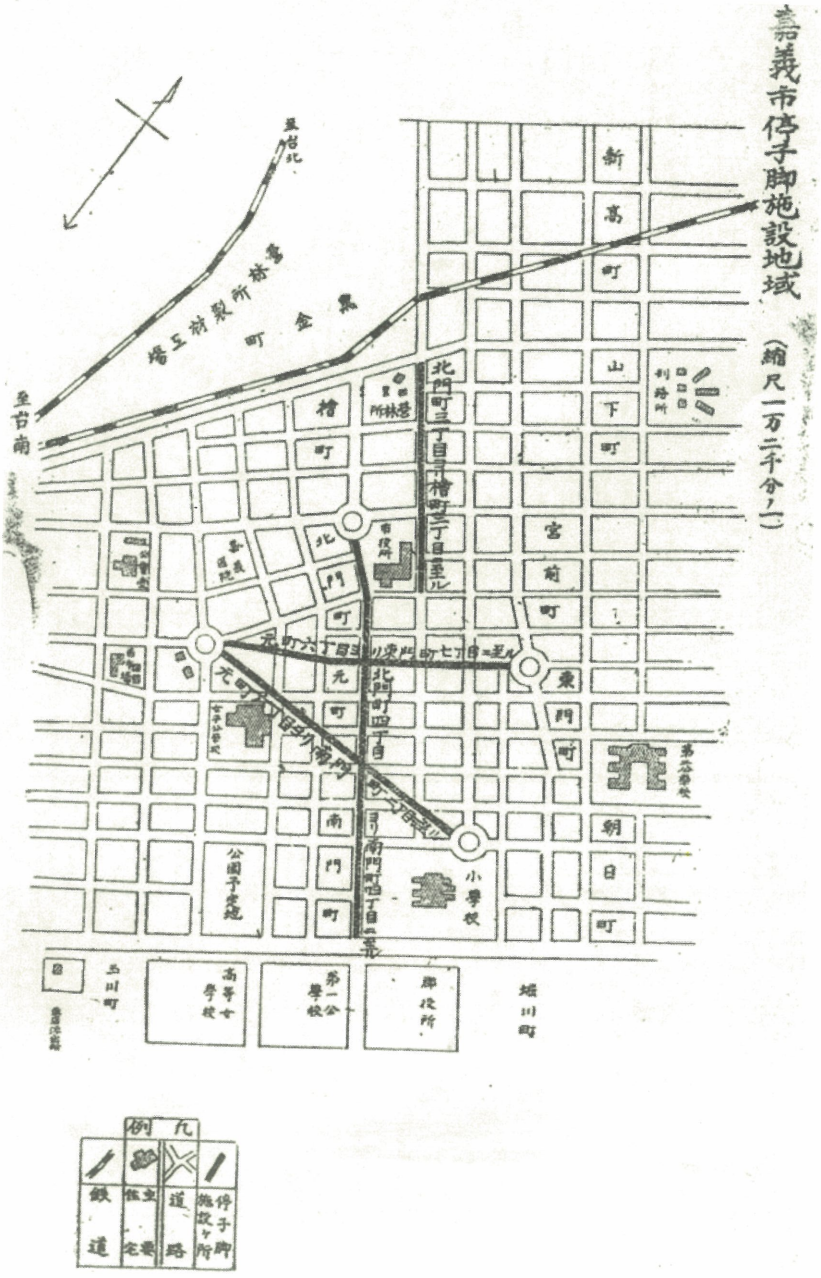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土木局，1915，《嘉義水道誌》。

附錄九：昭和時期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周邊公共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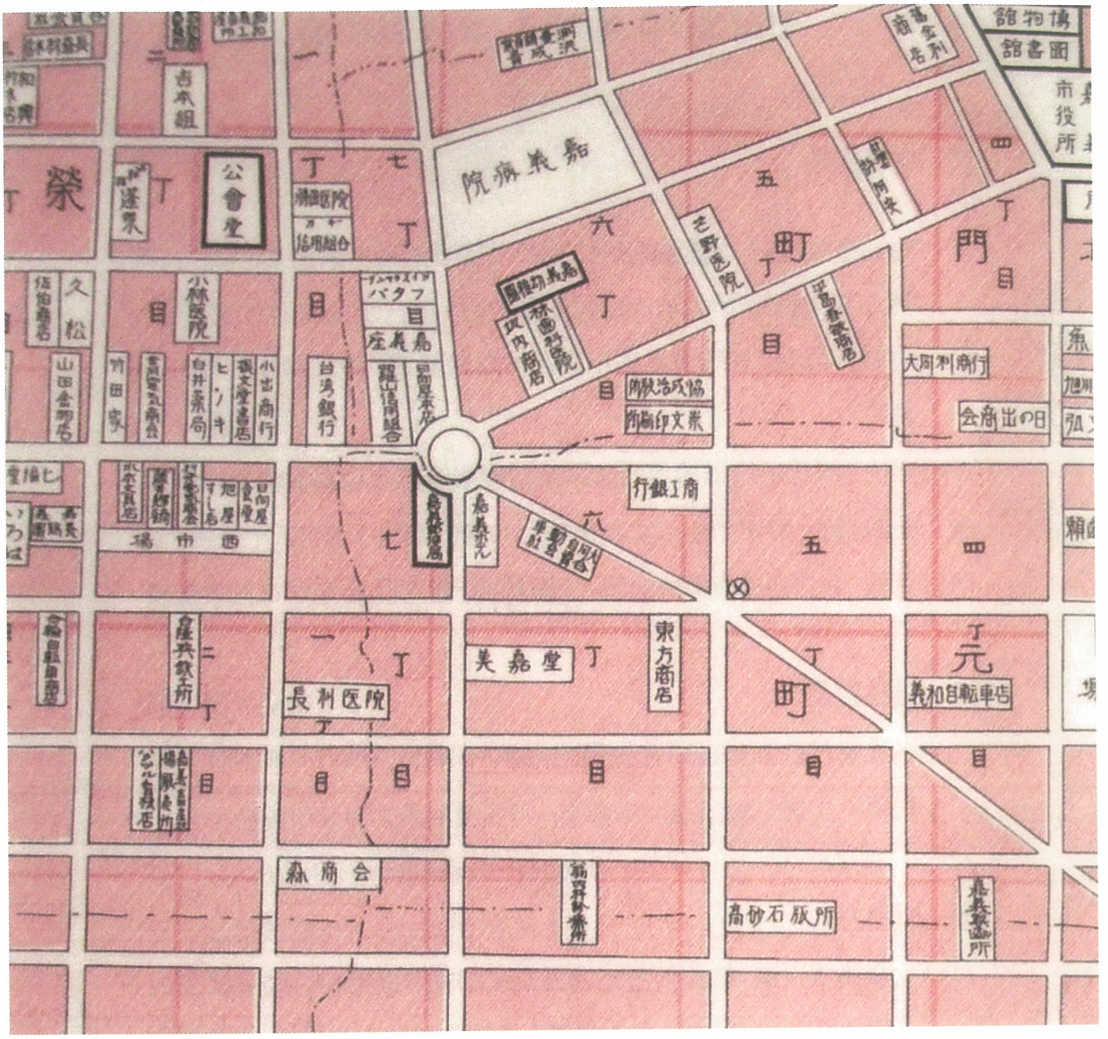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昭和7年（1932）12月嘉義市區改正計畫平面圖。

附錄十：昭和11年（1936）嘉義市停仔腳施設地域



資料來源：昭和11年（1936）嘉義市報第216號。原比例尺1/12000。

附錄十一：昭和時期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周邊商家



資料來源：昭和11年（1936）8月10日發行〈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嘉義市〉。

《嘉義市文獻》徵稿啟事

壹、徵稿範疇

一、 專題述論主題：撰述清代、日據到光復後嘉義市飲食文化特色及轉變。

二、 嘉義市論壇：舉凡與嘉義市有關的學術論述，論述依凡例格式撰寫。

三、 地方文史報導：以適合常民閱讀的報導方式介紹嘉義市各地的風土民情。

四、 其他：包含嘉義市史料介紹、史料翻譯、口述歷史等。

貳、徵稿對象

各大學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師、研究生、地方文史研究者及民眾。

參、徵稿方式

一、 文章摘要投稿：欲投稿者先就撰寫主題擬定摘要、大綱、參考書目（格式自訂）利用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傳送給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先就徵稿範圍與稿件需求事宜進行初審，審查結果將E-mail方式儘快通知投稿者；通過初審者，即展開論文撰寫。

二、 截稿日期：民國103年 6 月30日。

肆、審查方式

一、 初審：責任編輯就徵稿範圍與稿件需求事宜進行初審。

二、 複審：經初審通過之論文全文送達所屬領域二－三位專家學者審查。若文稿需修正，作者必須於二週內依審查意見修正。所有文

稿之審查要項包括其實質內容（主題重要性、研究方法、參考文獻、文字與組織結構、研究成果之學術性或應用性等）。

伍、稿酬

惠稿經審核採用後，稿費發給撰稿每千字七百元，譯稿（外文譯中文）每千字八百元（須附上原文），唯每篇文稿上限字數一萬五千字，圖稿費每圖250元，每篇圖數上限十圖，超過者不計費。

陸、稿件交寄

一、 郵寄地址：60081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文資科－嘉義市文獻編輯小組）

二、 e-mail：cheerego@ems.chiayi.gov.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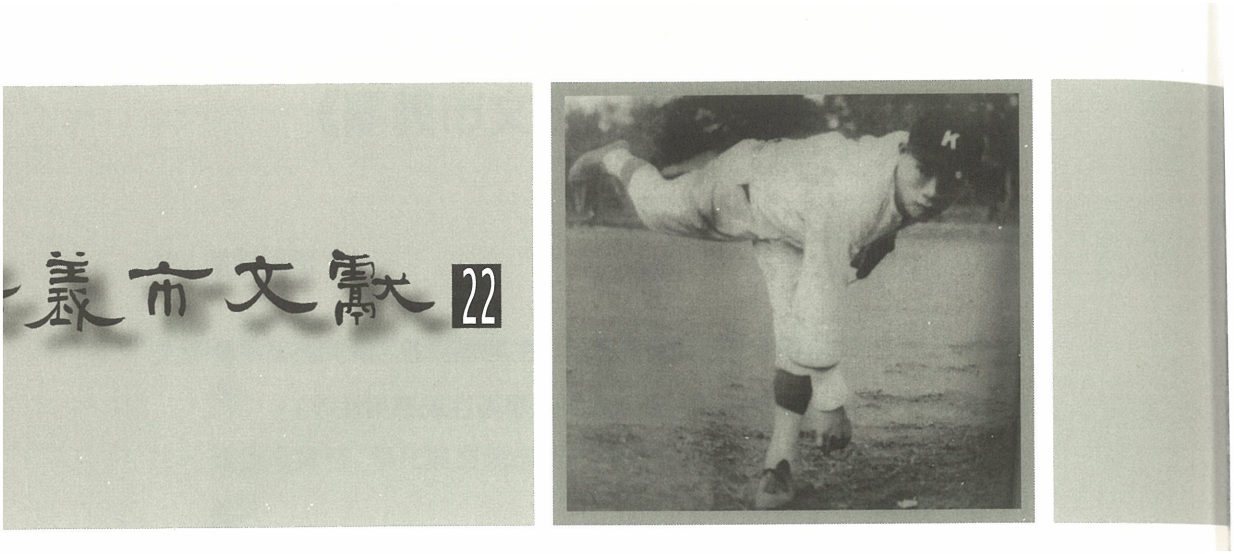
三、 洽詢電話:05-2788225-506 吳小姐。

四、 稿件請自備副本，本刊一概不退還稿件。

柒、注意事項

一、 文稿請附作者之基本資料及通訊方式，以便聯絡；本刊將在收稿後儘速回覆審查結果。

二、 論文請勿一稿兩投，經本刊錄用之論文，請授權本刊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出版方式發行。在本刊發表之論著，文責由作者自負，但本刊保留要求刪改及拒登權。



嘉義市文獻 第二十二期

發 行 人：黃敏惠
總 編 輯：房婧如
執行主編：李明仁
審查委員：石萬壽、陳靜琪、王玫珍、蕭藤村
黃清雲、賴萬鎮、黃阿有、李明仁
編輯委員：林丁國、黃阿有、翁佳音、蔡武璋、賴玉玲、蕭藤村
行政委員：林金龍、林朝基、吳怡萱、黃詩雯
封面題字：饒嘉博
發行單位：嘉義市政府
承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印刷承製：蘭潭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14年1月
版（刷）次：第一版 第一刷

ISSN 1727-8643
GPN 2010300115
統一編號 2009200154

著作權所有，如欲利用本書相關資料，請徵求著作所有權人的同意或授權